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7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无双学园异闻录

——《战国无双》同人

◆官方小说

ICO　雾之城

身为祭品的少年即将面对残酷的命运
他将作出怎样的抉择？

生化危机　安布雷拉历代记

回顾《生化危机》历史
全面解读“伞”下阴谋

质量效应2　升华

在辽阔银河系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多少阴谋

重磅出击

分裂细胞 断罪

传奇特工的复仇之旅
慈爱父亲的最后救赎

电脑报
电子音像出版社


动漫游工作室书店淘宝店
皇冠信誉 100%好评率 平邮免费 支持支付宝网上付款 邮局汇款也可接受
书店网址：http://shop33788833.taobao.com
销售各类动漫游戏书刊
《游戏机实用技术》《掌机王》《游戏人》《游戏光环DVD》《PS3专辑》《XBOX360玩家专门志》
《PSP专辑》《NDS专辑》《模魂志》《游小说》《最动漫》《PSP·e族》《爱图e族》《口袋玩家》……
各类动漫游戏书刊尽在动漫游工作室书店

灾难无情人有情

要说到本月发生的大事，那当然是在4月14日发生的青海玉树7.1级地震，或许对于刚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中国来说，这场地震来得太突然、太残酷。这场灾难直接导致了近千人失去了生命、超过一万户民房倒塌、十万人受灾。地震发生后灾情牵动了全国上下人民的心，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再次证明灾难无情人有情。虽然天灾无法避免，不过每个人的支援逐渐在悲痛中凝聚成一股不屈的力量，我相信这场地震非但不会震倒国人的心，反而能使我们变得更团结、更懂得如何关爱他人。

说完沉重的，让我们换一个轻松的话题，当大家看到这篇卷首的时候应该早已过完五一节，不知大家又是怎么度过这个黄金假期呢，旅游？跟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聚一聚或者呆在家里悠闲地享受快乐时光？我顺便在这里跟大家爆一下料，编辑部的不少小编已经预定在加班中“度过”了，虽然工作辛苦，不过想到能让读者看到更充实的小说内容，这加班值！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过上一个充实的假期。

……YULA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7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画师：杉菜水姬
封面设计：翟中阳

游小说主编：夜　蓝
责任编辑：高培林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10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0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10年5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398-3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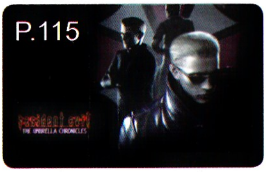
■卷首语 —— 001
■特企 —— 003
■重磅出击
分裂细胞 断罪 —— 016



■时光回廊
皇家骑士团2 —— 054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安布雷拉历代记 —— 115



ICO 雾之城 —— 179



质量效应2 升华 —— 205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44
■同人馆
无双学院异闻录
——《战国无双》同人 —— 261



■游人故事 —— 274
■游戏议会 —— 286
■四格漫赏 —— 296
■神魔乱舞 —— 292
■名场面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多拉〇梦
编/YULA

异次元 名企应聘指南



各位同学，随着夏天的到来，又将有一批毕业生被投放到无情的社会上，新一波的就业竞争高峰期即将到来，即使是充满幻想的游戏世界，也无法避免地将要受到冲击。职业介绍所里的招聘启事贴了整整一面墙，从骑士团到超级机器人驾驶员一应俱全，那么你想好要加入哪一家了吗？

先别急着回答——同学，想必不管是招聘网站还是培训老师，都教导过你一件事，那就是“求职”这种事，得量力而行，我们都是正常人，没本事剁两只兔子就能LV UP，所以某些高难度的职业，“只要进去了，攒点经验就好办”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别成天琢磨着怎么当王牌机师了，也别跟在主角身边，在游戏世界里找个普通人能做的工作怎么样？

哦，你要进入政府当公务员？听上去是不错，但游戏里的政府一般都只能用来反衬主角的英明神武，换言之，主角有多么天下无敌，政府就有多么腐败无能，而注定当不上主角的我们，同样要沦落到充当黑暗背景的下场——你是打算做一个只会发出尖叫和呆立不动的精英，还是被当做炮灰的警察，抑或是在现场指手画脚胡说八道，最后被怪物一拳打成肉饼的无能官僚？别说我夸大事实，游戏里非主角队伍的公务员一般都是这几个待遇。

自己创业当商人？也是个办法，不过这就意味着，你这辈子都只能蹲在一个固定的角落里，按照一个固定的价格卖固定的东西，人生刚开始就走到了尽头。有机会摆脱商人守摊宿命的人少之又少，根据这个行业里的排头兵特鲁尼克大叔的体会，要当个不平凡的商人，就要不走寻常路，比如孤身一人闯迷宫采素材，或是陪着勇者打魔王……这都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力所能及

的，选择了这一行，有百分之九十九点无数个九的可能就此沉沦一生，你可得想好哦。

去当兵？咱们先说清楚，像“白银之手骑士团”这种精锐部队咱是真进不去，别想了……至于当其他军种的士兵，那多半就是连眼睛都不画出来的路人了，而且只当路人还不够，一般路人士兵会被安排两种命运，要么主角是自己的战友，于是部队里的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主角和他的同伴们依然屹立，而我们这种普通大头兵，估计惟一说出台词的机会就是“报，报告，敌人打进来了……噗哇！（吐血咽气）”；另一种情况更糟糕，主角不是自己的战友——相信你不打都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

至于在村口不停的说“欢迎来到XX村”的NPC，拜托这不是职业好不好……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绝望？难道在游戏世界里，就没有普通人的一席之地吗？不，当然不是！还有很多好的选择！现在我就向你推荐几个地方，它们无一不是世界知名的大财团、大企业、大公司，在自己的行业里拥有垄断性的地位，就职于这种地方，那你就是精英白领了，走路都能比人快两步哟！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夏天，让我们踏上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岗位吧！



招聘单位：JADEMETAL—Lyman
所在位面：“《前线任务》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军火制造、航空器制造、运输业

简介

该公司拥有极高的声誉和极大的规模，擅长开发和制造大型机动兵器，从风行于各国军队的两足人形兵器“WAP”的前身“WAW”时代就开始涉足该领域，时至今日，已经成为O.C.U势力范围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军火巨头，O.C.U军方接近半数的军火制品都来自于这家企业，连续10年在世界军火市场中占据第一名的份额，是一家举世闻名的大公司。

此外，著名的WAP武器开发公司Vantam也是该公司的下属企业，尤其是它生产的远距离射击武器，一直受到O.C.U部队广大官兵的喜爱。

JADEMETAL—Lyman公司目前面向社会招募基层员工和科技攻关精英，如果你自认能对看到的事物守口如瓶，就请来报名吧！

注意事项

由于“《前线任务》系列”的主角大多出自O.C.U一侧，因此JADEMETAL—Lyman公司所产机体亮相机会很多，这也增加了公司的知名度。但是作为一名公司的普通员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远离武器开发部门，尤其是直接和前线相关的部门！

众所周知，“《前线任务》系列”对普通员工和百姓毫不留情，常常出现“试作机大爆炸”或“XX大屠杀”之类的事件，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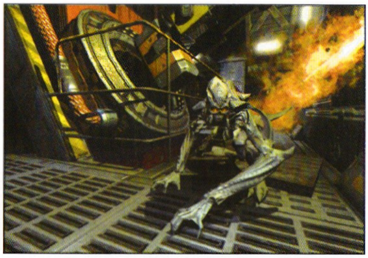
JADEMETAL—Lyman一直保持着声誉并发展至今，但作为企业组成部分的单独员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在企业发展的初期，JADEMETAL—Lyman的对手可都是穷凶极恶不留情面的。

或许你会觉得这些和自己这个小员工没有关系？不，朋友，如果你在其他部门，那可能是没什么关系，但JADEMETAL—Lyman公司里重中之重的部门是什么？当然就是武器开发部门！如果我们身在这个部门，会遭到怎样的待遇呢？会不会有人上门绑架勒索，欺骗感情，威逼利诱，要你说出正在参与的开发计划内幕呢？会不会突然哪天就横尸街头或神秘失踪呢？会不会跟主角们联系时被一枪爆头呢？

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商场如战场，大家都是没什么人性的，JADEMETAL—Lyman的机体应用极广，主角和大BOSS都喜欢开它。你肯定记得那家“Sakata Industry”，这家企业的老板也是JADEMETAL—Lyman的用户之一，而且野心之大，魄力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居然敢用初代男主角的女朋友来做人体实验！你觉得你一个小员工，如果有一丁点儿的利用价值，他们会有什么顾忌，从而不敢使出更残酷的手段么？

此外，JADEMETAL—Lyman公司作为O.C.U方最大的军火提供商，如果U.S.N、E.C这些势力对其不闻不问，那才是咄咄怪事，很可能各方势力的间谍早就充斥在JADEMETAL—Lyman的各个角落，就等着找个机会刺探机密情报，如果哪个武器部门的普通员工，可以失踪个几天没人发现，而他的员工ID卡又能在这几天里顺利使用，相信任何间谍都不介意让这个员工多失踪几天，要是“再也没出现”那最好。

同学，JADEMETAL—Lyman是家不错的公司，但为了能看见明天的太阳，请远离敏感要害部门吧！



招聘单位：联合宇宙航空公司
所在位面：“《毁灭战士》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太空探索、空间科技、生物科技、军火制造

简介

本公司的全称为“Union Aerospace Corporation”，简称“UAC”，是一家走在时代前沿的高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有着长久而深厚的合作关系，其产品广泛适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尤其是目前正在研究的“空间传送”技术，可以说将成为划时代的科技，想像一下吧，从月球到火星只需一瞬间！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理想将不再是一个梦！

UAC公司设置在火星的分部目前正在广泛募集员工，经过长期的改造，火星分部已经不是你想像中的蛮荒之地，这里设施先进，环境舒适，还有万无一失的安保措施，只要你有一颗献身于科学的心，并能忍受与地球亲人相隔数亿公里的思念，UAC火星分部就是你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好场所！

注意事项

UAC公司所开发的领域确实是代表了地球最高科技，但火星分部的安全性始终值得商榷。根据不止一个目击者的描述，那里的建设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很

多设施长期得不到检修，甚至有举报称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外疯狂倾倒工业垃圾，而公司高层也在不公开场合承认过“这里的研究是在道德和法律范围之外的”，不断有公司员工离职也证明火星分部的待遇并不像UAC对外说的那么好。

但这些都只是UAC公司所面临的麻烦里最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公司宣传，带着一颗“派驻外地拿高薪”的心情前往火星，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因为“火星分部的惨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以至于在地球军队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据说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得知自己将被派驻UAC火星分部后，第一反应就是写遗书，而保险公司甚至不肯为这些人提供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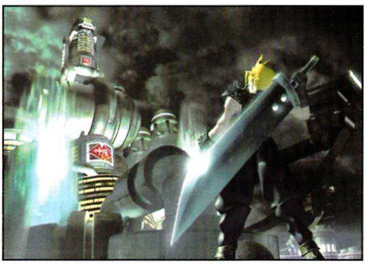
出现这种局面，责任可以说全在UAC，他们确实开发出了“空间传送”技术，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次活人能正常传输的例子，自愿者要么一去不返，要么变成会自爆的怪物，甚至还会从空间传送门里出现恐怖的杀人异形，著名的“第一次火星分部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整个分部只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得以生还，其他人都成了异形的宵夜。

而这还不是最糟的，之后没过多久，这项危险的研究导致地球也受到了异形攻击，数十亿人因此丧生，在惨剧结束之后，惊魂未定的人们回过头来打算找UAC算账，却发现这些罪魁祸首早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整个公司的人基本上都死干净了，从总裁到后勤大妈。

现在的UAC公司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管理它的是美国政府，从表面上来看，安全措施更完备，设施更先进，似乎已经吸取了教训，但只要那个邪门的“空间传送”技术还在研究，异形重新来袭的危险就始终存在，而且最后活下来的肯定不是UAC员工，而是少数海军陆战队员。

那么，你，一个毫无异能，甚至打不过门卫的普通新员工，要怎么才能避免陷入悲剧之中？很显然，你是无法说服公司高层取消研究计划的，所以你必定会面对某一天异形的全面进攻，而你如果这时候正好身处火星分部的话，那简直是“妙极了”——在这个活地狱里，每个正常人的脸都是绿的，每个陆战队员都能在身上扛几百公斤的装备，而这些人在事件爆发后的存活时间都不超过五分钟；基地里的各种通道杂乱无序，鬼知道它们通向什么地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异形比你认路，如果这条路上没有异形，那走错的人肯定是你；基地里能找到的武器都有明显质量缺陷，它们甚至无法打碎一块玻璃，而异形可以轻而易举把这些东西撞坏，与此同时，你扔出的手雷炸死自己比炸死异形的可能性要高……

请不要怀疑，以上事实都经过《毁灭战士》1、2、3代和诸多资料片的反复验证。所以我想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如果你进入了UAC，请不择手段，费尽心机，总之无论如何都要申请留在地球上！



招聘单位：神罗电气动力
所在位面：“《最终幻想VII》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能源开发、宇宙探索、都市建设、生物科学研究、治安维持

简介

神罗公司历史悠久，有记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依靠对新能源“魔晃”的开发利用，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并朝电气动力之外的领域发展，最终形成目前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复合企业，产业遍布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各个方面，而且都成功地取得垄断地位，可以说，神罗公司就是星球的主宰者，管理者，其实力已经超出“企业”的范畴，达到“政府”的高度。在这个星球，神罗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神罗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神罗公司各部门正式面向大众招聘人才，所招募对象涵盖各行各业，相信总有适合你的岗位！以神罗的实力，必将给你一个辉煌的未来！

注意事项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神罗内部员工的待遇还算可以接受，借助公司遍布全球的业务网络，员工可以到任何适合自己的地方就职，同时还享有高薪福利，与普通民众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由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神罗公司的领导者已经养成了主观臆断、一意孤行、自以为是的毛病，对于这种情况，老前辈们早就有过精辟的阐述，尤其是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有2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这几句组合起来，简直就是神罗高层的绝妙写照——能赚取几何倍数的利润，而法律还管不了自己，这是何等的美妙！

在他们炸毁居民街、屠村灭口等劣迹的影响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反抗组织，他们扒铁路打工厂，推高塔炸桥梁，神罗的私家军队四处救火也救不过来，更别提保护普通员工了。现如今，神罗的员工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在神罗公司能保证自己优越的生活，但当了神罗的员工后走在街上又常遭白眼，甚至还有被敲闷棍的危险，所以很多员工都选择了两条路：宅在公司里不出来，反正公司里也有完备的生活资源；或者干脆赚够之后辞职不干——如果公司能批准的话。

可是种种资料指出，这两条路都很不保险。首先是躲在公司里这一条，事实上神罗公司的保卫系统并不令人放心，设在米德加市的神罗公司总部就曾经被反抗组织闹得翻天覆地，不管你躲在总部的哪一层，都得提防一个长着金色鸡窝头的家伙挥着大片儿刀冲进来，人挡杀人，神挡杀神，最后还能再大摇大摆地杀出去，而前任神罗总裁在总部遇害的案件也证明神罗部队的实力实在有待商榷……至于其他的分部则更危险，不是被恐怖分子定点清除就是要面对来自星球内部的怪兽，能有运气拿到驻外补贴的员工，一般都选择最快时间花掉或是寄给家人，反正他们也不用买房。

而辞职不干则是更危险的选择，不知道为什么，选择离开神罗公司的员工数量极少，而这极少的人也在随后一段时间死于各种意外（虽然很多人猜测这并不是意外），有资料可查的包括前任神罗科学部主任嘉斯特、前神罗士兵扎克斯，前塔克斯成员文森特等，甚至有谣言说神罗科学部门在用内部员工秘密做人体实验。而前任神罗飞行员希德因为自己的宇宙飞行计划被取消，宁可选择造反的事实也证明，在神罗公司里，丢掉饭碗是一个极严重的事件，甚至能让人铤而走险。

因此，如果你有幸成为神罗公司的一名员工，请随时随地保持低调，出外时穿着便服，尤其记得发生意外时别跟着神罗军队跑，跟着老百姓去避难才是正经，这样说不定能撑到救世主拯救世界的那一刻哟。



招聘单位：三岛财团
所在位面："《铁拳》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军火制造、石油开发、机械人研究、医学研究

简介

世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在所涉足的领域都占据领先水准，而且历代企业最高层都是雷厉风行的人中豪杰，有胆略有魄力，是公认的上流成功人士，著名的世界格斗大赛"铁拳王格斗大会"便是由三岛财团全权主办。与此相对应的是三岛财团雄厚的私人军队实力，和其他企业受制于各国政府的状况不同，三岛财团的私军"铁拳众"是足以与世界一流特种部队抗衡的强力武装，能保证财团对下属员工利益的维护，你还犹豫什么呢？现在美国绿卡已经不吃香了，一张三岛财团的工作证才是大势所趋！

注意事项

三岛财团毫无疑问拥有挑战任何国家政府的实力，这是他们的生意遍布全球，独步天下的保障，不过最恐怖的是，最近在新任领导人风间仁的指挥下，他们居然真的这么干了，还不是挑战哪一个国家，而是向全世界宣战！自古以来，妄图与世界为敌的人，哪一个有好下场？所以作为普通员工，对现在的情况感到不安也理所当然。

一般来说，员工的不安感来自以下方面：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三岛财团制造出来的军火是和世界为敌的，那些"铁拳众"一个个心狠手辣，做事毫不拖泥带水，跟这种人打交道压力太大；机械人研究是常常要出终结者那种怪胎的，一大堆GUN-JACK扑到三岛平八身上自爆的样子至今让人不寒而栗；至于医学领域，当年就有传说三岛家搞过细菌武器，现在的研究也是把人往生化兵器方面改造……或许调到石油开发部门安全一些？

然而，三岛财团目前的隐患并不是世界大战，他们的部队目前甚至还占着上风，财团最大的问题在于领导者本身——历代三岛财团的领导者，实在是太能折腾了！我们可以从各种情报中看到三岛财团最近几代领导者的状况：首先是财团创始人三岛仁八，他把自己的儿子三岛平八关在地下，但最后还是被平八找到机会做掉，于是平八成为第二任的首领；接着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平八举办铁拳大会，没想到最后打到决赛的是曾被自己丢下悬崖的儿子三岛一八，于是三岛平八被一八丢下了悬崖；三岛一八掌握财团大权后，为了引诱自己诈死的老爹，继续举办铁拳大会，平八果然来了，痛殴自己儿子后将其丢下火山；第三次铁拳大会上，获胜的是一八的儿子风间仁，可是他被爷爷平八背后阴了一道，当场就恶魔化了；面对儿子和孙子可能都没死而且都与自己为敌的现状，三岛平八决定一劳永逸，他召开了第四次大会想把自己的后辈引出来，最后两个都出来了，把三岛平八一通好打，他好不容易逃脱，却又被铁拳众围攻——因为初代三岛财团首领三岛仁八又复活了；当风间仁击败自己的曾祖父，重夺三岛家权力，向世界

宣战时，面对的则是父亲一八领导的反抗军……

此外，在这期间三岛财团还先后经历了平八的私生子、养子企图夺权等事件，可以说整个企业的历史就是父子祖孙间的内乱史，背叛、仇恨、夺权、变身就是三岛财团的企业文化。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对新员工完全开放，在公开的资料中，你甚至会看到三岛平八的爱好是“世界和平”，所以如果你打算在三岛财团平安地呆得长一点，最好的对策就是“外界对公司的评论只能信一半，公司自己的评论一点都不能信”，时刻要记住的座右铭是“公司历代老板都是疯子”，然后打报告把自己调到离医学和机械人研究最远的地方去。



招聘单位：安布雷拉生物制药公司
所在位面：“《生化危机》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药品开发、生物研究

简介

国际性的大型医药企业，产品畅销五大洲，主要生产应用于人体外部组织的药物，如药膏和化妆品，此外镇痛剂和心脏药物也在各国使用者中获得广泛好评。安布雷拉公司一贯注重公共形象，他们在美国浣熊市的实验性投资大获好评，在公司的资金支持下，浣熊市一举从普通的农业型城市进化到高科技的现代化城市，多次入选“全美最适宜居住的100个城镇”，并获得去年的“全美创卫城市”称号。

此外，安布雷拉还有一支广受好评的特殊机动部队，多次在各种突发的紧急状况中拯救平民，必要时也可成为保护安布雷拉公司员工的有力武装。

来吧朋友，加入安布雷拉吧，我们有得到全世界都认同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未来努力！

注意事项

估计你对这家公司的所作所为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对他们私自开展的病毒实验惴惴不安，但其实作为一名普通的新员工，你大可不必担心这些。因为从游戏和电影中可以看出，每一次生化病毒的泄露事件都源于预想中的意外，所以只要你安心地当一个准时上下班，毫无好奇心的平庸员工，并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就不会在某天深夜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培养槽里。

事实上，安布雷拉公司对本社职工的照顾相当周全，每次出现事故都会及时发布警报，让员工有充分时间撤退，这种时候需要留在现场的，一般是主力研究员、观察员，或是他们的私兵部队U.B.C.S，根本轮不到普通员工出场。电影版《生化危机》第一集中，发生在浣熊市公司内的全灭惨剧是仅有的一次无辜员工被牺牲，这次事故本身源自外部间谍的侵入，不能完全由安布雷拉承担责任，而且再次发生的机率极小。

所以你应该担心的是那些导致灾难的“突发事件”。安布雷拉公司拥有一批极具进取心的研究员，还有一批行动力超群的特种兵，但要命的是这两者的目标往往对

立，所以事故的发生往往源于研究员对自身工作的执念，或是特种兵的一次冒失，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综合。总之，只要你并非衰到极点，刚好撞上事故爆发的那一刻，那逃命的机会依然比比皆是。而我们知道，新员工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碰触到“T病毒”和“生化兵器”这些核心机密的，而撞上特种部队的机率更是小于彩票中奖——前提是你没有好奇地去关心一下“威廉先生目前的工作进度”。

为了更好的享受安布雷拉的福利（包括已经被大众验证过可以使用的诸多药品，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未经证实的带薪休假等），我建议你在进入公司后做到以下几点：

1.工作地点要选在城市的地表，如果公司调你前往南极、或什么海外孤岛，或者让你明天去什么地下研究室报到，请坚决拒绝，哪怕给再高的福利也不能去。

2.与那些地面上的高级研究员搞好关系，主要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内的研究员，把自己关在地下或野外的研究员一般都没救了，但是这些在城市里上班的研究员却还有希望，电影版《生化危机2》指出，一旦发生致命的病毒泄漏，安布雷拉会第一时间派人将这些高级研究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虽然不能指望他们带上你，但至少可以指望其中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抽空给你打个电话：“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你最好马上离开这个城市，现在就走，越快越好。”

3.请给自己准备一辆状态良好、装满给养的车，并在平时注意勘察出城的路线。

4.不要单独或和少数几个朋友到野外去探险，尤其是安布雷拉开设有研究室或分公司的城镇，野外比侏罗纪公园更危险。实在要去野营，请多花点时间和金钱，走得远远的。

5.在公司内尽量表现得无足轻重，如果能达到离开座位三个小时还没人发现那就最好，免得你打算开溜时突然被主管叫住：“这个东西很紧急，你马上给我做出来，我就在你旁边看着，做完了我马上要！”

6.请随时保持自己的电话畅通。

7.随时准备跳槽，尤其是得知某地突然被核弹炸平，或是自己就刚刚从某个地方逃出来，别犹豫，马上去51job或中华英才网投简历吧。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每天看着电脑发呆，一边和同事聊天一边吃汉堡了，相信当那个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



招聘单位：Vector Industries
所在位面：“《异度传说》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药品开发、食品制造、电脑软硬件开发、兵器研究、通讯开发

简介

虽然名字听上去平淡无奇（直译是“导航实业”），但“Vector Industries”在星团

联邦里却是赫赫有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人类初次从地球出发，开始星际探索的远古时期，甚至据说"《异度》系列"的开端，也就是21世纪在肯尼亚发掘出神秘物体"Zohar"时，就是由该公司提供的研究资助。现在该企业将总部设置在一个巨大的人造星球上，持续以四千多年的信誉为联邦民众继续做出贡献。

Vector Industries公司对联邦的贡献有目共睹，是他们第一个研究出了超空间交流技术"U.M.N"，从此人类摆脱了光速的束缚，能够自由往来于广袤的宇宙之中。此外，该公司在兵器开发上也颇有建树，多次拯救星团联邦的机器人"KOS-MOS"就出自他们的手笔，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开发应对危险谜之生命体Gnosis的战斗用机甲"A.G.W.S"，已经生产出的型号都受到了广泛关注。

历史悠远，招牌过硬，覆盖领域广泛，技术发达，福利充分，这就是Vector Industries，星团联邦50万个行星中最著名的品牌，号称"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全套服务"的万能公司，你真的不打算加入我们，感受一下这宇宙巨头的魅力吗?

注意事项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Vector Industries公司现在的规模和实力庞大之极，成为它的一员也就相当于拥有了成功的人生开端，其效果大概类似于现实中的："你现在在哪儿高就?""我在IBM。""哇，好地方啊，恭喜恭喜。"

但是在这个空前成功的大企业背后，还是隐藏着一些让人感到危险的气氛。

首先的问题在于，由于公司的历史太长，在星团联邦中的地位又过于重要，不可避免地在过去参与了很多重大行动，而这些事情招致的不止是利益，还有危险。过去的事实证明，这些危险往往也会波及到公司的员工，例如最开始对"Zohar"的研究导致大量人类消失，以至于人们最后不得不离开地球，相信提供研究资助的Vector Industries也牺牲了不少相关员工；Vector Industries研究出U.M.N空间技术后，利用该技术在星团联邦内肆无忌惮犯罪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巡航者"事件导致了公司不小的损失；在开发了KOS-MOS之后，公司更是和诸多神秘组织纠缠不清……最近让人不安的则是，公司似乎对袭击人类的谜之生命体Gnosis过于热心了，异想天开地采取了很多捕获措施，尽管对外宣称是为了开发对Gnosis的武器，但行为本身就是在玩火，这不是在捕获外太空漂浮的小行星，那些怪物可是让很多人进了失踪和死亡名单的。

另一个不安的因素来自Vector Industries公司的最高层，CEO威尔海姆先生。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起掌管整个公司的，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一系列决策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星团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威尔海姆先生不仅是星团联邦最大企业Vector Industries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与星团联邦半敌对的宗教组织"移民船团"的幕后操纵者，他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宇宙走向崩溃，决定发动"永劫回归"让全宇宙回归初始状态，最可怕的谣言甚至说当年在地球上发掘Zohar时这位老兄就在场……

听上去这个公司的情况确实太复杂了，高层在暗中有无数蹊跷的活动，CEO是个谜一般的人，相信任何新员工了解到这些后都会心存疑虑。但其实你进入公司后，光是工作上的事务就够你忙个没完没了，用不到三天就会把这些疑虑丢到九霄云外去——相信公司的手腕吧，一个延续了四千多年的公司，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出事?与其担心CEO的行踪，你不如担心一

下，自己要怎么才能不被公司惹到的大大小小麻烦沾上身，毕竟公司的这些研究根本就是惹祸之源。

就目前的情况看，或许你可以申请到公司的第三开发局就职，该部门主要负责合成人类的制造和管理，听上去也有点令人不安，不过其实是非常稳妥的地方，因为截止到现在，该部门的所有人员、设施都还没有正式出场过，而根据游戏世界“还没出场的组织一定是最安全的组织”定律，相信你可以在那里度过相当长的一段安逸时光。想想“《异度传说》系列”的女主角紫苑一直希望调任到该部门，但直到她从公司辞职也没能实现，你就知道第三开发局有多吃香了！



招聘单位：乌洛波洛斯公司
所在位面：《鬼泣2》
主要业务范围：科技开发、矿产挖掘

简介

乌洛波洛斯公司的名字“Ouroboros”，来自古代神话里咬住自己尾巴的巨蛇，象征着“无限”、“重生”和“世界”，而公司就像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一样，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且如今也依然欣欣向荣，拥有近乎无限的前途。

乌洛波洛斯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科技和矿山上，尤其是科技成就属于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准，即使说是乌洛波洛斯公司带领着世界科技进步的方向也不为过。目前公司除了一如既往地重视科技发展之外，在几个小岛上进行矿产和古代遗迹的重点发掘，相信他们的举动不是无的放矢，当他们的发掘结束后，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选择此时加入的你，也会成为这引导世界前进的光荣一份子！

注意事项

在所有的资料上，都写着乌洛波洛斯公司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大型跨领域企业”，但这个公司的底细依然隐晦不清——这当然是因为“《鬼泣》系列”本身偏向动作方面的缘故，作为一个动作游戏，最终BOSS能开家公司已经很不错了，再要刨根问底追究他开的到底是啥公司，未免太不公平，最终BOSS会很委屈的反问你：“作为一个要征服世界的反派，开的当然是那些……你难道要我开慈善孤儿院吗？！”

所以我们只能从游戏里呈现出的情报来选择可以进入的部门，不管怎么说，至少不能上班第一天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红衣服白头发的家伙从天而降，把自己的办公室劈成两半吧？

虽然乌洛波洛斯公司出场的本次游戏主要舞台在一个孤岛上，我们很难寻觅到企业的全貌，但有几点可以确定：

1.公司有至少一座非常宏伟的海上油田，并且还在这里布置有强力的炎之魔人——然而这座油田最后被但丁摧毁了。

2.公司有装备精良的武装直升机，而且直升机被魔物控制，变得更加强大，可见公司的武装力量不弱——不过所有出场的武装力量都被砍掉了。

3.公司在某个小岛上拥有非常庞大的挖掘

设施，足以完成任何一项土木工程——但是这些基本都在战斗中化为了废铁。

4.公司的总部大楼非常漂亮宏伟，充分体现了乌洛波洛斯的实力——这次炸平它的不是但丁或露西亚，而是总帅阿琉斯自己。

可见，至少这四处地方我们不能去。那么公司遭受了这种打击之后，是不是就要倒闭破产了呢？未必。公司老板好歹是创下那么大基业的强者，他在向自己复活魔王之力的伟大道路进发时，难道一点点后路都没有考虑吗？从先前的表现来看，油田被炸，武装部队和隐藏的魔物军团接连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都没有使乌洛波洛斯的运作受到任何影响，没理由最后弄坏一个小岛就让公司一蹶不振，阿琉斯可能早就把资产转移到公司的其他分部，以至于连总部被毁都无关大局。

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呢？进入公司后先看看部门分部，然后马上打报告调职吧，游戏设定不详细的好处就在这里了，作为世界级企业，断然不可能只拥有一座油田、一队私兵、一幢大楼和一座小岛，可去的地方肯定多的是，只要不和但丁硬碰硬就行！



招聘单位：CyberConnect Corporation
所在位面："《.hack》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网络游戏开发

简介

21世纪里，什么东西最流行，是网络！而网络游戏更是集合了互联网世界的诸多要素，成为新世纪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想想看，如果你能戴上头盔和操作手套，身临其境进入神奇的虚拟世界，那将是多大的冲击？是的，这一切都不是梦！欢迎进入全球第一的游戏公司CyberConnect Corporation！

本公司简称"CC社"，于2007年基于被联合国认定的安全操作系统"ALTIMIT"开发了网络游戏《The World》，深受广大玩家喜爱，目前日在线人数已经超过千万，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网游，其用户遍布全球每个角落。

现在本公司游戏开发部门和测试部门正式面向社会招募精英，相信深爱游戏的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创造出更加完美的游戏吧！

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要承认，CC社开发的《The World》确确实实是世界第一网游，不管是每日收益还是在线人数，这款游戏都雄踞榜首，甚至对现实社会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进入CC社内部后，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作为一名员工，我们有理由对公司的现状感到忧虑——可以说，CC社的决策层是急功近利且不负责任的一群人，他们的种种表现，只能证明他们涸泽而渔，不顾游

戏稳定和玩家感受的资本家本质，仗着游戏在玩家间的高人气便肆意胡来，着实让人担心。

这其中最明显的问题体现在CC社对自己的王牌产品《The World》的做法上。大家都知道，这款游戏的原型是德国天才程序员哈罗德制作的，CC社没有发现其内核的隐藏程序便改造成《The World》发售，直接导致具有智能的人工AI诞生，并引发了一场几乎毁灭网络世界的混乱，但公司高层不思悔改，反而试图复原这个AI，后果大家也知道了，失控的程序将《The World》的所有数据破坏，参加测试的人员精神严重受损，主程序员干脆失控到一把火烧掉公司大楼，最终《The World》第一版不得不停止运营。

随后CC社重新推出的《The World》第二版“R：2”则明显令人失望，在失去最初的设计师哈罗德之后，游戏变成了一个bug无数，不法ID横行，游戏公司却无能为力控制混乱地带，最后还是靠玩家努力才让游戏恢复正常——而公司居然在此时准备推出后续版本，并把数据错误的原因推到部分玩家身上，这种经营思路只能说是叹为观止，无耻之极，不知道社长和旗下员工自得其乐地混迹在玩家中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除此之外，《The World》本身也有诸多问题。凶恶攻击玩家，令玩家在现实世界也失去意识的AI满地都是，游戏中存在着一些连官方人员都不知道的隐藏地点，程序会自动衍生出奇怪的道具和怪兽……CC社至今没有因此被起诉，也算得上是奇事一件，但最可怕的是CC社自己也无法清除这些bug，这就意味着问题和矛盾只会越积越多，最后一起爆发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真是令人不敢想像。

是的，世界第一游戏公司就是这么个衰样，频出昏招的高层加上不稳定（或者可以说危险）的游戏——要命的是公司还只有这一个游戏——构成了CC社如今风光无限的繁荣泡沫，只是谁也不知道泡沫什么时候会破。但作为一个普通职员，这些都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利用内部人员的特权捞点儿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GM特权偷偷给自己调一些好装备，在游戏里带着美女练级打怪，最终实现从网络到现实的完美结合……当然，前提是你得保持警惕，别在网络里被那些危险角色干掉了。

特别推荐

招聘单位：厦门肉食公司
所在位面：“《街头霸王》系列”
主要业务范围：肉类食品加工销售

简介

历史悠久的企业，尽管规模不大，但可算是中国大陆最出名的肉制品企业之一，历经二十多年风雨屹立不倒，在当地顾客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公司地处商业街附近，交通生活都很便利，而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比不上之前所列的跨国大企业，但是本公司胜在本土化，门槛低，知名度响，同时公司门口常常有精彩的武术表演，热爱运动的你，有没有兴趣过来亲眼目睹传说中的真人高手格斗呢？

简介

“厦门肉食公司”这个招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印在我们心里了，和它一起被记住的还有旁边电线杆子上“不随地吐痰”的标语，“老牌子”本身就是一种信誉的保

障，作为一家扎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在这里就业无疑有更多的安心感，但与此同时，厦门肉食公司也有其独特的局限性，这是让众多求职者退避三舍的重要因素。

第一，公司的规模确实太小了，只有一个不起眼的门面，跟旁边卖可口可乐的小杂货店属于同一等级，说句实话，稍微有点规模的连锁卤菜店都比它大，这二十多年来没有丝毫变化，让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

第二，公司的工作环境和技能有限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毫无卫生防护的情况下当众杀鸡，而且杀了半天那只鸡还能精神百倍的扑腾，可见这位工作人员的身手完全不过关，其应付了事的表现，让我们怀疑这是一家人浮于事的国企，作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新人，对这种现象表示失望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有一定的危险性。众所周知，厦门肉食公司门口由于地势平坦，时常被街头格斗家作为战斗的场所，这些格斗家里不乏身高八尺凶神恶煞之徒，有时还会出现国际级通缉犯，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司员工被打伤的消息，但想来谁也不愿意亲自去尝试一下，看那些格斗家在战斗时是否还在注意不误伤无辜。

第四，常常有负面新闻见诸网络。由于公司的知名度，那些格斗家的对决往往会被路人以公司作为重要路标记录下来，现在你在网上搜索“厦门肉食公司”，前五百条都是诸如“一日本男子在厦门肉食公司门口殴打中国女子，路人竟围观叫好”之类的结果，这直接影响了公司员工的情绪，相信你如果进入公司就职，对这种帖子也不会感到兴奋。

不过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尝试把厦门肉食公司作为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块踏板。至少你可以在这里试着饱览那些格斗家们超越人类极限的英姿，看看会不会生起一种挑战天下的豪情；或是运气再好一些，搭讪到春丽姐姐的QQ和手机号码时，那再考虑下一步也不迟。

纵观在游戏世界里呼风唤雨的大型企业，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和现实世界里的大公司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在游戏世界里，大公司可以明目张胆地配备私人部队，可以和政府狼狈为奸进行禁忌研究，员工则整天要为老板的奇思妙想提心吊胆——最要命的就是这群大老板，他们一个个精力充沛，把心思都放在怎么和世界人民作对上，客户对他们来说只是“试验品”和“提款机”。

按理来说这种公司不倒闭已经是奇迹了，偏偏在游戏里却蒸蒸日上红红火火，混得好的能把生意做到整个银河系，可见虚拟世界里连经济规律都是虚拟的，也再一次证明在那些平行世界中，有无数个实现梦想的可能。只是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在那里就职，到底有没有胆子敢跨进门去？



文/fatvin 编/夜蓝

分裂细胞 断罪

人物介绍



山姆·费舍尔

如果有一个记载美国所有特工组织现役和退役人员的名单，那么出现频率最高的必将是山姆·费舍尔这个名字。1957年出生，拥有政治学学士学位，身高178CM的他曾经服役于三角洲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海军特战开发队，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重要军情机关。为美国国家安全出生入死的他在三年前丧失了最后的精神支柱——他惟一的女儿莎拉·费舍尔。山姆目前辞去了一切公职，隐居在马里兰州阿帕拉契山脉。



安娜·格林

曾经是著名的天才电脑黑客。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16岁的她被美国政府招安，成为一个分裂细胞。安娜的工作是为包括山姆在内的第三梯队高级特工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支持，目前她仍服役于第三梯队。



汤玛斯·雷德

为人暴虐残忍，因为对第五特权的坚定拥护爬上了欧文遗留下来的位置。作为第三梯队的新领头人，他声称正在为提高第五特权的执行效率而加速第三梯队的内部改革。对于他的改革，安娜的评价是“只不过在关键位置上换上自己人而已”。



莎拉·费舍尔

莎拉生于1985年，七岁时母亲因卵巢癌离世。自幼和父亲离多聚少的她性格独立。莎拉曾一度怪责父亲没有时常陪伴在她身边，但在她懂事以后就体谅了父亲的工作和难处。2007年9月，莎拉在夜归途中遭遇车祸，肇事车辆逃匿无踪。虽然大家都安慰山姆说莎拉的死只是个意外，不过他本人却坚信莎拉的死和自己的工作有关。但山姆随后进行的数次调查都因为找不到凶手而无奈告终。



维特·克斯特

性格爽朗，与山姆年龄相仿的他也曾服役于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在海湾战争时期，维特曾经孤身潜入敌人基地营救被俘的山姆——此举也让他被山姆视作家人。维特以曾经服役于海豹突击队为荣，因此山姆经常称他为“卖啤酒的”（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的标志很像百威啤酒的商标）。



欧文·兰伯特

前第三梯队主任，与山姆私交甚好，在几年前的行动中死亡。安娜相信欧文和和莎拉的死是导致山姆辞职的导火线。

杀害手无寸铁的女人是恐怖份子的行为，作为一名特工，我应该不会这么干。但是你必须知道，特工和恐怖分子只是对同一种人的不同称谓。

——山姆·费舍尔《分裂细胞》

第一章：伞降

时间未明　地点未明。

一片黑暗之中，嗡嗡的飞机引擎声伴着噼噼啪啪的响动，听起来像是镁在氧气中燃烧的声音在山姆耳边回响。引擎的声音很像是黑鸟侦察机上配备的J–58发动机所发出的，而那奇怪的声响应该是黑鸟侦察机机身上的烧蚀材料在突破热障时不断挥发所产生的声音。

如果真的是黑鸟侦察机，那自己现在大概是在友军的飞机上。山姆警惕的心稍微放了一放。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判断，他抬头向左右看去，但光芒像是被锁了起来似的，及目之处尽是墨汁般浓密粘稠的黑暗。他举起双手在眼前晃动，可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山姆喜欢黑暗，他曾经多次说过黑暗是他执行任务时最好的盟友，但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极近距离下连自己双手都看不到的浓黑。

在挥动手臂的同时，他察觉到自己全身被宇航服一样的服装所包裹着。他的双手在宇航服下像是风中摇曳的树叶般瑟瑟发抖。他努力地控制着双手的颤抖，并告诉自己这是每次伞降前产生的特殊生理反映。在海豹突击队时，军医曾经告诉过他，这不是由恐惧而产生的颤抖。这种颤抖应该是由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就像赛马在准备开跑前颤动不已的肌肉一样。

漆黑的环境和颤抖的双手让山姆感到些许不安，他的呼吸也随之变得稍微急促了些。鼻腔内传来淡淡的烟草气息，山姆知道那是纯氧的味道。他站起身跳了跳，感受着身上装备的重量，应该是三十磅，没错，三十磅。

黑鸟侦察机，三十磅的宇航装备，颤抖的手，纯氧的味道——这四个要素的累加使得山姆肯定了自己是在黑鸟侦察机的增压仓内准备一次高空光晕伞降任务。如果进了增压仓，那就意味在半小时内必然要进行伞降。可任务是什么？撤退计划如何实施？地面是否有接应人员？装备在哪里获取？是通过卫星定位器寻找和自己分开伞降的装备？还是去地面寻找接应人员获取装备？

“有人吗？”为了解释心中的疑惑，山姆大声喊了起来，可他的声音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似的没有引起任何回应。

“山姆，跳下去。”一个浑厚的马萨诸塞腔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山姆，跳下去。”这次是一个女声，听不出来是哪里的口音。

“山姆，跳下去，跳下去。”数个声音陡然从他颅窜传出，从内而外敲动着他的耳膜。山姆觉得自己的耳膜就像是一张薄薄的军鼓皮面，而那些声音则是不停敲击皮面的鼓棒。那些声音像在命令，像在商量，像在请求，像在哀乞。虽然隔着笨拙的宇航服，山姆还是象征性地用颤抖的双手捂在耳朵的位置，心里思索着这些声音的来源。

那些声音没持续多久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身下坠的失重感，这种感觉山姆

一点都不陌生，那是伞降时的感觉。可与以往伞降不同的是，山姆的眼前没有云层，没有地面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或沟壑分明的山丘，只有黑暗，与飞机上相同的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以前海豹突击队的深海蛙人们，那些潜到六百米以下深海的疯子们告诉过他，人的眼睛在海面五百米以下就会完全失去功能，不是因为失明，而是因为黑暗。山姆相信，他眼前的这种黑暗和那些蛙人所描述的一样。

“十二，十三，十四……”山姆默数着自己离开机舱后的时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黑鸟侦察机会在两万四千米的高空进行光晕伞降任务，这个高度意味着自己必须要在离开舱门后第一百五十五秒左右打开伞包。在任务未明，四周又没有任何光源的情况下，山姆索性闭上眼睛专心默念读数，保命显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很快，他数到了一百五十五。

山姆右手中指和食指熟练地拉开伞包，降落伞减缓了他下落的冲力。山姆握住调整方位用的伞柄，再次睁开了眼睛。这次他注意到在自己的正南方位置有星星点点的浅绿色光芒，那光芒似乎组成了某种会局部移动的图案。在一片漆黑之中，这惟一的光显得如此耀眼和温暖。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山姆离光芒越来越近。

不知道自己是否出现了错觉，他发现那片光芒居然拼凑出一张女人脸的形状！一双纯真又热情的眼睛正深情地注视着自己。这双眼睛山姆以前肯定见过，他努力地在记忆中寻找类似的眼神。对了，那是莎拉！她刚出生，躺在母亲的怀里时也曾这样注视过自己，这是他的女儿，这是血脉相连的感觉！不会错！光芒的“嘴部”一张一合地重复着一个单词，山姆注视这个那个口型，在他辨认出这个单词的瞬间，一种久违又亲近，熟悉又陌生的冲动在他体内放肆地奔流着。

“爸爸”，那个嘴形反复默念着对于父亲来说最美妙的词语。注视着女儿的脸，山姆不由自主地控制着伞包向光芒滑去，直到自己处于光芒的包围中……

山姆渐渐落地，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所熟悉的三层单体别墅门口。在空中看到的那星星点点的光芒像是由围绕着别墅上下的圣诞灯饰所发出的。他脱下身上的跳伞装备，左右看了看，周围像是起着厚重的浓雾，只有眼前的这座别墅可以看得清楚。山姆迈步来到大门口，还没等他敲门，别墅的大门就缓缓打开了。

还没有大门一半高的莎拉抱着一个中号泰迪熊，面带责备地看着他，揉着睡眼惺忪的双目说道：“你去哪里了，爸爸？莎拉一个人睡不着。”

山姆一把抱起女儿，女儿的体温通过他的衣服渗入他健壮的肌体；女儿的鼻息在他的颈脖间环绕，舒软的褐色长发在微凉的夜风中轻抚着他的面颊。山姆感觉到异常的平静，他知道，自己回家了。

“爸爸，门口有点冷，抱我进去。”莎拉在山姆耳边说。

“是的，小公主。”山姆依言抱着莎拉进入睡房。

“爸爸，你今晚不走了吧，莎拉想睡觉了。”躺在床上的莎拉看着山姆，打着呵欠。

“不走了，爸爸就在旁边屋里睡，别怕，小公主。”山姆在莎拉额头上轻轻一吻，起身想帮莎拉关上房内的灯。

“爸爸，别关灯，我害怕。”莎拉急忙说道。

山姆坐在莎拉的床边，摸着孩子的头缓缓说到：“小公主，别害怕黑暗。你看，黑暗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的敌人在明处而你在暗处，你就可以轻松地靠近他，出

其不意地击倒他。黑暗连你的影子都能藏起来，而光亮却会出卖你的位置，让你丧失先机。”

“爸爸，你在说什么？什么是敌人？什么是先机。”莎拉的大眼睛充满了疑惑。

“哦，对不起，女儿，爸爸不太会说话，没吓着你吧？你想想，如果有个大怪物，他在亮处而你在暗处，你就可以轻松地避开它，然后找机会逃走。”山姆对于教育小孩子的确没什么经验，他努力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转成孩子也能听懂的语言。

“有爸爸在，爸爸把怪物打跑就可以了，爸爸在莎拉就安全了。莎拉还是喜欢光亮，今晚吧灯开着睡好吗？爸爸？”莎拉撒着娇，笑嘻嘻地盯着自己的父亲。

“好啦，莎拉，今晚就开着灯睡。”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莎拉鼓着掌躺下。在山姆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她又开口了：“爸爸，昨天在电视里，我听一个东方人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爱人，你说这话对吗？”

莎拉从小就经常能给出类似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难题，山姆呆了好一会儿才对莎拉说：“有可能吧，爸爸也不知道呢。”

“那我明天去问妈妈，妈妈一定知道。”莎拉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小嘴噘了起来。

“对啊，小公主，妈妈应该会知道。”山姆笑着说。

“爸爸，妈妈已经死了。”莎拉的眼神忽然变得呆滞，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你说什么？”山姆疑惑地问道。

“爸爸，我也死了。”莎拉的眼睛里哭出两行血泪。整个别墅正在山姆的眼前一片一片地消失，照着莎拉的灯光也在慢慢变暗，山姆急忙跑去莎拉的位置用力一抱，可怀里却空空如也。

“莎拉！”山姆大叫一声，此时他所处的地面开始坍塌。

山姆想跑开，可是地陷的速度远比他想像的要快得多。他的身体像一块被丢下悬崖的石头般不由自主地下坠着，过不多久，他慢慢失去了意识……



第二章：一个消息

2014年7月25日，美国马里兰州阿帕拉契山脉，早上八点二十二分。

“啊！”的一声大喊，山姆从梦中惊醒。

在从沙发上坐起的瞬间，右手已经侧握了心爱的守护者军刀。长十九厘米，宽八厘米的高碳复合不锈钢刀身在特殊复合镀膜的帮助下幽幽地散发着不易察觉的蓝光。在山姆的晶状体完成聚焦之前，他已熟练地挥动着守护者，护住自己的心腹部位。

房间的轮廓和四周的家具渐渐浮现在眼内，鼻腔内充斥着屋外野花的香味和不远处山坳里朽木散发出的淡淡清甜。山姆这才意识到这里是自己的家。他放下守护者，长长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突破了眉毛和睫毛构筑的防线，刺激着他的眼球。山姆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瘫坐在沙发上，脑海里依然浮现着方才的梦，他拿起桌上的威士忌酒瓶，猛灌了一口。

他昨晚看着女儿的照片入睡，想必是这个原因，才做了那个奇怪的梦。女儿的照片现已滑落在地，他小心翼翼地捡起已经稍有褶皱的照片，抚摸着照片上女儿清秀的面颊，自言自语道：“莎拉，已经三年了。”

卫星电话的响声打断了山姆的沉思。没有人知道他目前在深山里的位置，这个加密过的卫星电话也是他的挚友——维特·克斯特给他以备不时之需的。他已经忘记上一次电话铃响起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山姆从房间堆积如山的脏衣服中找出电话，按下接听键。

“山姆·费舍尔，你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

如果这个声音没有经过处理的话，那么对方应该是在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内打出电话。来电话的人年龄在三十四至三十七岁之间，语音里有刻意压制住的南德州腔。山姆快速回想着自己的朋友中有哪一个符合这个条件，他想到了一两个已经死亡的同事，但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山姆默默地念出一声：“这个人已经死了，请你以后别打电话来！”

“我知道谁杀了莎拉。”对方一字一句地说着。

“如果这是一个恶作剧，我发誓我会找到你，当我找到你，你会跪在我面前乞求我不要扭断你的脖子！”山姆恶狠狠地喊着！女儿是他的死穴，他显然不希望其他人用他的女儿做文章。

“这么快就丧失冷静了，看来三年的时间的确让你变迟钝了，你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吗？”对方努力压抑着笑意。

“说吧，凶手的名字是什么？住在哪里？”山姆又灌下一口威士忌，声音有些发抖。

“到马耳他的瓦莱塔来，我会在那里告诉你凶手的名字。你的机票已经买好，明天下午东部时区两点，马耳他航空的MA124客机会从纽约起飞，后天下午当地时间五点半，在前城门附近的腓尼基饭店等待下一步指示。”对方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女儿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惨遭杀害的”，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里消散过。只不过随着自己的调查一次又一次进入死胡同，他心中的仇恨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转微弱。这个电话显然燃起了山姆心中的复仇之火，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山姆的猜测是绝对正确的。

浴室里，山姆端详着自己脸，经年未剪的胡子和头发长得与穴居人无异。他挥舞着剪刀大刀阔斧地修剪自己的头发和胡子。二十分钟后，面貌一新的山姆端详着镜子里那张棱角分明又饱含沧桑的脸。他甚至被自己的容貌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已经这么老了吗？短暂的洗漱过后，山姆走出浴室换好衣服，转身出门而去。木门开启所带来的微弱气流惊动了一旁野花丛里正在吸取露水的花斑蝶，它警惕地拍拍翅膀飞走了。

第三章：腓尼基饭店

2014年7月27日，马耳他瓦莱塔腓尼基饭店，下午五点。

瓦莱塔素有地中海的心脏之称，1566年由米开朗杰罗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拉帕莱利设计而成，与其说瓦莱塔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件完美融合了艺术设计与军事理念的杰作。背海一面有壮丽的圣艾尔莫堡护卫，隔海湾左方有哥特式迪聂堡、曼纽尔堡，右方有三座古城相护，后城门方向建有弗洛里阿娜防御工事，使瓦莱塔城处于核心位置。

山姆已经忘记自己是第几次来到瓦莱塔，这座地中海的心脏在冷战时期曾是美苏两大势力的间谍们互相角力的擂台。山姆对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好感，因为在这里他杀了太多的人，也失去了太多的同事。时过境迁，间谍战成为书本里的故事和城市吸引游客的卖点，时代或许变得比冷战时和平，但山姆的身分依然不能是个悠闲的游客。

山姆准时来到腓尼基饭店，坐定在户外的一张桌子后没多久，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侍应带来了手机和蓝牙装备。

“有您的电话。”男侍应稍一欠身。

山姆接过电话，说出一句：“说吧，谁杀了我女儿？”

“山姆，你在说些什么？三年没见，别告诉我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电话那头没有传来山姆期待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老同事安娜·格林。

“安娜，我两天前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只要我来瓦莱塔就能找到杀我女儿的人。我刚来瓦莱塔，我刚到和那个人约好的场所，你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世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你花这么多心机把我引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山姆的语速极快，他已经猜出了安娜就是前天给他打电话的人。

安娜显然没有想到山姆这么快就理清了头绪，像是为了避开山姆的话题一样，她顿了顿说道：“这么久不见，你也不和我打个招呼？”。

“西南边天空上一闪一闪的东西肯定是第三梯队的卫星，你是想让我和它打招呼吗？”山姆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手指摆动了两下。

“没想到，三年没有执行任务的你还是如此敏捷。”安娜莞尔一笑。

还没等山姆开口，她又说道：“你选的位置背靠大理石墙壁，视野极其开阔，可以观察到饭店大门的进出情况和门前一百八十度的扇形区域。你背后的大理石墙壁可以抵御火箭弹的冲击，而你吃的食物是热量最高的芝士松子面包，这两块下去可以保证你两天的时间不缺热量。你戴着太阳眼镜，是为了让眼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黑暗。山姆，真不错！”安娜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显得非常兴奋。



“说正事吧，我没心情听你说这些恭维的话。”山姆显得有些急躁。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还有一件事你应该会比较感兴趣，那就是除非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做，要不我们之间的对话会很快被射向你的子弹打断。”安娜笑着说。

“说吧。”山姆冷冷地回应她。

“你的十一点钟方位，杂货店门口的一个光头和长得像巨无霸汉堡的怪物注意你很久了。我想他们在寻思着如何干掉你，怎样？这个事情重要吗？”

“你漏了一个，九点方向钟表店门口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他们三个人眼神交流的频率来看，那个穿西装的应该是指挥。”山姆补充道。

“果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你。”安娜的语速放得极慢，她知道迫在眉睫的危险已被山姆轻松地化解。

“这三人的身材绝不像受过特训，因为他们的肌肉和脂肪比例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们的手枪都藏在右侧腰间，因为那一侧的皮带和裤脚有微微下滑的迹象。从下滑的比例来看，我猜他们应该都带着装有消音器的意大利贝莱塔M92F手枪。简单一点说，这就是三个拿着枪的小混混。”山姆咬了一口面包，眼神刻意避开那三个人。

“你的分析让我觉得无地自容，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安娜叹了一口气。

“将计就计，十分钟，不，七分钟后等我电话。”山姆匆忙吃完两块面包，起身向餐厅内部的男厕走去，店外的三人果然快步跟上。

山姆在小便器前吹着口哨，装作入厕的动作，店外三人中的光头和巨无霸随后也进来了。山姆斜眼看到西装客在厕所外望风，确保没有人进来。

光头和巨无霸一左一右站在山姆旁边，在短暂的眼神交流后，他们的手伸入右侧皮带摸枪。山姆注意到光头掏枪的速度比巨无霸快一些。于是在光头的枪指向他的一瞬间山姆一个侧身闪到光头身边，右手手臂弯成一个“L”字形状死死夹住光头持枪的右手，同时左肘凶猛地向光头的颈部袭去。受到猛击的光头颈骨已断，他歪歪斜斜地就要倒下。山姆移到光头的身后支撑住光头就要倒下的身体。一旁的巨无霸在看到如此变故的情况下仍在慌乱中开枪，山姆将光头作为盾牌挡住来袭的子弹，同时接过光头右手上的枪扣动了扳机。

“突突”一个标准的双发快射，巨无霸硕大的头颅正中被开了两个近在咫尺的血

洞，他倒了下去。消声器的声音和人体倒地的响声让门外的西装客欣喜若狂，他看着餐厅里流动的人群，敲了敲身后的门，示意他的同伙早些出来。

厕所的门打开了，西装客刚想回头，一只枪管抵住了他的背部。

“如果你乱动的话，我保证在你的左肾和右肾各开一枪，然后再对着你的肛门开一枪，你这辈子就带着屎尿袋子过日子吧，听明白的话就跟我进来。”山姆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西装客掩饰不了自己的颤抖，他的双脚完全不听自己的使唤，污浊的尿液在他的双腿间流淌，山姆一把把他抓进厕所，并反锁了厕所的门。

山姆拿走了他的枪，抓着他的脸凑近地上巨无霸的血脸。

“看着，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那么你今天就会和你的同伴一样下场。明白了吗？”山姆单手握住西装客的喉咙，把他举到了厕所的墙上。

“明白了，明白了，咳，咳。”西装客飞快地点着头。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首先，我想你应该知道了我的名字，但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来，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山姆的手又加了点力量。

“季米特·格兰科。我是瓦莱塔街上的小混混，有人想要你的命，山姆。”格兰科挣扎着，双脚凌空乱踢。

“谁想要我的命？”

“安卓·科宾！他是马耳他最大的混混，这个人除了好事什么都做。”

“这个答案不错，但是不够完美，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让我死？”山姆手部力量骤松，格兰科从墙壁上滑落下来，咳嗽不止。

“如果我说了，他会杀了我。”格兰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山姆。

“你觉得不说就有活下去的可能吗？”山姆假装去摸身后的枪。

“别，别杀我，科宾就是杀死你女儿的人。他知道你来了瓦莱塔，他让我在你干掉他之前干掉你。”格兰科声泪俱下。

当仇人的名字终于出现时，山姆的双耳开始嗡嗡作响，心脏猛烈地跳动着。他按捺不住就要将他淹没的仇恨，一脚踹在格兰科的脸上，咆哮着喊道：“他现在人在哪里！”

格兰科哭喊着说出了地址，并告诉山姆，科宾现在正在等自己的消息。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妥了，两小时后你会带着我的尸体去见他，让他务必在家里等你。”

格兰科依言打了电话。山姆举起枪托，砸昏了格兰科。

“安娜，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走出饭店的山姆恢复了与格林的通话。

“六分三十秒，比你预计的要快些。”安娜打了个呵欠。

“安娜，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拳！三年来你一直都知道是谁杀了我女儿！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告诉我？”山姆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山姆，仇恨会让你失去客观的判断。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仇人的名字，我必须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瓦莱塔，不，应该说是整个马耳他最大的毒贩，军火贩。他住的公馆里至少有二十个保镖护着，我想你还是等他落单时再下手。对于你女儿这件事，我有我的苦衷，等你处理完这个人，我会全都告诉你。”安娜的语气里充满了歉意。

“我晚上会去找他，到时候你必须给我一个圆满的解释！”山姆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第四章：科宾公馆

2014年7月27日，马耳他瓦莱塔科宾公馆，晚上七点半。

这座两层楼的公馆四面都被高墙围着，高墙之上还装有电网，只有一扇大门供进出公馆之用。此时大门正被四个保镖守护着。

科宾正在公馆顶层的大型会客室里焦急地来回踱着步，他在等格兰科把山姆的尸体送来，可他越想越不对劲，格兰科平时那专横跋扈的语气在方才的电话里荡然无存，倒像是一个做了错事的手下一样对他恭恭敬敬地汇报山姆已被除掉的事情。半小时前，他回拨给格兰科的电话无人接听，这加重了他的怀疑，如果格兰科还活着，那么他肯定不敢不接自己的电话。难道，难道那个电话是山姆逼他打的？难道格兰科他们已经被山姆干掉了？既然格兰科能给他打那个电话，他肯定告诉了山姆自己的住址。说不定山姆现在已经潜入了他的公馆。那家伙正躲在什么地方，随时都可能窜出来给自己一枪。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背后发凉，于是他不住地转身回头看。会客室里的六个满身横肉的保镖看着他们的老大像个疯子似的不停走动，不停回头，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又拧紧了些，他们察觉到了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能让眼前这个坏事做尽的老大如此不安的人物必然不是等闲之辈。时间消耗着众人的精力和意志，他们甚至想，如果山姆现在就冲出来和他们决一死战，那么就算战死也比这样的精神煎熬要好受的多。

离公馆不远的吉普车上，山姆正在等待着，他在等夜幕的降临，也在等科宾和他的保镖们被恐惧和焦躁所吞没。

“瓦解敌人的精神，那么他们的肉体也会随之瓦解。”这是山姆当年在三角洲特种部队时教官对他说的话。

今晚他不是在执行任务，是复仇；今晚他的角色不是特工，是失去女儿的父亲。

天色已经黑定，厚重的云层遮住了星月的光芒。晚风像是女儿的一阵阵呜咽，在山姆耳边吹响。看着乌黑的天空，山姆的嘴角微微上扬。他打开车门，随意弄响了大门左侧拐角处数辆汽车的防盗警玲。

“让门口的人去看看！怕是山姆来了”科宾冲着他的喽罗大喊。

门口四个精神高度集中的看守战战兢兢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迎接他们的是几声低沉的枪响。山姆故意留了一个矮子当作活口，他要让这个活口回去散播恐惧。山姆的头两颗子弹分别打碎了矮子的左右膝盖骨，在矮子失去重心的同时，第三颗子弹在矮子的肚子上自左而右拉开了一条凹槽，失去腹膜保护的肠子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开始从腹腔内向外涌。矮子捂着肚子，艰难地转过身，以手为脚仰天向公馆爬去。当他最终抵达公馆的大门前时，屋内的人连忙将他拉了进去。

“不……不知道那些子弹是从哪里射出来的……我们四个人，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倒下了……他们估计有很多人……要不……不可能在那几秒内就把我们放倒。后来，我听到有个人对我说……他们来了一个连……他们今晚只要抓科宾……其他人一概不问……放下枪……高举双手从大门右侧出去就可以活命……我们有二十分钟……”矮子喘着粗气，捂着鲜血淋漓的肚子，气若游丝地说道。

“妈的，快走吧！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就是，对方来了这么多人，咱们就这几支枪，怎么可能拼得过！”

“科宾才给我们那点钱，没必要为他送命。”

“我早就说了，科宾得罪这么多人，迟早会引火烧身的。”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的，他们的观点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赶紧逃离这个地方。一楼的十数个守卫开始丢掉自己的枪。有些人甚至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和裤子来表示身上没有武器。他们举高双手，扛着鲜血淋淋的矮子跑出大门，消失在夜色之中。

看到自己的手下衣衫不整地举手逃跑，科宾愣在二楼窗口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人十万欧元！只要护着我过了今晚，一人十万欧元。援兵马上就到了，最多十五分钟。”回过神来的科宾对他房间内的六个保镖说。

在金钱的魔力和援兵的承诺下，科宾的六个保镖没有像一楼的人那样逃跑，他们看住了门口和窗户，准备死守十五分钟。

“把窗帘放下。那家伙看不清里面就不会轻举妄动”科宾喊着，保镖们依言放下厚厚的窗帘。

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中，屋内的灯忽然齐刷刷地熄灭了，保镖们面面相觑，他们显然没有意料到对手会有这么一招。如果方才没有放下窗帘，那屋内还不会像现在这般暗。人类的晶状体适应突如其来的黑暗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无助，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会本能地寻找同伴以驱散这种无助。虽然现在没有人给屋内的人下集中的命令，但是他们摸索着，喊叫着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形，将科宾护在最中央。

“你听，门口好像有点声音，听到了吗？啪、啪。”一个保镖说。

“别瞎说，根本没有声音。”另一个保镖否定着。

“他是对的，有声音，啪、啪、啪，声音越来越大了，你们都是聋子吗？敌人在大门外，开火！”科宾抹着额头上不停渗下的汗液，大声命令道。

各种自动武器的子弹向房门倾泻而去，将房门打得稀烂。枪口的火光为黑暗中的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不停地射击着。与其说他们在攻击目标，不如说是在驱散黑暗。

“左边窗子那有个人影！”科宾神经质般地向窗子开火。众保镖纷纷转移目标，向窗口射击。

“停，停下！别把子弹都打光了！”科宾高声喊停。

高昂的枪声刚一停止，被消音器内消音隔板和钢丝挤压过的沉闷枪声就在屋内窜起。四个保镖几乎在同一时间倒下。科宾和剩下的两个保镖开始向角落退缩，他们边走边漫无目的地向四周开枪，仿佛枪声能镇压他们



心中的恐惧一样。

又是四声与方才相同的枪响，科宾的最后两个保镖也躺下了。

“好的，你赢了！我认输！”科宾丢下枪，走到房间中央，双手举高。经过方才的一分钟，他已经能看清楚屋内的轮廓了。

山姆从屋角书橱的阴影里闪了出来。眼前的这个人渣，就是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人。三年以来，山姆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计划着复仇，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朝着他的仇人开枪。当这一刻终于要来临时，他反而没有兴奋的感觉。山姆心中有的更多是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这个人——一个马耳他的军火贩子，要跑去美国杀他的女儿，惟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是被人指使的。

“告诉我指使你的人。我保证你死得没有痛苦。”山姆脸部的肌肉抽动着。

“他们的势力超乎你的想像，我劝你就此罢手。你听，他们来救我来了。”科宾兴奋地看着窗外。

山姆听到了黑鹰直升机的声音，在飞机上的人破窗而入之前，他大约还有二十五至三十秒的时间逃走，但是在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之前，他没有离开的意思。

“答案错误。”山姆举手一枪射在科宾的左手掌上。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和他们有些生意上的往来，他们的头说有些事让我帮忙，我就帮了他这个忙，仅此而已。他们让我承认我是撞死你女儿的那个人，把你引来马耳他，然后再把你除掉。但是我根本不认识你女儿，更加不可能跑到美国去撞死她。我和季米特那小子说的话也是按照他们的意思编出来的。”痛得龇牙咧嘴的科宾在地上翻滚着。

“他们是谁，生意又是什么？”山姆想抓紧时间继续盘问，可此时窗外亮起探照灯的光，六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破窗而入。他们敏捷地分散开，迅速围住了山姆，激光瞄准器的红色描点散乱地照射在山姆身上。

“你们再晚来一点我就完蛋了！”科宾看到了救兵，笑逐颜开。

山姆却没有放下枪投降的意思，他的枪口依然对着科宾。

“放下枪，费舍尔！”六人中的一人开口了。

“放下枪，山姆。”蓝牙耳机里传来安娜的声音。

“安娜，没想到是你出卖我。手段不错。”山姆对着耳机说。

“你居然相信一个女人，你这个白痴。”科宾卧在地上，嘴巴还是喋喋不休。

“科宾，你这个白痴。这六个人一进来就要我放下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杀我的意思。除非我向他们出手，否则他们不会先开枪。但是你的处境好像比我还差点。告诉我，他们是谁？生意又是什么？”山姆又向科宾的右手手掌开了一枪。

这一枪显然激怒了房间里剩下的六个人，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领头的战斗人员换上电击式麻醉枪，击中山姆的颈部。

高压电流瞬间通过了山姆的全身。在他倒下之前，他抽搐着握着耳机用尽力气喊道：“安娜，我不会放过你……”

“这家伙真是个怪物，我从没有见过被电击麻醉弹打中的人在倒下之前还能说话。伙计，把他身上的衣服裤子都脱了，我听说他全身都是武器！谁知道他会不会比正常人早些醒过来。”

昏过去的山姆被抬上了直升机。

第五章 转机

地点未知，时间未知。

“喂，他醒了，怎么那么快，快多给他一针！”朦朦胧胧中，山姆记得自己听到了五次这样的对白，也就是说自己苏醒了五次。每次醒来，他都能听到运输机的轰鸣声，也就是说自己一直在飞机上。

他默默数着从他每次醒来被注射药物到再次昏迷的时间，每一次的间隔大约都是十五分钟。因此他第三次醒来时已经可以从麻药的起效周期猜到他被注射的药物：那是混合了乙醚和芬太尼等全身麻醉剂的复合麻药。标准计量下这种麻药对正常人的麻醉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但对于曾长期注射过抗麻醉药物的他来说，麻醉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左右，而电击式麻醉枪对他的麻醉时间是两小时左右。因此，在他第六次醒来被抬下飞机时，离他被捕应该已经过去了九小时。他被捕之前曾经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当时是马耳他时间晚上八点半。那么现在应该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四点半左右。

山姆现在被绑在一张铁床上，四个人正推着他向不远处的仓库走去，他在弄清楚时间以后也尝试弄清楚自己的位置。从马耳他飞行九小时可以抵达地球上大部分的陆地，但是他现在能从不断移动的铁床上看见漆黑的夜，那么自己所处的地方应该是非洲，美洲，或者是欧洲。他的肌体感觉告诉他现在的温度应该是在华氏75–80度之间，相对湿度在65%–70%左右。在七月的夜晚或凌晨符合这个温度条件的，应该是美国东海岸，更准确一点说，自己应该是在华盛顿州。

在基本确定了时间和地点以后，他的铁床也停定了。山姆睁开了眼睛，迅速向四周看去，这个房间大约有五十平米左右，墙壁上色泽不一的霉迹和宽细各异又锈迹斑斑的铁管让这里看上去像个地下室。房间里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三个人。山姆认出了其中的两个：老搭档安娜·格林和第三梯队的同事汤玛斯·雷德。

“他醒了，雷德先生。”安娜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盯着山姆说。

“你花了那么多功夫，花了这么多钱，搞死了那么多人，才把山姆给我弄来。我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雷德盯着安娜，略微有些不满。

“我想不用提醒您，山姆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我们还不太清楚。他有没告诉其他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我想综合了这些要素以后，您应该会赞同我的做法。”安娜看着雷德，毕恭毕敬地说道。

“查出我想知道的一切，然后做掉他。我现在要回总部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联系，完事后给我电话！”雷德说着就准备离开。

“长官，这个人受过反刑讯的特训，我怕我一个人应付不了他。”安娜看着走到门口的雷德补充道。

“女人真麻烦，你以为小吉米留下来是干嘛的？陪你聊天吗？他可是老手了。”雷德对小吉米点了点头。

“山姆·费舍尔，传说中的超级特工。目前的记录是三十分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破这个记……”小吉米的“录”字还没出口，脑袋上就多了一个对穿的血

洞，他一头扎倒在地。

山姆看着小吉米身后的安娜，不解地问道："安娜，你又在玩什么把戏，过去的两天里我像个木偶一样被你牵着满世界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安娜放下手上还在冒烟的枪，拿出一把匕首熟练地割断山姆身上的绳索，她说："我可没那个能耐能把你弄得满世界跑。只有你的女儿有这个本事。"

绳索刚被切断的山姆一把抓住安娜说："先告诉我整件事重点，再和我谈细节。我要知道一切，然后我再考虑是否要杀了你。"

"放开我，我什么都告诉你。"安娜抓着山姆的手，努力向外掰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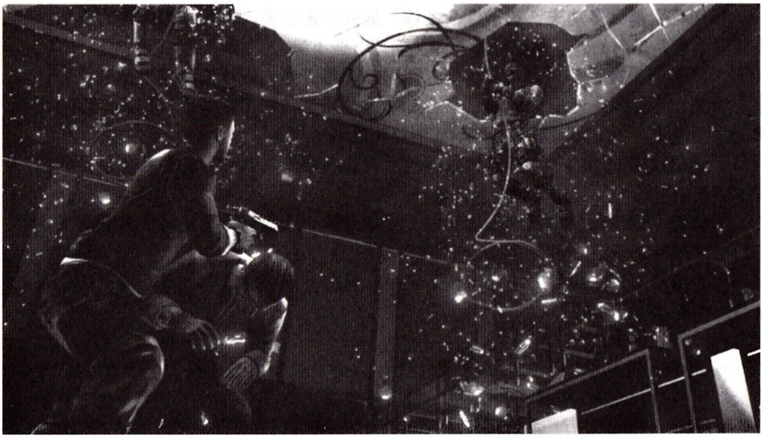
山姆看了她一眼，迟疑着松开了手。他从床上跳了下来，扯烂床单遮住私处。

"重点是，你的女儿没有死。当年太平间里的尸体是我们做出来的，为了做这具尸体，我们甚至调查了你女儿的出生档案，连胎记都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我的人现在和莎拉在一起，如果你帮我，我保证你可以再看见她。"

安娜以为山姆听到她这句话会扑过来，她对山姆做了一个冷静下来的手势。可没有孩子的她根本不明白"女儿还活着"这五个字对一个一度相信自己女儿已死的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五个字像是有着巨大的魔力一样将山姆定在原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眼前这个谎话连篇的女人。

"我们还做了一具你的尸体，对你的女儿说你在行动中牺牲了。而杀她父亲的人会对她下手，她也必须要改名字并马上转移到别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的老上司欧文·兰伯特三年前觉察到第三梯队里有人想利用莎拉对你不利。为了你和莎拉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故事必须编的连当事人都相信才能骗过第三梯队里的内奸。这个内奸，就是你刚才看到的汤玛斯·雷德，他现在接管了第三梯队。"莎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门口，防备可能进来的人。

"我知道他正和一个叫"黑箭"的佣兵组织计划一件危害美国安全的恐怖行动。但是我只知道这件事情牵涉到使用电磁脉冲波来达到某个目的，但我不知道这些电磁脉冲波的发射装置在哪里，还有他究竟要用电磁脉冲波干什么。于是我想到了你，山



姆，只有你值得信任！然后我入侵了你好朋友维特·克斯特的电脑，拿到了一些卫星电话资料，我整整打了一个月的电话才找到你。好了，重点说完了，细节你应该能猜到了。”安娜极快地说完了这段话，山姆能看得出她在尽量缩短对话的时间。

“你不被雷德信任，但他又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电脑天才，于是他肯定派人监视着你。如果你直接和我见面必然会被他知道，而单纯通过电话联络你又害怕被人窃听或者电话另一边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于是你向雷德撒谎，说我知道了关于他的计划，但不清楚我究竟掌握了多少资料，然后利用惟一一个我感兴趣的话题把我从你们不知道的位置引出来。最后你们和科宾那个混混一起在马耳他唱了一出戏，把我抓到这里。你做了这么多事，其实就是为了和我见一面，当面说清楚情况。你现在想利用我女儿的下落威胁我去帮你办事。我只是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马耳他抓我？”山姆很快理清了事情的脉络。

“雷德行动在即，不想在国内太过高调，他想选一个第三国下手。刚好我们在马耳他有科宾这条线。另外，你不是在帮我办事，你是在帮美国，帮这个世界所有信仰自由的人们办事。”在佩服眼前这个人之余，安娜又对他的口气有些不满意。

“去他妈的美国，去他妈的信仰自由的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以自由和美国的名义杀了多少人没人数得清楚。这个世界真的因为我做的那些事情而更加自由了吗？我看未必吧！你现在想和我做交易，那我们就谈交易好了。莎拉在哪里？”山姆对安娜的说辞一点都不买账，他关心的是他的女儿。

“我夺取少数人的生命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活下去的权力，我犯下战争的罪行是为了保卫和平。这句话是谁说的？”安娜有些生气，她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交易之外还有些正义的成分存在。

“那个山姆·费舍尔已经死了，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山姆·费舍尔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他的女儿。如果你的尸体能换取他女儿目前的位置，我想他下手的时候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山姆恶狠狠地说。

“山姆，如果你能把你刚才那句话里的‘他’换成‘我’，我就相信你。”安娜笑着看着山姆。

“别废话了，莎拉在哪里？”山姆避开了话题。

“看吧，你根本不是那么坏的人，何必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怕？你知道我现在不会告诉你莎拉的具体位置，但我保证会在安全的时候让她和你通话，而且这个时间不会离现在太远。在我做出努力的同时，我需要看见你的努力，利用你的人脉和能力去寻找和这件事有关的线索。如果能顺利解除这个危机，我一定会安排你们父女重逢。我们现在正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里。这里不安全，你现在必须走了，把这个拿去，你最喜欢的东西。”安娜递给山姆一把装有消音器的FN–57手枪。

“最后问你一次，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山姆摆弄着手上的枪问道。

“莎拉前些日子和我谈起过你，他说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应该已经有……岁了。”安娜把具体的岁数用夸张的口型对着山姆默念出来，自信地微笑着。

那是山姆真实的年龄。在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第一天，他的真实年龄已经随着他以前的所有经历一起被销毁得干干净净，他也被告知永远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任何未被官方认可的个人资料。但山姆觉得自己已经亏欠家庭太多，如果连年龄都隐瞒，那他在妻女面前就永远没有真实的一面了。于是他破了例，把自己真实的年龄告诉了妻

女，并要求她们尽量保密。虽说女儿的性格不如他坚强，但也绝对不会随便把自己父亲的真实年龄告诉别人。而且从前为了女儿的安全，他从来不让同事和女儿有任何直接接触。现在安娜说出了只有女儿才知道的秘密，这只能说明两件事。一是女儿还在世；二是安娜通过一些手段赢得了女儿的信任。

虽然山姆不能百分百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他心中的喜悦已经渐渐盖过了愤怒和猜疑，他的面色变得和缓，说道："你就准备让我裸着出去帮你干活？"

安娜指了指地上的小吉米对他说："他身材比你瘦点，将就一下吧。这里还有一个加密过的卫星通讯电话和可以与我互联的PDA，我们随时保持联络。机场附近应该还有几个守卫，不过那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算了吧，衣服上都是血，我还是向外面的守卫借好了。"山姆看了一眼地上的小吉米。

"来吧，给我一下，打昏我，要不我没法向雷德交差。"安娜靠近山姆。

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得安娜一个踉跄坐倒在地，她抬头说道："我说的是让你打昏我。"

"这一下是我感谢你给了我三年生不如死的生活，接下来才是你想要的。"

山姆轻轻一拳砸在安娜脖子和脑袋的交界处，大脑短暂供血不足的安娜当即昏了过去……

第六章 老朋友

2014年7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内，凌晨三点。

虽说答应了安娜调查汤玛斯·雷德的电磁脉冲波计划，但当山姆真的要开始行动时，他只能找一个人寻求帮助，那个人曾和山姆一起服役于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海湾战争时期，他们在那条著名的"死亡公路"执行绝密任务时曾遭到过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伏击。是他，违抗上司撤退的命令独自杀入敌营救回只剩下半条命的山姆；是他，和山姆一起在那座低矮的建筑物下背靠背抵抗浪潮一般进攻的伊拉克人，直到援兵赶到。每想到这件事，山姆的耳畔都回荡着他救出自己后说的那句："老伙计，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

山姆的挚友——维特·克斯特。

"喂，卖啤酒的，想老朋友了吗？"山姆拨通维特的电话，点上一支烟。

"嗨、嗨，我说是谁呢！原来是那个不太懂交际又老求人办事的家伙。"维特哈哈大笑。

"维，帮我查点事。你知道黑箭这个组织吗？"山姆狠吸了一口烟

"黑箭，那个佣兵营？你找那群靠舔政客脚趾头过日子的佣兵干嘛？"维特边和山姆交谈边在电脑上找着资料。

"我也不知道，维，麻烦你查查黑箭和掌握军用电磁脉冲波技术的企业有没什么联系。今天晚上八点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见。"

"喂，你他妈的以为我是雅虎吗，你敲进去两个关键词，我就能把答案给你吐出来？"维特嘴里不知道在嚼着些什么，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比雅虎可靠多了。我要挂了，今晚见。”

“如果我是黑箭的人，我今天会抓紧时间去买巨额人寿保险。今晚见。”

是日晚八点，华盛顿纪念碑。

过了约定的时间，维特却没有出现，山姆不禁有些担心，他很快拨通了维特的电话。

“山姆，有点麻烦，有三个壮男跟着我。”山姆还没说话，维特就开腔了。

“这么老了还有人对你的屁股有兴趣？要我帮你吗？”山姆揶揄着。

“不用了，前面就是个临时游乐场，维特叔叔带着几个小家伙好好玩玩。你要听我怎么折断他们的骨头吗？”毕竟是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多年的人，维特对付几个普通的新手还是没问题的。

“行，我心情不错，就听听。”女儿在世的消息把山姆体内压抑许久的幽默感又重新激发了出来。

两声颈骨折断的声音在三分钟内从手机里传来，又过了一分钟，山姆听到人体撞在墙上的声音，接着是维特的声音：“谁派你来的？你知道你最后会告诉我，别浪费时间了，告诉我就能活下去，保持沉默就和你的朋友一起下地狱。”

“你不知道你惹了谁，维特？第三梯队不会放过你。”

“去你妈的第三梯队，老子还第四梯队呢！”又是一声颈骨折断的声音。

“喂，山姆，第三梯队为什么想要我的命？”维特喘着粗气。

“刚想说你宝刀未老，结果你这么快就开始喘粗气了。第三梯队不是想要你这个老家伙的命，他们的目标是我，你只能算是一个间接伤害。”

“第三梯队，黑箭，电磁脉冲波。看来你他妈的这回得罪的人势力又不小！怎么，连你的前雇主都迫不及待地想除掉你了吗？你就是这么不讨人喜欢！”维特和山姆互相取笑着。

言谈间，维特已经来到了华盛顿纪念碑。两只手像扳手一样强有力地握在一起，然后互相拥抱。

“好吧，山姆，你要的文件都在这个包里。但我知道你他妈的英文水平连幼儿园入学考试都通不过，所以我现在长屁短放，给你解释一下黑箭和电磁脉冲波的情况。这个黑箭是一个雇佣兵公司，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干过安保工作。可能是他们的管理层想开拓新业务，于是半年前，黑箭承包了一家叫白盒子的国防部属下科研企业的安保项目。这家科研企业恰好是研究电磁脉冲波的企业。这些消息不算多，不过我相信你会用你那该死的第五特权找到更多我找不到的信息。”维特的脸上挂满了怪笑。

“维，你最近最好躲一躲，等处理完这些事之后我再联络你。还有，莎拉可能还活着，如果万一我有什么意外，麻烦你找到她，跟她说声对不起。”一提到和女儿不可预知的未来，山姆的神情又变得凝重。

“要说你自己和她说去，哪有当老爸的和自己女儿说话还要人帮传的道理。我可没兴趣干这种事情。”多年的特工生涯让他听到了太多‘死人复活’的消息，所以这对维特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虽然维特对莎拉还活着这个消息由衷地替山姆高兴，但他依然不想放过这个取笑老朋友的机会。

“活着，老伙计。”山姆向维特招了招手，准备离开。

“我他妈的死不了，担心你自己吧。对了山姆，说起电磁脉冲波，我可给你准备了好货。那个袋子里有一个试验用的电磁脉冲波手雷，这可是我从国防部朋友那儿偷来的。那东西可以把五米以内的电子设备弄瞎，对于你这种见不得光的蘑菇类生物再合适不过了。”维特指了指山姆的袋子，哼着口哨扬长而去。

第七章 白盒子

2014年7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郊，晚上十点。

山姆在前往白盒子的路上给安娜打了数个电话，但是都无人应答。他明白身在敌营的安娜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为自己提供即时的技术支持。在他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安娜打回了电话。山姆还没来得及向安娜通告自己的方位，安娜就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山姆，莎拉在线上，你现在快和她说几句话。我必须马上挂断。”安娜这句话几乎是用说唱的速度唱出来的。

“爸爸！是你吗？爸爸！他们说你死了，但现在……感谢上帝你还活着。”女儿的声音不会错。莎拉生在德国，长到几岁才移居美国。她在和父亲独处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在英语里夹杂一些德国口音。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她很少喊父亲，更多的是用德语喊爸爸，而且第一个“爸”字会比第二个“爸”字稍微重音，这是因为她小时候淘气，喜欢用上嘴唇抿着下嘴唇发音的缘故。

山姆一个急刹车踩停车子，眼眶上方的泪腺在疯狂地分泌着泪水。他曾经无数次告诉自己，这样的喊声只能在录像带里和梦中才能听到了，可现在这声音却真真实实地环绕在他耳边。他忍着就要决堤的泪水，刚想说些什么。

“爸爸，你在那边吗？爸爸。”莎拉很是着急。

山姆再也忍不住了，他呜咽着回答：“小公主，我在，我就在这里。”

女儿也在抽泣着，她说：“爸爸……”

莎拉说到一半的话被安娜的声音所打断：“父女团圆的戏等办完正事再演吧，现

在我必须挂了。"

仿佛被人从美梦中喊醒了一般，山姆对着已经出现盲音的电话破口大骂。虽然嘴巴里还在宣泄着不满，但是他踩油门的脚又用力了些。越快完成任务，他和女儿的相见之日也会越快出现，而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了。

白盒子这个小型军工企业位于华盛顿市郊二十公里处。刚一抵达目的地，山姆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个军工企业居然没有任何守卫，门口的岗哨亭还在，但是守卫却没了踪影，这不符合逻辑。

山姆小心翼翼地从外围观察着这个四层楼高，三十米宽的中型建筑。他发现所有可供出入的大门和窗子都被铁闸锁起来了，这是普通军工企业建筑在遇到外来袭击或内部危险时的紧急制动措施，但是现在看来外部袭击肯定是子虚乌有，那么必然是内部出现了一些情况。

山姆敏捷地利用两台摄像机转动时造成的短暂盲点迅速靠向建筑外墙。根据维特给他的建筑蓝图，白盒子的一楼中部是中央监控室。如果能到那里，就可以想办法弄清楚白盒子里面的具体情况。山姆看了看蓝图，拆开了一楼西北角的一扇换气扇，匍匐着进入白盒子的内部。在山姆拆换气扇的时候，他就闻到了从内向外排出的空气中藏匿着淡淡的血腥气。随着他深入白盒子的内部，这腥甜的气息越来越浓。而在腥甜之外，空气中还夹带了些涩涩的味道，那种涩味是脑脊髓液和脑浆混合的味道。山姆对于这种味道很熟悉，他的身上不知道曾经沾过多少敌人和朋友的脑浆。虽然还没能看到建筑内部的具体情况，但是这些味道告诉他，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刑场。

"山姆。你在吗？我大概能说两分钟。"安娜及时打来了电话。

"我在白盒子，华盛顿郊区的一个研究电磁脉冲波的军工企业，他们和黑箭组织有些联系。安娜，这里应该是一个刑场，我怕是来晚了。"山姆继续在通风道里匍匐前进。

"山姆，想办法帮我在他们的服务器上开一个后门，我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

"我到了第一扇通风窗前。我没猜错，这里是一个刑场，房间里有十一具研究员尸体。子弹均是由从后脑进入，鼻子处穿出的。从子弹进出角度来看，处决者应该是经过训练的人，至于武器应该是九毫米军用手枪，使用普通子弹。尸身显然被搜查过。"山姆拿着小型望远镜说。

"我必须走了，保重。"安娜匆匆挂线。

山姆在蓝图的指引下，终于爬到了中央监控室。他避开地上的粘稠的血液，来到监控台前。监控台显然是遭到了破坏，被砸得稀烂的各个主机里失去了硬盘的踪迹。但是不能提供实时录像功能的老式监视屏幕还在，想必这个系统是在电脑出现意外情况下暂时使用的。山姆快速切换这各台摄影机。终于他在二楼的一台摄影机上看到了生命的气息，两个全副武装，穿着黑箭制服的佣兵正准备处决四个跪在地上的研究员。

事不宜迟，山姆必须留下活口。他在蓝图上确认了摄像机所在房间的位置，通过楼梯来二楼，钻入通风道，小心翼翼地爬到两个佣兵和人质们的左边斜上方。他轻松拧开通风口的螺丝，拿起封盖，以便放宽自己的射击角度。

四个研究员只剩下两个，两个佣兵穿的是北约标准的凯夫拉纤维防弹衣。自己手里的FN-57手枪子弹可在没有消音器的情况击穿此类防弹衣。目前他距离目标大约有六

米，山姆想了一想，拆掉了手枪的消音器。

"砰"接着是身体倒地的声音。如果对手是科宾大宅子里那些靠枪吓人的小混混，山姆不会让这个研究员死掉。但现在对手是穿着防弹衣的佣兵，他们的反应速度比小混混要快得多，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两个人质说不定都要死。

"好，最后一个了，赶紧干完活走人了。"两个一左一右站在一起佣兵似乎也厌倦了杀戮，右手边的佣兵把手枪架在了最后一个人质头上。

山姆观察着行刑人的脸部，感受着他的每一次呼吸。当子弹击穿人脑时，高速旋转着推进的弹丸会将脑内的组织和液体溅射出来，那时候无论是这个行刑的佣兵，还是他身边的伙伴，都会下意识的将脸侧向右边一点，以避开可能溅入眼睛的脑组织。山姆能同时击倒两个人的机会就出现在那一瞬间。

行刑者的呼吸越来越慢，忽然提起一口气屏住了，扳机上的手指稍微弯曲了一点点，同伴的头也向右边挪了一下。山姆知道机会来了。"砰"的一声，山姆抢先开枪，5.7毫米穿甲弹丸没怎么费力气就完成了它在行刑者脑中的旅途，留下一具还在抖动的躯壳。山姆手腕微动，枪口向左下移了移，对着头还没转回来的佣兵又是三枪。这三枪分别打中了他的右手手掌，肘关节和肩胛骨，佣兵立时失去了对自己右手的控制权，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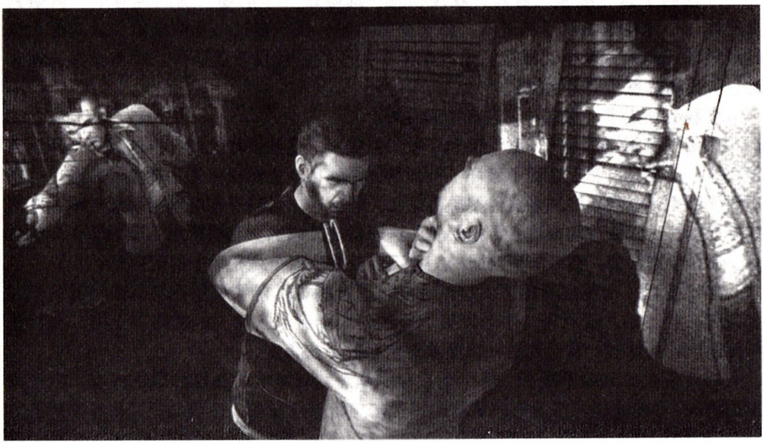
"别动！要不你的左手也会被废掉。"山姆威胁着受伤的佣兵，从通风口一跃而下。

山姆走到研究员身边，用左手探了探他的颈动脉。还好，研究员没有被第一枪吓死。从前苏联人和纳粹都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告诉一些死囚马上就要行刑了，然后行刑人在他耳边开一枪，有些死囚会因听到枪声而引发脑淤血等症状猝死。

"你和我都知道游戏规则，说吧，你想知道什么？"佣兵倒是爽快，这也省了山姆很多事。

"谁下的屠杀令，他下令的动机是什么。"

"卢修斯·贾拉德，他是白盒子和黑箭的老板，他下令的动机我不清楚。他只是说白盒子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今晚运了一些东西出去，而我们是



负责清场的。大家应该都离开了，我们是最后两个在白盒子里的黑箭成员。"

"他运了什么东西出去？"

"三个组装完好的电磁炮，还有一些发电机装置。"

"你知道他拿这些东西准备干什么吗？"

"他对我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说。"

"这里的电脑都被你们破坏了吗？"

"对，所有的都破坏了，硬盘都已经被取走。"

简单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正当山姆想着如何处理这两个活人的时候，安娜又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还剩下一个研究员，我还抓住了一个受轻伤的黑箭佣兵，他们似乎运了三个电磁炮出去，白盒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没用了，这一切是卢修斯·贾拉德指示的。这个建筑物内目前就我们三个活人。"山姆快速总结着。

"干的好，山姆。总统特勤处的人十五分钟后会来接你们走，希望我们能从那两人嘴里问到更多的情况。"安娜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山姆的上司。

"总统特勤处？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了。"山姆感到有些意外，但毫无疑问，总统的加盟对于他们目前的处境来说肯定是好事。

第八章 阴谋论

2014年7月29日，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馆，下午四点。

安娜知道卢修斯·贾拉德这个人，他和雷德在过去的一年里有过多次会面。这个人对于雷德来说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因为但凡只要贾拉德在场，雷德都会想方设法支开安娜。昨夜白盒子事件再次让这个人进入安娜的视线，她知道贾拉德今天会在副总统凯文·萨姆森的演讲后和雷德会面，于是她打算让山姆去"打听打听"雷德和贾拉德之间的对话。另外，在总统特勤处出现在山姆眼前后，总统本人也打算对他打破沉默。

"山姆，总统要和你说话。"抵达林肯纪念馆前的山姆接到安娜的通讯。

"有意思，我还以为你一个人能干这么多事呢？让我猜猜，为总统干活你可以快些升官。"山姆对官僚体系向来没有好感。

"我代替格林女士回答你的问题，费舍尔先生。我相信格林女士是在为她的国家服务，而不是想着自己的升迁。你昨晚救出的研究员正在协助我们的技术人员寻找电磁炮的下落。基于你的英勇行为，我会为你颁发奖章。"这是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帕特丽夏·考德威尔对山姆说的第一句话。

山姆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总统而产生任何畏惧或尊重，他认定荣耀是不可以通过选票来体现的。现在与他通话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政客——而他向来都讨厌"政客"这个群体。

"勋章能让我以后不做噩梦吗？既然你介入了，就直接让特勤处的人窃听他们的对话好了，为什么要我来干？"

"贾拉德的人为了我的副总统凯文·萨姆森能顺利进行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讲，已

经把整个林肯纪念馆围得水泄不通，现在他们刚刚散去。而且如果特勤处的人在林肯纪念馆这样经常有反对派出没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被发现，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将面对第二个水门事件。”

总统女士加重了“激动人心”这四个字，很显然她和副总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芥蒂。

“所以你需要一个可以随意牺牲的无身分人士来帮你办事，而且这个人万一出事，也不会对你造成直接或间接伤害。”山姆讨厌官僚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拐弯抹角，喜欢通过所谓的“折射”和“修辞”去尝试掩饰根本无法掩饰的简单问题。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我也不否认。”总统不喜欢山姆的口气，但是经验告诉她，越是像山姆这么心直口快的特工，越是可靠。

“说吧，要我干什么？”山姆显然不想再和她废话了。

“副总统演讲台上还有些摄像镜头没有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镜头远距离监控雷德和贾拉德的对话，看看他们究竟在部署些什么。”安娜代替总统下了命令。

“好吧，如你所愿。”山姆偷偷溜进还没开始清拆的临时演讲台监控室，操纵着摄像头，并将摄像头的程序远程接驳到安娜的电脑上。

雷德和贾拉德的身影很快出现在画面内。

“你觉得萨姆森的演讲功力如何？”雷德先发问，语气稍带谦卑。

“算是中规中矩，底下观众反应那么热烈是因为那稿子功劳。”贾拉德的等级似乎高于雷德，语气高傲。

“萨姆森发誓说那些稿子都是他自己写的。”贾拉德开始左右移动，而雷德则一步不离地紧跟在左右。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想麦吉多的高层会高兴吧。”贾拉德对于萨姆森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他敷衍着。

“你不喜欢萨姆森？”雷德听出了贾拉德语气中的不屑，但他还是想知道贾拉德的真实想法。

“我不信任萨姆森。我的个人喜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重要，而且这个人只是个傀儡。如果麦吉多愿意，他们随时可以换一个人上去，我知道你和他私交不错，但这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好了，关于萨姆森的对话到此为止，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说。”贾拉德停住了脚步，雷德跟在他身后。

贾拉德头也不回地说道：“山姆·费舍尔这个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被处理掉，麦吉多有些不耐烦了。如果这个人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的前途也会受到影响。你最好赶紧让你的手下把他给抓出来。”

“请你不要威胁我。我想你和我之间的对话还可以更文明些。山姆·费舍尔一定会被处理掉，我的人不会让他活着看见明天的太阳。如果麦吉多在费舍尔这件事情上变得胆怯而不想继续我们的计划，那么我一个人也会进行到底。”雷德被贾拉德的自大所激怒，他行至贾拉德的对面，提高音量说道。

“你的人会处理掉？那么他们应该在那座废弃的军用机场就把他干掉！昨晚我在白盒子清场的人有两个没回来，我不知道这是否又和山姆·费舍尔有关，总之这个名字让我和麦吉多越来越不舒服，你必须在计划实施前干掉他。至于你刚才说我们在胆怯，我希望你只是在开玩笑。麦吉多策划并资助了整个行动，你拿了钱却没能办成我

们指派你完成的任务，反倒来指责自己的雇主。这又是怎样的工作态度？”贾拉德显然在与人沟通上比雷德略胜一筹，几句话说得雷德哑口无言。

短暂的沉默过后，雷德转换了一个话题：“贾拉德先生，我想您现在应该去巴黎了，毕竟今晚这座城市将变成地狱。为了您的安全，我想您是不是早些离开。”

雷德轻轻一笑，他知道眼前这只难于控制的野兽想找个台阶下。他也乐得做这个人情：“多谢关心，但是麦吉多要求我留下来确保计划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们明天见。噢！明天，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在林肯塑像前谈论历史感觉真不错。”

“再见，贾拉德。”雷德也准备离开。

“山姆，跟着雷德，看他接下来要去哪里。”安娜显然认为雷德才是具体实施本次计划的人，跟着他就能知道那些电磁炮的位置，但是总统和山姆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贾拉德应该会知道更多。”山姆说道。

“我同意费舍尔先生的意见，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麦吉多的事情。”总统附议道。

总统的话对于安娜来说就是命令，她马上表示自己会打电话拖住贾拉德一两分钟，让山姆迅速和他“交谈”。

当贾拉德行至一个黑暗处时，山姆一把抓住了他，单手把他提了起来顶在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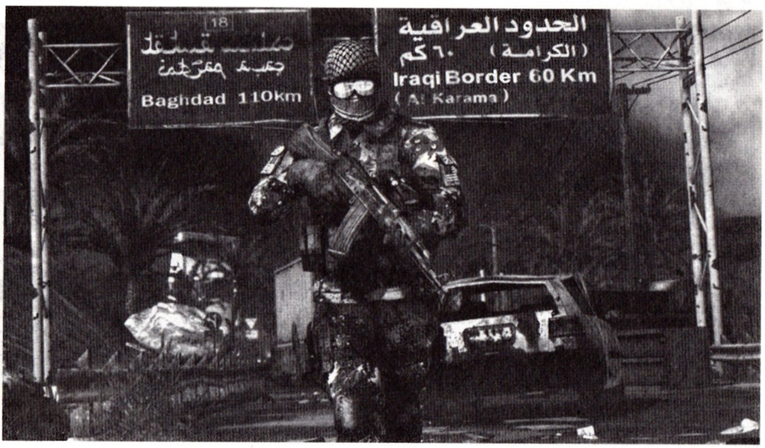
“山姆·费舍尔，你怎么会在这里？”贾拉德惊魂不定。

“每一次我单手把人提起来的时候都是我先开口的，你急什么？说，麦吉多是什么东西！”山姆右手一松，一脚踢向贾拉德的私处。

贾拉德痛苦地捂住胯部跪倒在地，恨恨地说道：“你活不过今天的，山姆。我们的人不会放过你。”

“我听这话都听了三十年了，至今我还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山姆又踢出一脚，这次他踢断了贾拉德的鼻梁。

“麦吉多比你，比第三梯队，比美国政府都强大得多，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



切！他们会来救我，顺便还会把你送下地狱。汤马斯·雷德和凯文·萨姆森都是他们在美国政府里布下的棋子。”贾拉德捂着鼻子和下体，倒退回墙上喘着粗气。

“笨蛋，越大的组织越不在乎个体的存在。大组织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替换的。我今天在这里弄死你，对他们来说只需要换一个螺丝而已，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厉害角色！？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附近某个地方拿着狙击枪……”山姆话音未落，贾拉德的鲜血就溅了他一脸。山姆迅速趴倒在地，第二颗子弹打在了墙上。

山姆爬到几个铁质工程箱后面观察贾拉德的情况。只见贾拉德的心脏部位有个贯穿伤，血液还在不断地从胸腔内涌出，但人早已断气。

狙击手！

山姆从身上抽出一块镜子，用香口胶沾在一片木条上。递出去左右观察着，他看到左上方大约八百米远的大楼上有个闪光点。闪光点似乎也发现了山姆的镜子，它马上就消失了。显然，这个狙击手的目标只是贾拉德，灭口成功后没有和山姆做过多的纠缠。

70%左右的湿度，八百米的距离，三级东南风，一枪不偏不倚正中心脏。这是一组可怕的数据。湿度，风向和目标距离都可以决定狙击弹最后是否能够成功命中目标。湿度大的日子里，空气密度会变大。空气密度越大，子弹前进时产生的阻力也会越大，不但减缓射速，也会把弹道压低。考虑到湿度和距离，刚刚这一枪瞄准的地方应该是贾拉德心脏上方六英尺，再算入风速风向的影响，瞄准镜还必须向东北方向偏一点八英尺左右。想着这组惊人的数据，山姆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射出这么一枪，他不禁开始担心莎拉，如果这个狙击手的目标是莎拉，他根本不敢再往下想。

“安娜，贾拉德死了，是狙击手。”山姆走出掩体。

“他说了什么吗？总统也在线。”

“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只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为麦吉多所拥有。真是可笑，麦吉多是外星人吗？这么有本事？”虽然狙击手已经走掉，但是山姆还是警惕地四周张望着。

“费舍尔先生，总统特勤处的人会去接你，我期待着与你见面。”总统的声音里充满了忧虑。



第九章 孤注一掷

2014年7月29日，白宫，下午五点四十分。

“费舍尔先生，感谢你为美国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必须知道现在我们非常被动。刚才你也听到了，他们今晚会把华盛顿变成地狱，我相信这些人手上的武器就是电磁炮。但是我缺乏足够的证据向我的幕僚证明那些电磁炮存在。在没有证据，副总统又从中作梗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调动更多的资源应付这个危机。他们在方才的会议上成功地证明了白盒子没有生产电磁炮的能力，而我们千辛万苦救出来的那个研究员也没能提供实质的证据。至于那个佣兵，居然在看守所里自杀了。眼看袭击迫在眉睫，我却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总统扭头看着窗外，似乎不想让山姆看到她的表情。

“如果电磁炮攻击的目标选择的是华盛顿，那么他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你，总统女士。早上他们在交谈中说到了副总统是傀儡，我的想法是他们今晚会用电磁炮袭击华盛顿，然后趁全城电子设备全数烧毁的契机进攻白宫。这样做他们的行为不会被任何电子设备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干什么都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在……在处理完你以后，副总统会冠冕堂皇地继任为总统，成为他们势力的代言人。然后提供一些尸体，做一些假证据，随便冤枉一个美国的敌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所以，总统女士，我建议你现在马上搭乘空军一号撤离华盛顿。” 总统不带官腔的独白似乎对山姆有些触动，他对她的态度比今早缓和了许多。

“那样的话他们就更加高兴了，如果我今晚走，他们只要随便杀害一些美国民众，再结合我在方才三军参谋会议上提出的华盛顿可能面对恐怖袭击的意见，就可以编排出诸如美国总统因为害怕恐怖袭击而丢弃民众逃离华盛顿这样的故事。如此一来根本不用反对党出手，副总统就可以联合内阁逼我辞职。他们的目的一样能达到。” 总统否决了山姆的提议。

“那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山姆没有在权力的核心混过，他不可能想像的到这中间复杂的权力斗争。

总统似乎没听到他这句话，她翻动着办公桌上的电磁脉冲资料，说道：“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是哪一种电磁炮。如果电磁炮发射的是最普通的电磁脉冲波，那么我们的伤亡不会太大，最多是些靠近电子设备的人被电子设备烧坏时所产生的瞬间高压电死。我现在担心的是那种可以产生高功率微波的电磁脉冲炮，如果是那样，除了数公里内的电子设备全数报销以外，爆心半径一公里内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微波炉，我们可能面对十五至三十万人的死亡，情况就是这样。”

总统顿了一顿，看了一眼墙壁上挂着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画像，对山姆说：“所以让我先昭示我的一项坚定信念，我们惟一该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那种莫名的、不经大脑的、没有理由的恐惧会瘫痪我们转退为进所必需的努力。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话。虽然时隔八十年，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我们现在不能输给恐惧，我们必须行动。我加强了总统特勤队对白宫的保卫，陆军虽然没有如我所愿进驻华盛顿，但是三军参谋长接纳了我的折衷方案，陆军目前就部署在市郊三十公里的地方。如果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他们能在四十分钟内驰援白宫。至于你刚才问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就是——费舍尔先生，请你回到第三梯队的总部去，寻找一切可

能的资料来帮我阻止这场袭击。雷德的人忙于策划袭击，第三梯队大部分的人手应该都被他抽调走了，总部里的人应该不多。安娜那边也在加速调查电磁炮的信息，希望天佑美利坚。"

总统期望地望着山姆，伸出自己的右手。

"好的，总统女士。"山姆握住总统的手。此时，总统的心里想着美国，而山姆的心里想着女儿。如果副总统或麦吉多的人掌权，那他和女儿不知道要面对多少次类似今天下午的那种狙击手袭击。想法虽有出入，但最终目标一致，两人之间的同盟关系也正式确立了。

"费舍尔先生，特勤处的人会把一些安娜留给你的装备给你，请跟着他们走。"总统告别了山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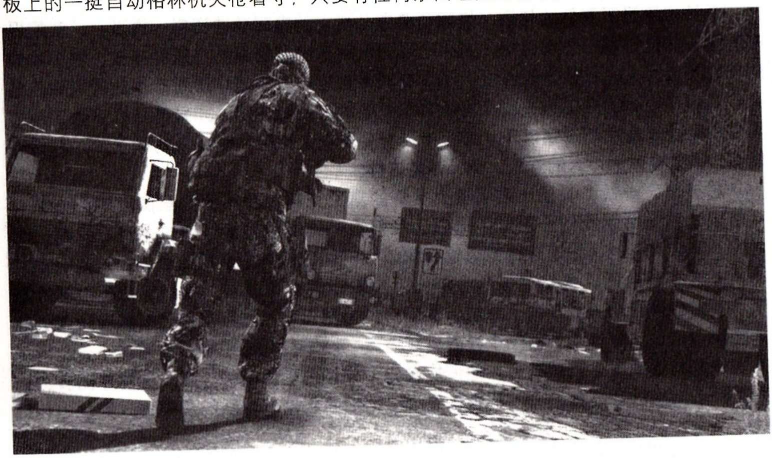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老地方

2014年7月29日，华盛顿特区第三梯队总部，晚上六点四十分。

安娜留给自己的是一把F2000突击步枪，一把巴雷特M82A1反器材狙击枪，一些爆炸物和一个三眼绿色夜视镜，还有一张写着"祝你好运"的纸条。

如总统所料，第三梯队总部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加上是夜晚的缘故，大多数基层文职人员已经下班回家。依靠熟悉的地形，山姆在通风口和各个视觉死角内辗转前进，他不想在这里杀人，因为第三梯队曾经是他的家。这里工作的人有很多是他以前的同事，有些甚至一起肩并肩战斗过。

一台一台电脑搜索资料显然是愚蠢的，山姆知道如果这里还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它们必然是储存在雷德的办公室。他知道雷德办公室前的一条路由挂在天花板上的一挺自动格林机关枪看守，只要有任何东西碰撞到分散在四周的激光感应器发



出的光芒，那么感应器会以光速给机枪发出开火的指令。

安娜留给他的三眼夜视镜可以探测所有零下273度以上的温度，激光感应器所散发出的肉眼看不见的光可以被这个夜视镜发觉。夜视镜下，弯弯曲曲不停移动着的光束将山姆的前方变成了一幅立体的抽象派黑白画。山姆深吸了一口气，向画中走去。

如果此刻能有急促多变的音乐和捻动手指发出的响声，那么带上夜视镜的山姆完全就是一个优秀的佛拉门戈舞者。他起步缓慢，在摸清前面数个激光探测器走向时又忽而加快脚下的舞步，上身则呈现出多变的姿态，或侧曲，或躬身，或平仰，或收腹。一曲舞罢，山姆终于来到雷德的办公室前。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这座办公室的主人还是他的老朋友欧文·兰伯特。

室内的装修没有什么变化，一如欧文在任时的摸样。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甚至以为欧文会从某个角落走出来，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嘿，山姆，来杯朗姆酒吗？"

山姆本以为这间现在属于雷德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可是他错了。他的"老朋友"安卓·科宾正坐在雷德的位置上哼着小曲。当山姆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去。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老朋友。"山姆一脚踩在他的手掌上，科宾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老游戏，老玩法。告诉我你知道多少关于电磁炮的事情？"山姆笑着看着科宾，松开了脚，转过身去。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可能是恼羞成怒，可能是自尊使然，科宾居然站起身向山姆冲去。山姆后移了一下，观察着科宾的脚步。当科宾的重心完全落到踏前的膝盖上时，山姆的脚尖轻巧地一捅，踢碎了科宾的左侧膝盖骨。

"混蛋！"膝盖骨断裂的剧痛让他平仰在地哀号不已。

"你尽管叫，这个房子是绝对隔音的，而且晚上根本没人敢进来，除非他们能通过门口那该死的自动机枪。说吧，要不我就踏碎你另外一边的膝盖骨。"山姆蹲在他身边。

"好，我说，你们那个女总统不买第三梯队还有那个麦吉多的账……雷德跟我说她老喊着裁撤情报机构……削减预算什么的……是个过河拆桥的女人……但是副总统不一样，他是个典型的鹰派……如果能扶正副总统，那这些情报机构不仅不会裁撤……手里的特权还会越来越大，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科宾顿了一顿，擦了擦脸上胶液一样的汗水。

"继续说。"山姆把手枪顶在科宾的右边膝盖上。

"那些电磁炮，是我从前苏联加盟国弄回来的，白盒子只是起了组装的作用……他们一共有三个电磁炮……同时发射的话可以摧毁大半个华盛顿的电器设备……但人不会死几个……而且发射后至少要充三个小时的电才能再次使用。雷德说整个华盛顿特区就这里最安全了，他要我在这里等他，明早我就能拿到尾款。"科宾平躺着，喘着粗气。

"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这些电磁炮在哪里。"山姆命令道。

"我弄回来的电磁炮射程有问题……他们把三个电磁炮弄去三个地方了，分别是梅森威尔、罗克克里克公园，密歇根水库……你现在已经太晚了，还有一个小时，这座城市就会被黑暗所主宰……"科宾用手腕撑起上半身，靠在沙发上。

山姆想联络总统，但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打给了安娜。

“你的信息真及时，我会和总统说明情况。我想总统会寻求空袭的可能，不过副总统又会从中阻挠。目前我可以肯定的是总统会派遣特勤处的人去进攻这三个位置。请你赶去罗克克里克公园带领特勤处的人，我们必须确保此处万无一失，从地图上看，这个位置的电磁炮会覆盖白宫区域。另外，我现在还和雷德在一起。如果没有重要事还是不要主动联络我。”说着安娜就想挂断。

“如果我只是想通报电磁炮的位置，我会直接打给总统，这样更快些，我打给你的原因是想知道另外一件事。”

“快说。”

“莎拉是不是住在华盛顿，如果我猜对了，你必须告诉我哪一个电磁炮释放出的脉冲波会覆盖她住的区域？”虽然总统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比起女儿，孰轻孰重他心里立刻做出了判断。

“你疯了吗？山姆，那是美国总统，如果她有什么意外，我们努力这么久不就全浪费了。”安娜压抑着愤怒，小声说道。

“总统有特勤组保护，我的莎拉就只有他爸爸能保护。电磁脉冲波会在半导体材料上瞬间产生万伏高压，如果莎拉在电脑前，在电视前，或者在电磁炉前，高压会直接伤害她的身体。我只能保证在莎拉安全以后我会尽快赶去别的地方帮忙。”山姆坚持着自己的逻辑。

“密歇根水库，还有莎拉的地址你记一下。顺便把你刚刚告诉我的情况告诉总统。”安娜把地址告诉给山姆。

山姆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总统，第二个电话打给了维特。

“喂，你这个电话是不是告诉我，可以出来了！不用躲了？我现在躲的地方可比当年萨达姆躲的那个窝还要小！”维特显得非常惊喜。

“老家伙，我现在真没空和你扯了。你弄台直升机去这个地址接我女儿出来。快，我给你半个小时。”山姆冲着电话大喊。

“喂，你上次丢出两个名字就让我给你他妈的找地址，这次只说一句话就让我去弄台直升机，我去哪给你弄去？你以为我是阿拉丁神灯啊，搓第一下有材料有补给，搓第二下就有直升机。”

“维特，听着，华盛顿将受到电磁炮的直接攻击。你必须去帮我把女儿救出来。莎拉五年前见过你，应该还认得你。我现在就赶去摧毁本来要袭击莎拉所在区域的电磁炮，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无论如何，我必须确保莎拉安全！”说到这里，山姆听到第二个电话打进来的声音，他匆匆挂断和维特的通讯。

“山姆，快离开那里，雷德刚刚启动了23319号协议。第三梯队的那幢建筑马上就要化为灰烬了，你大概有五分钟。”安娜焦急万分。

山姆用雷德的电脑关闭了屋外的自动机枪，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办公室。他向科宾做出一个再见手势后消失在门外的拐角处。

五分钟后，山姆身后的那幢造型奇特的建筑轰然坍塌。看着在火海中烂成碎片的第三梯队大楼，山姆心中释然，好像那一段自己不想再忆起的岁月也随着这座楼房一起消失了。

再见了，第三梯队。再见了，欧文·兰伯特。

第十一章 重逢

2014年7月29日，华盛顿密歇根水库，晚上七点五十分。

山姆驱车抵达水库时，总统特勤处人员已经和第三梯队与黑箭的联军交上了火。特勤处的特工只有简单的半自动武器，而数量上远比他们多的敌人除了半自动武器外还有两架军用黑鹰直升机在空中协助。特勤队的进攻很快转成了防守，他们退守到水库右侧的废弃工厂里利用地形苦苦挣扎，等待着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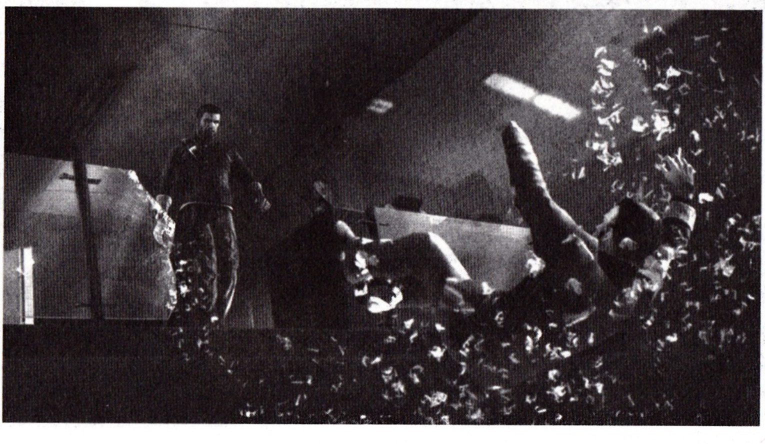
山姆从右边靠近工厂时遇到了想从侧翼包抄守军的六人小分队。背对敌人的山姆在掩体后端起FN2000，两个漂亮的点射击倒了两人。敌人倒下的同时山姆向敌群甩出一颗烟雾弹。剩下四人立即分散卧倒查看袭击来自什么方向，可他们眼前只有浓密的烟雾，就是近在咫尺的伙伴也看不清楚。受过的训练告诉他们需要马上逃离这烟雾缭绕的环境，但他们没有想过的是，他们之前受训的教材大部分都出自目前的敌人——山姆·费舍尔之手。

烟雾之外，山姆正等待着。没有怜悯，没有惋惜，守护者军刀微微闪耀着幽蓝的光和FN57沉闷的枪响是他们在这世上看到和听到的最后的画面与声音。解决掉剩下的四人后，山姆悄悄摸入特勤队的防线，表明来意后，特勤队的队员向他解释目前糟糕的环境。

“长官，敌人人数大约还有三十人，我们来的时候有二十二人，现在只剩下八人了。关键是那两只天上的大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大家听着，大鸟交给我。我们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阻止电磁炮发射。这里的电磁炮会射向我女儿居住的方位，我相信你们也有亲人和朋友住在这座就要被电磁脉冲波毁灭的城市里。所以今夜，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完成总统交代的任务，我们身上背负的还有亲人和朋友的安危。”山姆洪亮的声音在工厂里回响，虽然众人仍然在人数和武器上处于劣势，但大家的心里已不再像方才那般无助。

山姆跑向二楼楼顶，观察着两只大鸟的位置。两架黑鹰直升机正绕着圆形在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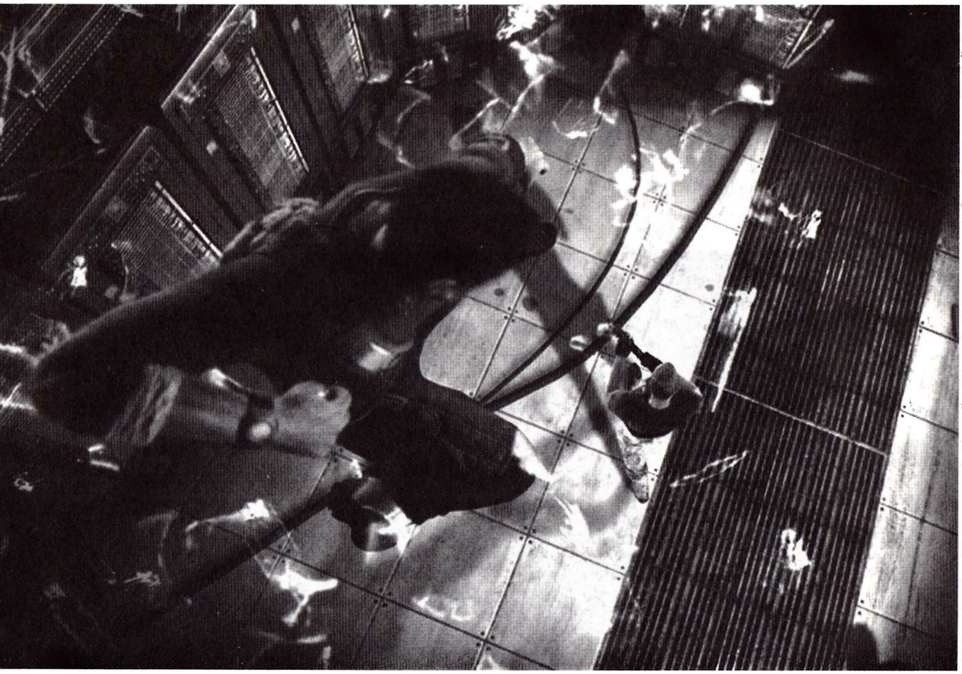
阵地间徘徊。

山姆拿出反器材狙击枪，卧倒在楼顶上。深褐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十字瞄准镜的准星，仿佛已经与瞄准镜融为一体。眨眼对现在的他来说都是无法想像的奢侈品，对于不停移动着的目标，眨眼意味着狙击手与目标之间建立的动态联系消失，那样会浪费对于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瞄准已经完成，山姆等待着，等待他的猎物绕回敌人的营地上空，他要用一颗子弹造成最大的杀伤。直升机的驾驶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依然按照既定路线飞行。当飞机徘徊到敌人营地上空时，山姆握住扳机的食指轻轻地向后一拉。

穿甲燃烧弹拖拽着长长的红色光痕，呼啸着扑向黑鹰直升机的尾翼螺旋桨。弹头在接触到尾翼螺旋桨后破裂，释放出里面内藏的高效燃烧剂，引发了一次小型爆炸。失去平衡的直升机在空中以夸张的速度打着圈坠下，爆炸的火光划亮了夜空，敌营中一片哀嚎。

第二架黑鹰目睹了友机坠毁的全过程——这也是山姆所期望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他。当心中的仇恨淹没理智时，堕落就开始了。黑鹰直升机上的格林机枪向山姆的位置倾泻着弹药，山姆冷静地躲向一旁的废弃供水池后，本来直接飞向山姆的黑鹰失去目标。报仇心切的它悬停在工厂楼顶上，准备向右拉飞出一个最小的弧度以及用最短的时间杀死躲藏在供水池后的山姆。



忽然间，飞行员眼前五米处闪出一道诡异的空气涟漪，这涟漪以极快的速度向直升机扩散——那是山姆投掷出的电磁脉冲波手雷。直升机上的电子设备被毁坏殆尽，上万伏的高压通过机舱内的导体传导到直升机乘客的身上，也传到了直升机四个油箱的内壁。“轰”的一声，黑鹰在空中烧成一个火球，重重地落在工厂楼顶上。

在敌营中坠落的直升机使得敌人大量减员，而剩下的敌人在目睹第二架黑鹰诡异坠落后士气已经跌入冰点。战场的攻守易主，山姆带领着八位特工很快就把敌人清理得干干净净。至于那个电磁炮，只要炸掉发电机就是废铁，这点小活被特工们很快完成了。

“告诉总统，我们手里有恐怖袭击的确实证据，让她想办法使陆军提前进入华盛顿保护白宫，把那个该死的电磁炮照片快些传回白宫。”山姆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无论维特是否及时把莎拉接出来，莎拉的命都保住了。

“长官，另外两个地点的兄弟没有回音。”特工们焦急地说道。

“白宫危险！你们必须留下来看住这里，白宫的安全交给我。”山姆收拾好装备就想离开，忽而远处的天空又传来直升机的螺旋桨声，同时维特打来了电话。

“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我又来救你了，这回我开了架阿帕奇来，敌人在哪里，哈哈哈。”

“卖啤酒的，你来晚了，这回连打扫战场的工作你也接不到了。”山姆示意众人不用紧张。

阿帕奇修长的身影渐渐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内，山姆注意到了维特旁边的那个女孩。

“莎拉？”他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莎拉！是莎拉！”他丢掉手中的枪，抬头向莎拉挥舞着双手，脸上挂满了孩子般的笑容。

“爸爸！爸爸！”莎拉迫不及待地打开直升机的窗子，上半身露在飞机外面，恨不得要跳下飞机。

直升机降落的地点已经可以确定，山姆眼里含着泪花，快步向着陆点跑去。

“爸爸，爸爸。”莎拉从还没停稳的直升机上跳了下来，扑进父亲的怀里。螺旋桨激起的狂风把莎拉的眼泪打进山姆的眼眶里，和他的泪混为一体。

“莎拉！”山姆忘情地抱着女儿，久久不愿松开。

“谢谢你！”父女俩同时向走下飞机的维特道谢。

“莎拉，我当年把你爸从伊拉克人手里救出来的时候他也没说谢谢，看来是你教会了他‘礼貌’这两个字。”维特哈哈大笑。

“维特叔叔忽然开着这么夸张的直升机来到我家里楼下，把警察都给引来了。”莎拉笑着对山姆说。

“长官，对不起要在这个时候打扰你，不过我们只剩下五分钟了，白宫那边……”一个特工跑过来说。

“对了，维特，还要麻烦你搭我一程，我要去一趟白宫。”

“刚刚你那个叫安娜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我看我们必须要等到电磁脉冲波爆发以后才能进入白宫附近，要不直升机一定会坠毁。安娜还和我说，他必须要和雷德一起进入白宫，做最后的努力。”维特的脸上难得出现认真的表情。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先上飞机盘旋。等冲击波的威力过后再去白宫。”山姆拉着莎拉的手，一起踏上了直升机。

第十二章 决战

2014年7月29日，华盛顿上空，晚上八点十分。

电磁脉冲波没有颜色，所以“华盛顿被电磁脉冲波袭击了”这个概念是通过以地面上某两个地点为圆心开始扩散的黑暗传达给直升机上的人。黑圈内还不时传来大大小小的爆炸声和人们的惨叫声。当黑圈不再扩大时，山姆让维特把直升机停在离白宫大约两公里远的地方。

十分钟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

“山姆，要我和你一起去吗？”维特关切地问道。

“不用，帮我看着莎拉。”山姆吻了吻女儿，对维特说。

“爸爸，记得回来，我不想再失去你了。过去的三年如果不是安娜姐姐时常来鼓励我，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活下去。”对于自幼丧母的莎拉来说，父亲是她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

“不会的，莎拉，我保证。你和维特叔叔现在飞去安全的地方，等着我回来。”山姆在女儿额头上轻轻一吻。

目送载着女儿的飞机慢慢离开，山姆似乎被人从美梦中抓回到现实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向白宫的方向跑去。

“山姆，你到了吗？他们已经开始进攻白宫了，雷德和他的人躲在特制的钢板屏蔽车内躲过了电磁脉冲攻击，他们的武器和各种设备完好无损，抓到总统只是时间问题。陆军还有大约二十多分钟才能到，我担心总统撑不了那么久。雷德为了尽早抓到总统，已经基本放弃了对白宫外围的防卫，只留了几个守卫在外面驱散赶来求援的群众，把剩下的兵力都投入到白宫内部。”安娜向山姆通报了目前白宫里的情况。

“无论什么时候，放弃防守都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我需要十分钟，我到了以后在哪里找你？”山姆边跑边回答她的问题。

“去新闻发布室，就在总统办公室隔壁，雷德他们现在还没打到那里，但我想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为了不留活口正在大清洗，一个房间杀完才会到下一个房间。总之，先到先等吧。另外，如果你经过大会议室时看见副总统的话，请帮我问候问候……”一阵枪声传来，安娜迅速挂断了电话。

电磁脉冲波造成的毁坏超过了山姆的想像。在山姆去白宫的路上，他目睹了不少在汽车里被烧焦的尸体和被管道煤气爆炸所吞没的行人。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确保第三梯队在进攻白宫的过程中不被任何电子设备捕捉到声影。山姆心中的愤怒正在蔓延，虽然他这一生中看过太多的死亡和无耻，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是超越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

留在白宫外的几个守卫只够看守住大门，山姆越过白宫的铁栅栏，翻入白宫草坪。如果是平日，这些草坪里的传感器会迅速出卖山姆的位置。但电磁脉冲波毁坏了所有地面上和地下两米处的电子设备，这反而使得山姆潜入白宫变得容易。

白宫内横七竖八地躺着特勤处、黑箭和第三梯队人员的尸体。黑箭和第三梯队应该是集体行动，大部队在前，后面的小分队清场。山姆在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个滞留在后的小分队成员，但他们完全不是山姆的对手——大部分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

就永远地躺下了。

“我，凯文·萨姆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沉痛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总统，帕特丽夏·考德威尔女士于今晚的袭击中不幸逝世。公民们，她是一位英雄，一位到死还在惦记着国民的英雄。虽然她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咳……咳、喂！你们能不能把窗子开开，这血腥气这么重我怎么练习就职演讲！”

山姆从门缝看去，原来是副总统在练习他的就职演说，旁边还有两个第三梯队的人守卫着他。

“总统先生，雷德的命令是绝对不可以开窗。”

“我马上就是你们的总统了，雷德不过是我的下属而已，你们说不定也有一天能爬到他上面。但前提是要懂得服从命令，现在总统大人命令你们开窗！”事情还没办成，他就在做他的总统梦了。

特工们正想跑去帮副总统开窗，忽然听到门口传来轻轻的叩门声。他们对望了一眼，谨慎地分散开，并向副总统说：“副总统先生，可能是敌人，您隐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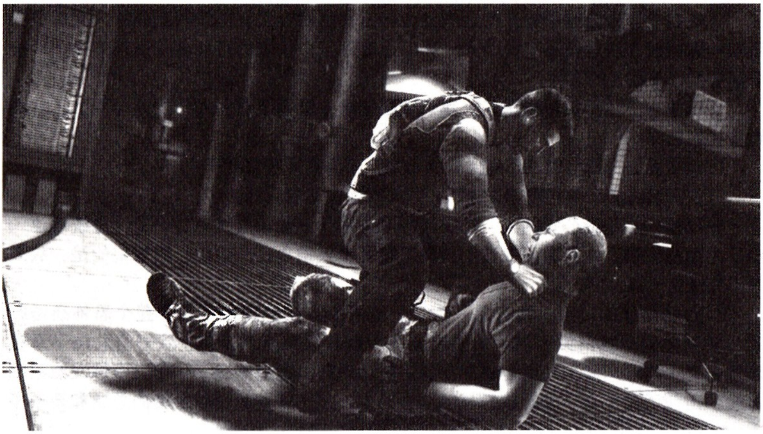
“你们这群胆小如鼠的家伙，如果是敌人，他早就冲进来了。还敲门干嘛？你们去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受伤了。”

这种命令也是山姆所期望的。当第一个特工的头刚探出门外时，迎接他的就是一声枪响。山姆迅速扶起尸体作为人盾移入室内。第二个特工急忙开枪，F2000发射的5.56毫米子弹顽强地突破人盾前胸的索拉斯防弹衣，继而穿透身体，卡在后背的防弹衣上。枪口的火光出卖了他的位置，山姆不紧不慢地向他头部射出两枪，第二个特工也倒在地上。

“作为下命令的人，要珍惜下属的生命。如果自己不懂，就不要瞎指挥。”山姆注视着眼前的这个政客，与他相比，这两天来和自己共事的总统女士显然要好得多。

“你敢碰我？我可是美国的副总统，马上还要晋升为美国的总统，你敢碰我？”嘴巴上逞着强，可是言语中的恐惧还是被山姆听出来了。

“我没时间和你玩了，你自己躺在地上玩一会自己的大腿，过一阵子陆军会来陪



你玩。”山姆朝着他的左右膝盖各开了一枪，副总统倒地大嚎。

“山姆，他们攻入总统办公室了，特勤处的人全军覆没。你还要多久？”安娜显然急了。

“我马上就到，你跟雷德说，让他等等我。”山姆笑着回答。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们随时都会杀了总统，只要总统一死，我们就全完了！”

“今天上午你也听到了，麦吉多的人很想让我死。如果你和雷德说我在白宫里，他肯定会想把我抓出来，然后把我和总统一起杀死，把整件事弄成一个由我引领的刺杀袭击。这样一来，他可以取悦麦吉多的高层，升官也是指日可待了。两分钟后，你和雷德说你看见了一个类似我的影子钻入了旁边的新闻发布室，然后要求带两个人去看看。我的子弹会第一时间射向你右手边的人，你则负责左手边的。然后你俘虏着我去见雷德，我们再见机行事。”

“听起来不错。”

“用起来也会不错。”

安娜如约而至，他身后的两个特工也按照计划倒了下去。

“你报仇的时间到了，雷德不会相信你有本事就这么制服我，快动手吧。他马上会再派人来。”山姆指了指自己的左肩，并把防弹衣弄开，安娜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要一个没伤到骨头的贯穿伤。

“山姆，你知道我不会放过你，你一直都知道。”安娜笑着射出一枪，拿走了山姆所有的武器，并把他的双手“绑”了起来。

“你的枪法比三年前好些。这枪很有水准，子弹擦着我的锁骨穿过去。”山姆忍着疼痛说道。

“多谢夸奖，我们准备走了。”安娜指了指门口。

“雷德，我抓住了山姆，我们现在正走过来，让你人小心，别伤着我们了。”安娜压着山姆，大声喊着，向总统办公室走去。

“雷德还有多少人？”山姆需要摸清敌人的情况。

“现在总统办公室里除了他还有五个第三梯队的特工。总统特勤处的人比想像中顽强，副总统那里应该还有几个人，另外还有四五个清场的可能会赶回来支援。”安娜尽量回忆着敌人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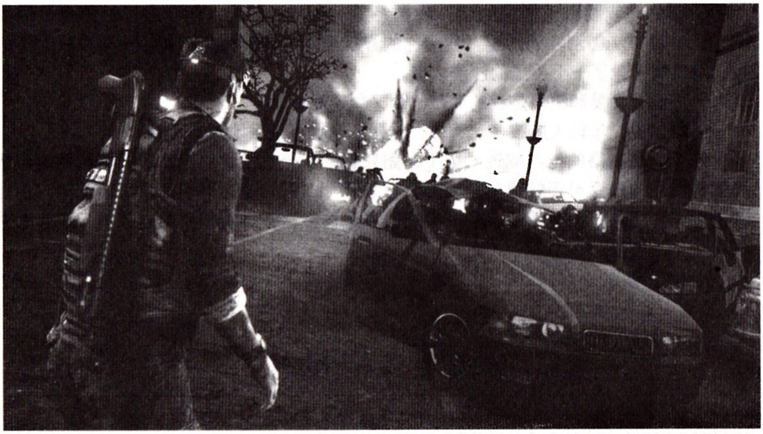
“那些人应该都被我解决了。我们现在的敌人就剩下雷德和他的五个特工了。总统情况怎么样？”

“跪在地上，雷德本来想马上处决她的，因为陆军就快到了。”

“快押我进去，我怕雷德先动手！”山姆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安娜推开总统办公室的人，把山姆推了进去，山姆和总统对望一眼，总统眼里闪出了感激的表情，她知道现在这个房间里有两个人是自己一边的，更重要的是，敌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大名鼎鼎的山姆·费舍尔，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计划了整个恐怖袭击行动，协助他的有我们第三梯队的内部人员，也有佣兵组织黑箭。我们的总统不幸在恐怖行动中殉职。闻讯赶到的第三梯队主任汤玛斯·雷德来迟了一步，虽然没能救回总统，但他手刃了这个居然敢对总统下手的人，接下来的事情就会由副总统和麦吉多



的人负责处理。第三梯队说不定会解散，黑箭也会被清洗。他们会再给我一个情报组织，一个拥有一切特权的情报组织，到时候我就是美国的影子总统，这个世界也会因为我的呼吸而颤抖。山姆，我这个计划怎么样？”雷德越说越兴奋，他走到了山姆的身前。

“不错，不过你也就只能说说而已。”

“那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能阻止我呢？”

“我！”山姆忽然从地上跃起，本来应该被“绑”着的双手“奇妙”地松开了。他的右手迅速拔出雷德怀里的沙漠之鹰，左手卡着雷德的喉咙，以雷德为人盾向房间里的五个特工开枪。在安娜的配合下，两人很快完成了清场。

“总统女士，你没事吧。”安娜扶起总统，关切地问道。

“安娜，你！”被山姆制服的雷德怒目圆睁，恨不得冲上去和安娜拼命。

“安娜，请护送我出去，陆军应该在两分钟内赶到。我看这个雷德就交给山姆好了，我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身分授权予你——山姆·费舍尔，昭示此人的恶行，判断他的罪状，并执行他应该受到的刑罚，你是法官，你是陪审团，你是行刑人。”安娜搀扶着总统，向门外走去，此时陆军的车队和直升机抵达了白宫的草坪。

山姆一把将雷德推倒在地。

“麦吉多不会放过你。”雷德依然嘴硬。

“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你和麦吉多，你们的贪婪害得我和女儿三年不能见面。你放心，就算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你和麦吉多的恶行说完了。现在来断一断你们的罪。”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山姆也没有怯意。

“断罪？我干的事情有什么错！我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我自己，但是这次行动的结果只会让美国和这个世界更加安全。这个女人，她不懂得什么是国家安全，她所做的一切是在把美国引入一个任人鱼肉的境地，我做的一切都是爱国！别人不能理解，超级特工山姆·费舍尔也无法理解吗？别忘记了，你也是一个分裂细胞！”雷德狞笑着，傲慢地看着山姆。

“首先，我要更正你说的话，我曾经是一个分裂细胞，但现在已经不是分裂细胞了。其次，从你刚才的话里，我想你的罪状里除了贪婪以外，再加一条傲慢毫不为过。”山姆摆弄了一下手里的沙漠之鹰。

“好吧，贪婪和傲慢是我的罪状，那又如何呢？”

“所以说，年轻人应该多读读书，这两条罪状可是下地狱的死罪。”

沙漠之鹰高昂的枪声响过，留下一副只剩下半个头盖骨的尸体。陆军军靴的声音和他们惯用的口令声正快速向总统办公室靠近，山姆知道这一切都暂时结束了。他也知道女儿和朋友正在等着他。此时山姆的耳边仿佛传来维特那爽朗的笑声，还有女儿那句——“爸爸”。

第十三章 尾声

时间未知，马耳他瓦莱塔。

瓦莱塔的腓尼基饭店迎来一个游客摸样的人。此人带着太阳眼镜，穿着悠闲的沙滩装在店里喝着咖啡。

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侍应带来了手机和蓝牙设备。

“有您的电话。”男侍应稍一欠身。

“山姆，我是安娜……”

（完）



名词解释

第五特权： 允许被授予权力的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第五特权一般仅会授予某些高级特工，例如那些被称为分裂细胞的人。

分裂细胞： 指的是深入敌境的精英单兵作战人员和在后方通过高新科技为单兵提供信息支援的后勤人员。

第三梯队： 在战场上，第三梯队意为部署在预备队后的部队，用于增强突击力量和反击作战。这里的第三梯队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属下的机密组织。该组织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使用第五特权保证星条旗永不落。

总统特勤处：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专职负责保护历任美国总统家庭和副总统家庭的安全。

黑箭： 在美国鹰派支持下建立起的私人佣兵组织，专门在世界各地承接美国政府的军事外包项目。目前此组织的负责人是个姓贾拉德的商人。

麦吉多： 原指以色列北部古镇。现指在阴谋论中暗中操纵各大国政府的组织。根据这个名字的出处，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由犹太人发起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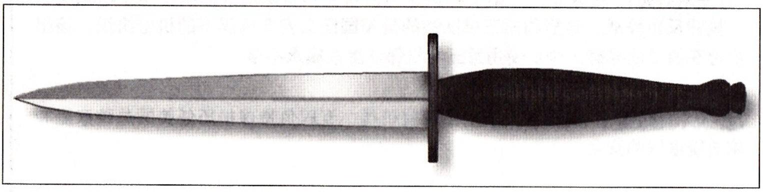
光晕伞降： 光晕伞降指的是在一万米以上的高跳低开伞降。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为了保障其高空轰炸机飞行员生命安全而设计的特殊伞降。后广泛应用于各种隐秘行动和在密集防空炮火下空投伞兵。伞兵在两万米以上高空进行光晕伞降前往往要进入飞机上的增压仓吸纯氧约半小时以尽可能多地排出体内的氮气，确保其在长达三四分钟的伞降过程中不至于因缺氧丧失意识。人类历史上首次光晕伞降出现在1960年8月16日。当日身穿宇航服的美国空军英雄乔·基廷格尔乘坐他那二十层楼高的氦气球从距地面三万一千米的高空纵身跳下。乔下落的峰值速度超越了音速（三百四十米每秒），因此他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身速度超越音速的人。这次伟大的跳伞也被誉为“太空边缘之跃”。

电磁脉冲波： 一种可用于破坏电子设备的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般由核爆产生，但也有特制设备专门在不需要核爆的情况下产生此冲击波。

死亡公路： 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80号公路。1991年2月26日，毫无组织的大量伊拉克部队拥挤在这条毫无遮掩的沙漠公路上期望撤退回国。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成了美国海陆空军的打靶练习场。美军于2月26日夜发动进攻，当2月28日拂晓主要进攻停止时，各种伊拉克军用车辆的残骸绵延三十六公里之长。

水门事件： 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军械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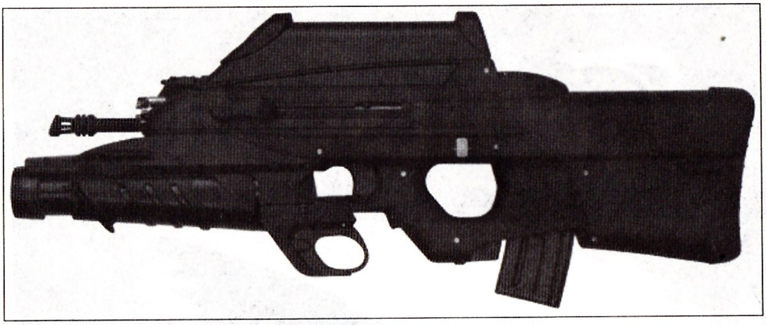


守护者军刀（原型Fairbairn－Sykes战斗匕首）

Fairbairn－Sykes战斗匕首是二战前由两个英国军官在中国上海研发出的战斗匕首。二战中因被著名的英国贝雷帽部队采用而闻名于世。山姆的守护者军刀基于Fairbairn－Sykes战斗匕首，但其刀身采用的是防化学腐蚀和防反光的高碳复合不锈钢。



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各国的著名手枪。这种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手枪使用5.7毫米口径高速枪弹。相对传统的9毫米口径手枪子弹，5.7毫米子弹更轻，后坐力也更小，但结构上对穿透力做了最优化的设计，使其有能力穿透IIIA级人体装甲。IIIA级人体装甲也是多数不加装陶瓷片的防弹衣所能达到的最高防护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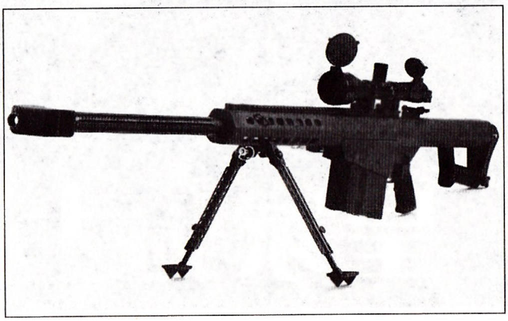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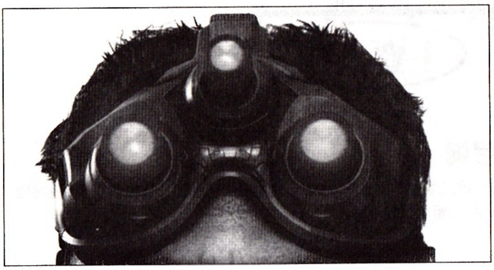
FN F2000突击步枪

与FN57一样同为FN公司的杰作。这款极具未来气息的单兵武器最早出现于2001年，载弹量为30发，使用5.56毫米标准北约弹。F2000的设计非常流线而符合人体工学，左右手皆能射击。因造型夺目，性能良好，在问世后数年就取得了不错的商业销售成绩。

M82A1 巴雷特半自动狙击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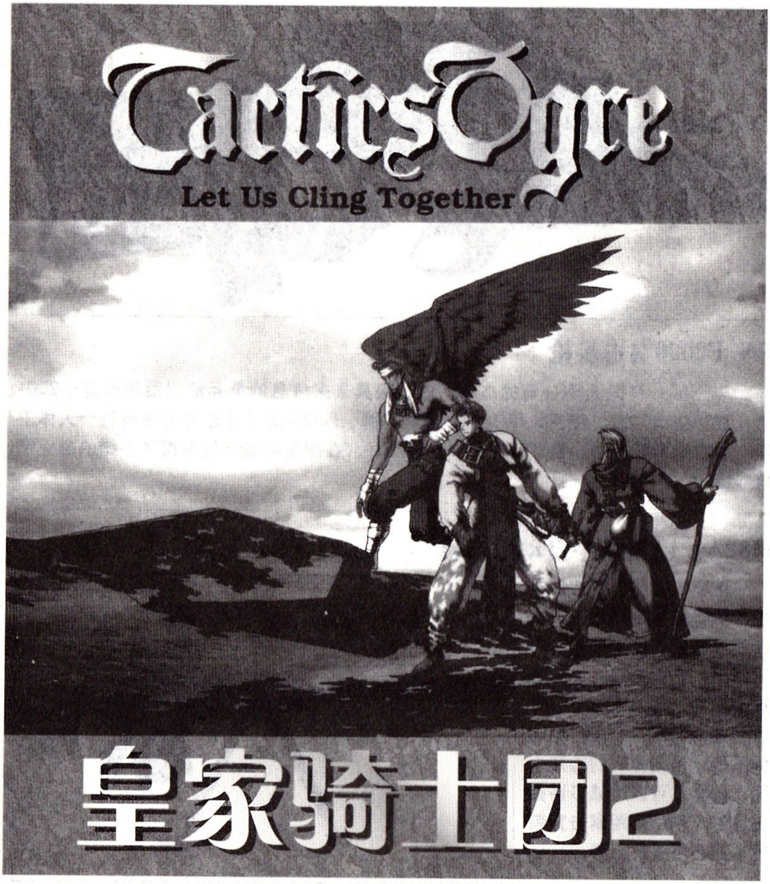
这款由美国巴雷特公司生产的著名反器材狙击步枪在沙漠风暴战役中被美军广泛使用。美军给它起了轻50这个昵称，此名来源于它可以使用大口径.50北约机枪弹系列。根据弹药的选择不同，M82A1可以达成多种狙击目的，包括远距离击穿装甲车和打落直升机等。





特制三眼夜视镜

分裂细胞的象征，此夜视镜兼具热成像，夜视和短距离望远镜三样功用。



文/NESS　编/夜蓝

主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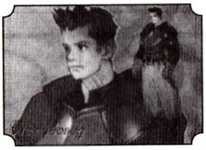
德尼姆

海港小镇克里提亚出身的少年，十六岁时就已参加民族抵抗运动，性格坚毅沉稳，与姐姐相依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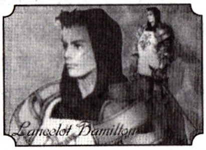
卡秋娅

德尼姆的姐姐，小镇上有名的美丽少女，继承了父亲的牧师工作，平时最关心的就是弟弟的安全。



维斯

德尼姆的好友，略长于德尼姆和卡秋娅，典型的民族激进分子，主动参与抵抗运动，时常隐藏着暴躁的性格。



兰斯洛特·汉米尔顿

来自大国赞诺比亚的流浪圣骑士，拥有强悍的武勇和过人的胆识，是德尼姆亦师亦友的长者。



卡诺普斯

与汉米尔顿同行的有翼人，性格直爽，受汉米尔顿之托与德尼姆同行，对各国历史风情有些见识。



莱奥纳尔

沃尔斯塔人中有名的骑士团长，指挥能力超群，性格冷静沉默，最为沃尔斯塔地方领主隆威公爵所信任。



隆威

沃尔斯塔地方的领主，在民族高压政策下带领沃尔斯塔人开始了抵抗运动，曾经是个受排挤的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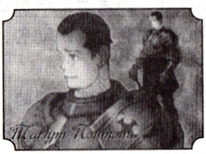
布兰达

王国司祭，位高权重的长者，向来喜欢华丽的服饰和前呼后拥，为了获得霸权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兰斯洛特·塔尔迪罗斯

暗黑骑士团首领，大国迪罗斯在沃里利亚的最高军事负责人，独眼，性格谨慎善隐忍。



马尔提姆

迪罗斯暗黑骑士团成员，看似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男子，很喜欢见机行事，作风随便但战斗力很强。



巴尔巴斯

暗黑骑士团武勇第一人，面色阴沉的骑士，喜欢重铠和武器，热衷战斗，对力量的渴求无人能比。

序章

暴雨在傍晚时分开始，撕裂黑暗的闪光伴着隆隆雷声一次次在天边鸣动，淅淅沥沥的小雨在片刻之后被狂风吹落，拍打在砖瓦和建筑沿壁上，随着风势渐强，雨势也开始愈发激烈。水滴顺着骑士盔的边缘滑落，在皮肤上沁出一股寒意。大多数骑在马背上的男子们紧抿着双唇，一手提缰，一手紧紧握住腰畔剑柄。自苍茫的穹空下闪耀过一道道弧光，照亮了天地间的一切，也照亮了这些森森的目光和苍白的手指。佩戴教国所颁铭文戒指的手指在凄厉的电光中高高举起，利刃的反光落在那些高低错落的建筑上。

风雨声遮住了马匹的沉重喘息，重铠整装的骑士们在两旁的栈道上集结成突击阵型，并未因没有强势敌人而表现出任何懈怠。

远远的高处山坡上，几个衣着打扮不同于普通骑士的男子静静伫立，胯下的马儿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安静地注视着风雨中的小镇，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和烦躁。在贸易频繁的瓦伦利亚地区，这座小镇算不上抢眼却也是繁华之地。只是经过近年岁月的战火连绵之后，它的繁荣与和平也早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消失殆尽，只留下痛苦和无穷的恐惧。毕竟面对动荡和压迫这些无法抗拒的力量，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只能默默忍受，静静等待。

强势的雨水没有阻住一头飞扬的长发。在所有静静注视小镇的男子里，被无意识地围在中央的男子面色冷漠，一头灰白色长发在风中飘扬，他的脸上套着一只漆黑眼罩，独眼也无损他的孤傲气质。在男子的周围，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审视他的脸色，这个平时表现得普通又从容的男子只要一出现在战场上，全身的气场立刻犹如换了个人。没有人怀疑他能够独自完成今天的任务，朔风飞扬中他出现在这里，只是为了表示对骑士们的尊重而已。

雨势愈发强烈，长发男子依然没有任何发号命令的迹象。山坡下领队的骑士队长摘下头盔，顶着劈头盖脸的雨势仰望那个男人，想要说些什么，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将头盔挂在腰畔。

——无论怎样，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这座岛屿分崩离析的开端吧？

带着这样怪异的想法，相貌看似极为平庸的骑士队长眯起双眼，想象着之后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被无数次描绘过的景象在脑海中浮现，他的心热切有力地跳动着，乃至于他都无法察觉自己面容已经有些扭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暴风雨带来海面狂怒，海浪声层层叠叠卷起压倒了雷鸣。天地之威仿佛在昭示人间的渺小与可悲，一次次地重复，海浪在岸边碎裂，电光自天际没入海面。这世界在犹如反复重锤敲打无数次后，最终渐渐归于寂静。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水又渐渐恢复成淅淅沥沥，那些强烈的风也开始变得柔和。

就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化的时候，山坡上的那个男人果断地挥下手臂。

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完成，静立两旁的骑士燃起手中火把，在空中有规律地上下挥舞，点点火光在夜色里形成鲜明的语言，传入冲锋骑兵的阵型。那些紧握着武器的手在得到命令之后飞快地甩开雨水，策动胯下战马。犹如雷声未曾停歇，马蹄声滚滚而来，朝着海港小镇迎面扑去，散开的队列犹如一张巨口，瞬间咬裂了风雨停歇之际的片刻宁静。

重铠骑兵们群马策动之际，冲锋阵后一字排开的的弓手绷紧身体，双臂平举，手中羽箭微微遥指天空，目测出的无数弧线在凄烈的风戛然而止后变得愈发精准。这也是独眼骑士为何选择在雨过天晴后才发动进攻，哪怕是这样轻松的战斗，他亦愿选择最谨慎擅长的方式。

时间似乎被一分为二，在马蹄声响起后旋即被无限加速，漆黑的夜色被火把瞬间点亮。首当其冲的骑士脸上挂着惫懒笑容，手中长剑朝着三个方向挥动，马蹄声立刻化作三股朝着不同方向冲杀过去。

第一间民居的门被撞开时，整个镇子还在浑然不觉的睡梦中，马背上的骑士在以重铠和武器撞开那些朴素的木门后迅速下马，群马扬蹄的声音和火光交织成错综的残酷画卷，火把引燃的屋顶和干柴发出轻微的劈啪声，随后是无数剑光冷冽，带来死亡的讯号。

惨叫终于唤醒了这座海港小镇。最靠近小镇入口的旅店里，许多名深夜未眠的行商旅人正聚在一处听着舞女的歌舞，马蹄声并未引起他们警觉，只有那些身穿并不属于这个岛上甲胄的骑士们冲入房间时，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没有申辩，没有对话，没有任何语言和眼神上的交流，骑士们头戴只露出双眼和鼻孔的方形头盔，在舞女发出凄厉尖叫的同时靠近这些商人，并不等那些关于金钱和好处的承诺说出口，剑光已带着血迹在昏暗的房间里飞舞过。

女子尖锐的叫声顺着一名商人欲逃的窗口穿过小镇，一把匕首插在那名撑开窗口想要跳下旅店的商人背后，他双手抓住窗沿的动作坚持了不过数秒，最终还是倒在地上跟自己的朋友们死在了一起。那些终于恍然大悟拔出武器的商人保镖们惊惶地围成一团，却绝望地发现有人正拉满弓站在骑士们的身后，箭矢的锐尖指着自己的眉心。

噗噗的连射声中，那些手持武器的保镖们纷纷中箭倒地，至死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骑士会出现在这里，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平民。

终于那些寂静的民居开始有灯光亮起，但这并不能阻止火和死亡的同步蔓延。骑兵团的杀戮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理由，毫无对白的他们在惫懒男子的带领下随意地挥动手中武器，这大概是他们到达这座岛上最轻松的一场战斗——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强烈的目的，只是行为上履行一次战斗所需的一切工作罢了。他们把利刃刺入看见的每个成年人身体，只留心寻找着某个人的面孔。

当小镇居民们惶恐地发现死亡降临后，第一批进入小镇的骑士们开始撤离，马匹在骑士们的口哨声中重新聚拢，面无表情的骑士策马缓缓退后。此时孩童的哭喊声已

响彻天际，熊熊火光照亮了夜空，鲜血洒在灰白墙壁上，世界像被人用污浊的东西泼满身体，被火焰吞没的建筑发出阵阵呜咽。站在上坡上的男人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坚定地举起右臂，整装待发的弓箭手们终于将手中绷满的弦弹开，沾满树脂的箭矢如雨点般射来，将火势蔓延至无法控制。

建筑被焚烧引起的木断石裂声很快被更多的哭泣和惨叫淹没，收起弓箭的骑士们蜂拥而至，在火光映红的夜色下开始了第二轮无差别的杀戮。被彻底惊醒的小镇毫无抵抗能力地被肆意践踏，一声惨叫意味着一条生命的逝去，一次死亡带来一阵亲人绝望的哭嚎。

面目惫懒又平庸的骑士队长在里箭手们开始涌入小镇之际转身，朝另一名骑士发高高举起手中佩剑，山坡上同样未佩头盔面目阴沉的骑士自崖上一跃而下，步履飞快地奔向小镇中央的教堂。道路两旁的尸体被他们轻快地越过，惫懒男子一脸轻松地将剑送入一名打算举起木棒反击的青年胸口，又在血迹四溅前飞快抽回。随着这两人的前进，十几名骑士围拢在教堂周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仿佛如临大敌般等待着什么。

屠杀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曾经活力四色的海港小镇已死寂一片。火光依然熊熊，老人和孩子们相拥着瑟瑟发抖，失去了亲人的少年扑在尸体上哭泣，血顺着石板小路的缝隙渗入泥土，码头也被染红。大多数骑士重新回到马背上，弓箭再度绷弦，每个紧张的目光都盯着那两名骑士队长，看着他们踹开教堂大门。

教堂里的圣像在烛光中静静伫立，骑士队长目光所到之处，一名面目严肃的年迈牧师正张开双臂站在圣像下，眼色沉静中带着一丝愤怒，默默注视着持剑靠近的骑士。男子背后站着一名少年和一名少女，两人容貌清秀，少年眼神里透着无畏和愤怒，少女则充满恐惧，紧紧抓着少年的手臂。

“晚上好啊，普兰西先生。”骑士队长确认这间教堂只剩下这几个人后，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看来那个人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名男子的重要性，“您已经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吧？我很不擅长说服别人，可如果你拒绝跟我们走，我就只好让这糟糕的夜晚继续下去了……”

单刀直入的赤裸威胁没有一丝商量余地，面色沉重的牧师望着眼前的男子，还有另一名脸色阴沉的骑士，早在听说这些人名字之际他已经了解对方手段。不必思考也不用讨论，牧师放下张开的手臂，叹息一声：“我跟你们走，但他们还只是孩子……”

面目阴沉的骑士一脚踹翻教堂里的长椅：“我们对小孩子没有兴趣！”

面对两名骑士的承诺，普兰西知道自己即使不相信他们也毫无办法，自从这座岛屿陷入混乱之后，力量已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行为的惟一准则。面对强势想要带走自己的骑士，看到他们手指上佩戴的戒指，他已知道对方并不打算掩饰身份。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对小镇展开屠杀，他们想必已得到某些大人物的暗中首肯。想到这点的普兰西心中感到一阵悲哀，他回头望了自己的子女一眼，跟在骑士身后走出教堂。

“父亲，父亲！”

看到父亲要被杀人的恶魔们带走，少年再也无法忍受，挣脱了姐姐抓着自己的手臂，反手抄起藏在长椅下的短剑，朝那名威胁父亲的骑士一剑刺出。

面目阴沉的骑士冷哼一声，反手以臂甲格开少年的突刺，另一只手甚至都未拔剑，只是反手一把拽住少年胸口，将他从扔向教堂的彩绘玻璃。少年被没有任何悬念地被扔出窗外，玻璃碎片和窗棂的木屑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伤口，少年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浑身的剧痛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在他倒转的目光注视下，父亲普兰西牧师和那两名身穿黑灰色铠甲的骑士正从教堂里走出来。对小镇进行屠杀的骑士此时已将他们的旗帜升起，蓝白相间的旗帜上绘制的纹章格外醒目，少年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面对这些人会如此不堪一击了。

“是教国罗迪斯的暗黑骑士团！”

在少年睁大的双眼中，他看见一名灰白长发的骑士正在山坡上冷漠地注视着小镇里的一切。那名独眼骑士的面容在少年眼神中慢慢模糊，最终因剧痛昏迷过去的少年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犹如这座被死亡席卷过的小镇，当真正最激烈的痛苦来临之后，遭遇痛苦的人往往会选择用各种方式逃避。

****

是年十一月，暴雨之后天气转为降雪，沃里利亚南部的海港城镇遭遇教国罗迪斯的暗黑骑士团屠戮，死亡人数过千，对此沃里利亚岛上诸位当权者均保持沉默。



1

暴雨过后的海港小镇克里提亚显得尤为宁静，乌云尽去的天空留下散落绵白，无数晶莹水滴在阳光下顺着草尖滑落，地面上的处处积水从未被人涉足，清澈中映出瓦蓝天际。每一簇枝叶都在雨水的冲涤下愈发崭新，每一片砖瓦都透着清新。微风吹过，海鸥的鸣声漫天流转。距离码头不过几百步远的露天市场上，因为暴雨被迫中断的交易开始渐渐恢复，躲雨的商人们离去后，酒吧里开始变得略微冷清。酒吧老板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望着忙碌人群，强烈的阳光照在人们身上，降雨带来的微微凉意恐怕很快就被炙热取代。这座小镇用它的活力慢慢抚平了一年多以前的那次伤痕。许多人离去，许多人到来，对于这座岛上的人们来说，也许去到哪里都一样，只是遭受的惨痛内容略有不同而已。

渐渐恢复了适度繁荣的港口周围摆满货箱，无论何时人们总是执着地追求富足的生活，哪怕战乱也无法改变。在这一年更早些时候战争还没有扩大，内乱只是阻挠贸易的频率，一直到沃尔斯塔人开始成立反抗军之后，整个岛上的局势才变得更动荡，商贸受到了严重损害。古来沃里利亚就是航海贸易早就的富庶之地，此时也随着时势的变化渐渐衰弱。只是仍有许多不畏危险的商人愿意涉足这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越是战乱的地区，对于各种商品的需求就越强烈。正如某位古代商人所言，战争是真正的发达之路，这句话传诵数百年，宛如真理。

在酒店里，一名刚付了酒钱的年轻人正缓缓起身，身着朴素淡蓝色外套的他头发剪得短而凌乱，脸色中透着一丝苍白，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透着精明执拗的光。酒吧老板没有在意这个镇上常来喝酒的年轻人，他知道那是镇上有名酒鬼的儿子，自从那老酒鬼死后，这个年轻人也时常来这里消磨时光。热血冲动的年轻人似乎总对那些关于民族纷争和命运的讨论感兴趣。可镇上这样看似有理想的冲动青年实在太多了，他们每天为命运不甘，在酒吧买醉，最终日复一日。酒吧老板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和那些高声谈论革命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他目送年轻人离去，随后又把目光转向那些热闹的商贩，对于这里来说，日复一日的生活也许就是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渴求。

雨后的风吹在脸上格外清凉，马背上的青年回望一眼坐在门口的酒吧老板，目光随即紧盯前方。从港口到镇上不过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他的内心却随着马蹄声渐快加速。随着自己脱离了酒吧老板的视线，他把腰畔的酒壶丢落地上，反手从马背上的包裹里掏出锋利的短剑，充满酒气的双唇紧紧抿起，眼神中透出似乎永远不会迷醉的光彩。

如果酒吧老板看到年轻人的这一面一定会无比吃惊，那个从来在酒吧里显得狂热又经常醉醺醺的年轻人动作娴熟，双手的指尖没有因酗酒而有一丝颤抖，就连夹着马鞍的双腿也出奇稳定。

撕下伪装的年轻人面色依然平静，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激动在任何努力下都无法平抑。从来在酒吧里流连只是想要知道流言的他一直以来掩藏着自己的行为，若非那个死去的酒鬼老爸掩护，自己的真面目恐怕早就被那些目光敏锐的商人们看透了。也只有在面对他这样醉醺醺的傻小子时，那些行商的旅人们才会吐露出许多珍贵情报，这些情报曾经源源不绝送入反抗军阵线，一直到反抗军领袖被捕为止。

那是所有反抗阵线战士们都不愿回忆的噩耗。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反抗军所建立的解放阵线最初还能够给予还击，在物资损耗和士兵战死的反复消磨后终于开始溃败，支撑了半年之久的反抗战斗最终因领袖人物被捕而转入地下。虽然很多人已经无法记起最初争斗是从何开始的，马背上的青年却能清楚回忆起这让这座岛分崩离析的源头。

那个曾经让这片土地统一的男人——霸王多鲁迦鲁亚的去世才是一切争斗的根源。

沃里利亚自古就因贸易繁荣，海上贸易带来富庶生活的同时霸权争斗也从未停息。多民族混居的岛上各派林立，人们因利益、信仰和民族的不同形成数股势力，各据土地相互制衡。只有那个横空出世的男子多鲁迦鲁亚，武勇无双的他参与了数十年前的乱世争斗，战争成就他的威名，敌人的尸骨则被拥成封神的台阶，沃里利亚的霸权最终被他一人握在手中。

掌握霸权之后的多鲁迦鲁亚并未因无人匹敌的成就而冲昏头脑，他奉行民族融合政策，让长久以来互相对立的三个民族，沃里利亚北方的巴格拉姆人、南方的沃尔斯塔人和加尔吉斯坦人互相通婚、聚居。数十年的岁月虽然不能消除民族之间隔阂，沃里利亚的和平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遗憾的是盛世在即将达到顶峰的一刻应声而落，多鲁迦鲁亚王去世之后并未留下子嗣，对于所有的贵族和高位者来说这都是个无比珍贵的机会。忌惮于霸王威名的权贵们利用各自优势开始划分自己的势力——一直跟随在国王身边的司祭布兰达和巴格拉姆的贵族们结盟，聚集了大部分巴格拉姆人成立巴格拉姆—沃里利亚王国；加尔吉斯坦出身的巴鲁巴托斯则自命为枢机卿，率领本民族在南沃里利亚以建立政权为目的，用“民族净化”的名义对沃尔斯塔人宣战。

如今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沃尔斯塔人虽然奋力抵抗，终因实力悬殊被加尔吉斯坦人彻底压制，半年多的抵抗活动宣告失败。转为地下的抵抗活动持续没多久后，隆威公爵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宣布不久后即将公开处以绞刑。沃尔斯塔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此时能够扭转局势的只有一条路，策马狂奔的青年知道自己正要走上这条路。

——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走下去。

这样想着的青年，目光越过雨后的天际，他的目光里有这鲜活美丽的世界，却并未停留在天边绚烂彩虹上哪怕片刻。

2

转眼间回到镇上的青年翻身下马，越过自己从小到大生长玩闹的街道。那些血与火的记忆犹如被刀锋刻在心中，每次心跳都会引起一阵剧痛。顺着石阶小路快步上行，靠近小镇一侧的一幢普通民居在阳光下并不显眼，他毫不犹豫地推开大们走进去。

一堆年轻的男女正站在房间中央，围着一盏油灯。从房间里才看得出这朴素的住处虽然外观不错，内里已用厚厚的布帘遮住所有窗口，漆黑的房间里只有一盏油灯发出幽幽微光，照在并肩站着的两个人脸上。还带着意思稚气的少年一头金发，几缕乱发顺着额头贴下来，眼神温和中带着这种年纪不应有的坚毅。头发上别着白色发卡的长金发性容貌秀美，只是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忧虑。这两人的性格简直如同他们的表情一样一目了然，认识这对姐弟十几年，青年一直知道他们始终是这样子，哪怕是他们的父亲并未离去也一样。

“维斯，消息是真的吗？”

提问的是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少年，这个比维斯小一些的男孩始终有一种和他年龄不符的沉稳，这一点哪怕是一直觉得自己足够优秀的维斯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对姐弟里，一直在拿主意的都是这个弟弟。

“正像我们之前听说的那样，德尼姆，兰斯洛特来了！”

得到确切回答的少年德尼姆脸色一凛，温柔得像女孩子的眉毛慢慢收紧，最终陡然凝立成一个无比坚决的表情：“明白了……我想我们的机会来了，姐姐。”

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忧虑的少女摇摇头，看着自己弟弟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心：“……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们不太可能赢的。”

少女注视自己弟弟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关怀让维斯觉得心头有些不快，那样的温柔关怀，自己从小到大似乎从未体会过，他带着微微怒意对少女冷声诘问：“你在说什么啊卡秋娅，这不是我们一直等待着的好机会吗？”

“但是……只有我们几个？对手可是暗黑骑士团的人……”卡秋娅看了一眼这个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青年，他总是喜欢自作主张，把弟弟和她带入各种不安因素里。以前参与沃尔斯塔人的抵抗阵线是这样，现在抵抗阵线全面败退后仍不愿放弃。

“卡秋娅，你到底在啰唆什么？”维斯有些粗暴地打断少女的忧虑，“就算你们两个什么都不做，我一个人照样可以！你想想这一年来我们都在怎样拼命？！”

德尼姆以轻拍肩膀的方式阻止了维斯的反驳，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冷静：“镇静点，维斯。不要说那种话了，我们出发吧。”

虽然只是一个十六岁少年说出的简单结论，维斯和卡秋娅却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争论。德尼姆就是有这种能力，可以让人与人之间暂时放下争论，他的结论总是平静而

简单，却带着让人信服的力量。哪怕是内心中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维斯也不得不佩服德尼姆在这方面的天赋。

从幽暗的住处走出来，克里提亚的阳光和微风迎面扑来，雨后的清爽空气是自然给人的赠物，人们却依然只能在战争的漩涡里挣扎不已。想到这样晴朗舒服的天气里要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敌人发动奇袭，卡秋娅的心情略感低落，她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这一刻她只能选择站在弟弟身边。

小镇经历战火而未被摧毁的建筑多半雄伟高大，在阳光下构成一列鲜明的阴影，刚好足够三人藏身。维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双手抓着短剑目光炯炯地看向远处通向这边的惟一一条石板路。

卡秋娅依然不能理解这个狂热的青年，维斯平时的诸多举动表明他绝不是个失去理智的人，可他对某些事情的执着超过了卡秋娅的理解。譬如现在正做着的这件事，卡秋娅实在无法理解维斯能从这其中得到什么。

“我们不会成功的……而且就算真的能杀死他们，有能有什么好处？”

维斯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美丽的少女想要发火，又迫于德尼姆的目光压力不得不地费力解释道：“听着……兰斯洛特是暗黑骑士团的首领，如果不是他们，巴格拉姆政权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如果杀死兰斯洛特，我们就能削弱巴格拉姆人的力量。到时候加尔吉斯坦人一定会转而进攻巴格拉姆人……那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面对维斯的这番理论，卡秋娅更加无法理解：“问题是我们还没从上一次大战的损失里恢复过来……你现在打算再引起一场全面战争？”

“你说我们还没恢复是什么意思？”维斯瞪了卡秋娅一眼，“你记住了，我们沃尔斯塔人现在被当成垃圾一样对待，加尔吉斯坦人也打算把我们从这座岛赶出去，这是我们的战争，你无法置身事外！”

“就算是用这种理由发动战争……”卡秋娅想起父亲的话，叹息一声，“我们只会以失败告终。”

对于姐姐和维斯之间的争吵德尼姆似乎已司空见惯，他没有阻止也没有参与，只是牢牢盯着前方的小路，几个人影从远处缓缓走近，金发的少年回首对两人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嘘，他们来了。”

维斯一跃而起：“好，德尼姆你从背面包抄，我从这边冲过去，目标就是兰斯洛特。”

从草丛里跃出的维斯和德尼姆在卡秋娅的低声惊呼中冲了过去，维斯比谨慎的德尼姆更兴奋也更冲动，他挥动手中短剑，一直以来刻



苦训练的剑术这一刻终于全面爆发，剑光的空中划出一道笔直的辉芒，刺向那群人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沃尔斯塔族的青年维斯初登历史舞台的一剑很快落下，时光像是刻意在这一瞬间逗留了片刻才继续流逝一般，维斯的感觉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凝固，几乎是他手中短剑递出的同时，一把普通的木柄长矛横空出现在青年眼前，这一剑结结实实斩在矛柄上。

对方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维斯整个人都被这一架崩退了数步才站稳，偷袭失败的青年并不懊恼，正打算再度举剑，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他对面惊讶地响起："你们是什么人？"

来到克里提亚的骑士团大约十余人，为首的男子身穿样式古朴的锁子甲，一张方正的面容英俊中流露出些许沧桑，在他身旁的老人长发长须，穿着绝非沃里利亚常见花纹的淡蓝色袍子，两名重装骑士分立他的左右，看上去年纪都已不小。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是一名沃里利亚也很常见的有翼人，与常人无异的样貌之外，这些人都天生一对可以飞翔的肉翅，因为在佣兵和战争中颇受欢迎。

维斯见偷袭失败，并没有立即逃走，而是怒视着那名发问的骑士："我们是沃尔斯塔解放军队的战士！我们要为我们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复仇！"

"复仇？"站在中央的骑士愣了一下。

架住维斯偷袭的那名有翼人高声笑起来："多么礼貌的待客之道啊……看看，他们还只是孩子罢了。"

"等一下。"为首的那名骑士伸手阻止蠢蠢欲动的维斯，"我想要问一下，你们真的确定你这番话应该是对着我说的吗？"

"如果你的名字是兰斯洛特，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向维斯提问的骑士首领点点头："我的名字是兰斯洛特没错……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你，还有那些暗黑骑士们！"维斯指着兰斯洛特高声喝道，"就是你们在一年前把这里一把火烧成废墟的！"

德尼姆看得出这群骑士对维斯并没有强烈的敌意，他感觉到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维斯的行动似乎过于莽撞了些。藏在阴影里的卡秋娅看了弟弟一眼，忽然想起当日父亲被抓走那个夜晚自己看到的一幕，她快步走到那群骑士面前，一把拉住冲动的维斯。

"等一等，我想起来了，暗黑骑士的兰斯洛特只有一只眼睛！"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维斯看了一眼这个跟自己说话的男人，男人目光中带着的稳重和平静让他不自觉地放下了手中的剑。

"我明白了。"同样自称兰斯洛特的骑士点点头，"一个独眼的暗黑骑士碰巧和我同名，所以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敌人？我的名字是兰斯洛特·汉米尔顿，赞诺比亚的圣骑士。"

"是啊，我们只是些来这里找份工作的佣兵而已。"健壮的有翼人男子附和道，

“我是卡诺普斯，他们都叫我‘风使’。你看那个老糊涂，他是……”

“沃伦，占星术士沃伦。”老者没有在意卡诺普斯的揶揄，自报家门道。

尴尬的偷袭事件算是到此为止，从赞诺比亚来的骑士们虽然风尘仆仆，他们的强大却毋庸置疑。德尼姆相信这样的骑士没有必要欺骗自己，毕竟从维斯刚才与卡诺普斯的交手就能看出，对方想要收拾自己简直不需要思考。几乎和姐姐对视一眼就能读懂对方想法的德尼姆没有说话，他拉了一把还抓着短剑想要寻找真正暗黑骑士兰斯洛特的维斯，维斯这才回过神来。

对于克里提亚，对于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沃尔斯塔解放阵线，对德尼姆姐弟和维斯，这些骑士的到来显然是一个意外，却也是一线希望。

卡秋娅犹豫了一下，她知道有些话从维斯和德尼姆口中说出来并不合适，她是个女孩，相貌甜美又很有教养，身为骑士的兰斯洛特一定会认真倾听自己的请求。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莽撞，这是我弟弟德尼姆……我是卡秋娅，是个牧师。”

兰斯洛特　汉米尔顿抬头看了看越发炽热的太阳，对卡秋娅欠身还礼：“别放在心上……虽然被吓了一跳，但这没什么。不过我们能换个地方说话么？这里太热了……”

卡秋娅对这样的提议求之不得，她知道属于沃尔斯塔人的机会就要来了。

3

房间里那盏煤油灯再次被点燃，微微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兰斯洛特·汉米尔顿仔细打量着这简陋的藏身之所，按照这三个年轻人所说，曾经遭受过烧毁的克里提亚能够复原至今日样貌已属不易，即使室内简陋一些也不算什么了。

放下煤油灯罩，卡秋娅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就坐。沃伦和卡诺普斯分别站在圣骑士左右，三人目光全都集中在卡秋娅身上。从小受到父亲熏陶的少女牧师神态举止都有着超越了普通花季女孩的优雅大方，三个年轻人里看上去最为成熟的她显然说话比另外两人看上去更有分量。

“远道而来的骑士们，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加尔吉斯坦人战斗，毕竟在整个岛上他们的人数最为众多。”卡秋娅没有对兰斯洛特客套，而是直接谈起了如今沃里利亚的局势，“这也是为什么巴格拉姆人会向教国罗迪斯求援——他们自己的处境也比沃尔斯塔人好不到哪儿去。”

“真是有趣的政治投资。”卡诺普斯点点头，“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罗迪斯要

把暗黑骑士团派到巴格拉姆这边了……”

沃伦对卡秋娅等人简单解释道：“暗黑骑士军团是罗迪斯国王直接控制的骑士团，共分十六个军团，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谍报活动：收集情报，接送间谍……因此才被称为暗黑骑士团……”

“等等，我有几个问题！”维斯打断了占星术士的话，觉得自己被戏耍了的青年表情依旧愤愤，“你们为什么要到这片大陆来？你们是不是也要来控制沃里利亚，我们这里正好是起点对不对？赞诺比亚和罗迪斯将会在这里展开一场大战么？”

维斯的一番提问打断了卡秋娅预先准备好的说辞，女牧师瞪了青年一眼：“闭嘴，你这家伙！我受够了你那满是阴谋的脑子！”

圣骑士兰斯洛特微微一笑：“好吧……我想我知道这里的大概状况了。那么维斯，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曾经是赞诺比亚的骑士没错，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为国王工作了，我们是被流放出国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逃亡中，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卡诺普斯哈哈大笑：“是啊，我们在找个肯雇佣我们的好心人，当然了……不能使无偿劳动。”

“我们才不会花钱雇佣你们！”维斯怒气冲冲地顶撞着这些客人，“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

卡秋娅摇摇头，对于维斯这种脾气，她和德尼姆都毫无办法，一向固执的他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维斯，我刚才已经说过够了！你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措辞！圣骑士阁下，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兰斯洛特摆摆手，“那么你们现在打算做什么？”

德尼姆低头思考了一下，迎着圣骑士的炯炯目光，平静地回答道：“我想我们必须救出隆威公爵，他是沃尔斯塔地方的领主，被加尔吉斯坦逮捕，即将被处死刑。如果能救出他的话，也许情况还会好一些。”

德尼姆的提议简单干脆，兰斯洛特回头与自己的同行者们交换眼神，不过简单到数秒钟的一个动作，对于卡秋娅和德尼姆来说却仿佛像过了许多年一样漫长。反倒是风使卡诺普斯笑着先替兰斯洛特做了决定：“喂，我可听到钱币在口袋里相撞的声音了……兰斯，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们一把？”



维斯此时终于意识到德尼姆和卡秋娅的想法，他对圣骑士微微鞠躬，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对不起……我刚才不该怀疑你们。卡秋娅是对的，我们的力量还很薄

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兰斯洛特详细询问了关押隆威公爵的阿莫利卡城状况，骑士们开始整理装备。原本最先想要借助圣骑士力量的卡秋娅却发现事情和自己预料的有些不同，最初自己只是希望这些赞诺比亚的骑士们能够去尝试暗中营救公爵。但眼下来看这些人似乎是打算进攻阿莫利卡城，而并不熟悉这里情况的他们还打算带上自己。

一年前克里提亚遭遇屠杀的一幕又在脑海中浮现，少女有些惶恐地想要拒绝维斯的提议，却无法改变这些人的想法，甚至弟弟德尼姆也同意正面进攻阿莫利卡。

“那里的守卫士兵太多了……即使有圣骑士在，我们也会死的，我不想参加……”

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一名少女对战争的恐惧，兰斯洛特没有说什么，他带着自己的同行者们先行离开了。维斯跟在兰斯洛特的后面，他的目光在卡秋娅身上停留片刻，异常复杂。片刻之后房间里只剩下德尼姆和姐姐互相对望，卡秋娅有些绝望地发现自己弟弟的眼神和一年前看着那名暗黑骑士时一样，其中透着倔强和平静。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独自面对弟弟的卡秋娅声音软弱到近似哀求，“可我只是不想失去你……你知道，你是我惟一的亲人了，我不想你去送死……”

德尼姆停住想要离开的脚步，看着低头几欲啜泣的姐姐，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这一年来的生活的确动荡中带悲伤，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的卡秋娅站在窗口遥望天际，即使疾风骤雨的夜晚看不到一丝光芒。自从抵抗运动失败之后，躲藏更甚的生活让卡秋娅变得愈发软弱，德尼姆知道战争对于姐姐和自己来说，都过分残酷了一些。

德尼姆轻轻搂住姐姐抽动的双肩，有时候他不知该怎样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能够理解卡秋娅，可他知道自己也有非做不可的事。一年前小镇的血腥之夜仍不时浮现在梦中，走在熟悉的街道间，回忆也时常敲打自己的内心。抵抗战争的全面失败让卡秋娅心灰意冷，可德尼姆始终觉得机会仍属于那些对命运不肯低头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愿意支持维斯的行动，现在机会来临，德尼姆不愿轻易放弃。

卡秋娅的情绪来得快去的也快，面对自己惟一的弟弟，最信赖也是最亲密的亲人，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止住啜泣的少女轻轻拭干眼泪，正想再说点什么，维斯推门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所有人都在等着你们了。”

德尼姆朝维斯微微颔首，走出去与兰斯洛特一行人商量如何进攻阿莫利卡。维斯一直站在卡秋娅面前，他注视着德尼姆离开才低声开口：“卡秋娅，你现在管得是不是太多了？德尼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可以照顾自己，也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

卡秋娅憎恶地看了这个青年一眼，从小到大的关系让他们曾经如同亲人一般，只是在这一年的抵抗岁月里，一切似乎都因战争变质了。

“你能不能闭嘴一次？我弟弟和你不一样，他可不像你那么嗜血！”

卡秋娅的怒气对于维斯来说反倒是一种享受，他后退一步，摆摆手做出看似大度的姿态：“你瞧，我并不是想要在这里跟你争论，至少我现在还能控制我自己。我只

是不想这么混下去，你明白么？一点反抗都不做地任人宰割，这不是我想要的。”

卡秋娅嗤笑一声：“别像个小孩子似的在那里说这种话了……你凭什么？你不过也只是靠那些骑士撑腰而已。”

“但请他们来的是你。”维斯看着这个从小就镇上有名的美丽女孩，竭力揶揄对方，“你别告诉我你并不想找他们帮忙。”

“我为什么要请他们进来，你难道不明白么？”卡秋娅完全不在意维斯的嘲讽，“只要方法得当，他们可以被我们所利用。你觉得自己很聪明么，维斯？稍微用用脑子想想，你应该感谢我，但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参与战争……”

“一个牧师，利用别人！真叫人恶心！”维斯没等卡秋娅说完，转身摔门而去。短暂的激烈争吵之后房间里只剩下少女一人，她看着幽暗的煤油灯光，有些无力地垂下刚刚还挺拔的双肩，一个无奈的声音在她内心深处回荡。

“我只是……不想再失去任何人……而已……”

这样的声音维斯没有听到，德尼姆也没有听到。所有的脚步声都汇聚在一起，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未来迈进。没有人意识到因为战争而更加脆弱的心灵，那些孤独的灵魂藏在看似平静的躯体里，共同迎接着这个混乱时代的无情践踏。

4

阿莫利卡位于克里提亚北部，其城堡修建年代已不可考，规模在整个沃里利亚来说也算是比较前列的那种。德尼姆对于这座城堡并不陌生，在抵抗运动最轰轰烈烈的岁月里，它曾经是抵抗军和加尔吉斯坦人相争的重要战场，如今这座城堡再度落入加尔吉斯坦人手中，他们把隆威公爵关押在这样算是一种变相示威。民族之间本应慢慢融洽的气氛随着霸王之死烟消云散，此时的两个民族所想的只有互相消灭。遥望城堡哨塔上飘扬的代表枢机卿的旗帜，德尼姆只希望隆威公爵没有那么早被处决。如今分散在各地的沃尔斯塔人一旦失去了领袖，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圣骑士兰斯洛特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从他面对维斯一连串无礼的诘问也能从容回答就看得出来。然而当队伍行进到城堡外围旷野的时候，德尼姆感觉到兰斯洛特整个人的气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个温和的中年男人爆发出一股甚至不用目光都能感受得到的巨大的压力，他走在队伍前列，手中提着已经出鞘的宽刃剑，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领主俯瞰自己的治下一般，遥望着城堡外围的守卫士兵们。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营救公爵。”兰斯洛特对自己随行的骑士们做了最简单的

作战动员，“就我个人来看，‘阿莫利卡城关押着即将处刑的公爵’，这种说法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引诱解放阵线战士们的陷阱。真正的骑士并不会畏惧于软弱的陷阱，现在我们来到这片土地，我们别无选择，就让我们去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吧！”

德尼姆和维斯跟在队伍的最末，卡秋娅也跟德尼姆并肩站在一起，虽然有着种种畏惧，最终她还是选择跟弟弟一同作战。

战斗在几分钟后迅速展开。

来自赞诺比亚的骑士们亲身教育了也算经历过战争的少年们什么是迅猛干脆的作战——重装骑士前一瞬间还静如止水，下一刻已如同弹开的重锤，轰地一声冲向城堡最外围的守卫士兵。在重装骑士的身后，箭手和有翼人卡诺普斯飞快地占据有利地形，离弦的剑和骑士几乎同时进入敌人的视野，加尔吉斯坦公国的士兵们还未来得及互相示警，就已经有人从高高的哨岗位置摔落。

德尼姆身边的老占星术士沃伦走起路来慢吞吞的，看似缓慢的动作却有着无比的从容和坚定，从他手指散发出的强烈魔力汇聚成一股黑流，在空中略作盘旋后化为一股利刃，刺破了一名士兵的身体。

面对这些来自另一块大陆的骑士，阿莫利卡城的守卫者们已经不仅仅是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守株待兔的陷阱现在已成了自己的埋骨之地，许多士兵甚至没来得及举起武器就被迅速地清理了。兰斯洛特冲在队伍最前端，数枚飞来的羽箭被他飞快地斩落，迎面冲上来的士兵没有一人能抵住他哪怕一剑之威。沃伦带领其他人在后面形成有效支援。

那些从城门涌出的士兵与来犯的骑士们很快形成近战之势，城堡上方的弓箭手们随之停止了攻击，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名有翼人自城堡下方冲天而起，迅速杀入开始混乱的箭手阵地。没有任何准备的箭手们想要反抗却为时已晚，风使手中长矛穿透了紧贴在一起的两名士兵身体，血浆喷出老远。从空中洒落的血水被吹散落在竭力抵抗的士兵身上，这震撼的一幕让守城士兵们更加绝望。

战斗没有持续太久，破城只是如期降临的事实。来自赞诺比亚的骑士们脸上没有丝毫喜悦，既然加尔吉斯坦人仅仅是用隆威公爵做幌子吸引和剿杀反抗阵线的沃尔斯塔人，那么隆威公爵的生死就很难预料。突破城堡正门之后，兰斯洛特依旧走在队伍最前端，背后的骑士们铠甲上都有血迹，德尼姆和维斯跟在这些人身后，骑士们的强大深深震撼了他们。

卡秋娅的担心早已被遗忘，看着被缓缓打开的城堡大门，兰斯洛特与自己身边的骑士们对视片刻，持剑竖于胸前，低声念道：“为了赞诺比亚圣骑士之荣誉！”

“为了赞诺比亚骑士之荣誉！”

在所有人的齐声回应中，城堡大门终于完全敞开。兰斯洛特回头看了德尼姆一眼，带头冲进去。

被圣骑士的目光激励着，德尼姆觉得自己的胸口一股灼热笔直燃烧到额前，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剑，跟着骑士们冲入城堡之中。

破城对于城内的士兵来说显然是一个噩耗，在正门口等待反击的士兵几乎是整个

阿莫利卡城的全部兵力。兰斯洛特和卡诺普斯带领着骑士们冲入敌阵，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带着你死我活的惨烈。德尼姆亦步亦趋跟在兰斯洛特身后，卡秋娅的呼唤也未能让他回头。这场战斗又唤醒了他在抵抗阵线时的点滴回忆，家园被烧毁，朋友被杀害，亲人被掳掠……所有的仇恨都化成了力量，德尼姆的剑很快穿透了一名士兵的胸口，他恍惚意识到自己似乎更适合在战场上生存，而不是小镇阴暗的角落。

集中兵力对于圣骑士一行人来说也完全无法构成威胁，身经百战的兰斯洛特在战斗中显得格外冷静，他指挥着阵型变换和有节奏的攻势，不过十几人的阵容居然让近百名士兵和骑士一次次溃退。这些入侵者的脚步反倒缓缓逼近，压制着绝对优势的兵力无法前进。

跟在兰斯洛特身后的德尼姆和维斯对望一眼，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敬佩和羡慕。能够拥有这种奇迹般力量队伍，即使只是十几个人也足以改变一场小型战争的局面。

德尼姆和维斯分心之际，兰斯洛特已经将带头骑士一剑斩杀。看似锋刃拙钝的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骑士胸口铠甲被划开一道深深的裂口，这名守城骑士甚至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遗言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

首领被杀导致了局面的混乱，兰斯洛特震撼性的一击让不少自诩武勇的骑士信心瞬间被摧毁，大部分士兵朝着几个方向开始溃逃。赞诺比亚的骑士团并未进行追击，而是按照兰斯洛特的指挥分成几个小队开始搜索，地牢和城堡高塔上的囚室都是重点。德尼姆一行人和兰斯洛特留在战场周围应付突发状况，经过连续两场战斗的兰斯洛特并没有流露出疲惫之色，这一点也让几个年轻人异常佩服。

搜寻工作很快完成，显然还有一定利用价值的隆威公爵毫发无损，除了略显虚弱外并无大碍。被两名骑士搀扶着来到城堡会客室的隆威公爵原本还有一丝疑虑，当他看到有沃尔斯塔青年在场后才终于放心。这名位高权重的男子并没有跟兰斯洛特等人客气，而是直接询问起德尼姆等人的出身和家庭，随后隆威公爵发出了聚集沃尔斯塔抵抗阵线战士的讯号，刚刚摆脱牢狱之苦的隆威显示出他身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稳重和干脆。在略做休整之后，隆威就地取材地在阿莫利卡城的会议室与几名赞诺比亚的客人开始商讨沃尔斯塔解放阵线的新起点，作为沃尔斯塔人应有的英雄待遇，德尼姆等人也被邀参加。

经过稍事整理梳洗换装的隆威公爵有着不怒自威的领袖气质，这个身材看上去完全不适合作战的男人带领沃尔斯塔人抵抗加尔吉斯坦公国的压迫足有近一年，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沧桑的皱纹在他脸上留下许多痕迹。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隆威公爵目光炯炯地看着就坐的年轻人和赞诺比亚骑士们。虽然身边甚至没有几个侍从，隆威公爵依然表现出他的强势和睿智。

“这一次身陷囹圄多亏诸位相助，我在这里先要感谢一下大家。”公爵的目光扫过人群，一直以来在沃里利亚王朝贵族圈被排挤的他早已学会处变不惊，更懂得如何控制话题和气氛，“尤其是得知有几位出自沃尔斯塔的年轻英雄也参与到这次战斗中来，更让我感到欣慰。正因为有这样年轻且勇气与能力兼备的优秀人才，我们沃尔斯

塔人才不至于被种族清洗政策彻底消灭。德尼姆，我相信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是神派来拯救这黑暗年代的使者……”

公爵的夸奖并没有让德尼姆得意忘形，他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维斯和卡秋娅，恭敬而干脆地回答道：“我们抵抗军的同志们一听到您获救的消息，必定会立即在城堡周围集合。”

隆威伸出手抚摸自己蓄满胡须的下颌，带着些许无奈地叹了口气：“加尔吉斯坦人必定会对我们发动进攻，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组建新军……”说到这里，隆威公爵的目光掠过坐在一侧的兰斯洛特，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这几个外来的骑士们：“外来的朋友们，听说你们是被流放者，是这样吗？”

“如您所说，阁下。”兰斯洛特并不否认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隆威的目光转向坐在兰斯洛特身边的那名老者，占星术士沃伦：“您呢，拥有智慧的长者。我记得大约两年前，赞诺比亚王国建立的时候，国王的身边总有一个形影不离的魔术师……这么说吧，兰斯洛特阁下，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国王要驱逐你这样优秀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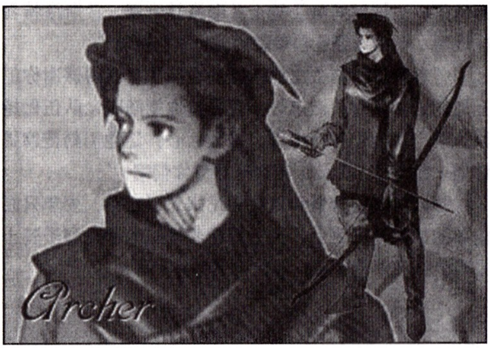
沃伦从容地笑了：“我也听说过那个魔术师，但肯定不是我……”

隆威微微皱起眉头，他的表情严肃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的话语直接而简洁：“虽然我很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但我也很担心你们这些骑士是否与罗迪斯的那些暗黑骑士是一样的？你们是不是也是来自罗迪斯的黑暗使者？赞诺比亚王国真的不是打算也来控制沃里利亚？说实话，我非常忧虑……”

兰斯正要说话，看到这位骑士被连番质问的卡秋娅已经抢先喊出口：“公爵阁下，这些骑士们可是拼了性命来救您的……”很快意识到自己冒失的卡秋娅发现所有人目光都在自己身上，顿时脸红地低头不再说话，而公爵则似乎若有所思地低头思索着什么。

兰斯洛特看着公爵，声音依然平静：“阁下，一个骑士之所以能够成为骑士，是因为他找到一个值得为之效劳的领主，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领主。”

也许是圣骑士恳切的话语打动了隆威公爵，也许是卡秋娅的插嘴让公爵动摇，这位沃尔斯塔的领主思索片刻后慨然点头：“我明白了。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足以证实他的诚实无欺，我必须给予你们奖赏。而且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很好地训练我们的军队，并保护我的城堡。”



兰斯洛特起身朝公爵致礼，能够在沃里利亚站住脚对这些外来的骑士们也是件好事。德尼姆目送他们离去，转眼之间整个会议室只剩下四个人。隆威公爵没有起身送别，他看着德尼姆，声音不再像刚才那样威严。

“德尼姆，我和你的父亲普兰西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公爵阁下，请为我父亲……还有那些在克里提亚屠杀中死去的人们复仇！”提起普兰西神父，卡秋娅又一次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少女脸色绯红地低声恳求领主。

隆威朝着卡秋娅点点头：“这我明白。但你们也应该知道，如今我们最先要对付的敌人是加尔吉斯坦人……你们不用在呆在抵抗军里了，现在我决定任命你们成为阿莫利卡的骑士！”

隆威公爵的话像一枚投入水中的石子，引起三个年轻人心中阵阵涟漪。德尼姆看了一眼有些震惊的维斯和卡秋娅，自己也难以置信地重复着隆威公爵这句话的核心：“骑士……”

“不错，沃尔斯塔地方的人民将受到鼓舞，而我们的组织也会因为你们加入变得更加强大。在这基础之上，你们会成为直属于我的独立骑士团，你们能接受吗？”

德尼姆还没有做出回应，维斯已经抢先站起来同意了隆威的建议：“当然会如您所愿，阁下。你也这么认为吧，德尼姆？”

少年看了一眼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青年，他没有反驳维斯的决定，只是用眼神回答了公爵的询问。

“很好，现在你们就是我麾下的骑士团了。我开始越来越期待你们的表现……德尼姆你任骑士团长，目前的状况下没有太多兵力可以调借给你，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在地方募兵。”隆威公爵很满意这几个年轻人的态度，开始连串发布自己的命令，“当初守卫这座城堡的异端法师尼巴斯向西逃窜，我派最信任的骑士莱奥纳尔追击至今没有消息。现在我希望你去助他一臂之力，我希望你们能够旗开得胜。我会为你们和沃尔斯塔的明天祈祷……”

隆威公爵出手阔绰，慷慨给予德尼姆金钱和物资上的支援，让原本对领导一个独立骑士团并无信心的少年慢慢适应了状况。德尼姆在阿莫利卡城内稍做休息，一边整顿队伍一边抽时间与圣骑士兰斯洛特告别，兰斯洛特看着这个目光清澈的男孩即将奔赴战场，纵然历经各种考验的他也有些唏嘘。

“我听说你要去支援隆威的军队了，我得感谢你们替我找到了合适的雇主……在上战场之前我有几点忠告：我希望你能随时让队伍保持良好的状态，让他们对战斗习以为常，让他们保持冷静、强大之心，让他们刻苦磨练自己的技艺……此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了，就让卡诺普斯跟着你们吧。”

兰斯洛特的慷慨和蔼让德尼姆无以言对，少年只能谨记这份心意，在城内进行了简单的战前动员之后，德尼姆带着隆威的重托和圣骑士的鼓励上路了。他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但他已然选择了面对。

5

落日的余晖终于散尽，夜晚又一次来临。夏日炙热的气息让晚风也充满了焦灼，长长的地平线上无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年轻男子们正在修筑陷阱，以阿莫利卡城为核心的沃尔斯塔抵抗军再度聚首，这些灾难深重时敢于挺身而出的战士们竭尽全力为下一次战斗的打响筹备着。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没有人知道加尔吉斯坦人什么时候进攻，没有人知道明天的胜利是否还会属于自己。大多数年轻人只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努力，在他们看不到的城堡密室里，沃尔斯塔人的精神领袖隆威公爵正隔着彩绘玻璃注视着自己的领地和子民，他知道觊觎着沃里利亚霸权的各大势力不会给自己更多的喘息之机，他们现在没有全面进攻的惟一原因只是谁也不希望在战斗中蒙受损失，乃至于被其他势力捡了便宜。

虽然很无奈，这就是沃尔斯塔民族解放阵线的生存现状。想到这一层，虽然已经摆脱了牢狱之灾，隆威公爵依然觉得心头无比沉重，他想要让莱奥纳尔去剿灭曾经占据阿莫利卡城的巫术师也是想要鼓励军心。可现在就连德尼姆出发都已经三天了，依然没有什么消息。

房间里一片寂静，隆威公爵看了一会后退回到自己的书桌前，无数封各种谍报密函分类摆在书桌上，鹅毛笔和墨水都快要干涸。沃尔斯塔地方的领主无奈叹息一声，刚要继续整理这些书函，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公爵阁下，德尼姆已经带着莱奥纳尔大人回来了。”

“什么？”隆威公爵心中一喜，扔下书函转身推开门，“快让他们去议事厅等我，我立刻就到。”

风尘仆仆的德尼姆和离开时相比，除了神态略显疲惫之外没有太多变化。站在德尼姆身边的依然是卡秋娅和维斯，现在还多了一个风使卡诺普斯。一名褐发骑士走在德尼姆的前面，看到隆威公爵立刻行礼致敬：“让您挂念了，阁下。”

“没什么，你能平安回来就好。”隆威公爵让众人坐下，他此刻的心情终于好了一些，“听说你追击那个异端法师遭遇了埋伏，没出什么大事吧？”

“全靠德尼姆团长的相助。”骑士莱奥纳尔如实回道，“我们遭遇了大批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都战死了，只剩下几个人……德尼姆阁下救援及时，但我们还是未能追捕到那名异端法师，他好像没有回到加尔吉斯坦公国。”

“算了，你能平安回来就好。”隆威公爵想起那些烦心事，原本高兴的口气慢慢沉下来，“这样吧，叫兰斯洛特他们也过来，我们要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兰斯洛特·汉米尔顿来到会客厅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烛台燃烧带来的刺鼻熏香萦绕在空气里，光焰随着众人的呼吸摇曳，每个人脸上的光影都变幻不定，让他们的表情也显得有些恍惚。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松开过眉头的隆威公爵目光扫视在座的

众人，语气平淡中带着不容质疑："德尼姆，虽然很抱歉，但现在我还是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们，我希望你们能跟着莱奥纳尔去一趟费达克城。"

"费达克城？"德尼姆脑海中闪过几张人脸，一直以来都异常平静的少年猛然站起来，"那是暗黑骑士团的驻地……为什么要去那里？"

公爵重重叹了口气，他看了莱奥纳尔一眼，低声解释道："我希望能在和加尔吉斯坦方面开战之前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不是跟巴格拉姆那边，只是跟暗黑骑士。众所周知，暗黑骑士团控制着巴格拉姆的一举一动，如果这个时候巴格拉姆从背后进攻，我们一定吃不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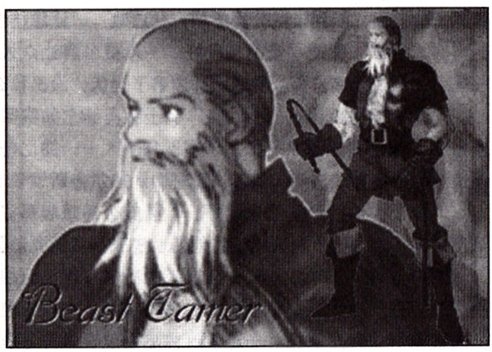
"但是公爵阁下……"卡秋娅和弟弟一样对过去的事更为在意，"巴格拉姆才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引发的！而且暗黑骑士还杀死了我们的父母，如果不是他们支援巴格拉姆，我们怎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更冲动的维斯也站起来，怒目看着沃尔斯塔人的领袖："阁下，您这是打算向罗迪斯投降吗？"

隆威公爵看着三个激动的年轻人，冷漠而郑重地摇头："维斯，注意你的言辞……我并没有卖国的意思，只要能让暗黑骑士不对我们构成威胁，加尔吉斯坦人就会无心恋战。能够消灭巴鲁巴托斯，我们就会转头进攻费达克城。卡秋娅你想想看，我的心情是和你一样的……但你觉得凭我们现在的部队能够战胜暗黑骑士团吗？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跟罗迪斯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相当关键，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喘息的机会了。"

面对公爵的解释，德尼姆反倒平静地坐下了。从公爵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的确无可厚非，虽然仇恨仍在心中燃烧，为了民族和平做出个人牺牲总是在所难免。想起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人们，德尼姆知道自己还能看见这一切换会员变化已是异常幸运。

"还有你们，圣骑士阁下。"隆威公爵的目光又落在兰斯洛特身上，"赞诺比亚王不觊觎沃里利亚的话就不错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倒是觉得你们的国王也会跟我们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哦，你看我都忘了，你们已经不再属于赞诺比亚。"



兰斯洛特的目光甚至都没有停留在公爵身上，他平静地正视前方，仿佛没有听见公爵话语里暗藏的揶揄。

经过连夜的商讨，最终德尼姆还是跟了莱奥纳尔上路了。从阿莫利卡到费达克城一路崎岖，要途经古都莱姆和大片的平原。从来只在沃尔斯塔地区活动的德尼姆跟在莱奥纳尔身后，听这位

资深骑士讲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莱奥纳尔对这个年轻的骑士团长也颇有好感，细心地解释着自己所知的各种战术知识。

在经过古德莱姆的时候，德尼姆碰上了一位女战士正被加尔吉斯坦的人围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样的准则下，德尼姆命令骑士团展开救援。经过了战斗洗练的他焕发出就连莱奥纳尔也无法直视的光彩，简单有效的阵型利用，对战局节奏的把握，这些出众的指挥才能让莱奥纳尔眼前一亮。

“德尼姆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人才，公爵大人真是幸运。”

对于莱奥纳尔的夸奖，维斯有些不服气，但当古都莱姆的巷战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之后，维斯也不再多嘴了。从小在剑术上与德尼姆不相上下的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他有些嫉妒德尼姆的天赋。

被救下的女战士自称名为希丝缇娜，是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一员。这个阵线和沃尔斯塔人组成的解放阵线不同，德尼姆在莱奥纳尔的解释下才明白这是一支信奉已故霸王多鲁迦鲁亚的部队，他们竭尽所能同当前的巴格拉姆政府作对，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只是极端的激进分子。

希丝缇娜对莱奥纳尔的评价并不认同：“那不是真的……布兰达说他们的政权会永远牢固，而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重新回到霸王统治的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平等？”维斯冷笑一声，“你说平等？！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平等？也许对巴格拉姆人来说是平等，但对我们沃尔斯塔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瞎扯！”

希丝缇娜没有理会这个有民族狂热情绪的青年，她把目光转向了德尼姆，看得出这个看似瘦弱的年轻人才是骑士团的灵魂：“我并没有那么想……现在我倒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战的？”

德尼姆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并不比自己年长多少的她脸上还有一片血污，战争带给了太多人伤痛，也改变了太多。犹豫片刻，德尼姆决定不对这个美丽的女战士掩饰自己的想法：“为了真正的和平……我想我们是在为创造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而战！”

希丝缇娜脸上慢慢露出笑容，血污在她脸上也变得美丽起来：“那么让我们一起战斗吧……我们所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

“别傻了……”维斯冷冷打断希丝缇娜的话，“我们不可能和巴格拉姆人合作，他们是敌人。你得明白，我朋友所说的‘真正的和平’是说不想跟你们这些恐怖分子共存，我才不需要你！”

“维斯，住口……”莱奥纳尔看不下去了，“那样太无礼了……希丝缇娜，我们不会为难你的……现在请你离开这里，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我们绝不允许巴格拉姆人入侵我们的土地。”

名为希丝缇娜的女战士目光依然停留在德尼姆身上，少年平静的眼神让她相信对方并不是维斯所说的那样，她看似在回答莱奥纳尔的话，实际上是想说给德尼姆听。

“我明白了……但我不会放弃。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总有一天你们会意识到：如果你们真的在追寻和平，你们就必须放弃那种自私想法……”

莱奥纳尔不为所动："现在走吧，别让我们再看到你！"

希丝缇娜走了，德尼姆看着女战士飘扬的长发在视线里消失，觉得若有所失。希丝缇娜的话虽然为莱奥纳尔和维斯所不屑，却深深震撼着他的内心。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对他说过，可看到赞诺比亚的骑士们为了沃尔斯塔奋战，看到脸上挂着血污的女战士，德尼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情似乎动摇了。

除了古都莱姆的这个小插曲外，抵达费达克城进行和谈的一切行动都颇为顺利。暗黑骑士团守卫的费达克城虽然戒备森严，暗黑骑士团的的人却都相当精明。在莱奥纳尔说明来意之后，驻扎在沃里利亚岛上的暗黑骑士团最高首领，那个和赞诺比亚圣骑士同名的男人接待了德尼姆一行人。

面对这个曾经在远处望见过相貌的男人，德尼姆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但他知道自己并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流露出仇恨的眼神。兰斯洛特·塔尔迪罗斯，这个拥有据说整个沃里利亚最强力量和权势的男人居然显得十分平易近人，哪怕是卡秋娅提及起当年的血腥杀戮也没有勃然大怒。莱奥纳尔担心暗黑骑士团恼羞成怒导致失去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机会，未曾料到的时候暗黑骑士兰斯洛特居然朝着德尼姆姐弟道歉认错。整个和谈过程宛如梦游一般，直到离开费达克城莱时奥纳尔也无法相信，自己居然这样轻易地完成了任务。

如果能够回头凝望费达克城，莱奥纳尔大概会看到兰斯洛特·塔尔迪罗斯目送德尼姆离去时的复杂眼神。至于这眼神究竟代表什么，就算他看到也不会真正明白——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极少数知道真相的人冷冷地注视着一切，看着更多无知的人来回忙碌。

6

会客厅里，一张被铺开的地图摊在长桌上，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是公爵依然紧锁的眉头，德尼姆看着公爵的面容，忽然想起这位权重的领主似乎从未笑过。随着公爵的解释开始在房间里回荡，德尼姆小小的失神回到正常的思维轨迹上来，他意识到公爵似乎越来越信任自己。尤其是克服了私人恩怨去费达克城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公爵说话开始只针对莱奥纳尔和德尼姆了。

"我要感谢你们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隆威公爵先给大家戴了一顶高帽，随后话锋一转，"也许这个决定很突然，但我现在已经看清楚情况了，我想让你们去一趟巴拉姆斯镇。"

“我听说过那里，听说加尔吉斯坦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沃尔斯塔自治政权。”卡秋娅补充着给公爵更多说话的机会。

“没错……但其实这里只有沃尔斯塔人在聚居。”隆威公爵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解释道，“这里以前曾经是一个矿山小镇，加尔吉斯坦以武力逼迫镇上的人称为他们的奴隶……那里的人口总数有五千多人，现在每天都有不少人因为过劳而死。”

“我们必须挽救他们，义不容辞！”卡秋娅想起五千多人在苦力生涯中生活，立刻变得有些兢动。

隆威公爵轻轻摇头：“不，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救出五千人……哪怕派去再多的骑士。按照我的计划，我希望他们能够发动起义。”

维斯的脸上一片兴奋：“五千人参加的起义？那么我们赢定了！”

“无论如何，你的乐观精神确实能鼓舞很多人。”隆威公爵轻轻拍了拍维斯的肩膀，以示鼓励，“可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过于薄弱，在加尔吉斯坦人进攻之前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很幸运的是，现在巴鲁巴托斯枢机卿和反政府组织的矛盾正在激化，如果巴鲁巴托斯出兵镇压起义，就必须先面对反政府武装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莱奥纳尔接口道：“没错，你们的任务即使去劝说巴拉姆斯人起来反抗，但肯定很多人不愿意战斗，安于现状……”

“但那并不意味着加尔吉斯坦人就很受欢迎。”隆威公爵解释道，“他们只是厌倦了战斗，我希望你们这些英雄能去点燃他们的勇气和和希望。”

“不会让您失望的，我的领主。”莱奥纳尔对隆威公爵保证道，“我会尽快解决那里的问题。”

德尼姆对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早已习惯，他默默朝公爵致意，离开会客室。沃尔斯塔地区的战斗愈发频繁，加尔吉斯坦人时不时进行的小规模进攻让解放阵线的人防不胜防，对此德尼姆谨遵圣骑士兰斯洛特的教导，不断加强士兵的训练。枯燥的生活虽然看似没有尽头，那些崇尚自由渴望和平的年轻人却没有丝毫怨言。这是让德尼姆最感到安慰的事。

听到德尼姆离去的脚步声渐远，公爵长出一口气，他看着面色严肃的莱奥纳尔，低声说道：“此一去，我们的命运就交给你和那些年轻的战士了，别让我失望，莱奥纳尔。”

“一切如您所愿。”莱奥纳尔朝着自己的领主躬身一礼，“请不用担心。”

在城内整顿完队伍，德尼姆并没有很快出发，他又去探望了正在休憩的圣骑士兰斯洛特。赞诺比亚的兰斯洛特与暗黑骑士团的那个独眼男子相比仿佛是截然不同的对立般存在，德尼姆能从对方身上感觉到那种充满了冷静的强大和自信。经过战斗磨砺的年轻人渴望从圣骑士那里得到更多教诲，在这座城堡里只有兰斯洛特面对战争依然保持着平静，德尼姆觉得这也可能跟他并非沃尔斯塔人有关。

“兰斯洛特先生，好久没看见您了。”

“德尼姆……”兰斯洛特看到浑身戎装的年轻人，和蔼地笑笑，“有什么事让你



困扰了？是巴拉姆斯的策反活动？”

“嗯，莱奥纳尔阁下跟我说，这次的任务相当危险。”德尼姆有些不好意思，对于战斗他其实还未习惯，“我……”

“你胆怯？”兰斯洛特像是洞悉一切一样，“这可不像你……不过不用担心，每个人都会有被恐惧慑服的时候。”

“哪怕是兰斯洛特先生也一样吗？”

兰斯洛特看着落日在视野尽头慢慢被地平线吞没，点点头：“当然，每次上战场，我的身体都会因为恐惧而战栗，不过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不能死在这里，我必须活下去’……不知为何，这样的念头就让我克服了恐怖。”

德尼姆低下头思索圣骑士的话：“不能死在这里……但我常想的是将为革命牺牲，我……很害怕会死……”

兰斯洛特拍拍年轻人的肩膀：“为某件事付出生命和单纯的死是不同的……如果你真为沃尔斯塔人民着想，你就绝不能死，你必须在每一场战斗中活下去……而且你还有个姐姐，为了她，你也必须活下去。”

德尼姆心中的迷惘并未因此消失，他抬头看了看男子坚毅的面容，试探着问道：“兰斯洛特先生你呢？你也是为了某个人活着吗？”

德尼姆的提问让兰斯洛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这个男人盯着夕阳，光洒在他脸上。片刻之后兰斯洛特终于不再平静，一股悲伤的气息笼罩在这个强大的男人身上，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简陋的音乐盒，单调的音乐声从其中缓缓飘扬出来。

“四年……不，是五年前，当时我们还在努力推翻前任皇帝的战争中，我的部队被皇帝的军队追杀，在逃亡的过程中，我的妻子病死了……不知道多少次我曾经想过寻死……尤其是在每一场战役前。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拿出这个妻子留下的音乐盒。它让我还能想起生命的可贵，它告诉我必须活下去……”

单调但舒缓的曲子演奏了一会，又开始重复之前的曲调。兰斯洛特把音乐盒收回怀中，看着德尼姆的眼睛说：“所以我希望自己活下去，一直到……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必再战斗的那一天。”

晚风吹拂，兰斯洛特的话在德尼姆心中被深深铭记，在那之后的日夜兼程里，德尼姆时常想起这句话，那是他在黑夜里照亮自己的光。

7

漆黑的房间里，德尼姆四处打量周围。比起曾经富饶过的克里提亚，巴拉姆斯镇上的一切可谓简陋至极。低矮的民房里住着神色萎靡的男男女女，这座镇上的大多数劳力在工作一天后会回到镇上共用晚餐，矿产已经接近枯竭的小镇不知还能坚持多久。在这里的财富被搜刮殆尽后，巴拉姆斯的明天没有人能说得清。因为劳力以青壮年为主，那些面孔漆黑的男人们数量反倒显得相对稀少。德尼姆知道，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过劳和疾病而死，现在连老人和孩子都开始加入到工作中去，这里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维斯正在跟几个看来在居民中有些威望的老人争论，他的声音很大，德尼姆不知道是否该插嘴。平时在其他问题上都很冷静的维斯一旦接触到实质的权力后开始变得狂热，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无数次公爵颁布任务时维斯都抢先发表意见，德尼姆知道他是太希望表现自己了。但德尼姆不在乎，作为朋友他希望维斯也能在解放阵线中有一席之地。

在巴拉姆斯的作战还算顺利，守卫士兵数量不足导致德尼姆一行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激烈的抵抗。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战，也并非首次杀人，德尼姆还是有些遗憾地想起希丝缇娜的那些话。为了真正的和平，自己是否应该坚持那些自私的民族观念呢？

维斯的喊声把德尼姆拉回到现实，这个青年看着一群老人和女人，声音里已经控制不住愤怒了：“你们在想什么？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不是要听你们这种无聊的话！跟你们的人明说了吧：想要当奴隶就继续当好了！就当我之前说过的话都不存在！”

卡秋娅咳嗽一声，拉了维斯一把：“维斯，你别那么激动……你声音太大了，大到我甚至听不清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

一名巴拉姆斯的老人站在那些被聚集来的居民队伍最前端，他脸上的褶皱已经很深了，老人的身体并不健壮，穿着粗布衣裳，声音并不大却透着一股无法改变的固执，他在竭尽所能地平静回答维斯的责问：“战争会有什么用呢？战争只会带来憎恶……我们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话去做，至少还能得到食物，更不必被卷进战争里。”

“那你们这些可怜虫就不配做人！”维斯狠狠地唾骂道，“不管你有多少，对加尔吉斯坦人来说你不过是一块会走路的石头罢了！你们不想要自由？你们不想活得像个人样？你们的尊严都哪里去了？！”

站在老人身边的一名老妇无奈地摇头：“如果你们轻举妄动的话，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就会被破坏……我对你们的军队和阵营不感兴趣，你们都是一样的。来这里说说话，然后不停地战争……我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子而已。我有个儿子，以

前跟你说一样的话……但他在半年前的战斗中死了。你们能把他还给我吗？”

“……没有人想要战争。”为首的那名老人叹息道，“何况你们自己也毫无胜算。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不想被卷入其中。”

面对这些固执的居民，维斯知道自己再怎么拼命呐喊也毫无用处，他恨恨地看了那名老人一眼，又用眼神征求德尼姆的意见。德尼姆抿着嘴，努力想着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局面，这时门外传来轻微的敲门声。

“很抱歉我来迟了。”莱奥纳尔没有解释自己为何迟到，他的目光落在德尼姆身上，“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么？”

德尼姆看看卡秋娅和维斯，点点头，跟着莱奥纳尔走出房间。

夜色笼罩着小镇，乌云密布的天空没有一丝星光。风很大，德尼姆看着莱奥纳尔的背影，疑惑着这名骑士刚才去忙碌什么，两人向前走了几步才停下。莱奥纳尔回头看着德尼姆的眼睛，声音很低沉：“我听说刚才的事了……你们似乎很不顺利。”

德尼姆没有回话，他默默点头。相比于强大的敌人作战来说，这些看似应该成为同伴的居民们才是最大的难题。德尼姆知道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和自己一样，然而问题真正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少年也免不了迷惘恼火。

“这不是你们的错。”莱奥纳尔回头看着德尼姆，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一步之遥，他的声音很坚定，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一样，“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那么现在我有新的任务给你。”

德尼姆不解地看着手按在剑柄上的莱奥纳尔，这个男人的心情似乎有些激动。

“听着，现在你们……要杀光镇上所有的人！”

莱奥纳尔的声音伴随着一声雷鸣落在德尼姆的耳中，天空中一道凄厉闪电刚刚划过，余光中德尼姆看得清对方脸上的表情，那不是悲伤也不是痛苦，更没有凶残与奸诈，只是无尽的平静和冷漠。骑士的命令德尼姆无法接受，骑士的表情更让德尼姆无法置信。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人下手！为什么！”

莱奥纳尔看着德尼姆，他的手已经完全握住了剑柄，天边闪电频频，一道道闪光中他向前一步，眼神和手臂的动作早已锁定了德尼姆。

“这是公爵大人的命令……”莱奥纳尔的声音依然没有一丝颤抖，但他的剑已经缓缓出鞘，闪电的光在剑刃上反射出一道道冷冽，直逼德尼姆的眉心，“虽然我最开始也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但现在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办法是最有效的。”

“如果巴拉姆斯地方的人民能够起义，当然最好不过。但公爵大人很清楚这里的状况，即使我们的军队给他们撑腰，他们也不会卖命的……公爵大人给我下的秘密命令就是——一旦无法谈拢，我就伪装成加尔吉斯坦军队，杀光他们。为了击败加尔吉斯坦人，沃尔斯塔人必须更加团建。只有加尔吉斯坦人做出毁灭种族的行径之后，其他地区的人们才会来投靠我们。”

“…………”

“其他的反政府武装也会把这件事看成一个机会，他们会联合我们，增援我们，

一起对抗加尔吉斯坦。巴尔巴托斯必须把他的军队分成两份，对付我们和其他的反政府武装。这样我们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莱奥纳尔平静地叙述着隆威公爵当日对他阐述的理由，他的剑锋已经完全暴露在德尼姆的目光里，“虽然我不认为你会遵从公爵大人的命令，但我还是决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来选择……你看，沃尔斯塔的明天就在我们手中！”

德尼姆回头看了一眼木门紧闭的小屋，莱奥纳尔的剑已握在手中，威胁之意赫赫。风吹乱了两人的头发，雷声震慑这这个卑微动乱的世界，德尼姆深吸一口气，迎着莱奥纳尔那双对生命毫无知觉的眼睛，大声回答道。

“我觉得！你们怎么能……怎么能因为所谓的和平就去屠杀无辜？！”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莱奥纳尔紧绷的面容忽然松开了，像是知道了答案的好奇者一样，失落写在男人的脸上，“你太年轻了，我真羡慕你那无垢的灵魂。但如果你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话，你对我们而言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呼哨声中，莱奥纳尔的长剑化作一道银光，劈向德尼姆。早有准备的德尼姆后退一步，堪堪避开这致命一剑。与剑技精湛的莱奥纳尔相比，德尼姆始终略嫌稚嫩，他甚至来不急拔剑还击，莱奥纳尔的第二剑已经飞速落下。

迎着德尼姆毫不畏惧的目光，莱奥纳尔握着剑的手依然坚定，只是看着那少年仰面凝视自己的目光，骑士的心中也掠过一阵迷惘。

难道沃尔斯塔的明天真要靠这种手段来完成？难道这真是自由所向的必经之路？

这样的思绪只在脑海中飞过了一瞬间，长年跟随公爵奔走的莱奥纳尔想起了曾经雪夜的屠杀，想起了加尔吉斯坦的民族政策，想起了那些苦难中无助的眼神，那些死去的战友，那些战败后断垣残壁的城市，那些逝去的荣光和永远不回的梦想与信念……相比那些软弱的巴拉姆斯小镇居民，莱奥纳尔更愿意相信这些为了目标做出某种程度牺牲的人们。不管自己对错与否，也无法将沃尔斯塔的命运交给那些软弱的民众。

骑士剑重重落下，却只斩开了泥土。一瞬间的恍惚让莱奥纳尔力劈落空，而德尼姆则充满心悸地回头看着刚才拉了自己一把的卡秋娅。已经不再与那些市民们谈判的卡秋娅和维斯并肩站在德尼姆身边，卡秋娅充满怒火的眼神紧盯着莱奥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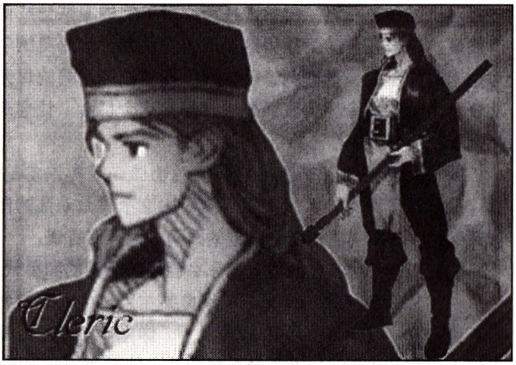
“德尼姆，你没事吧？维斯，快来帮忙。”

让卡秋娅和德尼姆惊讶的是，维斯看了德尼姆一眼，没有和往常一样拔剑与他们携手同战，而是缓缓走向愿意为梦想牺牲一切的那个男人。

“杀了他们吧，维斯，杀死他们两个。”莱奥纳尔满意地看着这个之前跟自己私下接触过的青年，高声叫道，“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沃尔斯塔的明天！”

卡秋娅简直要疯了，她难以相信维斯就这么背叛了自己和德尼姆，她看着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青年，他一向偏激，可他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样子的？

“蠢货啊……”维斯冷眼看着德尼姆，语气中透着森森寒意，“不愿意为自由而战的人全部该死！不管我们杀死多少人都没关系，你看着吧，那些人应当为能死于沃尔斯塔之和平高兴！”



“你醒醒，维斯，究竟发生了什么？”卡秋娅拼命嘶喊，但维斯与她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你闭嘴，卡秋娅！”维斯冷冷地看着这个美丽的少女，她曾经是许多人倾慕的对象，但对于他来说这一切早已没有任何意义，“别再像对孩子一样跟我说教了……还有你，德尼姆！你，你居然成了骑士团的领袖？！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哼，你是领袖？”

这一瞬间德尼姆全都明白了，他明白了维斯为何在战前动员总是要抢着说话，明白了为什么每次作战之后维斯都对自己的指挥指指点点，也明白了维斯在刚才劝说民众发动起义时为什么口不择言。原来这一切最初都已被预定好，自己不过是一个走走过场的棋子。从步入巴拉姆斯那一刻起，维斯早已决定了和自己不同的路，只是自己并不知道而已。

莱奥纳尔看了一眼已持剑与自己对峙的德尼姆，摇摇头：“算了，不用他们，我们一样可以把这镇上的人杀光……维斯，我们走。”

“等一下，维斯，莱奥纳尔！”

德尼姆的呼唤并没有留住这两人，维斯和莱奥纳尔的手势挥动之际，早已埋伏好的部队形成坚实的人墙，德尼姆抬头遥望，整个街道上已经布满了人。这其中大多数都是莱奥纳尔的直属部队，并不归德尼姆统辖。

雷声凄厉，大雨将至。德尼姆有些伤感地看着姐姐，同样痛心不已的卡秋娅给了弟弟一个安慰的拥抱。

“举起你的剑吧，我的英雄。”

许多人并肩站在德尼姆的身边，这些人有的来自公爵指派给德尼姆的正规士兵，有的是招募佣兵，也有风使卡诺普斯……所有人都站在大雨中望着远处缓缓逼近的队伍，没有一丝畏惧。

武器的幽光擦亮了小镇夜色，杀戮和尖叫之声在远处响起。

面对这绝望的一切，德尼姆生平首次发出了并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保持阵型，战斗，然后……撤退。”

大雨洒落人间，冲淡了血腥，也冲散了所有的暴戾气息。巴拉姆斯镇上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随即演变成一场屠杀，一直到最后一声惨叫消失为止……

8

让世人震惊的巴拉姆斯大屠杀的消息在之后数星期内传遍了整个沃里利亚，由最初压制种族的政策演变为彻底的屠杀，绝望和同仇敌忾的心情让更多沃尔斯塔人团结起来，毕竟相对于稳定的生活和战争来说，血腥屠杀的震撼更直接彻底。

对于加尔吉斯坦公国内部来说，这个绝佳的机会也让反对巴尔巴托斯枢机卿的人们开始不断发动起义，政府内部也分裂成保皇派和倒皇派两个阵营。皇帝巴尔巴托斯试图排除异己，却不得不面对隆威公爵领导的沃尔斯坦解放阵线。战火蔓延之下，加尔吉斯坦人无力抵抗来自各方各面的进攻，沃尔斯塔人开始获得胜利。隆威公爵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接近首都的城市，而此时臭名昭著的屠杀案则被栽赃到了德尼姆一行人身上。

对于加尔吉斯坦人，沃尔斯塔人和各种赏金猎人来说，被公爵重金悬赏的德尼姆显然是他们最好的目标。毕竟被悬赏者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无论如何强大也总会有人想要尝试一下。

三周的时间对于德尼姆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他藏身在同样是海港小镇的阿修顿，每天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最近的局势和消息。大部分的骑士团成员都藏匿在这座小镇里，因为至少远离了隆威公爵的主战场，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刻意掩饰行踪的战士们。

平静的生活对于刚刚经历了大战的德尼姆来说无异于煎熬，他陷入长时间的深深懊恼中。巴拉姆斯的惨剧仍时不时在梦中萦绕，战争与屠杀完全是不同的状况，它足以让人失去对日常的判断。

少年的情绪异常低落，每天看着不断有人送来各种消息，德尼姆时常变得沮丧，这个时候卡秋娅就会拍着弟弟的肩膀安慰他。她深知他有多努力，在更多时候，她甚至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梦，哪怕弟弟跟自己仍藏身失去双亲的克里提亚，至少那也是平静的生活。

面对战争，卡秋娅相信那个老人说的没错，卷入战争只会增加痛苦和不安，宁静的生活才是每个人最想要的东西。

“你不要责怪自己了，那时你的确无能为力。”卡秋娅看见弟弟这样消沉，总是试图劝解他。

“不，是我的错……”德尼姆摇头，窗外的阳光在他看来并不灿烂，“我没能……没能保护他们。”

卡秋娅叹了口气，又一次提起她的想法：“算了……德尼姆，我们还是离开这片伤心地吧，去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

德尼姆深吸一口，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经过三周多的调整，他的情绪已

不像当日那样绝望，他对着姐姐努力摇头："不……姐姐，你能明白我的心情。不为父亲报仇，我绝不离开。巴拉姆斯的血也不能白流，我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卡秋娅知道弟弟跟自己一样固执，她叹了口气。德尼姆想要完成使命，可现在这种状况他又能做些什么呢？被隆威公爵通缉，整个沃里利亚几乎都认为德尼姆是大屠杀的凶手，任何一方势力都不能容纳他们……

卡诺普斯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通缉令，这样的悬赏贴满了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卡秋娅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的悬赏又提高了……"卡诺普斯把手里的通缉令扔给德尼姆，"战争本来就不是小孩子的游戏，德尼姆你应该明白这一点。隆威把悬赏提高到三万元，看来他现在的窘况已经好转了嘛。"

"那个畜生……他把一切的罪名都推到我们身上。"卡秋娅怒道，"这个伪善者！"

卡诺普斯看了一眼情绪低落的德尼姆，对卡秋娅纠正道："不不，你要明白……事实上战争没有真正的正义与邪恶。当受害者拿起武器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加害别人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成败总是能决定太多事。"

"我想我明白了。"德尼姆抬起头，"当初我没有能够救他们，如今我被通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失败了……"

"没错。"卡诺普斯把那张通缉令撕碎，"在战争中，除了胜利你别无选择。不要再为失败继续内疚，那样只能浪费更多时间。"

"可是我们现在能去哪里？"卡秋娅对现在的局势已经绝望了，"隆威通缉我们，所有的势力都想要剿灭我们。"

"现在的局势很微妙。"卡诺普斯对德尼姆说，"隆威穿过了巴尔纳姆山脉，他们现在集合在靠近加尔吉斯坦首都的地方。"

德尼姆慢慢冷静下来，卡诺普斯的话让他明白了自己陷入自责情绪的确是无用的，他顺着风使提供的情报开始分析："那样的话，最后隆威的军队会向加尔吉斯坦人发动总攻，而现在被屠杀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加尔吉斯坦人没有任何的能力抵抗这种全面进攻。"

"没错……巴尔巴托斯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胜利女神这次会站在沃尔斯塔人一边。"卡诺普斯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开始行动了，从请报上分析，现在大部分军队集结在总攻的位置，就留下了突围的空缺点给我们……而守卫那里的人，是兰斯洛特。"

这个名字让所有人眼前一亮，卡秋娅想起那个让人信赖的骑士，立刻点头同意了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和兰斯洛特取得联系，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德尼姆用了并不算长的时间召集部队，在这三周里他并没有因为情绪低落而放弃对骑士团的训练，所有人精神都还不错。大多数人目光炯炯地看着德尼姆，他们的心情和德尼姆一样激动，面对屠杀者的污名，每个愿意为自由献身的年轻人都不愿一直背负。德尼姆在小镇就地做了简单的战前动员，他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鼓舞士气，让

人们重拾勇气，就像卡诺普斯对他做的那样。

就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德尼姆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凭着在战场上培养出的直觉，少年猛然转身，赫然看见一支羽箭落在自己脚畔。一名神情坚毅的女子站在不远处的路口，手中一张巨大的金属巨弓仍在嗡嗡作响，女子的表情愤怒中带着一丝悲伤。

"逃犯德尼姆，来受死吧！我跟踪你很久了！"

跟随在女子身后的人慢慢形成扇状队形，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愤慨。从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和容貌上辨认，德尼姆知道他们大多是沃尔斯塔人。

"赏金猎手？"德尼姆拔出自己的佩剑，挥手让背后的队伍也迅速散开，"抱歉，我还不能死在这里……"

女子冷哼一声："别拿我和那些肮脏的赏金杀手相提并论，我是莱维巴拉姆斯亡灵们讨回公道的！"

德尼姆愣了一下："你是巴拉姆斯的幸存者？等等，你听我解释……"

"畜生！闭上你的脏嘴！"女子又一次举起手中的巨弓，她纤细的手臂上似乎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满弦的巨弓中央，箭矢锋芒遥指德尼姆的眉心，"我要替死去的哥哥报仇！"

"等等，我并没有杀巴拉姆斯的人。"德尼姆后退一步，凝神看着对方指向自己的箭矢，依然想要解释，"不错，当时我的确在场，但我曾经试图阻止那场屠杀！"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的谎言么？"女子冷笑，"你为什么要背叛沃尔斯塔？我哥哥在挖矿的时候弄伤了脚，他已经瘫痪在床上了，你们还是没有放过他……"

"不！"德尼姆大声反驳道，"公爵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女子手中的箭在德尼姆声音未落之际已离了弦，德尼姆堪堪避开这一箭，箭矢飞快地没入他身边的房屋墙壁。这样可怕的箭术让德尼姆暗暗吃惊，他知道自己似乎是无法说服面前这个沃尔斯塔族的年轻女子了。

"你还想把罪名推给沃尔斯塔的领袖？！我绝不饶恕你！叛徒，记住我的名字，我是沃尔斯塔的阿萝塞尔！"

卡秋娅叹了口气："她根本听不进去我们的话……准备作战吧。"

队伍在德尼姆的指挥下迅速变换阵型，大多数战士寻找掩护避开了阿萝塞尔无比强大的箭术，德尼姆利用自己三个星期以来在阿修顿熟悉的地形迂回着同这支队伍周旋。对方的人数并不多，他只是希望尽量减轻战损。

如同德尼姆预期的那样，战斗没有持续太久，阿萝塞尔作为整个部队的核心主力，她被德尼姆用剑指着要害的时刻，也是战斗结束的时刻。大多数追随阿萝塞尔的士兵开始溃逃，德尼姆没有下令追击，他只是看着这个受伤倒在地上的年轻女子，阿萝塞尔的眼神让德尼姆感到一阵心痛。

"来吧，杀了我吧。就像你对所有的巴拉姆斯人做的那样！"

"我可以这么做。"德尼姆收起自己的剑，刚才阿萝塞尔射箭对自己示警足以证

明这个女人拥有许多男人也不曾有过的骑士之心，他坚信对方在被击败后不会纠缠着偷袭自己，“但我不会杀死你，你可以跟着我们走。”

“什么意思？”阿萝塞尔瞪着德尼姆，如同他想的那样没有去摸自己的弓箭，“囚禁我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我希望你能用双眼见证我的清白。”德尼姆的声音并不高，却字字句句震动着阿萝塞尔的内心，“跟着我，去亲眼看一看我所说的事实。当你了解了真相之后，还决定与我为敌，我一定会杀死你。”

阿萝塞尔愣了一下，她没想到德尼姆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她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蒙蔽我。”

德尼姆转身指挥队伍开始撤离阿修顿，他的目光甚至都没再停留在阿萝塞尔身上：“很好。”

9

德尼姆并没有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反倒是看着这样一个敌人随行，卡秋娅对德尼姆的做法有些不满，她私下里找德尼姆讨论关于阿萝塞尔的事。

“你知道这个人跟莱奥纳尔的关系吧？”

德尼姆看了一眼神情落寞的阿萝塞尔，平静地回答道：“我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要让她参加我们的队伍？”卡秋娅对弟弟表现出的平静难以接受，“这样的人判断难免会出现偏差，如果她仍执意站在公爵那一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暴露，这个人身手很不一般，她如果想要逃走，你有信心留住她吗？”

“姐姐，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维斯那样，只看得见自己头顶的天空。”德尼姆耐心对卡秋娅解释着自己的看法，“阿萝塞尔是不是会倒向公爵那一边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只是想向她展示自己的清白……毕竟她的亲人在巴拉姆斯屠杀中死去了，这当中也有我的责任。如果等到她相信真相又不愿意反对莱奥纳尔的那一天，我们再成为敌人也不迟。”

“没有人像你这样领导军队。”卡秋娅叹了口气，“为什么你和我一样固执呢？她跟在队伍里，像一个随时会毁灭我们的禁咒，光是想一想就很可怕了。”

“相信我吧，姐姐。”德尼姆轻声安慰卡秋娅，“如果真的这个世界只有那种狭隘的人，它必不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世界。就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一直到我们完成使命的那一天。”

“完成使命？”

“对，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年轻人，不用再因民族纷争走向战场的那一天。”

队伍继续缓缓进发，按照最初德尼姆和卡诺普斯的预想，他们经历了数次赏金猎人的堵截才到达托马斯山附近。这一带曾经是德尼姆首次带领部队行军的所在，现在回到这里已物是人非，这让少年非常感慨。奇怪的是山坡脚下静悄悄的，没有部队集结的景象出现。德尼姆犹豫了一下，决定下令停止进军开始就地休整。阿萝塞尔也下马跟其他战士一同准备搭建帐篷。

“这里真是有些奇怪。”德尼姆有一种奇妙的预感，他看着卡诺普斯，“我其实也有些奇怪，当初我们得到情报的时候，说公爵把所有军队都调往塞万斯森林，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不可？”

“当然是因为要让你从那个该死的小镇里跑出来。”

德尼姆顺着声音的出处看过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依然是那副朴素的小镇青年打扮，只有神态已变得飞扬跋扈，维斯从山坡一侧缓缓走出，脸上挂着胜利者才有的冷笑。

“很久不见了，德尼姆。能在这里看到你真是让人高兴……我甚至担心你被那些低劣的赏金猎人所杀。现在看到你还活着，真是太愉快了。”

卡秋娅在一瞬间警惕起来，她明白这显然是个陷阱：“维斯？你怎么会在这里，兰斯洛特先生呢？”

维斯没有回话，他的目光落在已经停止工作，一直盯着自己的阿萝塞尔身上：“阿萝塞尔你居然还活着？你这家伙已经背叛我们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这场战争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不，你误会了，其实我……”阿萝塞尔看见维斯，知道莱奥纳尔应该离开自己也不远了，她想为自己的尴尬处境辩解一两句，但德尼姆的再度发问让她没能继续说下去。

“维斯，你来这里干什么？兰斯洛特在哪里？”

“你们真是白痴！”维斯嗤笑道，“难道你还没发现自己被愚弄了吗？这是我设下的圈套，现在你们钻进来，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你们的愚蠢。你所敬爱的赞诺比亚人不在这里，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古都莱姆周围的某个小镇上跟人饮酒谈笑着吧？”

德尼姆的心开始慢慢沉下去，他知道维斯要做什么了。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维斯的手臂在空中挥动，很快蜂拥而至的士兵们开始聚拢在山脚下，这些人大多数都身穿沃尔斯塔解放阵线的战斗服装，他们手持精良的武器，面对着德尼姆的队伍。

“没有未来了，你们彻底完蛋了！”维斯朝着德尼姆得意地大叫道，“我不会再放过你的，德尼姆，你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外，公爵也说了，要杀死所有的巴拉姆斯幸存者！”

维斯的声音像利刃一样穿透阿萝塞尔的耳膜，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男人，她知道维斯近来一直跟随在莱奥纳尔身畔，那个她一直仰慕和信赖的男人。这一刻阿萝塞

尔觉得世界仿佛在她面前坍塌了，她的目光死死盯住维斯。

"你说什么？巴拉姆斯屠杀是你们干的？"

维斯冷笑着回答了阿萝塞尔一直想要知道的疑问："当然了，而且是和你的情人莱奥纳尔一起干的。可怜的家伙，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嘛？你们一起下地狱吧，这一切将没有机会澄清了！"

"天……那样的屠杀，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想要获得胜利，一定要不择手段吗？"

德尼姆冷静地命令战士们迅速做好战斗的准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卡诺普斯的教诲仍在脑海中回荡，唯有获得胜利者才能拥有继续探求真相的权力。

"看来你还不太明白……"维斯拔剑指向德尼姆，"跟卑贱的人在一起生活，死亡才是最好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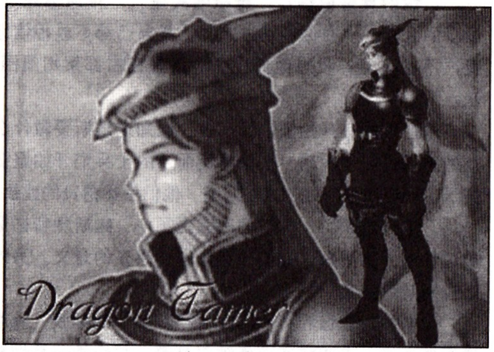
在曾经德尼姆和维斯共同战斗过的地方，两人带着自己的队伍开始了生平首次交手。德尼姆果断地让阿萝塞尔和弓箭队伍构成了强大的远程攻势，让维斯一时间难以指挥部队靠近。从阿修顿一路走来应付各种赏金猎人的战斗让德尼姆愈发成熟，少年冷静地控制着战局，在这片并不开阔的地带双方凭着各自的优势僵持良久，最终维斯终于明白了想要杀死德尼姆并非嘴上说说那么容易。

"德尼姆，就算你赢了也别想回到阿修顿！"维斯恨恨地带着伤亡惨重的队伍开始后撤，"我已经切断了你的后路，你再怎么顽抗也没有用，我会亲手杀死你的！"

德尼姆没有逞这种口舌之快，他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队伍，受伤者寥寥，大多数人仍保持着极佳的状态。想到阿修顿已经无法回头了，少年知道自己面前的路会更坎坷，回忆着这一带的地形，德尼姆做出了最后的结论。

"我们先撤兵到卡里扎尔镇上，在敌兵来援之前清理战场。"

撤离的时候阿萝塞尔悄悄走近德尼姆，坚强的女子眼睛红红的，这是被最亲密之人背叛后痛心的表达。阿萝塞尔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德尼姆，却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在德尼姆的面前，这个强大女性躬身行了她生平最谦卑的礼仪："德尼姆，我必须向你道歉……你是对的。从现在开始，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你……"



德尼姆平静地看着阿萝塞尔，把手递给这位内心无比坚强的姑娘："来吧，让我们携手前进，为了所有年轻人不必再上战场的那一天。"

10

加尔吉斯坦公国的都城克里塔尼依山傍水，是整个沃里利亚岛上最美丽的城堡之一。从城堡上方向下望去，城内的街道整齐有致，象征着秩序与繁荣的加尔吉斯坦国旗飘扬在街道两侧，这里的生活富裕又充满安宁，是加尔吉斯坦建国后最值得自夸的一点。

此时正值夏末，炎热的天气让城堡周围没有林荫的所在都显得炎热无比，一股腐蚀气息在空气中弥散。若从城堡向城外眺望，则能看见无数散落的铠甲碎片与残破兵刃，尚未经过全面打扫的战场仍有许多尸体横七竖八躺在滚烫的地面上，过于炎热的天气让这些尸体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不断有用方巾掩着口鼻的士兵进出城堡，正对城堡外围进行大规模的清理。

隆威公爵志得意满地站在城堡内，他正在被投向自己的枢机卿管家带领着参观巴尔巴托斯的城堡。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加尔吉斯坦人领袖拥有隆威无法企及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被转化成古董、名画和精美奢华的装饰分散的枢机卿的居城内。这个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高高在上的存在此时则在牢狱中痛苦地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隆威公爵知道越是给枢机卿更多的时间，越是容易节外生枝。就在军队彻底贡献首都的同时，隆威公爵谨慎而冷静地发出了各种命令，他要在一天之内扫平所有的障碍。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当隆威公爵在城堡内参观自己的战利品时，宣扬两个民族是一家人的神父们已经被派往各个街区。在第一时间安抚好战败的加尔吉斯坦人会最大限度减少意外的发生。莱奥纳尔已经开始部署城防和警卫队的安排，一夜之间需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不得已今天晚上整个克里坦尼城内必须实行宵禁，战场也需要在一天之内清理干净。

参观过城堡之后，隆威也想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对手。当初带领沃尔斯塔人开始抵抗战争的最初岁月，隆威还觉得自己和那个成为枢机卿，获得大部分加尔吉斯坦人支持的男人有着天与地的差距。无数次的战斗，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日与夜，隆威仍能记得自己没有一次安慰睡眠的那些长夜。侍卫守在身边，年迈体虚的他坐在窗畔等待天明。

不断的回忆让隆威真的确信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民族英雄，他满意于自己今日的成就，虽然其中有过许多波折和不安因素，胜利毕竟已在手中了。德尼姆是个最为难办的不安因素，公爵阁下想着那个年轻人，不由得轻揉眉心，感到一阵烦躁。

"让莱奥纳尔过来见我。"

已成整个加尔吉斯坦地区和沃尔斯塔地区最高统治者的隆威公爵发话，不出片刻功夫莱奥纳尔已回到枢机卿居城觐见。

"维斯对德尼姆的围杀失败了。"莱奥纳尔知道公爵阁下在担心什么，单刀直入

地汇报了最新的状况，“而且比较意外的是，阿萝塞尔也在德尼姆的队伍里。”

隆威公爵看着自己最信任的骑士，叹了口气：“阿萝塞尔……我记得你和她之间关系匪浅吧？现在她居然选择了德尼姆的队伍吗？”

“抱歉，阁下……”莱奥纳尔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并不激烈，他很简单地解释道，“阿萝塞尔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在巴拉姆斯镇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

隆威有些怅然地哦了一声，他知道莱奥纳尔告诉自己这些必然已做出选择。虽然并不想失去这个最忠实的骑士，公爵也知道自己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不管莱奥纳尔的选择如何，他明天都要处死巴尔巴托斯，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忧患。

“阿萝塞尔并不明白真正的民族解放之路都要经历各种牺牲。”莱奥纳尔低头没有直视公爵，“我想她最终会明白我们的苦心。”

骑士的回答让隆威松了一口气，他有些愧疚地看着这个为自己，或者说为沃尔斯塔舍弃了许多的男人。但很快这种内疚就消失了，隆威公爵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和布兰达祭司一样，拥有半个沃里利亚的男人，他不需要再面对任何人怀揣内疚之情。

“我替沃尔斯塔人感谢你，明天就要对巴尔巴托斯处刑了，这次战斗你也竭尽全力，今天尽早休息吧。”

翌日的行刑仪式在隆威的刻意操办下规模盛大，几乎所有加尔吉斯坦治下的沃尔斯塔人都前来参加。巴尔巴托斯被安置在断头台上，隆威公爵面向汹涌的人潮，心中的满足已无法用语言表达。他对着黑压压的民众高声呼唤道：“诸位，长久以来战乱的根源终于被铲除了。从今天开始，沃尔斯塔人和加尔吉斯坦人将不再分彼此，我们将在同一个国度把过去的历史抛开，共创一个崭新的未来。”

“让他去死，这个家伙……我的儿子就是被他的军队杀死的！”

“我们受够了这个人的侮辱，让他肮脏的血洗刷我们”

受到隆威公爵讲演的煽动，不少沃尔斯塔人和受迫害的加尔吉斯坦人在断头台下大骂巴尔巴托斯枢机卿。这个靠着凝聚民族自尊心起家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到末日，这让很多对当前政策不满的人都觉得高兴。在不少沃尔斯塔人的声讨中，隆威公爵充满自信寻找最后嘲讽巴尔巴托斯的机会：“看见没有，就连你的人民也反对你！”

被捆得无法动弹的巴尔巴托斯抬头怒视这个沃尔斯塔的地方领主，反驳隆威声音倒是出奇地冷静：“笑话，你以为杀死我就能解决战乱了吗？真正造成战乱的是这些可笑的民众，他们把权力赋予你我这样的人，然后躲在软弱的后方表达各种不满。你看看我今天的样子，这就是明天的你。你和我，其实是一样的……”

“胡说，你这个就要被处死的可怜人。”隆威恼羞成怒地怒斥道，“我会带领沃里利亚走向新的和平，你却只能带来战乱。”

“真正的和平？”巴尔巴托斯怪声笑了，“你以为真正的和平那么容易得来？隆威你看着我今天的下场，这就是你的未来……一想到这，我就觉得心情愉快！”

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口舌之争没有持续多久，愤怒的隆威公爵甚至没有让牧师完成忏悔环节，直接宣布了巴尔巴托斯的死刑。这个奉行民族清洗政策的旧政权领导者被砍头之后，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叫好声和掌声。

结束行刑仪式后，隆威公爵回到居城聆听最新的情报，对于德尼姆的动向他仍有些在意。在得知德尼姆绕远从海路迂回离开了自己的包围之后，公爵大人陷入良久的沉默之中。

“让莱奥纳尔来见我。”

忠诚的骑士依然没有让隆威公爵等候太久，他推开会客厅大门的同时，两名站在会客厅内的卫兵自动退了出去。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隆威看到自己忠实的部下似乎也有一丝疲态，他知道为了防止巴尔巴托斯旧部前来闹事，今天莱奥纳尔甚至亲自参与了城防工作，“辖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的协调，民众之间的矛盾，整顿和重编军队，还有给各个城市布防……赞诺比亚的骑士已经被派往古都莱姆了，你去主持一下阿莫利卡城的各项事宜。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休养，要竭尽所能积蓄力量。”

“我明白了。”莱奥纳尔躬身回答道，“我会控制好阿莫利卡城，在我们与暗黑骑士团合约仍有效的时间内，寻找打败巴格拉姆的机会。”

“就是这样。”公爵叹息道，“虽然打败了巴尔巴托斯，反政府力量依然不容忽视，我可不希望自己出什么纰漏被他们反对……还有那些活跃的所谓沃里利亚解放阵线，也是需要防范的对象。”

“如您所料，一切最终都将被控制住，沃尔斯塔的真正自由时代即将来临。”莱奥纳尔对公爵的计划充满信心，“也许到了那一天，和平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手中的宝物。”

隆威公爵开怀地笑起来，他期待着那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也是他权力登顶整个沃里利亚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他想必能笑得更畅快淋漓吧？

11

夜色浓重，重新回到阿莫利卡城外，看着这座让自己和隆威公爵结缘的城堡，德尼姆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感慨，他必须争分夺秒。

在之前的古都莱姆，德尼姆遭遇了自己战场生涯中最糟糕透顶的失败。原本与守城的士兵头领扎潘交战后想要联络兰斯洛特·汉米尔顿，却因为暗黑骑士的突然攻城导致局面一度混乱，卡秋娅被扎潘抓住。心急如焚的德尼姆想要找回姐姐，扎潘扬言让德尼姆前往阿莫利卡城见他。对于这种陷阱一样的建议，德尼姆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最初前往古都莱姆的路也不算顺利，德尼姆从维斯口中得知圣骑士一行可能驻扎在古都莱姆后，为了躲避公爵的追杀选择了海路绕行，随后他们碰上了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女战士希丝缇娜。这位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战士又一次遭遇了生命的威胁，被德尼姆救下。对于两人之间的缘分，希丝缇娜也有些意外。

“你这是第二次救我了，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在希丝缇娜的引荐下，德尼姆在波多砦见到了整个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领袖，让人惊讶的并非这位领袖也是名美丽的女性，而是她居然是希丝缇娜的姐姐，相近的美丽容貌中透着一股冰冷与固执，这是德尼姆对这位塞莉艾的第一印象。

在波多砦逗留期间，德尼姆得知了隆威公爵取得战争胜利的消息。

让德尼姆比较失望的是，塞莉艾所奉行的准则和自己似乎有些不同，很多人视沃里利亚解放阵线为危险存在也并非毫无道理。塞莉艾正在考虑执行暗杀隆威公爵的计划，在希丝缇娜看来这无疑是最疯狂也是最危险的计划。遗憾的是没有人能说服塞莉艾，她认定只有杀死两方领袖才能结束战争。

这样的争执从来不会有结果，德尼姆无意纠正塞莉艾的看法，他只能选择离去。失望之余的希丝缇娜决定跟随德尼姆，少年带着自己的部队辗转来到古都莱姆，这里的意外混乱让德尼姆没有照顾好卡秋娅，被维斯麾下的佣兵头子扎潘钻了空子。

圣骑士兰斯洛特果然在古都莱姆，为了给德尼姆更多的时间去救卡秋娅，赞诺比亚骑士一行抵挡住了暗黑骑士团的进攻。德尼姆甚至都来不及同兰斯交谈就匆匆离开了，他最后回首望见的是两方骑士剑光交错的场面，在心中暗暗祈祷着姐姐和兰斯洛特的平安，德尼姆迅速赶到阿莫利卡城外。

现在要进攻自己曾经努力守卫过的城堡，德尼姆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他开始针对阿莫利卡城的缺点飞快地进行战斗部署，扎潘果然带领不少佣兵在城外抵抗，但他们的实力对德尼姆来说几乎毫无威胁。

在阿莫利卡城内，德尼姆看到了久违的维斯。

“德尼姆，我们又见面了！”

维斯的进步也显而易见，他一剑杀死了试图继续带着卡秋娅逃走的扎潘，一只手拽住那个曾经不断呵斥自己的女人长发，让士兵把她带进牢房里。

“维斯！”德尼姆听到姐姐痛呼，脸色剧变，“放开我姐姐！”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维斯亮出自己的佩剑，让背后的士兵们全部后撤，“德尼姆，你放心吧，我会放走她的……但要在杀死你之后。来吧，我们来单挑吧！”

德尼姆没有拔剑，他依然不想与维斯战斗。

“你在开玩笑吧，维斯，我们之间为什么要战斗……”

“不要啰嗦，想要那女人回到你身边的话，拔剑！”

德尼姆这一次再无犹豫，他抽出佩剑，伸手阻止了想要劝自己小心的卡诺普斯和希丝缇娜。

所有人都开始后退，给两人让出大片空地。

维斯冷笑着快步走近德尼姆，就在毫无征兆之际朝前刺出一剑，直向德尼姆的胸口。

昔日的友情，共战的情谊，在这一剑刺出后都已烟消云散，仿佛在维斯面前站着的并非青梅竹马的好友，而是一个始终阻碍自己的敌人。

德尼姆剑术也已今非昔比，他轻易地格开维斯的剑锋，借力后退两步，大声质问道："我们到底是要为什么而战，维斯？"

"为什么而战？"维斯盯着德尼姆的步伐，没有再一次心急抢攻，他大声回答道，"你又是为了什么而战？甚至你这样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存在？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称赞你，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努力。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神父，而我的父亲只是个讨厌的酒鬼，他从小到大总是不停殴打我！从小每个人都憎恶我，我哪怕跟我父亲一点相似的地方也没有都没用！而你，你能轻易拿走一切！"

"但我一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你！"无法相信维斯是因为这些才反目成仇的德尼姆再次高声问道，"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一步？"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维斯似乎要在一天之内把藏在心中的所有愤懑都发泄出来，"我憎恨你，憎恨上天对我的不公！你拥有一切，人们都喜欢你，你有好父亲，还有个美丽的姐姐，而我却一无所有！"

"姐姐也一直把你当做我们家里的一份子……"

德尼姆的解释让维斯更加愤怒："她从来没有！你什么都不明白，她对我毫不关心，甚至她父亲在她心中的地位也比不过你！她从来只爱你一个，她只在乎你的存在！"

德尼姆绝望了，他垂下剑，最后一次问维斯："即使现在弥补都已经太迟，但我还是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忘记所有发生的一切，像从前那样继续是最好的朋友？"

"别做梦了！"维斯再一次举剑冲向德尼姆，"你这个叛国者，废物，我有自己的同伴。连公爵和莱奥纳尔都听信于我！"

"他们只是在利用你！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像那些被屠杀的人一样，被毫不犹豫地除掉！"

"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们怎么可能利用我！"维斯不屑地冷笑，"是我在利用他们，我将踩着他们的身体去获得我应有的东西！"

德尼姆手中垂下的长剑再次被举起，沃尔斯塔的两个年轻人各向前踏出一步，他们手中的兵刃在空中迸出激烈的火花。童年开始就互相熟悉的两人剑术基础太过相似，德尼姆和维斯几乎都能轻易化解对方的进攻。僵持片刻之后，一个威严又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德尼姆和维斯听到这个声音本能地按照他的命令后撤几步，收回手中武器。

两支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魁梧身影，他的出现让阿萝塞尔发出低声惊呼。满脸疲惫的骑士莱奥纳尔阻止了正在战斗的两人，声音严厉而短促。

"你们给我住手吧！"

维斯恶狠狠地看了莱奥纳尔一样，这个骑士的武勇与权力都非他所能撼动的强

大，看着近在咫尺的德尼姆，维斯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他大声吼道："为什么阻止我？"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莱奥纳尔看了一眼维斯，他对德尼姆的评价在维斯之上，毕竟那个安静的少年从未如此歇斯底里过，战争和政治并不缺少暴怒的激进青年，"虽然我曾经命令过你杀死他，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都给我听着！"

德尼姆放下剑，虽然莱奥纳尔的行为也令他不齿，但这个男人毕竟还有一颗骑士之心，他相信对方不会趁机偷袭自己。

"德尼姆，你来阿莫利卡的路上应该已经知道了，巴格拉姆人进攻古都莱姆的事。"莱奥纳尔将手中的公爵密报丢在地上，冷声说道，"暗黑骑士团也参与了这次战斗，莱姆战况不利，现在已经沦陷了。巴格拉姆看到公爵阁下崛起没有给我们更多喘息之机，他们开始了全面侵略战争。"

德尼姆已经知道巴格拉姆入侵古都莱姆的事，他并不惊讶。惟一值得怀疑的是暗黑骑士团曾与隆威公爵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德尼姆不明白是什么改变了那些迪罗斯人的想法。暗黑骑士团出现在古都莱姆的时候他也很吃惊，现在听到沦陷的消息，德尼姆第一时间想到了圣骑士一行。

"兰斯洛特怎么样了？他们怎么可能被打败……"

"对于圣骑士的处境，我们也不清楚。"莱奥纳尔摇头，"可能战死或是被捕了……德尼姆，你看到眼前的形势已经多么严峻，我们不能再继续自相残杀。请加入公爵的队伍，重新协手对抗巴格拉姆的侵略吧！"

"我不能接受！"维斯在一旁声嘶力竭地怒喝，"我们不能跟叛徒妥协，更不应该跟他们讨价还价！"

莱奥纳尔无奈地看着维斯："你为什么不能像德尼姆一样安静一会？难道你已经不听从我的命令了吗？"

权力的作用终于还是最为巨大的，莱奥纳尔的声音盖过了维斯，让他安静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此刻变得异常尴尬，莱奥纳尔继续把关注的目光留在德尼姆身上，他试图努力劝解这个固执的少年："做出你的选择吧，德尼姆……你不一定现在就要告诉我。但你要明白，无论如何美丽的梦想，无法实现终究只是一段空谈。你想让自己的理想如泡沫般破碎么？难道你不想为父亲报仇了？加入我们吧……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莱奥纳尔的话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德尼姆甚至低头沉思了片刻。这一刻的时光也因寂静而变得悠长，德尼姆回忆起之前的一幕一幕，最终他看到了阿萝塞尔含着泪水的目光，那些曾经的爱意在女子的心中终于化成了无尽的痛苦，而带来这些痛苦的人正是要联手德尼姆的隆威公爵。

德尼姆站在阿萝塞尔的正前方，挡住了莱奥纳尔的目光，他用力且坚定地摇头，他为自己刚才一瞬间的软弱和放弃羞愧，也为自己做出属于个人的选择庆幸。

"不，我绝不回头！"德尼姆字正腔圆地回答莱奥纳尔，"你们现在和巴格拉姆人有什么区别？你已经被公爵蒙蔽了双眼，沦为他的杀人机器！"

“那你又准备如何？”莱奥纳尔对德尼姆的回答并不意外，“你真的相信自己做得比他更好？”

德尼姆低下头：“不……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想改变一些东西，我只是不希望人们的生活充满绝望。”

莱奥纳尔叹息着，德尼姆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人是会为了一块面包去杀同类的生物。他们从来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互相争斗，战争不可能被消灭，正如人性的自私不会被消灭一样。我们的职责只是引导这些愚昧的人们建立一个有序的全新国家而已。”

“我不懂，也不相信你所说的那些。”德尼姆指着伤心欲绝的阿萝塞尔高声说道，“我要自己去寻找，我到底该相信什么，为什么而战！”

莱奥纳尔挥手让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押着卡秋娅走出来，这个举动让德尼姆和维斯都有些吃惊。

“我明白了……我给你一些时间去思考，现在带着卡秋娅离开这里。”

维斯急了：“莱奥纳尔，你什么意思？”

“你住嘴。”莱奥纳尔指向维斯，声音威严不容置疑，“德尼姆，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吧，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你要的东西这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当你得到答案之后，我想你会回来的！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我绝不会放弃希望，面对恐惧也不退步！”德尼姆的声音迎着维斯，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动摇了。

卡秋娅冲过来抱住自己的弟弟，连日来担惊受怕的恐惧让她变得异常脆弱。少女伏在德尼姆的肩头啜泣，德尼姆轻声安慰着姐姐，又看了一眼有些失神的阿萝塞尔，无奈地朝着向着队伍做出撤军的指示。

德尼姆走了，维斯仍不甘心，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戏耍了，一切辛苦和努力都随着德尼姆的安然离去白白浪费。空荡荡的城堡里只剩下他和莱奥纳尔，维斯依然执着地质问莱奥纳尔：“你为什么要放走他？你会为了没杀死他而感到后悔！这件事你绝对是做错了！”

“让他去。”莱奥纳尔看着德尼姆背影消失的方向，他觉得自己有些羡慕这个少年，“除非他认清真实的自我，否则谁也无法说服他。如果到时候他还是没有改变的话……我会赌上骑士的名誉，杀了他。”

“不……我也会杀了他的！”维斯纠正骑士的说法。

当天夜里，维斯和莱奥纳尔双双赶回隆威公爵所在的首都克里塔尼亚城。这两人的归来让一筹莫展的公爵大为振奋。顺利攻陷古都莱姆让巴格拉姆人就地休整忙碌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沃尔斯塔阵线的反击工作也准备完成。加尔吉斯坦人虽有一些仍不满沃尔斯塔领主的统治，却和沃尔斯塔人一样憎恶着贵族控制的巴格拉姆临时王朝。聚集了两个民族的力量，沃尔斯塔人抵抗住了巴格拉姆从古都莱姆开始向西推进的攻势。双方势力进入了僵持期。

沃里利亚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2

被重兵守卫的费达克城几乎是整个沃里利亚岛上最可怕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里地处险要，而是因为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从教国罗迪斯远赴沃里利亚，并支持原沃里利亚王国司祭布兰达在巴格拉姆称王的暗黑骑士团。当年霸王死后罗迪斯即派出暗黑骑士团前往沃里利亚，在世人看来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这座岛上的至高权力。毕竟富饶的港口贸易为很多国度所垂涎。奇怪的是暗黑骑士团来到这里之后，除了联合一些贵族拥护司祭布兰达之外并没有做出更多过激行动。

正因为如此，巴格拉姆人容忍了这些外来者对自己权力的分享。暗黑骑士团又通过平叛和屠城等方式建立起强大不可战胜的形象，成为横亘在整个沃里利亚岛上的一道屏风，隔绝了加尔吉斯坦、巴格拉姆与沃尔斯坦三个地方。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打算攻打暗黑骑士团，坚固的费达克城仿佛会永久屹立一般，沉默地凝视这块土地上的纷争。暗黑骑士团的沉默和他们的果断同样让人害怕，若非如此，隆威公爵也不会选择第一时间与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正如岛上大多数人所猜测的那样，不管是司祭布兰达，抑或曾经风光一时的巴尔巴托斯，还是现在风头正盛的隆威公爵，每个位高权重者都在努力等待时机，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独揽沃里利亚的全部领土。也许到那时就是该赶走这些外国骑士的最佳时机。

遗憾的是这种时机似乎永远不会来，在得知隆威公爵攻克加尔吉斯坦首都之后，巴格拉姆的领导者布兰达随即按捺不住无穷的忧虑，率先指挥骑士团进攻古都莱姆。

一个月前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幕精彩的戏剧般在世人面前华丽上演。暗黑骑士团的次强者巴尔巴斯率军偕同巴格拉姆军队进攻古都莱姆，导致莱姆陷落。隆威公爵与暗黑骑士团之间的和平约定也成了一纸空谈。奇怪的是在这之后，暗黑骑士团立刻收兵退回到费达克城，开始了长时间的沉默。不管是对于巴格拉姆人还是沃尔斯塔人来说，暗黑骑士团的沉默总显得有些深沉可怕。

相比整个沃里利亚的忧虑而言，费达克城的指挥室内一名老者的怒气却更能暴露真实的状况，这名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的健壮老者身穿暗黑骑士团的指挥官正装，身材魁梧，正指着一名暗黑骑士怒骂。

“巴尔巴斯，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但这件事肯定是被严令禁止的！”老者怒斥着另外一名身穿重铠，面色阴沉的男子，“不光如此，你还隐瞒自己几次抗命的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一个面容惫懒的男子在一旁帮腔道：“是啊……巴尔泽丰说的对，你怎么会这么不用脑子？这种事你难道就不能去想像吗？”

“你闭嘴！”老者瞪了那个帮腔的男子一眼，“我还没让你说话！”

整个驻扎在沃里利亚岛上的暗黑骑士团职务分明，所有指挥官中除了团长兰斯洛

特·塔尔迪罗斯之外，这个白发老者巴尔泽丰威信最高，权力最大，面对他的训斥，即使是目空一切的巴尔巴斯也不得不低头解释自己的言行。

“我这也是受了司祭大人的命令……身不由己嘛。”

“混蛋，这种拙劣的借口！”巴尔泽丰继续怒骂道，“整个暗骑士团的人都知道他跟们本没有权力命令我们！你只是听说赞诺比亚的骑士在那里，想要去跟他们较量一番，不是吗？”

巴尔巴斯没有回答，他的沉默已经给出了答案。

“算了吧巴尔泽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巴尔泽丰还想说点什么，指挥室的大门被推开了。独眼骑士兰斯洛特·塔尔迪罗斯快步走进来，在这之前他已经消失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敢去询问他去了哪里。

塔尔迪罗斯的到来让室内气氛一变，在他身边站着一对相貌相近的姐弟，看到这对姐弟的巴尔泽丰一愣，随即敛去脸上的怒气。

“欢迎归来，兰斯洛特大人……哦，还有奥兹玛和奥兹姐弟，你们也来了吗？”

兰斯洛特·塔尔迪罗斯让姐弟俩就坐，狭小的指挥室内每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给了所有人片刻思考的机会，暗黑骑士团的首领才开始询问最近的状况：“沃尔斯塔那边如何了？”

“有一个隆威的使者过来……”

暗黑骑士兰斯洛特打了个响指：“让他进来。”

并没有出乎兰斯洛特的意料，来自隆威的使者是那个曾经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维斯。这个最近在公爵身边得势的青年对暗黑骑士充满仇恨，兰斯洛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轻佻地吹起口哨，嘲笑那些对他以骑士礼节相迎的士兵们。

“看看啊，这么多无耻的暗黑骑士聚集在一起，这真让人觉得特血沸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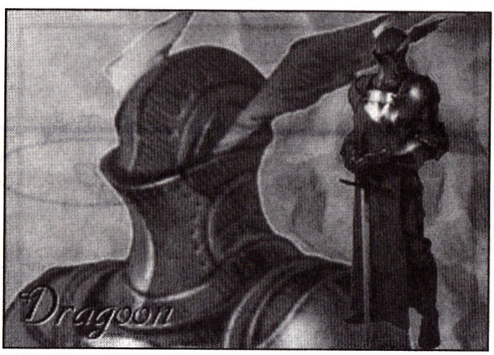
巴尔泽丰对着维斯怒目：“管好你的嘴，臭小子！”

“镇定下来。”维斯并不给这名老骑士发火的机会，他指着兰斯洛特高声反驳道，“你们要明白，应该发火的是我！你们这些人，你们背信弃义！”

兰斯洛特点点头：“也就是说公爵感到相当不满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

“让你们跪下来道歉的话我是不会说的。”维斯冷笑着摊手，“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们的真实意图而已。”

兰斯洛特用嘲弄的眼神看着这个胆大妄为的青年：“是么？如果我要说继续进



攻阿莫利卡城呢？”

“那样只会让战况更加胶着，从而平白让许多平民流血吧。”维斯故作镇定地看着暗黑骑士团的首领，“而演出这种闹剧的你们，将会被本国的大人物和赞诺比亚那批人嗤笑吧。”

兰斯洛特沉吟了一下，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正为难这位使者，他看了看想要发怒的巴尔丰泽，谨慎地说道：“我们中立的立场从未改变，今后我们依然打算继续下去……”

“可是你们参与了古都莱姆的战斗，这一点并无说服力。”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不出差错。”暗黑骑士兰斯洛特学着维斯的样子摊手，“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总有些喜欢乱来的家伙嘛。我们不能为这种个人行为负责。”

“希望你能证明自己所言不虚。”维斯站起来，眼神闪烁地看着对方。

“证明？”兰斯洛特越发觉得眼前这个小子有趣了，“你希望怎么做？”

维斯看了看侧立两旁的几名暗黑骑士，小心翼翼地凑过身体，低声说道：“我倒是有个方法……

…………

维斯扬长而去之后，巴尔泽丰有些忧虑地看着那个策马远去的身影，现在的年轻人胆识都很让人吃惊，敢于单独直面暗黑骑士本身已是相当大胆的一件事了。

“大人，这个使者的话可以相信吗？”

“他其实内心之中也在惧怕吧……”兰斯洛特回忆维斯的言行，他依然谨慎地考虑着一切，“隆威公爵对于战胜我们没有太多信心，我们也不会尽全力帮助布兰达，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即使这件事没有达成预想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多损失。”

“可是这样的要求……”

“我到时会进行安排的。”一只眼睛的暗黑骑士安慰道，“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我也会尽力解决，在这之前我还要再去确认一件事……”

13

隆威公爵与布兰达司祭之间的战斗让整个沃里利亚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尤其是在暗黑骑士团仍不做出任何反应的状况下。相比之下德尼姆率领的队伍则日益壮大，虽然仍背负着大屠杀恶魔之名，对于战争，对于政治游戏，对

于这个世界都有了更深刻认识的德尼姆越发懂得如何控制局面。但这一切情况的好转并不能让他感到高兴，他和卡秋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对于这场战争，卡秋娅依然抱着能逃避就逃避的态度，她无数次想要劝德尼姆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跟她回到克里提亚过平静的日子，或者是屈服于公爵，建立一个属于沃尔斯塔的统一国家。对于这些要求，德尼姆都无法办到，也无法答应。

姐弟俩的争吵日益激烈，大多数时候卡秋娅都会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是希丝缇娜还是卡诺普斯，谁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卡秋娅坚持认为沃尔斯塔人想要的一切德尼姆已经快要完成了，他不必再继续冒死奋斗下去。

德尼姆则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自己和那些人不同。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战争不过是布兰达和隆威之间的权力游戏而已。我们只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回到隆威公爵身边也是这样。只有民众……那些没有任何力量的民众才是受害者。我们的同胞……我要为他们而战！”

最终争吵演变成两人无法继续对话下去，卡秋娅独自一人不再跟随部队作战。德尼姆对此也没有办法，他不知道卡秋娅究竟在反感什么，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劝解自己惟一的亲人。

但无论如何，战斗仍要继续下去。在隆威公爵把所有兵力都布置到了阿莫利卡城内的时候，德尼姆决定率兵攻打克里塔尼，他要让公爵无法继续这场毫无意义的权力战争。

这几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克里塔尼城失去了主力兵团后没有太多力量抵抗进攻，德尼姆很轻松地占领了隆威公爵曾经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城市。这样巨大的胜利让整个骑士团都为之兴奋，他们在克里坦尼城内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

面对欢呼胜利的队伍，卡秋娅显得落寞又悲伤。德尼姆在庆祝的人群中看到姐姐孤单的身影，他越过人群，努力应付掉那些想要夸奖自己的人们，终于在城堡外围走廊附近追上了卡秋娅。

“卡秋娅，等等我……”

原本一个人缓缓漫步在走廊里的女孩回头，她美丽的面容上挂着一丝不屑的笑容，她的声音前所未有地冷淡：“有什么事吗？英雄。”

“你还在生气？”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想离开了……”卡秋娅不再看德尼姆的眼睛，她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

“你要回克里提亚？”

“是的，我要回去。”卡秋娅想要让自己的声音坚强，她做到了，“从此以后你可以专心于你的战争视野，不会再有人来烦你了！”

“不，姐姐！”德尼姆激动地喊道，“你要离开我吗？”

卡秋娅冷漠地摇头：“不，不是我离开你，是你抛弃了我！”

“姐姐……”

卡秋娅扬起头，她依然不去看德尼姆的眼睛：“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孤单下去，你太自私了，你从不考虑我的感受……”



“不，我本以为我们能够一起为父亲报仇……”德尼姆无奈地继续挽留卡秋娅，“我们现在不是为这个而战么？”

“那与我无关！他又不是我们的父亲！”

卡秋娅的话让德尼姆感到了彻底的震惊，他愣了半晌，仿佛想要接受这个晴天霹雳，却始终无法相信。

“什么？”

“他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卡秋娅低头轻轻啜泣，“我们是被收养的弃儿……那是我在听别人闲聊时得知的，你仔细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很多细节。所以你其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惟一亲人……可现在你也要离我而去了。”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德尼姆绝望地后退两步，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去挽留卡秋娅了。

“因为你抛弃了我！”卡秋娅慢慢后退，她和德尼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你把战争看的比我重要得多。你为了实现你的理想甚至不惜抛弃我。那么现在忘记我吧……我惟一的亲人！”

德尼姆失魂落魄地看着卡秋娅离去的背影，他想要去追赶姐姐，却发现最后一丝联系他与她之间的血脉也被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那些依恋，那些亲人之间的羁绊，还有那些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在卡秋娅转身离去的瞬间分崩离析。德尼姆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呼唤这样软弱，他的声音怎样也唤不回卡秋娅哪怕一次回头，曾经呼唤骑士团趟过血与火的少年只能无助地目送姐姐远去，无能为力。

卡秋娅的离去给德尼姆的胜利带来了一丝阴影，他想要去追寻卡秋娅的脚步，可一想到自己被无数双期盼的目光牢牢盯着，他知道自己的责任还没有完成，他必须留在这里。

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从克里坦尼城内逃离的原加尔吉斯坦军人扎波斯曾是巴尔巴托斯旧部，他在这里蓄积足够的力量想要打倒公爵，却不巧碰见了德尼姆。战败后逃离到北方的布莱冈提斯，最初德尼姆并不打算对这些人进行赶尽杀绝。但从俘虏的口供里得知对方似乎打算在那里进行大屠杀之后，德尼姆命令全部的部队跟随自己进攻布莱冈提斯城。

带着忧虑，带着悲伤，德尼姆又一次出发了。大部分战士随着他朝寒冷的北方进发，攻陷克里坦尼城对他来说仿佛只是证明自己力量的一次洗礼，在这之后，更多的变故和无奈等待着他。

14

司祭布兰达坐在王座上用力揉了揉眉心，随后重重叹了口气。这样沉重的气氛倒不是因为他真的焦虑，更多是表达自己的不满给那些在王都海姆驻留的暗黑骑士们。

沃里利亚的人都知道司祭布兰达与暗黑骑士之剑的关系，那些罗迪斯打扮的人在巴格拉姆境内畅通无阻，享受各种特权虽早已被人们所接受，却仍是各个反对布兰达派别中最有力的抨击论证。毕竟将沃里利亚的主权交给那些暗黑骑士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就连布兰达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暗黑骑士也明白布兰达的心情，一旦沃里利亚真正实现全境统一，布兰达绝不会容忍暗黑骑士们继续逗留在岛上。

“那个克里提亚出身的年轻小子已经打下了布莱冈提斯城，隆威的军队又逼近了……你们倒是给我想想办法！”

几名站在布兰达身边的暗黑骑士都没吭声，在没有得到骑士团首领命令之前，谁也不会真的出兵帮助布兰达。这一点布兰达明白，暗黑骑士也明白。

抱怨归抱怨，布兰达还是必须调配骑士团进行部署，他明白现在的局势——隆威公爵不得不回头去对付克里塔尼城的沦陷，阿莫利卡城内的兵力就会衰减。公爵现在想要打赢德尼姆，惟一的王牌只有骑士团长莱奥纳尔。这一切分析加起来，布兰达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考虑一下进攻阿莫利卡城的事宜。

这个坚定的决定在随后几分钟内被改写，来自阿莫利卡城的使者维斯带给了布兰达一个大大的的惊喜。

“阁下，您想要知道一些关于某件事的秘密吗？”维斯即使站在王都海姆的城堡中央，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对自己虎视眈眈的骑士，嘴角甚至还慢慢扬起一丝嘲笑。

“有趣，你能告诉我什么？”

维斯冷冷地看了一眼暗黑骑士们：“听见了没有？这孩子很有趣，我喜欢……让我听听他说什么吧，你们全都回避一下。”

所有人退下之后，维斯抛出了自己最具重量的情报：“阁下……我想您并不知道，隆威公爵其实与暗黑骑士们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吧？”

“什么？有这种事？”布兰达立即明白了暗黑骑士团为何一直按兵不动，除了巴尔巴斯之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自己的侵略莱姆计划。现在经过维斯这么一点拨，布兰达明白了问题的核心。

“正是如此。”维斯继续说道，“可是暗黑骑士团内部好像也不是足够团结……总之是有人违抗了命令，前往莱姆参加了攻城战斗。这件事让公爵大为恼火，他让我去质问暗黑骑士团的首领，顺便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有趣。”布兰达来兴趣，“继续说下去。”

“我建议隆威公爵与暗黑骑士团的首领兰斯洛特谈判。”维斯面不改色地继续说出自己所知的情报，“地点刚刚定在古都莱姆的一所废弃教堂里。这个路程对两方都有好处，双方仅带三保镖以示诚意。如果隆威公爵到时前往的话，加上兰斯洛特，整个沃里利亚的机会都摆在您面前了。”

维斯的话让布兰达大为心动，虽然来者尚未有任何能够证明他所说的证据，布兰达依然希望对方所说全部属实。如果能有这么个机会让暗黑骑士团和隆威同时消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布兰达总愿去尝试一下。

“聪明的年轻人，说出你的愿望吧，我知道你这样做必有所求。”

维斯腼腆地笑了，他要为自己的理想负责，即使踩着其他人的肩膀向上也没关系。现在他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沃尔斯塔青年甚至有些自豪。

15

和奔走于各个势力之间的维斯不同，德尼姆此刻面对的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次战斗。就在距德尼姆大约十几步的地方，重铠长剑的沃尔斯坦解放阵线骑士团长莱奥纳尔正将手中的骑士剑高高举起，剑刃在空气中发出凄厉的嗡鸣声。

这是一场早已允诺的战斗，在最初德尼姆离开阿莫利卡城时莱奥纳尔曾经说过，如果德尼姆还未改变想法，他将赌上骑士的名誉将其打倒。从布莱冈提斯城归来的德尼姆已经得知克里塔尼城沦陷的消息，莱奥纳尔率领的骑士团并非易于之辈。为了寻求更大程度的降低战损，德尼姆同意了莱奥纳尔提出的要求，与其进行了一对一的决斗。

两支队伍默默退出城堡之外，留下单独的空间给这两个男人。成长了的少年和早已是万人景仰的骑士团团长。面对曾经威胁过自己的莱奥纳尔，德尼姆没有一丝畏惧。不断的战斗洗练了他的心智，无数的挫折让他心情平静。正如当初卡诺普斯对德尼姆说的那样，不管情况如何，不管理想怎样，只要保持着胜利，自己总有扭转局面的那一天。

留下胜利和希望，就是留下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莱奥纳尔的剑法朴实无华，同样是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杀人技巧远胜德尼姆，偏偏德尼姆似乎拥有某种本能，在无数次剑锋就要切入肌肤的时候避开要害。狼狈的少年在死亡面前没有妥协，他仍双手持剑竭力战斗着。莱奥纳尔没有听到任何想要听到的和解请求，他开始越来越佩服这个少年。

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德尼姆和莱奥纳尔最终都有些无力地垂下手中武器，不同的

是德尼姆只是在微微喘息，莱奥纳尔看着自己胸腹之间的伤口，已颓然坐在地上再没力气爬起来。

德尼姆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战胜莱奥纳尔的了，他只是凭着本能将对方击败。看到莱奥纳尔以骑士剑支撑自己坐在地上的模样，少年心中不知为何竟觉得一阵唏嘘。

莱奥纳尔是个为了民族复兴宁愿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城堡门外等候的队伍里还有曾经爱过他的阿萝塞尔。为了民族崛起他抛弃了个人情感，努力地执行着公爵的一切命令。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回忆自己和莱奥纳尔之间的争论，德尼姆知道自己与他都没有错，错的只是这个可笑的时代，还有那些为权力不停追逐的大人物们。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无穷无尽的鸿沟，需要有人以牺牲填平它。这是我的宿命。从遇见你的那天起我就在走这条路，不管光明在哪里，我都要藏于黑暗，执行杀戮！”

德尼姆感觉到莱奥纳尔已有决死之意，但当这一切果然成真后，少年不由得有些唏嘘，除了理想不同之外，他尊敬莱奥纳尔不亚于尊敬圣骑士兰斯洛特。

以剑撑地的莱奥纳尔喘息着，血水从他的口中和胸口不断渗出，在这种时候骑士居然还能笑出来，光是这一点就让德尼姆相信对方和自己一样，是已经开始不再畏惧死亡的那种人。

“德尼姆你听着……你变强大了，我，我真高兴。现在公爵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黑暗骑士……他即将和那些人签订一个秘密协约……你，你说得对……他根本不打算……赶走黑暗骑士。去古都莱姆阻止公爵，去吧……”

“不要说话了，莱奥纳尔！”德尼姆想要扶住骑士团长，莱奥纳尔摆手拒绝了德尼姆的手，他把自己的佩剑递给少年。

“带领……这个世界……走向……新的……一天……”

克里塔尼城堡的大门被缓缓打开，身上略有血污的少年独自一人从中走出。看见德尼姆出现的瞬间，等候在外面的队伍爆发出欢呼声，神情落寞的少年就在这欢呼声中走到眼中噙满泪水的阿萝塞尔面前，默默将手中的佩剑递给阿萝塞尔。

战士的悲伤就像无声的乐曲，在空气中回荡。

“所有人听着，重新布防克里塔尼城。”德尼姆忍住悲痛，高声发布命令，“组织人手跟我一同潜入古都莱姆，我们要阻止公爵与暗黑骑士签订卖国条约！”

德尼姆前往布莱冈提斯城拯救难民的行动终于有了善果，许多人开始相信德尼姆并非大屠杀的真凶。面对一个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更多的人民愿意相信他只是被迫卷入战争，如同许多参与战争的人一样。德尼姆的克里塔尼城再度展开军队招募和布置城防都没有遭遇太大阻力，在莱奥纳尔提供的指定日子里，德尼姆率领不少人秘密潜入古都莱姆。

当德尼姆赶到莱姆秘密会议地点的时候，一切都迟了。

早已将一切通知给布兰达的维斯率领巴格拉姆军队围攻了和谈的教会，他利用公爵对自己的信任完成了布兰达交给他的任务。隆威公爵至死也难以相信，那个从自己这里得到权势和地位的青年居然会背叛自己。本应在沃里利亚历史上留下更多精彩篇章的男子倒在血污中，甚至没有时间交代自己的遗言。霸权梦和种种美好的设想全部烟消云散，而毫不知

情的暗黑骑士兰斯洛特 塔尔迪罗斯运气显然比隆威要好一些，巧妙摆脱了巴格拉姆军队监视的奥兹玛姐弟杀光了围攻秘密协议地点的骑士，将暗黑骑士团长救走。

“真是个糟糕的计划。”暗黑骑士兰斯洛特这样评价布兰达和维斯的单纯，“杀死我们就能结束这岛上的纷争吗？这头自以为是的猪，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王国祭司的？”

“费达克城传来消息，据说‘那个人’已经被绑架出了海姆，现在不知所踪。”女暗黑骑士奥兹玛在尸体遍地的教会里踹了维斯几脚，撵走这个跳梁小丑后对兰斯洛特汇报当前的状况，“据说是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人……”

兰斯洛特看着隆威公爵的尸体，笑着摇头：“不，我们现在不再需要‘那个人’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王牌……但是这个消息暂时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你们两个现在出发，去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杀掉，哪怕是杀死‘那个人’也没有关系。”

“那布兰达怎么办？”姐弟俩中的弟弟奥兹问道。

“他当然会为他的背叛付出代价，不过在这之前，他可能会用某些手段表示对我们的忠诚吧……”看着维斯离去的那扇门，兰斯洛特冷酷地笑了，“野心太大对于年轻人来说果然不是好事。我们现在还要等待一件事……在那之前，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表演吧。”

对于暗黑骑士来说，这次秘密会面虽然逃过一劫，古都莱姆的沦陷却让他们无能为力。不知何时潜入莱姆的德尼姆和外援军队里应外合，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内外防御。暗黑骑士的指挥官们不得不迅速撤离莱姆，此时德尼姆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已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如果说第一次攻克克里塔尼城还可能是幸运的话，两次攻陷克里塔尼城，攻陷古都莱姆……这些成绩就算是暗黑骑士团也未曾有过，这样迅速的成长深深忧虑着这片大陆的权贵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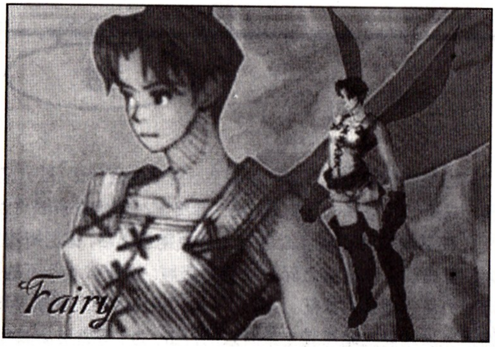
获得胜利的德尼姆在阿莫利卡城召集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人们，让人奇怪的是这里的骑士们大部分早已被莱奥纳尔吩咐过，只要德尼姆一旦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就立即投降。德尼姆知道莱奥纳尔在与自己作战之前就已决意赴死，想到这些他不由得开始敬佩那位强大的骑士团长。

“当我被迫流亡的时候，我曾经对某个人说过……布兰达，巴尔巴托斯，还有隆威。这些人才是沃里利亚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我不会和这些想要成就霸权的人一样，我发誓。如果我最后沦为那种人，我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们追随我，我我希望你们也能有足够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从现在开始，我们并肩作战！”德尼姆做了简单的演说，好让那些留下的骑士们明白自己的态度。

隆威公爵在古都莱姆被杀的消息彻底瓦解了沃尔斯塔解放阵线，拥有强大力量的德尼姆成为大多数沃尔斯塔人心中的最高英雄。尤其是已经洗去了屠杀污名的少年向世人展露真相后，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德尼姆一方。

占领古都莱姆的部队找到了与卡诺普斯失去联系已久的沃伦，在守卫莱姆的战斗中，兰斯洛特·汉米尔顿失踪，其余的骑士大多被集中在阿莫利卡城和莱姆的监狱里，德尼姆的到来让他们得到了解脱。原本想要抽时间探望沃伦的德尼姆应希丝缇娜的请求前往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总部波多砦，那里的消息也已经断绝很久了。

当得德尼姆赶到波多砦的时候，尸横遍野的惨状让他一阵心寒。暗黑骑士们在这里留



下了不少人驻防，顺便搜寻幸存者。德尼姆毫不犹豫地击败了这些留守的暗黑骑士，他们在秘密藏身的密室里见到了受轻伤的塞莉艾。

再一次见面，塞莉艾已不像当日那样激进，她把波多砦受到暗黑骑士袭击的状况详细描述给德尼姆听。

“你们为什么会被暗黑骑士攻击？”

“因为我们把一个牧师从王都海姆救到了这里……”塞莉艾回答道，“他就是你的父亲，普兰西　鲍威尔。”

“我的父亲还活着？”德尼姆惊讶地站起来，“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塞莉艾抱歉地看着德尼姆，“如果他人不在这里的话，应该是被那些暗黑骑士团的人带走了。”

“为什么，为什么暗黑骑士团的人要抓他？”

“暗黑骑士团的人一开始就没打算奴役沃里利亚。”塞莉艾解释道，“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人，而知道这个人下落的好像只有你父亲……”

“所以其实当年克里提亚的惨案并不是他们想要寻找叛徒，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他们抓走我父亲，并从他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

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情报渠道比德尼姆更为丰富，塞莉艾看了德尼姆一眼，低声说：“其实暗黑骑士团好像已经找到了那个人……”

“好吧。”德尼姆扶起一瘸一拐的解放阵线领袖，“我们先离开这里，塞莉艾，跟我们一起走吧。”

塞莉艾犹豫了一下。

“我们的阵营如今已不同往日了。”德尼姆轻轻劝慰着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美丽女性，他的眼神中透着真诚和强大无比的信心，“你加入我们吧，我们再也不需要用那些被看不起的小把戏了，共同的目标会促使我们携手同进，我希望大家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希丝缇娜充满期待的眼神让塞莉艾不再坚持，她点点头，放心把肩膀靠在德尼姆身上：“我明白了……我现在还不能放弃，我将为死去的同志而战。我相信你！”

塞莉艾惟一没有向德尼姆说出的实情是，她知道暗黑骑士团的领导者兰斯洛特找到的人是谁。那将是促使沃里利亚翻天覆地变化的存在，为了寻找那个人，兰斯洛特隐忍多年，现在他恐怕要朝着整个岛上使用这张王牌了……

16

德尼姆很快知道了塞莉艾对自己隐瞒的是什么，欲言又止的女战士始终没有说出暗黑骑士兰斯洛特寻找的人到底是谁，最终德尼姆仍是亲眼见到了惊人的一幕。

在海姆和阿莫利卡城进行大规模整顿之后，德尼姆决定趁着巴格拉姆人和暗黑骑士之间已出现合作裂痕之际进攻费达克城。这座难攻不下的要塞是整个暗黑骑士团在沃里利亚力量和地位的象征，只有攻下费达克城才能证明暗黑骑士并非不可战胜，也只有攻下费达克城才能给暗黑骑士最有效的打击。为了筹备这场战斗，德尼姆准备了很久，他动员了沃里利亚解放阵线的战士，也动员了加尔吉斯坦人和沃尔斯塔人，三方力量联合起来冲击费达克城。

在费达克城，德尼姆又一次见到了独眼的暗黑骑士，这个同样名为兰斯洛特的男人身边站着一名德尼姆熟悉的美丽女子。淡妆冷漠的她神情中带着微微的悲伤，却散发出一股高高在上的魅力。德尼姆看到这个人之后彻底惊呆了，他生平首次面对敌人放下了手中的剑。

“卡秋娅……姐姐？！”

“请称呼她为卡秋娅公主殿下。”兰斯洛特纠正德尼姆的错误，“先王多鲁迦鲁亚之女，你们这些沃里利亚的子民看到她还不拜服？”

“不，姐姐！”德尼姆大喊，“卡秋娅，你不应该和那个人在一起！”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兰斯洛特冷笑着解释道，“德尼姆，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姐姐其实是先王的骨肉吧？当年卡秋娅公主殿下的母亲因为得罪了王妃被赶出宫廷，在海姆周边的小镇上生下了公主。先王一直以为公主不在人间，送给公主的那条项链就留在你父亲普朗西的手上！真是讽刺啊，你现在染指沃里利亚的霸权，就是在对你最亲密的姐姐发动战争了……我很快就会对这个岛上的所有人民宣布，继承权的争夺战就此结束了，我们暗黑骑士团将支持女王陛下登基！”

德尼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卡秋娅，沉默的她只是偷偷看了几眼德尼姆，表现得始终异常冷淡。心情沉重的德尼姆不得不提起精神继续战斗，费达克城内的暗黑骑士团守卫数量明显不如解放联盟，兰斯洛特带着卡秋娅离去了，而奥兹玛姐弟则双双战死在这场攻防战中。

费达克城的被占宣告了暗黑骑士团神话的破灭，十七岁少年率领的骑士团让整个岛上的各方势力折服。德尼姆并不知道此时撤回到王都海姆的兰斯洛特带着卡秋娅前往布兰达处质问他暗杀一事，也不知道维斯做为被布兰达弃用的棋子被处以死刑。正如暗黑骑士兰斯洛特所忠告的那样，过于旺盛的野心迟早会要了年轻人的命，远在没有任何朋友的海姆，维斯无力改变这可怕的现实。

当德尼姆知道维斯被处死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以后了。费达克城在德尼姆部队的

修整下重新布防完毕，而德尼姆战胜暗黑骑士团的消息也让许多政治投机的贵族们看到了让人震惊的真相，他们所信赖的布兰达已经不再值得信任，无敌的暗黑骑士也走下神坛。而此时此刻最大的新闻还是霸王的独生女仍活在人间，厌倦战争的人们迅速倒向拥有正统皇家血脉的卡秋娅。

兰斯洛特带领暗黑骑士团发表了声明，声称教国罗迪斯承认卡秋娅成为沃里利亚王家的继承者，并主张结束这场因继承权而引起的内战。更重要的是兰斯在这个声明中还摆了布兰达一道，他透露出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民族纠纷，而是因为某些野心过大的大人物所控制。这样的话无异于摆明了在指责布兰达和死去的隆威公爵。没有人再愿意相信布兰达能够创造和平与统一，反对巴格拉姆王朝的运动在整个岛上开始愈演愈烈。

这样的局面也造成了布兰达的困惑，一方面他痛恨暗黑骑士团动摇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暗黑骑士团的武力镇压部分反抗军。只是情况无论多么糟糕，布兰达都不曾想过要从国王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已经习惯了被人称为陛下，哪怕他这个陛下要受制于贵族和暗黑骑士两方面也没关系。

就在布兰达一筹莫展的时候，兰斯洛特只身一人来到了王都海姆的地牢里。阴暗的城堡角落散发出难闻的霉味和恶臭，守卫的狱卒看到是暗黑骑士大人前来，连忙行礼致敬。兰斯洛特没有理会这个狱卒，他只是挥挥手："我想单独跟牢里的这个人说几句话，可以吗？"

狱卒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暗黑骑士走向那个伤痕累累的男子。暗黑骑士团的刑讯花样百出，但他知道那名男子一定还活着，早已相识的他们对互相都相当了解。当这个人来沃里利亚的时候，暗黑骑士已经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如今围着几大势力兜圈子，最后站在胜利者高度俯瞰对方的仍是自己。

"我很惊讶你还活着。"暗黑骑士看着那个男人，他脸上的伤痕已经流出脓血，看上去有些恐怖，"还听得见吗？赞诺比亚的圣骑士……"

圣骑士兰斯洛特吃力地抬起头，他的眼神依然清醒，他的声音微弱，但足够清晰。

"你们的战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们并不在乎谁统治沃里利亚，你该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暗黑骑士嗤笑道，"谁当家对我们来说还不是一样？"

"民众日益增加不满已经抵挡不住了……"圣骑士的说话依然吃力，但他也能听见城堡外传来阵阵巷战声，那是反叛的民众在冲击军队。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巴格拉姆人是个劣等民族。"暗黑骑士冷笑道，"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责任似乎太重了。"

"以力量去控制他人，真正有问题的是罗迪斯的做法……你难道不觉得吗？"

暗黑骑士摇摇头："我一点也不觉得束缚了谁，是他们期望被力量支配。"

圣骑士再次吃力地抬起头："期望？"

"是啊。"暗黑骑士抬头看了看昏暗的地牢穹顶，"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吧，有多少人，有多少人靠着自己的理想成就他们自己？又有多少人愿意冒着危险，牺牲一切哪怕是弄脏自己的手去追求理想？你觉得这世间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

“无法回答是吧？”暗黑骑士嘲笑地看着这个昔日的对手，“回想你自己参与的那场革命吧……那些被你们流血赌命守护的人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不满，然后继续躲在安全的地方？”

“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吃力了……”

“不，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成为受害者更容易！”暗黑骑士冷冷地说道，“他们并不是因为软弱才去抱怨，而是因为成为想要抱怨，才把自己置身在弱者的位置上。他们所相信的是，是成为弱者的好处！”

“并不是那样！人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力。”圣骑士反驳道，“那是他们的自由。”

“你还不明白吗？”暗黑骑士高声说道，“真正的自由并非哪个人能够给予，而是你自己需要追寻和为之奋斗的东西！那些民众只会向自己以外的人去索要，自己只是每天在那里等待，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追求！这就是你所谓的民众！”

“人们……人们不是你说的那样，他们只是不像我们一样强大而已。”

“你太过单纯了，圣骑士阁下。”暗黑骑士叹了口气，“如果民众无法追求自己的理想，那就由支配者给予好了。”

“给予他们什么？”

“受支配者的权力！”

“太可笑了！”

“人性本恶，你难道还不相信吗？”暗黑骑士冷冷说道，“只要得到幸福和快乐，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没有人在乎为生存而进行的杀戮，他们偶尔也会反省，不过这时恐怕就会用‘我是被迫的’来搪塞自己。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纠正这个世界，让这混沌的世界重归秩序，让这些懒惰的人们得以解脱？”

“杀戮反对者，这就是所谓的纠正吗？”

“没有那么夸张。”暗黑骑士摇头，“我们只是剔除这个世界上病变的部分，驾驭那些不安因素。”

“就像身体能自愈一样，人的内心也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你太过相信人性了。”暗黑骑士转身不再看自己的老对手一眼，冷声说道，“他们总会投身到更强大，更可靠的一方去，即使为此背叛深爱之人也在所不惜。进来吧，卡秋娅！”

“卡秋娅？”圣骑士忘记了痛楚，他惊讶地抬头看着那个女子，她的眼神和以往已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带着无奈的痛恨，“你怎么会在这里？”

“请允许我为你介绍，这就是沃里利亚的正统王位继承者，霸王之女贝莎莉亚公主！”

圣骑士的心慢慢沉下，他知道这对沃里利亚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了罗迪斯究竟想要做什么。通过一个所有沃里利亚人承认的傀儡政权统治这里显然要更为轻松，这一刻兰斯洛特　汉米尔顿心如死灰。置身在沃里利亚的战争中让他更愿意为民众考虑未来，但现在未来已死，自己还能做什么？

“我深爱的德尼姆……我惟一的弟弟抛弃了。”卡秋娅低头轻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虽然他并不是我真正的弟弟，我还是要说……如果不能和他在一起，我宁愿选择毁灭……”

“卡秋娅……”

这是圣骑士兰斯洛特最后一次发出声音，很快体力用尽的他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在那之后很久很久卡秋娅才再度见到他，那时他已成了完全没有知觉的废人。

那之后的卡秋娅，哭泣了很久。

17

风静静吹过山坡，野花烂漫的角落里，墓碑下长眠着德尼姆的亲人。少年在这里伫立良久，年轻的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现实与梦想总是互为矛盾，亲情与大局也让人取舍得艰难以抉择。被野花拥围的是一块朴素的墓碑，石碑上铭刻着普兰西·鲍威尔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碑后刻着德尼姆和卡秋娅的名字，虽然卡秋娅并不在这里，德尼姆相信姐姐如果看到父亲去世也一定会和自己一样悲恸。无论她嘴上说得如何坚强，她始终是那个最在乎亲人的卡秋娅。

“父亲，如同我答应你的那样，我一定会把姐姐带回来……”

与普兰西会面的过程充满曲折，当有士兵汇报布莱冈提斯城被哗变的士兵占领后，德尼姆决定只身前往那里和谈。未携带武器和士兵的他获得了那里的宗教狂热者们的认同，只身进入城堡内部。让德尼姆意外的是，这次所谓的士兵哗变只是为了安排他与父亲见面而已。

出乎德尼姆意料的父子相见没有维持多久，身体虚弱的普兰西把所有自己知道的往事都告诉了儿子。当年王妃侍女为霸王怀上骨肉后离开王都海姆，就在王都的城下小镇上生下卡秋娅。司祭布兰达抱养了这个婴儿，又把她转送给普兰西。虽然名义上是要为保护先王血脉不受威胁对此事保密，布兰达却利用这个秘密讨好王妃，成为王国司祭。

这些往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暗黑骑士何时得知的已经无法追溯。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暗黑骑士团来到沃里利亚，目的就是寻找霸王的子嗣。至于是否统治沃里利亚，普兰西否定了德尼姆的猜测，那些事对罗迪斯帝国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想要的是霸王的遗产……能够开启这个秘宝的只有继承霸王血脉的人，比如卡秋娅……所以卡秋娅在他们心中其实并不是女王，而是多鲁迦鲁亚陵墓的钥匙……现在他们完成了第一步，正在寻找陵墓的的具体位置。”

德尼姆想起来自己离开古都莱姆时曾去探望沃伦，占星术士终于对他说出了一行人来



到沃里利亚的真实目的。赞诺比亚的国宝，圣剑布伦希尔被暗黑骑士团窃走带到沃里利亚，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但做为整个赞诺比亚王朝武勇精神的象征，圣剑必须被找回。圣骑士一行表面上是被流放，实则是来寻找夺回圣剑的机会。

所有的线索在德尼姆脑海中渐渐清晰，暗黑骑士的行为为何如此古怪，为什么放任整个沃里利亚内部互相争斗，为何暗黑骑士兰斯洛特喜欢低调行事……一切的一切综合起来，德尼姆终于明白了，这场战争对于罗迪斯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想要的是不知内容为何的霸王遗产。

普兰西的身体没有熬到德尼姆跟他说太多话，饱受摧残的男子最终在儿子面前死去。心中带着无尽悲伤的德尼姆想要离开布莱冈提斯，却被一名外貌神似希丝缇娜的少女拦住了。

在无尽的悲恸中，德尼姆童年的记忆被唤醒了。奥莉维娅，这个在脑海中曾经深刻记得的名字再度浮现，童年的点点滴滴让他终于明白了，父亲并非普通的牧师，而是与教宗交好的奥赫拉教领袖之一。如今的教宗摩尔巴，也就是希丝缇娜、奥莉薇亚、塞莉艾三人的父亲，也将坚定地支持德尼姆。

这一切对于德尼姆来说都显得过于沉重了，在父亲的墓前他心中只想着如何寻回姐姐。卡秋娅的安危才是他最在乎的事。

为了进攻暗黑骑士团守卫的王都海姆，德尼姆决定集中兵力吸引海姆临近的巴尼西亚城士兵外出作战，随后亲自带人进攻那里。虽然如今对卡秋娅公主殿下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尼姆仍有信心攻下那座城堡。对于德尼姆来说，这场战争包含的不仅是沃里利亚人民的自由之路，还有他与姐姐之间虽无血脉却相连着的亲情。

暗黑骑士团的巴尔巴斯负责巴西尼亚城防，曾经数次想要与圣骑士交手，攻陷海姆，甚至执行过克里提亚大屠杀的他再度违背了暗骑士兰斯洛特的命令，执意与德尼姆一战。

德尼姆满足了这个渴望力量的男人，他用堂堂正正的方式从正门进攻，打败了巴尔巴斯。

暗黑骑士仓皇逃走了，这是不败神话的第二次覆灭。德尼姆在城中见到了藏身在牢房里的卡秋娅，清瘦不少的她看见德尼姆，脸色显得相当可怕。

“英雄啊，你现在要做什么？杀死我么？”

德尼姆喝退士兵，缓步走向自己日思夜想的姐姐：“不，姐姐，我来向你道歉……”

“哈，道歉？为什么道歉？”卡秋娅看着自己最爱的弟弟，眼泪早已不争气地流下来。

“姐姐，我见到父亲了。”

德尼姆靠近一步，让自己脸与卡秋娅几乎贴在一起，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人那样熟悉对方，卡秋娅没有抗拒着后退，她愣了一下。

“父亲临死前跟我说，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告诉别人你是霸王的女儿……但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无法把一个叫他父亲的女儿送还给王家……”德尼姆看着姐姐，低声深情地说道，“我们都爱你，我更爱你，没有你在，我永远不会快乐。”

“你们……你们要的只是贝莎莉亚女王而已……”卡秋娅犹在嘴硬，她想要转过头去不看德尼姆的脸。

“不，姐姐，跟着我离开这里，我们永远不分开！”

卡秋娅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她转身拥住最爱的弟弟，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原谅我，卡秋娅，原谅我……”

“你也原谅我，德尼姆……”卡秋娅哭泣着，仔细体会现在拥有亲人的幸福，“我们再也不分开。”

尾声

战争终于进入尾声，呼声最高的民族英雄德尼姆和贝莎莉亚女王是姐弟关系事世人皆知，再也没有人怀疑德尼姆的动机，也没有人质疑贝莎莉亚女王的实力。更多的人加入到反对巴格拉姆政权的队伍中来，布兰达想要力挽狂澜却已经做不到了。岌岌可危的王朝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王都海姆沦陷，布兰达最终死于德尼姆的剑下。虽然明知道自己父亲普朗西与布兰达曾是亲兄弟，德尼姆依然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让人奇怪的是暗黑骑士团居然集体撤退到先王修建的空中庭园中去。这座悬空的塔状庭园是当年沃里利亚富饶强大的象征之一，无数引水渠从空中被接入其中，根据高低差不同生长着岛上上不同气候下的植物。

德尼姆并不知道的是，暗黑骑士团内部早已爆发出矛盾。巴尔巴斯数次遭受巴尔泽丰和兰斯洛特的辱骂，当他得知没有先王血统也能进入王家陵墓之后，他选择了背叛。失去助力的兰斯洛特和巴尔泽丰趁乱逃离了王都海姆，而德尼姆所面对的是马尔提姆和巴尔巴斯率领的暗黑骑士团残部。

“这是最终的战斗了。”

遥望空中庭园，德尼姆喃喃自语。

以贝莎莉亚女王名义联合起来的部队分批次进入巨大的空中庭园。伴随着不断迎面而来的敌人，德尼姆似乎明白了为何这些暗黑骑士会选择这里做为最终战场。

霸王的陵墓就在空中庭园正下方的洞穴中。

利用暗黑骑士的战斗力将德尼姆逐渐引入空中庭园深处，巴尔巴斯和马尔提姆已带着圣剑前往巴望灵柩所在的方位。

布伦希尔握在手中犹如一团绽放的光芒，巴尔巴斯和马尔提姆早就觊觎已久，此刻真正拥有，两人反倒有些不知所措。面对空荡荡的霸王灵柩，暗黑骑士心中的欲望终于达到了顶点。

“霸王多鲁迦鲁亚曾经利用这圣剑进入魔界，随后在魔界获得了无比强大的力量，那力量足以统治整个世界。”巴尔巴斯想起当年在罗迪斯看到的秘闻，即使是狂傲的他也难抑心中激动，“兰斯洛特那家伙根本就没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连不需要女王的血就能进入这里都没说！”

“快一点吧，德尼姆很快就要来了。”马尔提姆和巴尔巴斯不一样，他不太喜欢抱怨，只是如今形势不济，也不得不催促自己的伙伴。

圣剑布伦希尔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一股力量牵引着它漂浮到空中。就在巴尔巴斯无比激动的时刻，地下墓穴的门被推开，德尼姆带着队伍冲进来。

“小子，你看着吧，这将是你们的最后一战。”

巴尔巴斯的叫嚣没能换来任何变化，德尼姆不屑地看着这两个暗黑骑士，当年在克里提亚血案中，他永远记得这两张脸。

“战斗吧，马尔提姆，还有巴尔巴斯，像个男人一样！”

拔剑出鞘，十七岁的少年冲向两名黑暗骑士，强大的队伍跟随着他一起发动冲锋。

马尔提姆和巴尔巴斯所期待的力量没有降临。一切和刚才布伦希尔没拔出来时一样，巴尔巴斯刚想要怒吼着施展自己的剑技，德尼姆已一剑掠过他的胸口。

对于长久以来在战争中淬炼的德尼姆来说，眼前这两个当年看似强大无比的敌人是那样不堪一击。

德尼姆与两名黑暗骑士交手不过是片刻之间，背后无数弓弦声嗡嗡响起，雨点一般的弓箭射向两名暗黑骑士。

就在此时，奇妙的一幕发生了——箭雨在空中落下的同时，一股强烈的风吹开了那些羽箭。

“魔界之门开启了！”巴尔巴斯捂着胸口流出的汩汩鲜血，兴奋地大叫，“我们即将继承霸王的力量，你们死定了！”

德尼姆也曾经听说过关于霸王去往魔界的传说，但对于世人来说那只是个传说而已。眼前这一幕显然在证明着许多传说也许就是历史。

无穷无尽的力量从巨石铸成的拱门罅隙中喷薄而出，巴尔巴斯的脸上充满狂热，对于他来说，任何国家利益都不如力量来的实在。能够拥有这股力量，他就足以傲视这个世上的任何强者。

一个面容模糊的影子出现在拱门正下方，他的声音悠长浑厚，他的身躯高大挺拔，他从空中缓缓飘落。

“我是多鲁迦鲁亚，我是沃里利亚的神，你们都应膜拜于我……”

德尼姆冷静地后退两步，朝队伍挥手。

无数弓箭再度从天而降，射中还在兴奋的马尔提姆和巴尔巴斯。

“把布伦希尔还给我，我就能重返人间……”

霸王毫不在意射成刺猬的暗黑骑士，他的力量全被由自己所持，他的目光紧随德尼姆夺过来的圣剑。

德尼姆叹了口气：“我明白了……只是被束缚在魔界之门的怨灵而已，就让我送你回去与妻儿的亡魂一起安息吧！”

德尼姆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在这里没有利益也没有纷争，只有德尼姆不为人知的奋战。地下墓穴中幽暗无光，圣剑布伦希尔照亮了德尼姆的视野。德尼姆知道在这一天之后，没有沃尔斯塔也没有加尔吉斯坦，更不会有巴格拉姆。沃里利亚的未来早已被他奠定好基础，只要姐姐能够顺利完成登基典礼，一切都会朝着繁荣与和平继续发展下去。

面对强大的霸王，德尼姆毫无惧意，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就算面对恐惧我也绝不退缩！

………………

…………

……

…

****

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总是在无声中交替，越过花开遍地的春天，越过炎炎夏日，越过硕果累累的深秋，海风吹送着微冷潮湿的空气穿越整个沃里利亚岛，初冬静悄悄地降临了。

和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不同，这一年的冬天依然大雪纷飞，沃里利亚却陷入了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安宁之中。那些经历战火，在死亡和痛苦中残喘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新的希望，曾经名为卡秋娅的霸王血亲，身上流淌着王家血液的贝莎莉亚·奥威利斯女王将整个沃里利亚重新赋予全新的名称——沃里利亚王国。从此再也没有沃尔斯塔人，加尔吉斯坦人和巴格拉姆人。所有的民族都在同一个过度，所有的人们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焕然一新的王都海姆经历了战火之后巍然依旧，民众们走到街上欢呼和平时代的来临，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女王陛下，在第一次对平民开放的王宫里，卡秋娅坐在王座之上，望着那些期待的眼神，自己心中的激动也难以抑制。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不会说出将一切都忘记这样的话。”以所有人没有预料到的台词作为登基开场白的卡秋娅环顾王宫内外，真挚地说道，“这场战乱因何而起，在战乱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成就了什么，以及我们应

该追求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传达给后人的东西。”

从海港小镇克里提亚孤身走向浩瀚的世界，在战火中成长。卡秋娅想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的欢乐与忧愁，她的哭泣与恐惧，她的爱和恨。第一次踏上战场的害怕与激动，与弟弟分道扬镳后的迷惘，再次见到德尼姆时的委屈和安心……所有的一切，在经历过之后都已成为心中永留的那份宝贵财富，凝结在记忆中，温暖着她的心。

“我们不能让民族之间的怨恨继续保留下去。我们应当从这次战乱中领悟到真正的和平需要怎样维持，再把这些东西教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卡秋娅的目光的人群中寻找德尼姆，她知道德尼姆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作为几乎拯救了沃里利亚的英雄，他不会来这里与姐姐抢风头。

无数温馨的时光，共同度过的美好岁月。随着成长终于一去不返，自己肩负重任，德尼姆也有自己的路要走。可这一切若非德尼姆就绝不会这样轻易获得，卡秋娅在这种时候依然想念着弟弟，想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谢谢你，德尼姆……

遥望着海姆王宫外的无尽蓝天，卡秋娅期待着弟弟回到自己身边的那一天，她知道德尼姆即将远行，她会等待他的归来。

登基典礼最隆重的时刻，独自一人上路的德尼姆默默望着自己背后的城外小径，一个满脸笑意的身影正缓缓走近。

“奥莉薇亚？”

“怎么，被青梅竹马的我追随，你不觉得高兴？”

“不，我很高兴。我要去赞诺比亚看一看，看一看圣骑士阁下为之奋斗的国家和人民，你愿意陪着我吗？你的父亲同意吗？”

“你觉得呢？”奥莉薇亚微微一笑，风吹起她的长发，女子俯身轻轻贴上德尼姆的脸颊。

“我的英雄，我们赶快出发吧！”

****

海姆战争之后，沃里利亚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一直保持其和平繁荣近千年之久，直到千年后海特利特的入侵。

全文完



生化危机
安布雷拉历代记

作者/牧野修　译/Kamui　编/玛娜

主要登场人物

阿尔伯特·威斯克

S.T.A.R.S.队长，与浣熊市所有的病毒计划都有关联。

瑞贝卡·查姆博丝

S.T.A.R.S.布拉沃小队队员，药品精制与调和的专家。

比利·科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军衔少尉。被判处死刑之后，在押送过程中突遭变故。

吉尔·瓦伦蒂安

S.T.A.R.S.阿尔法小队队员，凭借出色的爆炸物处理能力以及战斗力为队友提供支援。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

S.T.A.R.S.阿尔法小队队员，前美国空军飞行员，射击技术在小队中首屈一指。

卡罗斯·奥利维拉

U.B.C.S.（安布雷拉生化危机对策部队）德尔塔小队A分队队员。擅长使用重武器，能熟练操纵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启示录》 第二十章

序

说说“伞”吧。

那把庞大到让人无法看见的“伞”。

打个比方。

某个国家被冠以混蛋国家或恐怖主义支援国家之名，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被迫陷入充满危机的境地，而另外某个国家则作为急需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援。这种待遇的差别显而易见是以“善恶”为标准来加以区分的，然而，现如今却很少有人单纯地把这种现象看作正义国家对邪恶国家的合理制裁。时至今日，就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由利害关系、国家实力等因素被当权者任意决定的。

这个世界时常暴露在冰冷而又连绵不绝的有害雨水中。所以只有张开伞，才能在世上苟延残喘。只要头顶上有伞，就能得到援助，一旦离开伞的范围就会被称为“恐怖主义国家”。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如果撑伞者完全出于善意，好人会得到伞的庇护，坏人则会被雨水消灭，我们或许都会感谢那位撑伞的人，甚至会对他的慈爱感到深深的敬佩。

可是……如果从天而降的毒雨是那些被伞保护的人带来的灾祸，又该如何呢？

安布雷拉公司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型复合公司。据说以药品为开端，通过开发各种医疗制品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就是一把慈爱的“伞”。可大型企业的力量越强大，就越容易招来各种负面的传闻。

安布雷拉公司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由于其规模实在太过庞大，所以它的存在本身几乎就是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从一九六七年开始。

一座时常在哥特小说中出现的古城顶端有一处尖塔，塔中的一个房间正发生着什么。这座城的主人名叫奥斯威尔·E·斯宾塞。

他是一位在西欧几乎无人不知的贵族，将这座城的一部分赠与了詹姆斯·马库斯博士。马库斯博士一直在瑞士的大学里研究古生菌，好不容易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病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因为在研究室的派阀斗争中失势而被赶到了一个闲职上。马库斯原本就不是一个圆滑的人，被卷入捏造实验数据的事件后根本没怎么分辩，就当自己倒了大霉。实际上他和那件事根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可倒霉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迄今为止马库斯都掌握着大量的研究经费，可现在尽管有一些国家的援助，但和以前相比还是少了一大半。

研究仍然在继续着，可学校对他的困难却始终不闻不问。“待不下去就走人”，校方显然是这种态度。

困窘至极的马库斯最终和曾经的好友斯宾塞取得联系，好不容易才开口请求对方出资支援自己。

斯宾塞的行动十分迅速。

他很快就着手调查马库斯的研究内容，几天后便提出合作申请。

不过，却有两个附加条件。

第一是从大学的辞职，作为补偿，斯宾塞财团会以比大学高得多的工资雇佣马库斯博士。

第二，直到研究最终完成之前，一切都必须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研究必须在斯宾塞准备的设施中进行，独立的住所也已经备好。要尽可能避免与外界的接触。

只要能继续研究，连和恶魔做交易也在所不惜的马库斯博士认为这样的条件非常好，很快便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在同样身为贵族的爱德华·亚西福特加入之后，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终于得以继续下去。

而研究的成果，终于在这一天出来了。

马库斯博士的脸颊通红，就像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孩约会的少年一样，整个人兴奋不已。

“怎么样，亚西福特。这可是世界级的发现，全人类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领域。”

“我明白你的感受。”

整个人深深地陷进椅子里，面带睡意的爱德华说。

“不过可不可以麻烦你也考虑一下大半夜被叫出来的人心里做何感想。”

“不不不，问题不在这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般的发现。”

“我觉得……”

爱德华抬头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你觉得什么？”

“斯宾塞他应该不会来吧，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愿意听别人指手画脚，不像我这么好相处。”

“我知道。那么，亚西福特，来看看这个。”

电子显微镜拍摄的画面随即出现在屏幕上。

在纯黑色的画面上，忽然出现了几个细胞，看上去就像拖着细绳的米粒。

“仔细看看。”

那完全是一张向好友展示珍贵玩具的孩子的脸。

“都是大肠杆菌。”

“这种程度的细菌我还是能认出来的。”

“它们全都已经被0.1PPM的氯给杀死了。”

“原来如此，你就想给我看已经死了的大肠杆菌吗？”

“嘘！”

尽管显微影像并没有声音，但马库斯还是谨慎地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然后将一根极细的针管伸向死亡的大肠杆菌。

在其细胞核部位注入了某种东西。

令人惊奇的是，被注射了液体的大肠杆菌的鞭毛立刻充满活力地摆动了起来。

紧接着，细胞开始剧烈地抖动、伸长，最后从中央一分为二。

“已经分裂了，亚西福特。”

马库斯充血的双眼里浸满了泪水，不过，他的兴奋劲却完全没有影响到爱德华。

“博士。”

爱德华的语气显得兴趣索然。

“处于假死状态的细菌重新复活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即便是再高级一点的动物，也有从假死状态……”

“不不不。”

马库斯挥挥手拦住爱德华。

“没有那种事，这不是什么假死。它们的细胞核已经被完全破坏，细胞壁也已经穿孔，那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死亡。可仅仅是被植入……就是那种始祖病毒之后，它便立刻开始成长、分裂。”

显示器中那个重获新生的大肠杆菌正以迅猛的速度在不停繁殖着。

爱德华看得目不转睛。

“你说彻底的死亡……”

就像在自言自语一般。

“是的，绝对没有弄错，也绝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接下来再看看这个。”

他把一叠厚厚的论文交给爱德华。

“你要我现在就开始看？”

“不，我会简短地向你说明，你也不是什么门外汉。只要看了这些实验数据，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听我说。得出的数据大致上和米勒的实验差不多。先将甲烷、氨气注入装满氢气和水蒸气的密闭烧瓶中，然后注入十单位会被1PPM氯杀死的始祖病毒，接着加热、放电。你猜会发生什么事？”

“会合成氨基酸吧。不好意思，我记得这是十几年前得出的结果。”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么，基本上和米勒的实验一样。他通过模拟原始的地球大气证明了闪电能够合成有机物，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代表了生命的诞生。但米勒错了。从氨基酸、核酸，一直到蛋白质的形成过程都是一样的。而其中的蛋白质后来却变成了拥有细胞膜的组织，最终开始自我繁殖。”

“开玩笑，这根本不可能。”

也难怪爱德华会开口否定，因为马库斯刚才那番话表明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再现了三十八亿年前生物的诞生过程。

“是真的，那份论文里有缜密的实验过程。如果你觉得我在说谎，那你可以试着验证一下。无论做多少次实验最终都只能得出一个结果。在始祖病毒的作用下，原始的RNA从一锅蛋白质中诞生了。”

爱德华还是将信将疑。不过，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可能也会被马库斯的兴奋所感染。

“我们的确应该联络一下斯宾塞。”

“你终于明白了。”

面带喜色的马库斯握了握爱德华的手。

“我们现在到他那去吧。”

爱德华罩上外套，和身穿白大褂的马库斯并肩而行。

这就是在最终导致安布雷拉公司建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

黄道特急事件 1998.07.23



靠着大大打开的车窗用手撑住脸颊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把约会地点选在夜里的阿克雷森林时就应该想到，那家伙根本没有一丁点逗女孩子开心的细胞，是个被龌龊想法塞满整个脑子的大笨蛋。

想到这儿她又叹了口气。

不管让他做什么，笨蛋始终是笨蛋。

把我拉到这儿来之后，连个吻都还没接引擎就抛锚了。虽说之后他立刻去加油站买汽油，但无论怎么算，往返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那可是两个小时啊！

她低头看了看小小的手表。

接着又是叹气。

等他回来之后，干脆告诉他已经到该回家的时候了。当然，门禁的时间并没有到，但无论怎么想，这个约会对象也不值得我为他待到快要门禁时再回去。

说到底，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笨蛋的邀请啊？

理由很简单，因为杰夫没有约我。他最近一直在和人打架，所以我决定干脆让他吃吃醋或许会比较好。嗯，对，这样做一定没错。可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跑到这种地方来了。和那种毫无魅力的人一起……为什么啊。

就在她为此烦恼不已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影朝汽车靠了过来。

清楚地映照在后视镜上。

终于回来了。

如果连忙转过身，一脸等得有些不耐烦的表情，那可就太便宜他了。

所以她决定就这样平视前方。

必须得让这个混蛋知道他究竟有多么蠢。

哎？

他靠近时的步伐有些奇怪。

每走一步，整个身体都会一左一右地大幅度晃动。

连脖子部位也像个婴儿一样摇个不停。

干什么啊？

简直就像恐怖电影里的丧尸一样。

但她并没有弄错。

熟悉的T恤、牛仔裤，还有那顶最傻、最显眼的羽毛天使帽子，毫无疑问都是他的东西。

慢慢地，慢慢地，朝这里走来。

是打算吓唬我吗？

明明之前让我一个人在深夜的山林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她大声喊道。

“在这种偏僻的深山里抛锚，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好不容易盼到你回来，结果居然想扮成丧尸吓唬我，你可真是愚蠢透顶。够了够了，快把我送回家吧。回城之后找家附近的餐馆随便吃点儿什么，当然，我不会跟你一起的，我只是真有些饿了。”

他和她一样，一定相当饿了吧。

从背后接近之后，男子将两只手伸入车窗牢牢抓住女孩的头，张口在雪白的脖子上咬下一大块皮肉。

殷红的血水顿时如泉水般在车里喷洒开来。

2

“医务兵！”

有人叫到。

说了好多次我不是医务兵。

瑞贝卡·查姆博丝一边低声抱怨一边向前跑。这群人是浣熊市特殊部队S.T.A.R.S.布拉沃小队的成员，为了调查在市郊阿克雷山区屡次发生的几起离奇杀人案，搭乘浣熊市警察的直升机前往当地。

这是一个暴风雨之夜。

对于直升机飞行来说，这样的天气条件的确非常恶劣。但他们的厄运远不止如此。

直升机突然失去平衡，不得以在深山中迫降。

“医务兵，这儿，这儿！”

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笑着不停朝她招手。爱德华·杜威，同属布拉沃小队的前辈。

跑到他身边的瑞贝卡纠正道。

“我的职位是RS。”

救护伤员虽然也算是RS的工作，但除此以外，以士兵的身分在后方负责警戒、保护指挥部、担任狙击手同样是RS的分内之事。和只承担军医、护士等医疗工作的医务兵比起来，RS会更积极地参加战斗。而瑞贝卡对这件事相当在意。

“小瑞贝卡，我的右手没了。”

“绕到身体背后的那根东西，应该是你的手吧。”

瑞贝卡一脸不悦地回答道。

在一群几乎和黑熊势均力敌的大男人中间，娇小的瑞贝卡简直就像混进军营的小学生一样。

“爱德华，现在可不是跟新人逗乐的时候。”

听到队长的呵斥，爱德华双肩一耸，他和瑞贝卡一样也是RS。

“瑞贝卡，报告。”

恩里克·马里尼，布拉沃小队的队长，用不输给暴雨哗哗声的音量高声喊道。

“无一伤亡。”

瑞贝卡回答。

这简直是奇迹。

一架在暴风雨之夜突然失去平衡的直升机，不仅没有在半空中解体，也没有一头撞上高耸的树木，更没有在落地时跌入深谷，而是安安稳稳地着陆了。

可从倾斜的直升机里走下来的队员们看上去却像比来这里露营的童子军还要放松。

“各位都听好。”

环视了一下五名队员之后，队长开口说道。

“托市警局这位优秀飞行员的福，我们得以安全降落，但千万不要小看夜晚的山林，更何况还有这场大雨。只要犯下一个错误，说不定所有人都会受牵连。”

从各地集合到一起的精英们像是在听家长说教的小学生一般看着队长，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十分严肃的表情。恩里克对部下的充满信任，这些在他麾下多次出生入死的队员，和他的亲生孩子几乎没什么区别。

“降落的地点属于R区，凶杀案和那些传闻全都是以此地西南方的那幢别墅为中心扩散开来的。原本的计划是乘直升机从高空进行搜索，但现在显然无法实现了。布拉沃小队全体成员，开始行动。”

说完，恩里克队长朝停在一旁的直升

机大声喊道。

“杜利！失去联络之后总部一定会立刻派后援部队过来，在那之前你得一直待在这儿！”

接着他瞥了一眼手表。

“两个小时之后返回这里！呈纵队出发！”

就这样，S.T.A.R.S.布拉沃小队的身影渐渐没入了夜幕笼罩下的森林中。漆黑的深夜，冰晶般的雨点不断降下，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折磨。但对这支部队的成员来说，这样的阻碍简直和黏在鞋底的口香糖没有任何区别。类似的搜索行动在他们的概念里或许应该用“轻松至极”来形容。

当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她的不幸生涯，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Wesker。1

就在这个时刻，一切事件的元凶所在的那个房间，有两名男子正坐在椅子上交谈着。其中一名身材高大，戴着太阳眼镜。另一个人身穿白大褂，系着一根歪斜的领带，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

两人面前摆放着几块显示屏。

“可怕的是，这个世界简直就像大便们的巢穴一样。会走路的大便，会笑的大便，会谄媚的大便，会忤逆别人的大便。总之不管做什么事，大便就是大便。”

白衣男子的嘴唇一歪，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戴太阳镜的人看上去对此并不怎么认同，但还是点了点头。

“而我们开发的技术，至少是一个能够有效利用那些大便的方法。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威斯克。”

威斯克没有答话。

同时也无法捕捉到被太阳眼镜遮挡的脸上是一副怎样的表情。

或许是被这样的反应弄得有些焦躁，白衣男子——威廉·柏肯提高音量继续说道。

“无论是哪种大便，只要被转化成肥料，就会变成能够灌溉作物重要的养分。而我所做的，则仅仅只是把大便变成肥料的工作而已，以及开发实现这种转化的技术，实现这种转化的科学！”

柏肯在讲述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兴奋，最后站起身来。

“为了在这个充满粪土的世界里培养出一片壮丽的绿色而努力。这就是我的使命。”

威斯克虽然啪啪啪地拍了拍手，但脸上却没有一丁点赞赏的表情。

“这是在讽刺我吗？”

“你是个天才。”

怎么看这都是一句社交辞令，但柏肯还是很高兴。

“不过我也有天才都容易犯的毛病。”

“什么？”

“对现实的判断力不足。”

“这方面我倒是比较在行。”

柏肯随即像个小孩子似的撅了撅嘴。

“那么……”

威斯克朝显示器伸出一根手指。

"这就是现实。"

映射在显示屏上的画面来自某个研究设施，不管怎么看，那里面也不像是还有活人的样子。

那些漫无目的地在里面游荡的生物，绝对不是人类。

其证据就是，有人拖着几乎被扭断的手臂，有人的膝关节已经整个消失，但还是在生硬地朝前挪动，有些人的灰色脑髓已经从头盖骨的凹陷处暴露了出来……到处都呈现出与悠闲地散步这种行为极不相称的景象。

没错，他们全都是尸体。

活着的尸体。

在这座设施内部不断徘徊。

而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也并不是老鼠。

尽管看上去和大号的沟鼠差不多，但那甚至不是哺乳动物。

而是水蛭。

巨大的水质紧贴着地板、墙壁、天花板爬个不停，简直是一团团会动的污泥。

"你怎么认为，柏肯博士？"

"虽说这是很……很残酷的情景……"

"你打算怎么办？"

"别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别忘了事情变成这样，你也有责任。啊不对，应该说你负主要责任。"

"所以呢？"

"所以……你当然应该采取补偿措施。"

"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想知道你的打算。"

"不知道……我不知道。"

柏肯说着双手抱头，在椅子上缩成一团。

而显示器里仍然播放着有关一个寂静的地狱的影像。





布拉沃小队于二十三时零二分发现了翻倒的囚车和被残忍杀害的宪兵。

但并没有找到囚犯。

逃走的人名叫比利·科恩，海军陆战队前少尉，由于在清扫游击队的行动中残忍地虐杀了二十三名平民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恩里克队长立即命令大家对这位穷凶极恶的逃犯展开搜索。

现在他们的对手从一个连是否存在都还无法定论的神秘杀人魔鬼变成了明确的对象，队员们的士气一下子高昂了不少。

整支小队分为三个行动小组，每组两人散开行动。

在像猎犬一样从雨夜的密林中找出逃犯的蛛丝马迹之后，他们切实地缩短着与目标的距离。瑞贝卡和爱说教的理查德·艾肯分到了一起。

深夜的密林对辨识能力的影响比想像中要大得多。

再加上这场大雨……

完全不适应这种行动的瑞贝卡在搜查途中不幸与理查德走散。虽然走散之后在原地等待是约定俗成的行动准则，但她却在慌乱之中朝森林的深处走去。

接着便发现了那辆列车。

深夜，在下着瓢泼大雨的森林中停着一辆列车，远远看去简直就像一头负伤摔倒的巨兽一般。

不少窗玻璃上都有裂痕。

是发生事故了么……

“有人吗？”

瑞贝卡喊道。

没有回应。

然而就在这时，她忽然看到列车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随即条件反射般地展开了行动。

瑞贝卡透过半开半闭的车门缝隙朝里面望去。

车厢里鸦雀无声。

但瑞贝卡还是敏锐地嗅出了不祥的氛围。

没错，她的确是“嗅”出来的。

雨水从破损的车窗不断灌入室内。

而混杂在这湿润的空气中的，是浓郁的血腥味。

“这里是浣熊市警察局特殊部队S.T.A.R.S.，有人在吗？”

她用盖过雨水的声音喊道。

但还是没人回答。

“快来个人回话啊……”

她的声音就像是被阴影吸收了一般，很快便消失了。

而就在这时，瑞贝卡猛然发现了自己身后的动静，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她赶紧转过身。

在车厢的连接部分有一个人影。

“那、那个，我是浣熊市警察局特殊部队S.T.A.R.S.的瑞贝卡……”

那东西左摇右晃地靠了过来。

牙齿暴露在外，整张脸呈现出死一般的青灰色。

脸色差还是其次。

最关键的是他的脖子有一大半已经断裂开来。

“我是瑞贝卡·查姆博丝，您没……事吧？”

肌腱、血管从脖子的断裂处延伸出

来，毫无规律地摇晃着。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无计可施的重伤。

啪嗒、啪嗒，尽管双腿的动作迟钝得就像是出生以后第一次走路一般，但他的确在不断接近瑞贝卡。

与此相对的是，这位警队新人只能不住地往后退。

对方忽然发出了怪异的呜咽声。

白浊的唾液邋遢地从下巴处往下滴落。

"请、请你站在原地！"

瑞贝卡这才从枪套里拔出武器。

危机迫在眉睫。

对方发出了让人反胃的腐臭。

我知道。

瑞贝卡一边后退一边想。

她曾经见过这样的生物。在电影里见过无数次，对，不会错的。

这是丧尸。

可是，可是……这怎么可能。

对方的双臂猛然抬起，利落地朝瑞贝卡伸去，好像之前的迟钝动作全都是假装的一般。

枪口直指对方的脑袋。

可扣住扳机的手指却怎么也使不上力。

瑞贝卡迄今为止还从没对人开过枪。

怪物，怪物，那不是人，而是怪物。

反复劝导自己之后，她又低声重复了好几次同样的内容，但力量仍旧无法灌入手指之中。

对方的手已经搭在了瑞贝卡的肩膀上。

大大张开的嘴巴直指她的脖子。

大量唾液不断滴落。

和粪便无异的强烈腐臭直冲鼻腔。

要被吃掉了！

瑞贝卡终于扣动了扳机。

枪口瞄准的是对方的腹部。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袭击者的整个身子止不住地向后一仰。

抓住双肩的手也就此松开。

仅此而已。

第二枪，第三枪。

每颗子弹都准确地命中了他的腹部。

腐肉猛烈地弹开来，散发出更加浓烈的恶臭。

丧尸左摇右晃地向后退去。

但始终没有倒下。

三发九毫米空尖弹明明都已经射入了腹腔，可为什么……

没错。

这一定就是真正的"活死人"。

瑞贝卡一边为自己刚才的犹豫感到后悔，一边继续扣动扳机。

当自己恢复神智时，弹夹里的子弹已经全都打光了。

可丧尸仍在不紧不慢地朝她挪动脚步。

啊，对了，得朝头部射击。

恍惚中想到这一点之后，她再次举起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的空枪。

必须立刻逃走。

可在产生这样的想法之前，实在经过了太过漫长的时间。

已经太迟了。

丧尸把嘴大大张开，连下巴都像是快要脱落了一样，再次朝瑞贝卡的脖子用力咬去。

只听一声枪响。

丧尸的脑袋就像一颗西瓜一样滚落到一旁。

而剩下的身体也像是断了线的木偶，转瞬之间便瘫软如泥。

瑞贝卡回头一看。

不远处站着一名高个男子。从结实的肌肉能够看出他食肉动物一般的旺盛生

命力。而这种健壮同时也散发出危险的气味。

尽管对方右臂表面的民族风格黑色纹身很容易吸引他人的目光，但瑞贝卡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吊在对方左手腕处的手铐上。

“你是……”

“比利·科恩，小姐。”

“我可不是什么小姐！”

说着她迅速换上新的弹夹。

并将枪口对准比利。

面对人类的时候，她至少可以比在丧尸面前更镇定一些。

“你就是那名逃犯吧。”

“也许。”

“我要逮捕你。”

“不好意思，这件事能不能待会儿再说？现在稍稍有些忙。”

话音未落，比利便抬高了枪口。

住手，瑞贝卡正打算说出这句话，可对方竟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她一瞬间以为自己要命丧于此，不，是已经死了。

可子弹却从瑞贝卡身体的左侧划过，准备命中了她身后的某个东西。

一个湿润的破裂声随即响起。

瑞贝卡背后的某个东西应声而倒。

等她转过身才发现，又有不少活死人从列车连接处蹒跚着走了过来。

她止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惨叫，开始往后退。

没退几步，就感觉自己的后背撞上了什么东西。

柔软的背后隐藏着不容置疑的坚硬，她立刻明白那是比利的胸口。

“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瑞贝卡问道。

“可能是丧尸吧。”

位于她正后方的比利开口回答。

淳厚的语音从胸腔传导至她的后背。

一只结实的手臂从瑞贝卡的侧脸往前伸出，握紧手掌里的自动手枪接连扣动扳机。

两次、三次。

枪声每想起一次，就有一只丧尸应声倒地，变回无法行动的死者。

一颗颗子弹准确地捕捉到了左摇右晃的不死者的脑袋，可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快逃吧，逃到外面去。”

瑞贝卡拉着比利的手说道。

“太迟了。”

“什么？”

“你仔细看。”

说着他指了指车窗。

横飞的雨幕没有任何变化。

可夜晚森林中的漆黑树木却在不停地移动。不对，移动的不是树……

“列车开动了！”

“没错。”

丧尸一只接一只地不断出现，就像发现了猎物而倾巢而出的蚂蚁一般。比利拼了命地不断射击。

瑞贝卡也抬起了枪口。

“总之先离开这儿。”

两人一边朝塞满过道的丧尸不断射击，一边向车头跑去。

“瞄准脑袋。”

比利说。

“我知道。”

“知道的话就照做。”

“我不是很擅长射击。”

“那你擅长什么？”

瑞贝卡一时语塞。

“别发呆。”

“我们现在去哪儿？”

“前面。”

“为什么？”

“可以把车停下来。”

“明白了。可火车一旦停下来，我会马上逮捕你的。”

“我知道，闭上嘴。”

“讨厌。啊，座位背后藏着一个。”

“自己开枪把它干掉。”

“我已经开了，可是没打中。”

“别浪费子弹。”

“我也不是故意要浪费的……”

瑞贝卡看着下一节车厢，突然变得说不出话来。

“那些是……什么？”

穿过连接处之后，两人进入了一节纯黑色的列车。

墙壁、天花板、地板，就连座椅都散发出一种黑色滑腻光泽。

而且所有部位全都像波浪一般一刻不停地涌动着。

是生物。将整辆列车掩埋的无数层层叠叠的生物正慢慢地蠕动着。

“蛞蝓么……”

瑞贝卡说。

“不，这些是……”

一块地板忽然爆开来。

黑色的块状物就像水滴一样四散纷飞。

那是……

“水蛭！”

比利一边大叫一边掩住口鼻用匕首将凌空朝自己飞来的生物砍成两截。

水蛭那特有的Y字型嘴巴近在咫尺，锯齿状的牙齿不断逼近。

他在最危急的时刻将致命的生物打落。

瑞贝卡差点儿发出一声惨叫。

但在开口之前用拳头死死压住了双唇。

每一只水蛭都和成年人的脚差不多大，而布满整个车厢的水蛭仿佛在转瞬之间全都翻滚着把头对准了瑞贝卡和比利。

片刻之后，这片会蠕动的黑色波浪便一齐向两人冲了过来。

Wesker。2

“马库斯的亡灵。”

柏肯脸色阴郁地嘟囔道。

“他一定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所以呢？”

威斯克对此倒没什么兴趣。

“你不害怕吗？”

“有什么好害怕的。那只是个怪物而已。”

“可是……”

“是罪恶感吗？”

“可能吧。”

“我们只不过除掉了一颗绊脚石而已。”

“马库斯……可不是简单的绊脚石。”

“你同情他？”

“是尊敬。马库斯既是始祖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也是我们手中t病毒的开发者。我

对他抱有相当的敬意。”

“可杀了他的也是你啊。”

“是你。”

“你是个不错的共犯。”

“是呀，所以我……”

“在害怕。”

柏肯点点头，随后痛苦地抱着头。

“实在有些无法接受。”

威斯克一脸鄙夷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蠢话。”

柏肯立刻绷起了脸。

“马库斯曾经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他必须消失。只要是应该被消灭的对手，我一定会把他彻底击溃。仅此而已。而且我们办成了这件事。现如今出现在这里的不是马库斯。那只是一个怪物，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它终究会自我毁灭——和它的那些宝贝宠物一起。就这么简单。”

威斯克俯下身看着柏肯。虽然隔着太阳镜根本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显然带着鄙夷的色彩。

“你真以为那是什么超自然的……比如幽灵之类的东西？”

柏肯低着头，没有答话。

“简直是无聊的妄想。”

“可、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把他……那什么了。”

“杀死了，绝对没有错。这世上没有谁在脑袋被子弹贯穿之后还能存活。”

“所以，这不正好说明那是鬼么？”

威斯克苦笑道。

“你记得吗，他的头被子弹打穿之后身体往侧面一倒，他身旁是什么？”

“一张桌子，上面是他用来做实验的……”

“想起来了吧。当时摆在桌上的烧瓶里装有融合了始祖病毒DNA的水蛭。”

“的确……原来是这样。”

“这下明白了吧。”

“可这种事情……”

柏肯一时语塞。

“临死前他用手把桌上的烧瓶全都碰倒了，经过基因改造的水蛭全都从破碎的烧瓶里跑了出来，落到他的遗体上。就像成熟的果实一般钻进了马库斯的头盖骨。”

不知道是不是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柏肯重重地咽了口唾沫。

“始祖病毒，在那里展示了它奇迹般的力量。”

“那他是丧尸？”

“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丧尸。首先，它具备高度的智能，这显然不符合丧尸的基本特征。另外还有一点，他足足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复活，单纯的丧尸化根本用不了这么久。也许是在始祖病毒的影响下，水蛭首先与他的脑部机能相融合，然后慢慢让失去的部位再生，经过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异变成一具崭新的肉体。它虽然还保留着马库斯的记忆，但却完完全全是另一个生物。不是那个曾经阻拦过我们的马库斯。”

“有意思。我对此很感兴趣。”

柏肯终于抬起了头，目光中绽放出熠熠神采，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

“柏肯，没什么可害怕的。那终究是个实验体，和我们正在开发的终极生物兵器道理相通。之所以会看成亡灵，是因为你的性格太过软弱了。”

“没错，就是这样，我的确比较软弱，之后会好好反省的。那么……哎，马库斯，你去哪儿了，马库斯。”

柏肯慌乱地敲打着键盘，逐个切换显示屏上的影像。

4

“在疾驰的火车顶上行走这种场景虽然在电影里经常看见，但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身体验。”

顶着迎面吹来的强风和大雨，瑞贝卡低声嘟囔个不停。

逃离被水蛭填满的车厢后，两人找到一节天花板上开出了一个大洞的车厢。之后瑞贝卡在比利的帮助下爬上了车顶。

“不过要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走路根本是不可能的。”

瑞贝卡让身体紧贴列车顶部的铁皮，像只蜘蛛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

前方忽然传来几声枪响。

开枪的是比利。

他就像一位在等待主人的忍者一般全神贯注地端着枪。

“前面有东西？”

瑞贝卡喊道。

“穷追不舍的丧尸。”

说完比利回身一看。

正好和趴在车顶的瑞贝卡四目相接。

“你之所以不停说话，是想让我把你和丧尸区分开来吗？”

“不好意思，我想没有谁会把我和丧尸……”

比利没有听她把话说完。

而是忽然察觉到了什么，赶紧把头转向前方。

同时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只听一声枪响。

“又是什么东西？”

第二声，第三声。

“还在吗？”

砰！砰！砰！

“是水蛭！”

比利怒吼道。

瑞贝卡虽然十分震惊，但还是抽出近战匕首准确地刺了出去。

锋利的刀刃准确命中了目标。这都多亏了训练过无数次的熟练动作和敏锐反应，让她可以条件反射般地出刀。

不过，动作稍微大一些就被强风刮得有些难以控制，她那娇小的身体因此止不住地向后移去。

“从那进去。”

在列车连接部有一个宽大的缝隙，比利敏捷地从那里跳了下去。

“我说，等等啊！”

瑞贝卡一边怒吼一边跟了上去。

从风雨交加的连接部进入门扉大开的车厢之后，周围简直静得可怕。总而言之，他们暂时没有在这里看到怪物的身影。

他们最终抵达了车头。

操纵台近在眼前。

瑞贝卡不禁长出一口气。

“看来可以稍稍喘口气了，虽说还是不能大意。”

比利一丝不苟地端着枪站在一旁。

“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对这个问题，比利选择了无视。

瑞贝卡也还以颜色。

“那可是尸体在走动啊，尸体，尸体！已经完全死亡，甚至开始腐烂的尸体。可为什么还可以行动呢？然后是水蛭，那些像怪物一样的水蛭到底是什么。我说，这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面对袭来的敌人，不需要询问对方的政治信仰，只管开枪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可这次遇到的敌人可是尸体啊，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疑惑？”

“你能安静点儿吗？”

“不能。”

“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把嘴闭上就行了。”

“可是……我害怕。如果什么都不说，感觉自己就会缩成一团，一动也动不了。”

“要是真的动不了，我会背着你逃出去的。”

“哎……那谢谢了。”

“所以我才让你别说话。”

“好。”

说完，瑞贝卡便把双唇紧紧合在一起。

“啊啊啊啊，不行！”

可片刻之后却又开始用力摇起了头。

“说起来，你怎么会在这儿。”

“在押送途中遭遇怪物袭击。囚车被掀翻，宪兵被杀。”

瑞贝卡面带惊讶地看着比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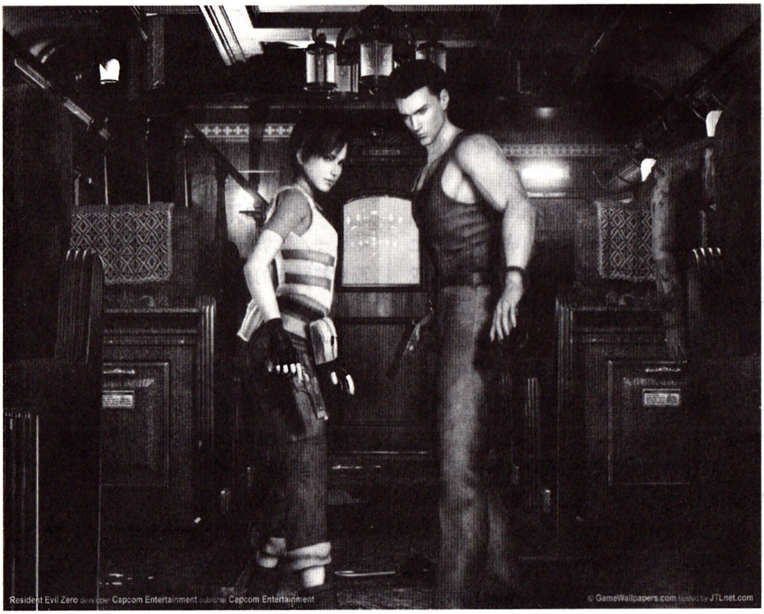
“这么说，那不是你干的？”

“你居然会以为弄翻囚车，把宪兵吃掉的人是我。”

“啊，的确，这有些不合情理……”

瑞贝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男子。

她忽然想起了那辆整个翻转过来的囚车，以及横躺在一旁的悲惨尸体。根本无法判断那是使用何种工具犯的案，惨烈至极。会是利用翻车的机会逃走的人干的？不，不管他是否急于逃走，那都不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行。



不对，等等，他可是虐杀了二十三名平民的凶残罪犯啊……

“哦，在逃离怪物的途中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仅此而已。”

“为什么不等待救助，要是离开那里，你不就成逃犯了么？”

“刚才已经说过，当时有怪物在追我。到底是逃跑还是待在原地被吃掉……”

“话是没错……那个，我有个问题。”

“简短点儿。”

“你真的是凶杀犯？怎么看也不像杀死了二十三个平民的人。”

“不清楚你究竟相信什么，不过我相信我自己。”

“那么，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嗯？那是……”

就在这时，天花板上忽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响声。

天花板究竟为什么会被破坏呢？

显然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正试图进入车厢。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轰然塌落，就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般。

而尘烟散尽之后，首先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两只足有大型犬类大小的螯，甲壳上布满棘刺。要是被这样的东西夹住，不仅仅是皮肉，连骨头都难逃被粉碎的命运。

“这……是什么？”

连一向沉稳的比利也说不出话来。

瑞贝卡端着枪，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东西。

在怪物的背后有一根弯曲的长尾巴，尖端是一根短木桩一般的弯刺。

“蝎子？”

话音未落，比利便开了枪。

一条长长的光焰在枪响的同时从枪口喷出。

只听当啷一声脆响，如铠甲般的表皮毫不费力地弹开了子弹。

巨蝎猛地朝比利发动了反击。

前特种兵向侧面一退，堪堪避过。

而位于他身后的座椅却应声被切成两段。与其说是切断，倒不如说是被压碎的。真是恐怖的力量。

瑞贝卡和比利一边狼狈地闪避着对方的进攻，一边接连不断地发射着子弹，可没有一击能对怪物造成实质性伤害。

“我明白了！”

比利大喊一声。

“什么！”

瑞贝卡的怒吼压过自己的枪声。

“瞄准脑袋！”

在说话的同时，比利已经这样做了。

瑞贝卡连忙跟上对方的动作。

可即便如此，蝎子用巨大的螯严严实实地挡住脑袋，子弹根本没用。

“明白了吧。”

“什么？”

“那家伙在防御。”

“什么意思？”

“无论朝其他任何部位射击，它根本不在乎，因为那些地方有坚硬的甲壳保护。而用螯防守的只有头部。”

“对啊……”

“看好了。”

螯猛地朝比利挥去。

附身从恐怖的钳子下方钻过之后，蝎子那巨大的头部便出现在了比利面前。

他果断地用枪口死死抵住巨蝎的头部。

在对方用两只螯把自己击碎之前，比利将弹夹里剩余的全部子弹通通射进了巨蝎的脑袋里。

孔武有力的螯转瞬之后便像断了线木偶一般掉落在地上。

四对被坚硬甲壳包裹的长腿进而也失去力气，让巨大的身体啪嚓一声摔落到地板上。

整个身子看上去足足瘦了一圈。

"结束了。"

瑞贝卡转过身。

一下子双目圆睁。

理应死掉的巨蝎高高地扬起了它巨大的尾巴。

身体先于思维行动了。

瑞贝卡尽全力朝比利扑去，将他推向一旁。

尖锐的尾巴擦过比利的手臂直插进地板。

看来那是它最后一丁点力气，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动过。

压在比利身上的瑞贝卡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朝对方伸出手。

"没事吧？"

帮比利起身之后。

"谢谢。"

"虽说是个大坏蛋，但还挺懂礼貌的。啊，你受伤了。"

她连忙取出手帕帮比利包扎好。

"疼吗？"

比利耸耸肩。

"有没有恶心想吐的感觉？"

对方摇摇头。

"摊开两只手让我看看。"

比利随即老老实实地照做了。

"没有痉挛。很好，没问题，"

"看来你很熟练嘛，卫生兵。"

"是RS，专长化学。"

"那么，从你专家的角度来看，那究竟是什么？"

比利指着列车操纵台。

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曾经听说过，安布雷拉公司经营着一列通往本公司干部养成所的奢华火车，是完全由电脑控制的自动机车。"

"安布雷拉，是那个制药公司吗？"

"对，不仅仅是药品，在生物领域也在全世界占有极高的份额，是个巨大的复合型跨国企业。"

"不过，我们现在可没有一直像这样朝着不知名终点前进的闲情。"

连接部的大门忽然被撞开。

两只手向前平伸的丧尸们推搡着往车厢里猛挤，可被狭窄的门框所阻，一时没办法大量进入屋内。

比利冷静地朝排头的丧尸开了枪。

动作迟钝的丧尸跟刚才的巨蝎比起来，简直就像游戏里的杂鱼一般被轻而易举地击倒在地。

"帮我争取点时间。"

瑞贝卡说着坐上操纵台，从腰包里取出少量粘土状的物质，然后将塑胶炸弹一一塞进操作面板里。

"十五秒足够了。"

一边自言自语，瑞贝卡一边将雷管的保险丝切成适当的长度。

然后点火。

"十五、十四、十三。"

比利忽然出现在操纵台旁。

"十一，我在操纵台上放了炸药，十。"

"什么！"

"还有九秒就爆炸了，八、七。"

"简直乱来。"

丧尸们一窝蜂地涌进车厢。

瑞贝卡和比利一起朝丧尸们射击。

一个劲儿地开枪。

同时不忘读秒。

"四、三、二、躲在座椅后面、一。"

瑞贝卡将"零"字大声喊出。

两人在同一时间分别躲进了左右两边的座位阴影中。

炸药的量刚刚好，在这一点上，瑞贝卡是专业人士。

高温烈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瞬间塞满了整个走廊。

热风从藏身于座椅背后的两人头顶掠过。

紧急刹车立刻启动。

这是自动列车的停止装置，会让火车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很快停下。

被热风炙烤后的丧尸们纷纷滚落在地。

那令人难受不已的金属摩擦声是制动装置发出的悲鸣。

一团团火花不知从什么地方散开来，也许快要脱轨了。面对剧烈的震动，瑞贝卡一时有些胆怯。

尽管被不停地上下甩动，但丧尸们依然张开血盆大嘴拼命朝两人咬去。瑞贝卡和比利毫不示弱地用手枪和匕首还击。

等到两人冷静下来时，发现列车已经停了下来。

"好，快走。"

比利站起身。

拉着瑞贝卡的手。

可瑞贝卡却一动也没动。

"爱德华……"

她嘟囔道。

在丧尸群排头踉踉跄跄走着的男子，身穿S.T.A.R.S.制服的人很显然就是布拉沃小队的另一名RS，爱德华·杜威。看来在瑞贝卡展开行动以前，潜入列车的还有其他队员。

他肯定已经死了。

拖着从腹部的巨大伤口掉落的脏器，慢慢朝前走着，注视着瑞贝卡的双目一片白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别开玩笑了。"

瑞贝卡一边说一边朝爱德华靠过去。

"就算你这样做也一点都不好笑！"

说完她微微一笑。

那个爱开过分玩笑的爱德华，这时候倒真是有可能会装成丧尸来吓唬人。

话虽如此，可无论怎么看，此刻出现在瑞贝卡面前的也是一个真正的死者。

曾经是爱德华的生物正像野兽一般呻吟着。

"别再过来了！"

看到他没有停下的意思，一声枪响从瑞贝卡背后传来。

爱德华的额头应声绽开一朵血花。

脑浆从炸裂开来的后脑飞射而出。

爱德华也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安宁，瘫倒在地。

"你干什么！"

瑞贝卡转过身怒吼道。

"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

她用力垂捶打着比利的胸口，捶了好几次，那是真正用力的捶击。比利没有躲避，而是无视了瑞贝卡的攻击，继续朝不远处的丧尸射击。

危机解除之后才抓住瑞贝卡的手腕。

"走吧。"

瑞贝卡发出一声惨叫，紧接着便像孩子般哽咽起来。即便是情绪激动的她也很清楚，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变成那样的爱德华了。也许，真正的死亡对他来说才是救赎。

瑞贝卡挂着一脸的泪花被比利拖着下了火车。

Wesker。3

“马库斯什么的不可怕。我不害怕，我不害怕。”

柏肯一边哼唱一边操作着监视器。

威斯克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无论对监视器也好，对欢乐的柏肯也好，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

“到处都找不到，难道是跑了么。”

监视器挨个显示出了干部培训所的各个角落。那个怪物横行的，充满怪物的房子。

这所安布雷拉干部培训所的初代所长是詹姆斯·马库斯。在介绍这位郁郁不得志的科学家之前，必须得先介绍一下大型跨国企业安布雷拉公司。

一切的起源全都是在一九六七年发现的“始祖病毒”。据称这东西是地球上那次爆炸式的大进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被认为与“生”、“死”，以及生命的初次诞生有一定关联。

也就是说，“始祖病毒”解答了曾经困扰科学家们数个世纪的终极难题——生命究竟是在何时，如何诞生的？

它将多种遗传基因搅拌在一起，引发突然变异。然后再将已经变异的遗传基因搬运到其他生物体内——也就是通过传染，产生新的突然变异体。这个过程无论在个体之间还是在细胞之间，都可以发生。

这无疑是本世纪的重大发现之一，但知道的人却非常少。因为这一事实从未被发表过。

为什么呢？

成功发现这一奇迹的有三个人。名门望族的后裔奥斯威尔·E·斯宾塞，同样身为贵族的爱德华·亚西福特，以及斯宾塞大学时期的好友詹姆斯·马库斯。

奥斯威尔·E·斯宾塞，他可以说是某种怪物。尽管生来便坐拥万贯家财和熏天的权势，但这并没有让他那惊人的欲望有片刻的止歇。

将整个世界收入囊中，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臣服在他面前，这就是他的梦想。

三人当中，只有斯宾塞真正理解了始祖病毒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对支配的渴望，他开始谋划创办安布雷拉公司。和满脑子家族威望的亚西福特，以及一心想着继续研究的马库斯相比，他的想法从一开始便有着本质的不同。

由此诞生的安布雷拉公司，在表面上是一家跨国制药企业。但在其背后，却利用“始祖病毒”不断研究制造新形态的生物兵器。他们最开始的目标是垄断军事市场。

安布雷拉公司很快便成长了起来，以“始祖病毒”为王牌的政治影响力也促成了企业的发展。

马库斯虽然是“始祖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却在日益强大的安布雷拉公司中遭到孤立。

他原本就不是个擅长权力争斗的人。和深谋远虑，并且精通各种谋略的斯宾塞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马库斯几乎在转瞬之间就被排挤到了整个计划的核心之外，并被突然任命为安布雷拉干部培训所的所长。

即便是对此比较迟钝的他，也很清楚这一任命意味着自己脱离了整个研究最关键的部分。但同时身处这个摆脱了高层监视的干部培训所，也是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研究的有利条件。马库斯这样想着，后来甚至对斯宾塞的这一决定深表感激。

后来，他为了开发新的生物兵器而将始祖病毒植入水蛭体内，同时也进行着始祖病毒的改良型品种——t病毒的研究和开发。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他也明白自己最终还是为斯宾塞等人创造了庞大的利益。

也许对马库斯来说，那是一段十分幸福的日子。因为他的目的就只是不断进行最纯粹的研究而已。

不过，事到如今，也许他也曾想过如果能再用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得到斯宾塞的认同，说不定就能恢复名誉，返回公司高层，进而继续更深一层的研究。

而当他完成t病毒的开发时，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现自己对斯宾塞来说只不过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而已。

没有任何前兆。

某一天，马库斯被突然到访的两名得力部下，也是他最信任的助手——威廉·柏肯与阿尔伯特·威斯克亲手杀死。

两人受斯宾塞的直接委托，背叛了马库斯。

自那以后，已经过了十年。

两人为了再次启用这间干部培训所而来到这里，可等待着他们的，却是马库斯的亡灵以及失去控制的各种怪物。

柏肯的胆怯不是没有道理。

监视器里曾数次出现“保持着当年模样的马库斯”，以及被这个马库斯制造出来的异形生物。

当他们注意到病毒泄露事故已经发生时，附近的生物体系已经起了变化。

“哎？”

柏肯忽然有些诧异地哎了一声。

“威斯克，你看这个。”

说着便伸出右手指向屏幕。

那里面有两个人。

一对年轻的男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到这儿来约会的。

两个人全都充满警惕地举着枪。

“哦，这可真有意思。”

威斯克兴趣盎然地站起身。

“那女的是S.T.A.R.S.的成员，名字好像叫……瑞贝卡·查姆博丝，男的不认识。原来是这样，布拉沃小队已经进入这里了么，还是说搭乘了黄道特急……”

“你认识？”

“我的部下。”

“怎么办？”

威斯克耸耸肩。

“很值得用来当作参考。你快把马库斯找出来。”

“明白。”

熟练地切换了监视器画面之后，柏肯又一遍唱着“马库斯什么的不可怕。我不害怕，我不害怕……”这首怪异的歌曲，一边熟练地敲打着键盘。



瑞贝卡和比利两人从着火的列车上跳下之后，谨慎地步入了潜伏着无数怪物的阴影之中。

夜晚是妖魔的天下。

简直就是“红月之夜”。

黑色的凶犬在两人身后穷追不舍。尽管看上去和印象中的地狱看门狗有些相似，但它们显然已经开始腐烂。红黑色的肌肉透过破裂的表皮暴露在空气中，在能看到骨头的侧腹部，正啃食着脏器的黑色昆虫紧贴在上面，没有丝毫被抖落的迹象。

要是杀了这些狗，接下来又会有巨大的水蛭、活生生的死者蜂拥而至。

两人冲进一条地下通道，延着锈迹斑斑的铁梯往上，终于来到一幢巨大的建筑物前。

打开门往里走，赫然是一间哪怕举行网球比赛都绰绰有余的大厅。

两人背靠着背，丝毫不敢大意地举着手枪慢慢往房间深处移去。

“那是……”

比利伸出一只手。

指尖所向挂着一幅性格似乎有些固执的老人肖像。

“第一代所长詹姆斯·马库斯……”

“你认识他？”

“只知道名字而已，我记得他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今天我算是明白，连死了之后都想出风头的，必定不是什么好人。既然都入土为安了，那就老老实实待着吧。对了，什么第一代所长？这又是什么地方？”

“也许是安布雷拉的干部培训所。”

就像是为了印证瑞贝卡的话一般，一个事先录制好的声音忽然在大厅中流淌起来：

——肃静，我是所长马库斯。

下面告知各位本培训所的宗旨。

忠诚产生服从。

服从产生规律。

规律变成力量。

而力量则是一切的源泉。

“令人生厌的口号。”

比利不屑地说。

瑞贝卡忽然听到从自己的无线电设备里传出一阵噪音。不，那并不是单纯的杂音。

而是通信联络。

“……是理查德。这里是理查德，瑞贝卡，你在哪儿，瑞贝卡……”

她赶紧把对讲机拿在手上。

“这里是瑞贝卡，目前位于安布雷拉公司的设施中，很有可能是干部培训所。”

“我们按照当初的计划，正前往那间别墅。”

“等天亮后我就离开这里，夜晚的森林实在是……”

“我知道，到处都是怪物，这里也一样。那就等太阳出来后再到别墅跟我们汇合。”

“明白。”

说完，瑞贝卡把对讲机放回腰包。

“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的事。”

“呃……说的也是。完全忘记了。”

“看来你很缺乏作为一名警官的基本素质。”

“一点儿也不像士兵的人恐怕没资格说我吧？”

比利用锐利的目光瞥了瑞贝卡一眼。

眼神中满是愤怒。

“啊，对不起。那个……嗯，既然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干脆好好问问，你真的杀了二十三位平民吗？”

比利举着枪，一边走一边说。

“接受了消灭村庄里所有人的命令是真的，而且他们的确全都死了。”

说完他看着瑞贝卡。

“或许我的确不适合当一名士兵。”

“可你一定……”

话还没说完，瑞贝卡便停了下来。

“可一定……什么？”

“不知道。总而言之，安全离开这里是现在最要紧的事。记得一定要跟紧我，不能逃跑。”

“想要保镖的话，干嘛不直说。”

“亏你还说，有了我这么个优秀的搭档，居然不知道感谢。”

两人面面相觑。

“好了好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瑞贝卡说道。

“暂且就互相帮助度过难关吧。”

她把“互相帮助”这个词读得格外清晰。

沿着大厅中央的楼梯往上，便来到了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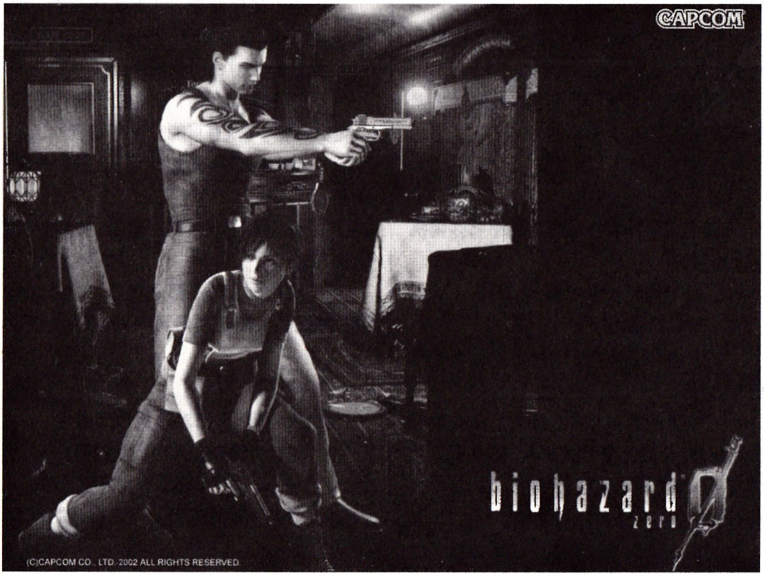
这是一幢涂抹着古旧清漆的阴郁建筑。

有什么东西忽然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啪嗒一声摔在地板上之后，它立即挺直身子跳了起来。

比利眼疾手快地开了枪。

黑色的肉片四散纷飞。



那是巨大的水蛭。

瑞贝卡则抬头望向它刚刚垂落的天花板。

紧接着发出一声细微的惨叫。

看到将整块石板遮得严严实实的怪物群之后，她立刻产生了这些东西会不会像雨滴一般接二连三地落下来的联想——想像在下一秒钟变成现实，水蛭们汇成黑色的暴雨倾泻至整条走廊。

单凭手枪根本无法对付数量如此庞大的敌人。

只能等对方靠近后用脚踩，或者用匕首切开朝自己扑来的怪物。

没完没了。

可就在这时。

泛着黑色油光的水蛭们扭动着身体慢慢汇集到了一起，汇集成一个块状物。

那是人类的形状。

一大群水蛭相互缠绕，发出像是在搅拌污泥一般的刺耳噪音，最终变成一个直立的人。

劣质粘土人偶一般的生物一边扭动着身体的四肢一边朝瑞贝卡和比利靠过去。

在类似腔肠动物的原始生物种群中，也有一些物种会让大量的个体集中到一起，假扮成另一种生物的模样。比如某种水母或着珊瑚。

而这种水蛭人，也许同样可以说是一个水蛭的集合体。

由于受到的惊吓太过严重，瑞贝卡的身体僵直了好一会儿，完全动弹不得。

“瑞贝卡！”

听到比利的警告好不容易恢复清醒的瑞贝卡立刻朝着那个直立行走的怪物开了枪。

水蛭们就像血沫一般四散纷飞。

长长的手足朝奇怪的方向不停扭转，完全无法判断这样的动作究竟是出于喜悦还是痛苦。

可被几发子弹穿过身体之后，它立刻无法继续维持人类的外形，瘫倒在地。

“快跑！”

比利大喊。

射击、射击、射击。

然后趁些许的空隙开始狂奔。

目不斜视地冲到房间另一头。

而在此期间，足有数千只水蛭集合到一起，形成数个人形怪物。

他们没有义务将这场表演欣赏到最后，而是转身离开了屋子，继续在走廊上全速逃跑。

一段时间后，二人猛地冲入一个露台。

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冰冷的雨水就像光线一般从深黑色的天空中不断落下。

挨着露台的边缘向外望去，发现培训所背后好像是一处悬崖，只能看到漆黑在无止尽地蔓延。

这一切就像一幅以“绝望”为主题的油画。

穿过从露台延伸出去的阳台部分，好像可以前往邻接的建筑物。

石质扶手历经岁月洗刷，显得残破不堪，光是轻触都能轻易剥下一块，眼看就要垮塌了。

比利毫无惧色地从露台正中央往前走，而身后的瑞贝卡却像个螃蟹一般紧贴着墙壁，畏畏缩缩地挪着步子。

一阵呜咽忽然传来。

与此同时，瑞贝卡突然被什么东西撞飞到一边。

她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

只能任由较小的身体向外飞去，最终

越过阳台的扶手。

她已经不记得这是今天第几次做好必死的准备。

比利在千钧一发之际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腕。

这是令人称奇的反射神经。

“坚持住！”

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把瑞贝卡往上拉。

不凑巧的是，刚才撞击瑞贝卡的生物这次把目标对准了比利。

只见它牢牢地附在比利后背上，张开大嘴，露出锐利的牙齿和鲜红的喉部。

乍一看有点像狒狒。

至少可以肯定它是一种大型的猿类。

不过大概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不可能是普通的猴子。整张脸毫不对称，眼歪嘴斜，壮实得像肿瘤一样的肌肉挤破皮肤暴露在空气中。

看着恶心的粘液不断从开裂的皮肤处往下滴落的样子，它应该和森林里、火车上的那些怪物是同类。

在自己的喉咙即将被咬成两段的瞬间，比利没有丝毫慌张地用枪对准怪物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这是个相当困难的姿势。

稍不注意斜飞的子弹就有可能打中自己。

可最终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被弹头贯穿的是狒狒的脑袋。

它在临死前发出了一声极为高亢的，像是人类惨叫一般的嘶鸣。

同时身体向后飞去，摔倒在地板上。远远看去就像个被毛皮、血污、泥土包裹的垃圾袋一般，一动也不动。

即便是在对付怪物狒狒的过程中，比利握住瑞贝卡的手也没有丝毫的放松，他很快把枪收好，将瑞贝卡拉回阳台。

“谢、谢谢……”

还没等面色发青的瑞贝卡道完谢，比利便用冷峻的声音告诉她“这些话待会儿再说”。

她不由得一愣，但在仔细观察四周的情况之后，终于明白了现在确实没有做这种事的闲暇。

袭击两人的狒狒来了不少同伴，越过大门对两人虎视眈眈。

伴随着喳喳的刺耳叫声，狒狒群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

也许它们全都是由马库斯设计制造的新型生物。袭击人类，还有之前的行动或许也是马库斯安排的吧。说起来还真是单纯啊，而且个体差异也很小。

冲锋之后跳起发动攻击。

不管是冲刺的速度还是起跳的位置，就连每一只起跳的时机都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比利很快便看穿这一破绽，挨个葬送了接二连三出现的凶暴野兽。

瑞贝卡也不差，虽然还没达到比利的水准，但很好地完成了辅助的任务。不一会儿甚至洋洋得意地说出了“只要掌握了窍门，比万圣节的射击游戏还简单”这种话。

两人穿过阳台，再次进入建筑物之中。他们来到一间宽敞的教室，从这里可以看到集会场和天文台。

这里自然也已经被怪物们占领。

不仅仅是怪物狒狒。

还有巨大的水蛭以及由水蛭们集合而成的异形怪物，四处游荡的死尸，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而当足有翼龙大小的巨型蝙蝠出现时，就连比利也少见地露出了疲态。

“没完没了的。”

他明显有些泄气。

当时两人正好位于教堂之中，在这庄严的氛围里击杀朝自己涌来的活死人，任谁都会有些不自在。

“看这个！”

瑞贝卡忽然指着教堂的地面喊道。

挪开前排的椅子之后，两人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阶梯。

“干得不错。”

听到比利表扬自己，瑞贝卡立即笑容满面。

“走吧。”

比利抢先朝地下走去。

视野转瞬之间变得开阔起来。

“车站？”

瑞贝卡说。

既然她说是车站，那就算是吧。

停在不远处的是一辆缆车，而从这里则可以看出教堂是一所修建在悬崖之上的建筑。

穿过教堂里的秘密通道之后，两人便径直来到了凿穿绝壁修建而成的缆车站。

一根粗壮的钢缆从露天“车站”延伸至远处，另一头是一片布满红黑色铁锈的工厂。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试试就知道了。”

被玻璃窗环绕的控制室就在不远处，比利首先走了进去，按下运行开关。马达的轰鸣声随即响起，带动绞盘有力地卷动着钢缆。

只听嘎啦一声响，巨大的吊舱也跟着动了起来。

比利连忙关上开关。

“看来没问题，走吧。”

瑞贝卡赶紧钻进了吊舱里。

比利一边嘟囔着“真是没办法”一边重新把开关合上，疾跑着冲进了不断向缆绳另一边移去的吊舱中。

Wesker。4

“这些家伙，挺不错的嘛。”

柏肯的语气中似乎包含着真心的敬佩。

“S.T.A.R.S.可是警察中的精英。”

“那个纹身男也很厉害啊，他到底是谁？”

“刚才我监听了警察的无线电通信，那是前少尉比利·科恩。虽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已经在军事法庭被宣判了死刑，杀死二十三个平民的男人。”

威斯克饶有兴趣地说道。

“不过这也让我们收集到了有趣的资料，不知不觉间成了这些人都成了咱们的帮手。”

“乐观的家伙。”

“那么，接下来该怎办。”

柏肯仍然看着监视器，啊，不对，是凝视着。他视线的焦点并不在监视器上，而是与大脑中的思考相重合。

随后他一个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口说。

"t病毒几乎已经完成，这样就能把那些笨蛋全都变成肥料了吧。可是……可是啊，我已经看到了更进一步的可能，我应该有可能制作出更加强力的病毒。嗯，不对……其实在理论上已经完成，剩下的只差用实验将其证明。"

"所以呢？"

"继续研究。"

"在这儿？"

"我是这么打算的。"

"在已经被污染的地方，怎么继续实验？难道你想把自己也变成实验材料吗？"

"嗯……这个倒是无所谓，只要能把那些笨蛋全部消灭干净。"

"培训所的重新启用计划看来失败了。"

"为什么这么说？"

"病毒泄露，我们也有责任。"

"那是马库斯的错，不是我的。"

"安布雷拉也完蛋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听柏肯的语气，简直就像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一般。他一直在斯宾塞的庇护下活动至今，而他所居住的世界也就仅此而已，外面就是那些愚蠢透顶的笨蛋们生活的空间，他完全没有一丝一毫走出去的欲望。

"难道你想离开这儿？"

威斯克没有回答，而是站起了身。

"喂，等等，你到底……"

墨镜男子转身背对监视器，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迈步往外走。

"你是认真的？研究怎么办，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威斯克闻声停下了脚步，但却并没有回头。

"研究将会继续，t病毒兵器几近完成，如果能在这里搜集到一些数据，那便是我最后的礼物。之后如果能在多弄到一些实战数据就更好了。S.T.A.R.S.正是为了这个而被组建起来的。我会负责把下一支小队引进别墅，而你就照自己的意思继续研究吧。"

说完，威斯克便离开了房间。

"用这个。"

他把一个细小的物件扔给了柏肯。

身穿白大褂的学者接住后摊开手掌一看。

是一把刻有安布雷拉公司商标的钥匙。

"该死的！他们全都是混蛋！一心只想着往上爬的混蛋！"

他用拳头狠命地在桌上捶了好几拳，想必是极致的兴奋让柏肯忘记了痛楚，桌面上那些鲜红的血迹恰好印证了这一猜测。

牙齿咬得嘎吱作响。

在那之后，他盯着自己已经被鲜血浸染的拳头看了好一会儿。

再用不针对任何人的嘶哑嗓音开口说个不停。虽然并不能说所有的自言自语全都是这样的，但柏肯此时的话语明显属于一位精神已经有些错乱的人。

"对了，我明白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救了。这种事我当然明白，明白。这样一来……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在麻烦出现之前将其消灭掉。"

说完，他拨开了控制面板上的一块保护盖，下面的按钮上写着"自爆装置"几个字。那里有两个钥匙孔。将刚才得到的钥匙插入其中一个，用力一扭，接着再将挂在自己脖子上的另一把钥匙插进另一个锁孔。

扭动第二把钥匙之后，位于控制面板中央的小门慢慢打开，露出了藏在里面的深红色开关。

"这样就结束了……"

柏肯一扫之前的狼狈与不知所措，静静地说道。

6

铁锈的气味和血腥味十分相似。

所以瑞贝卡实在很难分辨出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废气工厂里，空气中溢满的究竟是铁锈味，还是鲜血的味道。

他们从各种不明用途的机械之间穿过。

“这是什么？”

比利小声问道。

一排排大概是由强化玻璃制造的巨型圆柱形水槽整齐地摆放在空旷的厂房里，之间的间距完全相等，每一个都大得看不到顶，而里面装着……

“这是刚才的怪物猴子，好像叫‘排除者’。”

瑞贝卡读出了写在丙烯板上的“产品名称”。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

一脸凶相，肌肉全都挤出皮肤的黑色犬类。像是两栖动物和人类相结合的怪异生物，浑身被坚硬的鳞片所覆盖。

“就像万圣节鬼屋一样……”

“是安布雷拉把这些东西制造出来的？”

“应该是马库斯的指示。”

“看来已经差不多弄清楚了。”

“什么？”

“这些全都是武器。”

“什么意思？”

“比起把像我这样的人送入战场，让我听从指挥官的命令行事，如果能够控制这些连自我意识都没有的家伙，那就能制造出真正的最强士兵。至少这些东西不惧怕死亡。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可不认为我的上司愿意指挥这种东西。”

“武器……如果在这里实验成功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大量生产了吧。”

“不是‘就会’，而是已经这样做了。就在这家工厂。”

“之前也听说过，安布雷拉公司背后的真面目。有关他们制造、贩卖生物兵器的传闻……”

瑞贝卡一边说一边走到控制面板前站定。

“这是什么？”

不等比利开口阻止，瑞贝卡便抬手按下了面板上的一颗按钮。

地板卡锵一声开始下沉。

而四壁则在不断上升。

不，不是地板下沉，应该是有一部分地板原本就是升降机。

两个人开始往地下，往幽深的地下前进。

托着比利和瑞贝卡的地板就像没有止尽一般不停地往下落。

“这样看来，目的地只可能是地狱了吧。”

看来升降机完全没有把比利的话当玩笑，毫无迟滞地直指下方那片漆黑。

下落的时间之长，就连天生乐观的人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最终，升降机终于抵达了深渊的底部。

之前一直没有被人注意到的马达声戛然而止，周围一片寂静，几乎只能听到血液在血管中奔腾的声音。

这里也盘踞着用处不明的生锈机械

群，就像受伤的巨人一般蹲坐在各处。

就在这时，一连串像是润湿的毛巾撞在墙壁上的响声突然传来。

“又是这些家伙么……”

比利的语气显得有些厌烦。

巨大的水蛭从各处聚集到一起，就像无视重力的河川一般汇成黑色的急流，在天花板、侧壁上游走。

两人不约而同地把枪口对准了水蛭群。

不过，这些水蛭好像对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一般，没有一只主动发起攻击。

当水蛭们一个不留地汇集起来之后，便化作一股有生命的劲风沿着阶梯往上奔去。

而在水蛭群的前方，站着一位老者。

“你是……”

瑞贝卡问道。因为老者的脸和他们在大厅里见到的那幅肖像画上的人一模一样。

“我是马库斯，詹姆斯·马库斯。”

男子站在回廊里俯视两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话的声音也欠缺些起伏。

“马库斯所长……开什么玩笑。他应该早已经死了。”

男子闻言机械地耸了耸肩。

“我没有死。准确地说，我永远不会死亡。保持肃静好好听我说。”

男子的发音很奇怪，就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

“听好了，我是所长马库斯，接下来告诉你们本培训所的宗旨。忠诚产生服从，服从产生规律，规律变成力量，而力量则是一切的源泉！”

抑扬顿挫的说话声越来越响亮，简直就像是有人在慢慢转动音量旋钮一样。

“大约在十年前，我因为惨遭斯宾塞陷害而中了很多枪。啊，那真是太疼了，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疼。由于那种痛苦实在太过激烈，让我觉得地狱也不过如此。”

“你、你在说什么……”

瑞贝卡嘟囔道。

“这家伙真是马库斯？”

比利不禁有些疑惑，但手中的枪仍稳稳地指着不远处的老人。

“在那之后，我的研究成果便被那些混蛋给抢走了，可是呢，我的神却给我了特别的优待，听好了。我是‘绪静’的所长马库斯。本培训所的宗旨是忠诚产生服从，服从产生规律，规律变成力量，而力量则是一切的源泉！”

他再一次大吼起来。

而发出吼叫的脸也咕噜咕噜地轻微震动起来。

“我、水蛭、t病毒的完美结合所引发的奇迹将我从地狱中拯救了出来，所以我是……我是水蛭中的水蛭，是水蛭的一切。水蛭与我同在，与我共同成长！”

只见不远处的身体在颤抖中越变越大，而且连带头部的皮肤像暴风雨中的海面一样泛着激烈的波浪，脸部皮肤下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寻找出口一般不停地左冲右突。

“我喜欢水蛭，也可以称之为爱。所以我既是水蛭，同时也是人类，通过在人类与水蛭种群里的交换学习，我现在是就职于人类和水蛭之间的大使馆，是一名从事外交工作的外交官员。”

他的脸开始高速震动。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脸”了。

“水蛭，水蛭，水蛭是非常容易溜走的东西，但那是因为我浑身沾满了粘液。所以拜托了，请让我也变得黏呼呼的吧，黏呼呼的，黏呼呼的，黏呼呼的啊啊啊啊！”

这简直就是咆哮。

余音未消，整个脸部便像是再也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一般变得扭曲起来，进而由内至外开始溶解。

水蛭们渐渐集中到他的脚下。

之后，曾经是马库斯的生物开始用腿上的皮肤一个劲儿地吸收集中到一起的水蛭。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位老者。不仅如此，连人类都算不上，身上的服装开始散放出光彩，那已经不再是一副，而是肉体的一部分。

那已经不是人类的生物用力向前一跳。

啪嗒，它先是蹲伏在地板上，接着后背的正中央高高隆起，以一个极为不自然的姿势站了起来。

手臂变成几根橡胶状的东西交缠在一起。

长长的手臂被它用力一甩，像条鞭子一样朝瑞贝卡打去。

灰黑色的怪异臂膀从瑞贝卡身侧间不容发地擦了过去。

手臂尖端的锐利爪子敲打在地板上，激起一团耀眼的火花。

比利保持站立的姿势扣动了扳机。

飞射的子弹立刻击飞了几块血肉般的黑色块状物。

接着他后退两步、三步。

但仅此而已。

长鞭一般的手臂有力地朝他伸去。

一旦被击中肯定会皮开肉绽的锐爪从比利的鼻尖擦过。

"拉开距离！站远一点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比利愤怒地低吼道。

一边大喊一边稳健地往后退。

与此同时，瑞贝卡从腰包里掏出了一个像小玻璃瓶一样的东西。

"再站远一些！"

她大喊着转身背对怪物开始疾跑。

在途中朝背后一瞥。

好。

瑞贝卡自言自语着停下来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出去。

约有高尔夫球大小的器物呈抛物线朝怪物落了过去。

"趴下！"

话音未落，瑞贝卡便埋头趴伏在地上。

隆隆的轰鸣紧跟着强烈的闪光在四周炸响。

整个建筑物也被震得瑟瑟发抖。

被气流吹落的生锈碎片四散纷飞。

"你干什么？"

"手榴弹，是世界上外形最小的荷兰产……"

突然之间弥漫四周的烟雾渐渐散去。

在爆炸的中心有一个黑影在不断蠕动。

"难道说……"

异形怪物的外形再次发生改变。

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的水蛭们排成整齐的队伍继续朝中央集中。黑色的河川即刻化作几条蜿蜒的细流集合到一起，被怪物吸收。

怪异的身体不断膨大。

两倍、三倍……最终变化成足有一幢房子大小的巨型生物。

开裂的皮肤咯吱咯吱地剥落下来。

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好几排不知是牙齿还是棘刺的物质。

整个脑袋从顶部朝四周裂开，露出一个满是褶皱的洞穴，里面也长出了不少针一般的利刺。

分裂的皮肤最终变成长着牙齿的触

手，像水中的藻类一般轻轻摇摆。

最后，怪异的生物伸出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关节在哪里的四肢开始活动，让巨大的身体已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像蜘蛛一样朝两人冲去。

“什么啊，这东西？”

瑞贝卡一边开枪一边说。

“快跑！”

比利也不甘示弱。

然后转身向后逃。

房间的角落里安放着一个控制面板，毫无疑问，这是电梯的控制开关。两人不约而同地朝这个地方奔了过去。

到达目的地之后，同时把手平伸，按下启动开关。

只听咔嚓一声倾向，掌中传来开关有力的触感，电梯也随即慢慢向上升去。由于需要移动的距离很长，所以速度并不慢。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工合成的声音忽然开始了广播。

“自爆装置已经启动，请全体成员立刻开始避难。重复，自爆装置已经启动，请全体成员立刻开始避难，这不是演习。”

“居然有自爆装置！”

瑞贝卡像是在惨叫一般高喊。

“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看来是为了切实地消灭这些怪物……”

比利沉默了，瑞贝卡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能听见……”

瑞贝卡低声沉吟。

咔嚓、咔嚓，是锐利的爪子扣住墙壁的响声。

“追上来了！”

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该死的！要是被它追上就全完了！”

“快啊快啊快啊！”

瑞贝卡用力敲打着古旧的控制面板。

“快住手！”

比利紧紧抓住瑞贝卡的手腕。

“你干什么！”

“我怕你碰倒什么奇怪的按钮。”

“多管闲事。”

瑞贝卡说着用力甩开了比利的手，随即把手伸进腰包里摸索着什么。

“你在找什么？”

“手榴弹。”

“别乱来，当心把升降机炸坏。”

“可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暂时安静一点儿。”

“可是……”

“闭嘴。”

“闭什么嘴啊！”

“到了。”

“到哪了？”

“反正就是到了。”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升降机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

他们已经重新回到工厂的最顶层。

宽敞的天花板并没有完全合上，露出了一条缝，也许是从空中搬运物品的出入口，能够通过机械装置把隔板横着拉开，露出更大的开口。

些许日光正好从这条缝隙里射了下来。

现在已经是清晨。

下了一夜的大雨不知什么时候停的，此时外面的天气相当不错。

不过他们可没有多余的时间享受着晴天带来的舒爽，片刻之前还在拌嘴的两个人同时狂奔起来。

钢铁铸造的坚硬地板就像木质三合板一般被轻易掀飞，浑身黑泥色的怪物突然出现。

不管是身体内部还是生满棘刺的触手，每一个部位都像单独的生物一般渴求着猎物。

窄小的嘴巴猛然张开。

让内侧那一圈圈呈圆形排列的牙齿伴随一阵嘎吱声向外突出。

“开火！”

两人在同一时间发出怒吼，同时开枪射击。

在中枪的瞬间稍稍有些后退的怪物片刻之后便再次往前疾冲，用那巨大的身体撞了过来。

瑞贝卡和比利分别朝左右两边后退。

接着从两个方向继续发动进攻。

比利开火时又瑞贝卡负责吸引怪物的注意力，瑞贝卡开枪时则又换成比利来挑衅敌人。

迄今为止两人都没受伤。

从表面上看他们一直在单方面地进攻。

可是，普通的子弹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再这样下去，被大量消耗体力的显然是瑞贝卡一方，最终肯定难逃被那巨大的身体碾碎的命运。

“怎么会这样？”

“还差一点儿。”

“快想想办法！”

“我知道，是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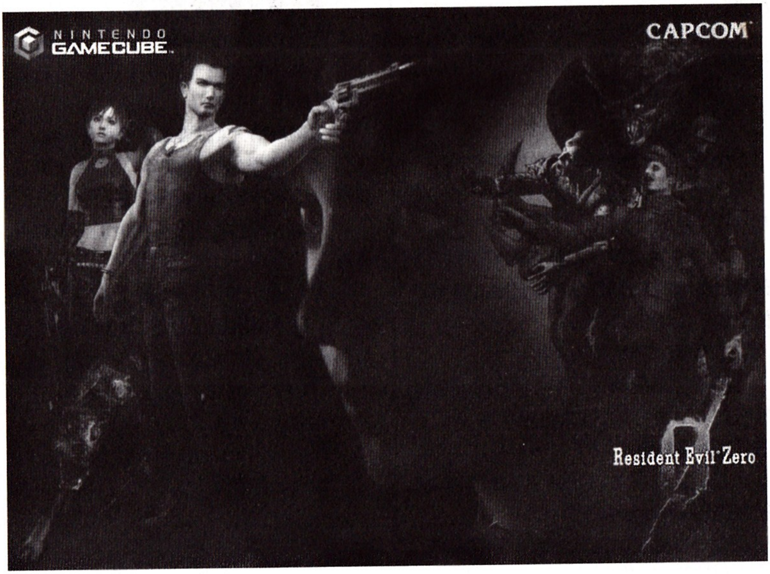
比利指着天花板喊道。

“它在躲避阳光。”

怪物不管在躲避枪弹时还是在进攻时，一次都没有被阳光照射到。

“试着把它赶到那里去。”

说着两人改变站位，试图用连续不断的射击将怪物驱赶到阳光之下。



不出所料，它的行动轨迹果然在竭力躲避光线。

比利伸手指向一颗红色的按钮。

就在怪物身侧不远处。

“我负责吸引它的注意力，你去按开关。”

“明白。”

瑞贝卡说完便毫不迟疑地行动了起来。

“我在这儿，你这怪物。”

射击开始。

怪物转动着没有眼睛的脑袋指向比利。

圆形的嘴大大张开，一股白浊的粘液当即滴落下来。

而此时的瑞贝卡也已经抵达按钮所在的位置，借着跑步的势头一拳砸在开关上。

马达的响声伴随着一阵震动轰然响起。

天花板随即发出不逊于枪响的巨大噪音慢慢打开。

射入的阳光逐渐增多。

看来不会错了。

怪物连忙慌张地朝阴影地带躲去。

可是，现如今足有半个屋子全都已经暴露在金色的日光下。

软泥般的皮肤一旦被阳光所照射，立刻发出咻咻的声音冒出白烟，借着又像老旧的橡胶一般硬化、迸裂。

怪物随即开始拼死挣扎。

只见它猛地朝一个完全出乎两人意料的方向冲了过去，在行进过程中将措不及防的瑞贝卡刮倒。

简直就像是被汽车撞飞了似的，只能任由整个身子朝墙壁飞去。

惟一的武器也在大力撞击下脱手。

怪物掉过头再次朝她冲去。

瑞贝卡无力地趴在地上，感到呼吸困难。

比利一个侧翻之后伸手抓住了瑞贝卡的手枪。

并借势一边朝瑞贝卡所在的位置滑去一边左右开弓。

这一举动成功阻止了正朝瑞贝卡撞去的怪物。

硬化的皮肤像干燥的泥土一样弱不禁风。

子弹造成的伤害自然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瑞贝卡，干掉它！”

比利高喊。

一颗小小的球状物越过比利的身体，准确地落在怪物身旁。

“快跑！”

这次开口的是瑞贝卡。

两人转过身拼命向前冲。

爆炸声在背后响起。

一股燥热的空气猛地压了过来，将两人推到在地上。

片刻之后，他们站直身子回身一看。

如今的怪物支离破碎，化作令人不忍直视的污泥依附在四周的墙壁上。

可如今显然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两人休息。

因为恼人的广播一直吵个不停。

“自爆装置已经启动，请全体成员立刻开始避难，这不是演习。”

“走吧。”

比利迈步离开。

瑞贝卡点点头跟在他身后。

胜利就在眼前。

Wesker。5

列车横倒在铁轨旁。

这是瑞贝卡和比利搭乘的火车——黄道特急。

火车头遭到了严重破坏，翻出铁轨。

至今仍冒着烟。

而此刻却有两名男子面对黑烟的炙烤，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

他们都有着接近两米的身高。

以及厚实的胸大肌。

他们每一个都被长长的风衣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不管怎么看都和人类的外形很相似。

排头的男子拿着一把造型怪异的双刃匕首。

古印度人使用的投掷匕首是在中间有一个圆盘，三把刀刃呈非对称放射状向外伸出，结构十分复杂，和男子手上这把刀不无相似之处。

经地下通道来到这里的威斯克不屑地瞥了两人一眼，接着便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

"你打算去哪儿，阿尔伯特·威斯克同志。"

威斯克停下脚步。

"去执行下一个任务。谢尔盖·弗拉基米尔上校。"

他在回答时看都没有朝这边看一眼。

名叫谢尔盖的男子脸上随即出现了一个让人不快的笑容，让人联想到他一定失去了某种对人类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

"培训所重启计划最初是由你提出的，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难道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接着谢尔盖就像是说了一个高明的笑话一般，呵呵地笑出了声。

而站在他身后的男子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整张脸就像被冻僵了一般一动也不动。哪怕说他戴了一个制作精巧的假面具，相信也没有人会发对。等等，如果说他脸上的是一个"冰冷"面具，那谢尔盖则戴着"恐怖笑容"的假面。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毫无疑问都是和普通人有着天壤之别。

但威斯克跟他们的差距并不算太大。

他无视了谢尔盖的问话，迈步准备离开这里。

"难道你打算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拍屁股走人？"

"t病毒已经泄漏……只能把整个培训所炸掉。"

"炸掉……同志啊，你不要弄错了，我们可是在团结在斯宾塞大人身边的同胞，我不允许你私自做出决定。"

谢尔盖一边摆弄匕首一边说。

话音未落，他便敏捷地将寒光闪闪的刀尖对准了威斯克的脸。

一脸充满期待的表情。

可威斯克并没有慌张。

他先一言不发地盯着谢尔盖的双眼，随即说道。

"你是被支配的人。"

谢尔盖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像你这种愚民，总是希望接受他人的支配。因为你自己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你并不是在侍奉斯宾塞，只是听从支配

者的指示罢了。愚民们根本不会寻求改变，只要自己没有改变，不管上面的人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你到底想说什么？”

“总有一天，你会为我所用。”

听到这句话，谢尔盖立刻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哈哈哈，你的确跟传闻中的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不过我很喜欢你这种妄自尊大的人。任何人都会轻易屈服于肉体的痛楚，像你这样的也不例外。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期待看到眼珠被挖出，指甲被拔掉，失去所有牙齿的你匍匐在地上，流着血泪求我饶命的情景。”

谢尔盖放声大笑，连舌头都伸了出来，接着用匕首的刀尖抵在上面。伴随着诡异的笑容，他轻轻把匕首向外一拉。舌头上立刻出现了一条红线，殷红的血液当即汩汩而出，滴落到地板上。

“痛苦是神的使者。痛苦也是连接我们人类与神的纽带。你也被授予了这种东西吧。这是神给你的礼物——痛楚。伊万，教教他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

站在谢尔盖身后的男子立刻轻飘飘地跳了起来，简直就像颗气球一样让人感觉不到重量，和他壮硕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落地的位置就在威斯克面前。

并且当即对墨镜男子发动了进攻。

他在攻击时完全没有丝毫的犹疑。

而对手也不是普通的“人类”。

被俄罗斯制造的自动步枪在极近的距离连续命中之后，伊万仅仅只是被打飞了些许的皮肉，后退了两步而已。

但威斯克并没有太过惊慌。

“原来如此。”

他小声嘟囔道。

随即转身狂奔。

伊万当即追了上去。

好快，远远超过了威斯克的速度。

不一会儿他便被伊万追上，并被对方抓住了肩膀。

但威斯克却顺势猛地回过头，继续开枪。

着弹点集中在胸口和头部。

但在极近的距离射出的子弹也仅仅让伊万踉跄了几下而已，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

不过抓住威斯克肩膀的手却放松了几分。

威斯克立即再次逃开。

伊万纵身一跃。

壮硕的身体紧挨着威斯克落下后，呼地一声挥动着粗壮的大腿朝目标踢去。

威斯克猛地低下头，间不容发地躲开了这记重击。

接着是一记直扑威斯克面门的重拳。

他把头往后一仰，用双手接下这一拳。

可还没等他缓过劲，回旋踢再次杀到。

避无可避之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转了好几圈，最后撞在石壁上。

可面对着形势明显对自己不利的战斗，威斯克的表情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不仅如此，他甚至悠闲地看了看表。

接着对不断靠近的伊万继续开火。

任何人都会觉得他这是白费力气。

可他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威斯克向前跑。

伊万在后面追。

来到地下通道的入口后，伊万再次威严地站定。

威斯克抬手便扣动了扳机。

仿佛为了告知对方这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一般，伊万牢牢地站在原地接受子弹的洗礼。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强烈的闪光包围了一切。

地面随着越来越响的轰鸣声渐渐晃动起来。

接着是一阵恐怖的气浪猛然撞向伊万。

培训所爆炸了。

威斯克正是在为这个争取时间。

当一切都回归平静时，他也不见了踪影。

发觉这件事之后，谢尔盖再次开心地笑了起来。

“有意思，这可真有意思。你也这么认为吧，伊万同志。”

伊万没有回话。

他仍然看着威斯克消失的方向，就像那里还有其他敌人似的。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他也知道伊万根本没认真作战，所以一直和他玩捉迷藏游戏，为爆炸顺利实施争取时间。真是优秀的男人，优秀得近乎愚蠢，把他献给痛苦之神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是吧，伊万。”

高昂的战意一点一点地从伊万身体里溜走，他很快便恢复了之前那种面无表情的状态。

“好了，表演结束，我们去回收特罗斯的实验体。一切都是为了安布雷拉。”

7

东方的天空被徐徐升起的太阳照得通红。

这就是清晨。

只要有日光，在小山丘上午睡便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整片森林也充满了生命感。

简直无法像样眼前这一切就是昨夜那个噩梦般的世界。

不过……

至今仍能断断续续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站在山丘上，能看见大块大块的烟雾和焰光，它们正一点一点地吞噬整间培训所。

黑烟们就像伸着满足的懒腰一般不断上升，越变越大。

也许这一连串爆炸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吧，能够最有效率地破坏那里面的一切。爆炸声此起彼伏，一次又一次让大地止不住地震颤。

燥热的气流直扑山丘。

炙烤着两个人的脸。

噩梦消散了。

瑞贝卡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培训所。

不断被爆炸吞噬的建筑物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模型一般。

“像电影里的场景。”

瑞贝卡说。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啊”

比利站在瑞贝卡身侧，和她一起眺望

两人拼死逃出的地狱。

“片尾字幕并不代表人生的终结，就算这里的幕布落下，我的人生也还是会继续。”

他把戴着手铐的那只手朝瑞贝卡伸出。

瑞贝卡没有理会。

而是从比利的脖子上把他的狗牌取了下来。

“你干什么？”

“我会在报告上注明你已经死亡。”

“瑞贝卡……”

“这样一来，你也是丧尸了。”

瑞贝卡呵呵一笑。

比利也开心地歪了歪嘴角。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清晨。”

“只不过有些烧焦的气味，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没有想过，你呢？”

“我必须去阿克雷森林，同伴们在等着我。”

“那我们就此告别吧。”

两人相视而立。

分别直视着对方的脸肃穆地敬了一个军礼。

接着瑞贝卡转身走向远方。

朝约定的别墅迈步走去。

可她并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比昨夜更加恐怖、更加令人憎恶的敌人。

别墅事件 1998.07.24



噩梦不断重复。

在收到同为布拉沃小队成员的理查德·艾肯的联络后，瑞贝卡只身前往汇合地点——一间不知名的别墅。

而这简直就是通往地狱的旅程。

瑞贝卡只有一个人。

就像在噩梦中不断挣扎的孩童一般。

经过连续两天的生死逃亡后，她现在早已精疲力尽。

随身携带的炸药、手榴弹早已用光，腐烂的凶犬还在穷追不舍，而且进入别墅的大门更是紧紧地闭合在一起。

她的全部气力这一刻被彻底用尽，只好背靠着门，瘫软地坐在地板上。不一会儿，她便失去了意识。

瑞贝卡做了一个梦。

被恐怖的怪物们包围的噩梦。

即便在睡着之后，她所身处的环境依然是个噩梦。

“瑞贝卡！”

这声呼唤让她重新睁开了眼睛。

此时她正横躺在一间房子里的床上，

站在旁边一脸担忧地望着她的是……

“理查德……”

男子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一个笑容，这样的表情很适合他这种开朗的年轻人。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之前到底去哪儿了？”

“当时我坐上黄道特急列车，它把我载到了安布雷拉的干部培训所里去。然后我在那里遭到怪物的袭击，它们其实是……”

瑞贝卡沉默了。

“怎么回事？”

“布拉沃小队里除了我以外，还有谁也上了那辆列车？”

“是爱德华，看来那辆车很会吸引RS的注意……”

“他死了。”

变成丧尸朝瑞贝卡袭来的爱德华·杜威还历历在目。

“是么……我们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遭到怪物袭击之后便分散开来，不知道大家究竟是躲在什么地方，还是……不管怎么样，能联络上的就只有你，之后再也没有其他队友的消息。”

理查德说着把瑞贝卡扶了起来。

“这幢建筑里到处都藏着弹药和手榴弹，不要错过了。”

“哎，怎么会……”

“肯定是某种陷阱，但不管那究竟是什么，子弹和手榴弹都确定可以使用，还是先拿到手上再说。”

“好，明白了。”

“咱们先去找恩里克队长，我们一定能得救的，不过对你来说，这样的初次任务是在有些太残酷了。现在，先到安全点儿的地方去。”

可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地点。



整间别墅全都已经被活死人填满，不仅如此，还有巨大的蜘蛛、腐烂的恶犬等地狱住民，不知疲倦地朝两人袭来。

穿过中央花园后再次进入建筑物之中。

“没事吧，看你脸色不太好。”

说出这句话的理查德脸上也尽显疲态。

“哦，我没事，已经习惯丧尸们的动作了。”

理查德微微一笑，其实他也是多亏了有这位格外开朗的新人坐班，才能活到现在。

“今晚的任务看来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从刚才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

“这样可不行啊前辈，只要老是想会不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就一定会倒霉的。放心吧，咱们一定能顺利度过难关，因为我们都是精锐部队S.T.A.R.S.的队员。”

“是啊，那么残酷的训练都挺过来了，眼前的这些根本不在话下。只要能冷静下来小心行事，一定没问题的，是吧？”

“对，没……”

瑞贝卡忽然闭上了嘴。

理查德身后有一扇大大敞开的窗户。

她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那个方向。

太阳西偏，开始慢慢往下沉。

在暗红色天空的边缘，森林的绿意逐渐加深。

在通往这片森林的羊肠小道上，有两名男子正在搬运着什么东西，看样子像是足够装下一个成年人的大口袋。

“那是什么？”

尽管周围没有什么参照物，让人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正在搬东西的两名男子看上去极为健壮。

膂力惊人的两个人便是谢尔盖和伊万。

而他们正在搬运的，则是在这间别墅的地下制作出来的东西——最终会变成最强生物兵器的实验体。而瑞贝卡等人直到不久之后才明白，原来这间别墅也是安布雷拉的资产。

“啊，他们走进了那片有怪物的森林。算了算了，记得待会儿跟队长汇报。”

“明白。”

“咱们走吧。”

两人说完便离开了房间。

而不死者们也从这一个瞬间开始熙熙攘攘地朝他们涌去。

与没有止尽的怪物之间的战斗开始了。

走廊的尽头是一处阳台。

巨蜂、蝙蝠还有怪物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喘息之机。

好不容易再次进入一间屋子，关上门之后，四周转瞬之间变得安静下来。

然而正当两人抓紧时间长出一口气时，窗玻璃喀喇一声被撞成碎片。

几团黑色块状物敏捷地冲了进来。

是乌鸦，巨大的乌鸦，从窗户的破洞中一只接一只地飞了进来。

但那又不仅仅是乌鸦。

这些无视不断响起的枪身奋力朝猎物的眼球啄去的生物，显然也是病毒的感染者。

理查德端起在路上捡到的AK47突击步枪，调至全自动档奋力反击。

可即便如此也没有将它们吓退。

两个人一边用匕首、手枪驱赶靠近的乌鸦，一边慢慢向后退。

绝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可疲劳正在渐渐剥夺瑞贝卡的注意力。

她本以为距离身后的阶梯还有一段距离。

可最终却一脚踩空，毫无防备地朝身后摔去。

理查德拼尽全力朝看准时机猛攻的乌鸦们射击、挥砍，终于一点一点地让房间恢复了平静。

接着他赶紧奔向还没起身的瑞贝卡。

“怎么样，瑞贝卡。”

“我没事……”

年轻的警官一脸愁容，按着腰部慢慢站了起来。

“对不起。”

她对着理查德深深鞠了一躬。

“你太心急了。”

男子轻轻一笑。

“没什么可抱歉的，没有谁能在这种情况保持绝对的冷静。”

说完他便准备把匕首收进刀鞘，可紧接着却发现，自己的手指因为紧张而死死握住刀柄，根本不听大脑的指挥。于是他深呼吸了几次，一根一根地慢慢松开它们，紧张情绪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

接着他用疲敝至极的声音说道。

“也许……只剩我们俩了吧。”

一边说一边把突击步枪打空的弹夹拔出扔掉。

“该死的，就这样完了么……我们也……”

“救援很快就会来了。”

瑞贝卡赶紧微笑着鼓励队友。

那是极为自然的笑容，表明她是打从心底里这样认为。

“队长不是说过么，绝对不可以放弃。”

“呃……”

理查德闻言直愣愣地看着没有弹夹的冲锋枪。

“你看，我不是来这儿帮你了么。”

抬头一看，同样精疲力尽的瑞贝卡正满脸和煦的笑容。

“你来协助我？”

“不不不，我来当你的保镖。”

看到瑞贝卡开心地笑出了声，理查德的嘴角也忍不住往上抬了抬。还是那个豁达的笑容。

尽管身为化学专家，精通包括炸药在内的几乎一切药品知识，但瑞贝卡真正的特长说不定是那阳光般的微笑才对。

然而笑容很快便从她脸上消失了。

如果说什么都没感觉到，那显然是在说谎。

瑞贝卡也好，理查德也好，全都发现了有东西正在靠近。

既然已经探索了这么长的时间，两人可以说对那些恐怖的怪物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有些轻视了。同时疲劳也在削弱他们的判断力。

两人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足有轻型汽车大小的脑袋悬在半空中。

蛇。

而且是只可能在神话故事中出现的巨蛇。

巨大的嘴伴随着蛇类特有的咻咻声慢慢张开，好像整个脑袋都是它的嘴一般。

露出了短剑般的尖锐牙齿。

诡异的透明液体沿着最长的两根利齿慢慢往下滴落。

那恐怕是毒液吧。

毒素的含量相比非同小可。

“这是……”

话刚说到一半，理查德便没有再发出任何一个音节。

因为他抢在后半句话出口之前扣动了扳机。

突击步枪已经没有了子弹。

只能用从一开始就随身携带的自动手枪。

一梭子弹在转瞬之间便被打光，他赶紧换上新的弹夹。

然而，坚固的鳞片毫不费力地弹开了径直打在上面的无数弹头。

瑞贝卡对准巨蛇的脑袋开始射击。

尽管她对准的是视线冷静而阴沉的黄色眼珠，但被鳞片遮挡之后，一颗颗子弹连擦伤都没有留下。

巨蛇随即发出的威吓声宛如把冷水浇在烧红的岩石上一般，丝丝作响，巨大的身体随即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朝两人袭来。

理查德在后退的过程中开了两、三枪之后，开口喊道。

“快跑！”

两人随即冲入一条狭窄的走廊。

其宽度只能勉强让巨蛇的脑袋通过。

可这无庞的怪兽却像行云流水般猛追过去，速度没有丝毫的减慢。

两人只好在迷宫般的走廊中忽左忽右地疾冲。

根本没有余力往后看。

满脑子只想着往前迈步。

走廊的尽头到了。

两人面对的是一扇巨大的门扉。

用力撞开之后，瑞贝卡和理查德一前一后地冲了进去。

这里是图书馆。

总共有上下两层，所有的墙壁都已近被书架填满。

藏书的数量根本不是普通的乡村图书馆可以比拟的。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两扇大门往房间内侧猛地一抖。

蒸汽般的嘶鸣是巨蛇发出的恐吓。

接着它再一次鼓动巨大的身体撞向木门。

厚重的门扉立时碎裂，就像是被炸弹炸开的一样。

“来吧，你这臭鳗鱼！”

理查德冲上去直面恐怖的巨兽。

而瑞贝卡则准确地理解了队友的意图，朝侧面绕去。

勇敢的男子举枪对准了巨蛇的鼻子。

密集的子弹很快便掀翻了几块皮肉。

而对方也立即作出反应，将枪头般的脑袋往前一伸。

躲过这记重击之后，理查德回过头继续攻击鼻尖。

尽管这显然算不上什么致命伤，最多也就是个擦伤的程度，但怪物明显对此感到十分反感。

这种爬行类的冷血动物其实无法进行长时间的运动，因为那样的话就无法让体温保持稳定。

只要再坚持一会儿，两人像要取得这场遭遇战的胜利，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而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巨蛇的动作开始渐渐慢了下来。

就连头部的晃动似乎也变成了累赘。

最终它开始变得无比焦虑，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而发动了攻击。

而瑞贝卡和理查德在变换位置的同时始终等待的，正是这个瞬间。

开火然后逃开，逃开后再开火。

他们一边躲避着脑袋前伸，身体不断卷动的巨蛇，一边等待时机。

现在是时候了。

为了一击消灭理查德，大蛇猛然张大了嘴巴。

在能够清楚看到喉头的那个瞬间，瑞贝卡敏捷地把手榴弹扔了进去。

理查德则瞄准血盆大口连续扣动扳机。

长长的舌头被炸弹震成了碎片，血肉

横飞。

即便是如此强大的怪物也剧烈地摇晃着脑袋，像缠在一起的毛线球一样痛苦地翻滚起来。

顶部直达天花板的书架伴随着隆隆轰鸣纷纷歪倒。

不一会儿，巨蛇的腹部便重重地撞在地上。

红黑色的火焰伴随着袅袅黑烟从嘴里冒出。

简直就像垂死的巨龙一般。

书架倒塌之后掀起的灰尘和黑烟一起模糊了两人的视线。

而当粉尘散尽后，他们发现大蛇已经横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结束了么？”

理查德靠过去在其身体上用力踢了几脚。

没有任何反应。

瑞贝卡则原地坐倒。

“结束了。”

双肩止不住地抽动起来。

“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理查德回身过来朝她伸出手。

此刻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

可两人不应该忘记，栖息在这座别墅里的怪物究竟拥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大蛇的脑袋忽然一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像颗张着大嘴的导弹一般朝两人冲来。

判断的时间只有一瞬间。

理查德飞身扑向瑞贝卡。

翻倒在地板上之后，她看到理查德没能躲开锐利的毒牙。

“理查德！”

一声惨叫骤然响起。

牙齿直插进侧腹部和大腿之间。

毫不费力地将男子的身体拖离地面。

而后像是耍弄玩具的小孩一般将理查德在半空中甩来甩去。

瑞贝卡跨过那粗长的身体，将枪口抵住鳞片猛开了几枪。

但她很快便被尾巴打飞出去。

撞上厚实的墙壁之后，她转瞬之间便失去了意识。不，是失去了瞬间的意识。

就像被强力闪光灯照射到一般，整个脑子里溢满白光。

恢复神智之后她又再次站起身，怒吼着朝巨蛇冲去。

“混蛋！放开理查德！”

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

打光子弹之后抽出匕首继续进攻。

她无数次地把刀尖朝坚如磐石的鳞片捅去，最终插入一个狭窄的缝隙里。

然而较小的身体又一次被打飞。

被叼在半空中的理查德也不好受。

撞倒书架后，又与地板、墙壁发生了好几次碰撞。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武器。

他看准机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与牙齿的缝隙，随后扣动扳机。

火热的枪身烫伤了理查德的身体。

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射击。

在柔嫩的口腔受到子弹的攻击之后，巨蛇吃痛地把理查德扔到一旁。

伤痕累累地男子呈抛物线再次与墙壁相撞，像个人偶一般直直地往下落。

“理查德！”

瑞贝卡赶紧跑了过去。

不过巨蛇的力气似乎也到此为止，它丢下身负重伤的两人静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理查德的情况非常糟糕。

毒牙就像打入他身体的两根木桩一

般，在侧福和大腿间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半圆形大洞。尽管没有伤及致命的血管，但出血量不容小觑。

理查德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地呻吟着。

紧紧咬住的上下牙齿不停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经过千锤百炼的S.T.A.R.S.精英此刻正流着痛苦的泪水，止不住地颤抖着。

被牙齿贯穿的大腿渐渐肿起，撕裂作战裤，露出红薯一般的红黑色皮肉。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她用力砸着地板。

"为什么要保护我？"

"为什么……这样……"

理查德用痛苦的声音说道。

"你不是……我的……保镖么。"

"啊，没错。"

瑞贝卡抬起头，应和着竭尽全力安慰着自己的理查德。

"我是你的保镖，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说着她在理查德面前挥了挥手指。

"看得见吗？"

对方点点头。

"几根手指？"

这次理查德歪了歪脑袋，看来他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眼前的重影让他无法分辨那究竟是几根手指。

"我敢肯定那条蛇释放的是出血性蛇毒，类似蝮蛇和饭匙倩毒蛇，疼痛十分剧烈，肌肉肿胀，但并不是眼镜蛇那种会让人即刻死亡的神经性毒液，运气不错。"

这种怪物大概也是作为兵器被开发出来的吧。没有采用效果更明显的神经性毒液，而是以能分泌影响前神经键的神经性毒液的蛇种作为基础进行研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只要让对方虽然丧失战斗能力但又不至于丧命，就能让其他健康的士兵分心照看遇袭的伤者。对人地雷之所以只具备炸伤腿脚的威力，狙击手之所以经常攻击对方的手脚，也是同样的理由。增加伤者以削弱对方的战斗力，这是战场上的常识。

"该死的！真是疼死我了！可是……那么大的蛇，真的需要毒液吗？把人整个吞下去不就完了。"

理查德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瑞贝卡赶紧轻按他的胸口，让他重新躺好。

"不行，你现在必须老老实实躺好，运动只会让毒液蔓延地更快。"

"该死的！我受不了了！该死的！"

"说话也不行，放心吧，理查德你是个不死之身，一定会得救的。当然，我自己也一样，我敢肯定救援马上就到，我的直觉从来没有出过错。"

理查德听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可全身依旧抖个不停。

出血性毒液确实不会让人立刻死去，但理查德的部分内脏都已经被毒牙贯穿，这根本不是乐观不乐观的问题，他能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瑞贝卡非常清楚如今的状况。

都是因为自己的大意，因为自己太过弱小，是自己太轻敌了。

神啊，请给我力量。

瑞贝卡虔诚地祈祷着。

能够救助他的力量，以及一起活下去的力量。

Wesker。6

威斯克脱掉白大褂离开培训所后，立刻朝汇合地点走去。

而只要去到那里，他就将以自己的另外一个身分行事，S.T.A.R.S.阿尔法小队的队长。随后再带领着部下们再次前往充满怪物的森林。

阿尔法小队的目的是搜索前往此地区之后便失去联络的布拉沃小队。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理由。

只有威斯克一个人知道，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真正的地狱。而且看起来，平安到达别墅的只有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和吉尔·瓦伦蒂安两个人。

所有的一切都和威斯克预想的一样。

不对，这应该不是什么预想，准确地说，是他的计划。

新近开发的生物兵器究竟能在实战中能坚持多久？得到这一疑问的答案便是他将S.T.A.R.S.引向别墅的真正目的。

以千锤百炼的警队精英部队为对手，生物兵器们究竟能发挥怎样的实力，这一切都将以数据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与部下们的耳机相连的CCD摄像头传回的影像、还有各队员的生命体征、都会储存在头盔中的硬盘里。

这些都是会被回收的。

威斯克跟在克里斯和吉尔两人身后，一起走进别墅。

全员一共六个人的阿尔法小队，能活着来到这里的只有三个。尽管从开始行动到进入别墅所走过的路程并不长，但那条道路究竟有多么残酷，从这夸张的人数变化上便可见一斑。

一行人在森林中遭到黑色凶犬的伏击，不得以冲向别墅。

三人进入之后反身把门锁好。

这里面寂静无声。

让之前那场惨烈的追逐战显得有些不真实。

大厅极为宽敞。

不等三人做出任何行动，几声枪响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所有人的反应都十分迅速。

“我去看看。”

克里斯说。

“我也去。”

吉尔附和道。

“你们小心，我留在这儿殿后。”

威斯克也说。

“三十分钟后回到这里集合。”

对表之后，吉尔和克里斯迅速打开连接食堂的房门，离开大厅。

而在他们两人消失的同时，威斯克的活动也开始了。

他对这间别墅无比熟悉。

这里也是安布雷拉公司的财产。

只见他信步走向一面挂着油画的墙壁。画框背面的阴影中有一个小缝隙，威斯克从衣服里取出卡片，插入缝隙之中。

墙壁的一部分立刻顺畅地滑开来，没发出一丁点声响。

而里面就是控制室。

布满整面墙壁的二十五个显示器将别墅内的各个角落巨细靡遗地反映了出来。

威斯克来到操作面板前，在一张朴实的椅子上坐下。

发生在这间别墅里的一切都将受到控制室的监视和记录。

开始吧，他自言自语道，随即挥动双手在操作面板上来来回回。

其中一块屏幕清晰地显示出朝食堂移动的两名S.T.A.R.S.队员此刻所处的环境。

他们穿过食堂深处的一扇门，走向饮茶室。

只见一个人蹲坐在茶室的地板上，自顾自地晃动着脑袋。

虽然看上去的确有着人类的外表，但那其实是曾经身为人类的生物。

活生生的死者——丧尸。

威斯克操纵控制面板，将影像放大。

活死人正伸出手紧紧抱着躺倒在地上的某个人。

他当然不是在照顾伤者。

而是啃食。

镜头继续向前推，放大了活生生地看着自己被人吃掉的男子。

“肯尼斯……”

威斯克低语一句之后，咧嘴笑了起来。

“真是遗憾啊，明明离终点已经很接近了。”

那个人是S.T.A.R.S.布拉沃小队的肯尼斯·苏利文。

威斯克很快便对垂死的男子失去了兴趣，他再次拨动操作面板，借助另一个镜头进行观察。

“哦，布拉沃小队居然还有生还者。”

一名女子紧紧抱着躺倒在地上的男性队友，男的是理查德·艾肯，女的是瑞贝卡·查姆博丝。

威斯克轻敲几下键盘，让理查德和瑞贝卡的生命体征显示在另一块屏幕上。

“这男的快不行了。”

说着，他从脚下拿出一个铝合金手提箱，输入密码后打开箱盖，里面装有玻璃注射器和装有药液的小瓶。

他熟练地将针头安装在注射器上，用它吸出小瓶里的液体。

接着他卷起衣袖，将针扎入自己的静脉。淡黄色浓汁一般的药液里先是拉出一根细细的红线，在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威斯克才用力按下针筒。

不快的痛楚让他皱了皱眉，随后长出一口气。

显示器中，以吞食战友的丧尸为目标的连续枪击开始了。

威斯克的气息一下子变得有些混乱。

额头上猛地冒出几滴汗珠。

流经太阳穴处的血管也开始抽动起来。

紧紧咬住的上下牙齿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

那种疼痛就像是有数千根烧红的细针从身体内部往外突刺一般。

灼热感时而分散，时而聚合，从这里移动到那里。

一声不吭地承受着这种痛楚的威斯克拥有着远超常人的忍耐力，要是换成其他人，恐怕早已昏迷不醒了，甚至有可能因为严重的休克而失去性命。

而显示器的另一边，丧尸们正血肉横飞地摔倒在地。

枪声断断续续地传来。

威斯克的气息也变得越来越紊乱。

整个身体都开始剧烈地痉挛。

端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慢慢往下滑，最终横躺在地板上，而后他虽然像个胎儿一般把身体蜷成一团，但激烈的颤抖并没就此停止。

远远看去，此刻的威斯克就像一匹刚出生不久的小马一样，手忙脚乱地挥动着四肢，仿佛在诅咒自己的降生。

紧接着……

疼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就像黑云被强风吹走后，露出湛蓝天

空的情景。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鲜亮无比。

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自己之前的人生全都是闭着眼睛度过的一般。

而后，头脑中发生了大爆炸，宛如一颗崭新星球的诞生，无限的宇宙开始在脑髓里不断蔓延。

威斯克回想起来了，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而在大海里诞生的原始生命、具备繁殖能力的第一个有机生物、以及进化出能够产生内骨骼的脊椎、小脑的诞生，最终出现被称为“人类”的生物，这三十八亿年里的日日夜夜。

他全都回想了起来。

而现如今，他所处的位置正是那三十八亿年的进化史中的顶点。

威斯克笑了。

这是发自心底的大笑。

接着他戴上太阳眼镜，看到了正在监视器另一头忽左忽右移动的两只“猴子”。

看着在进化过程中诞生的低等生物。

2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到好友被怪物吞吃时还能保持冷静。

身为市警察局精锐部队S.T.A.R.S.的成员，经受了严格训练以及实战的双重考验的两个人，单从外表上看没有丝毫的动摇，但强烈的疲劳必然像酸液一般最终腐蚀他们的心灵。

“肯尼斯？”

克里斯开口询问。

尽管身体正遭到不死者的撕咬，但肯尼迪的确还活着。

微弱的惨叫一点一点地从喉头溢出。

吉尔没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这十分合理。

她迅速靠近目标。

对准食人者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另一侧的脑袋穿出，丧尸当即倒地。

接着她侧过头看了看躺在地上的肯尼斯，对方已经躺倒在地一动也不动，而且也没有了呼吸，从裂开的喉部汩汩地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吉尔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发现瞳孔已经扩散，随后程序化地把手指搭在颈部动脉上。

嘴里默念神的名字。

接着把脑袋朝克里斯一转。

“这到底是……”

“还是先回大厅吧，我可不认为这种怪物……”他看了看被打穿脑袋的丧尸，“只有一个。”

“没错。”

面对站起身的吉尔，克里斯忽然举起了手中的枪。

但吉尔并没有惊慌。

而是在战友扣动扳机前的一刹那猛地

把身子往下一沉。

从她头顶掠过的子弹准确命中正后方一只伸直双手的丧尸，将它的头部打落。

而这就像是讯号一般，从各个房间、走廊接连走出了不少腐烂的尸体。

死者们拖着朽坏的身体在挣扎中靠近两人。

“走吧。”

克里斯的语气听上去就像是到附近散步一般。

他们俩都是专业人士。

不管是怪物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能用枪对付，那就没有害怕的理由。

两个人在瞄准丧尸的头部射击的同时，不忘用匕首切断近处敌人的延髓，又或者用力一踢将对方击倒，就这样慢慢朝大厅移去。

距离其实并不远。

只要打开两扇门就是宽敞明亮的正厅。

可那里却没有了威斯克的影子。

“离开岗位不像是他的作风。”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有不祥的预感。”

“啊，这次的任务带给我的尽是些不祥的预感。”

“说不定我们应该听从这些预感的指示才对。”

“你怎么看，要离开这儿吗？”

“我可是个如果不搞清楚夜里的响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睡不着觉的人。”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为了睡个安稳觉而继续前进喽。”

吉尔笑着说。

“那就谢了，真没想到克里斯会这么为我着想。”

就像真在附近的公园里闲逛一般，两人说着说着慢慢放松下来。不过话又说回来，应该没有人会举着枪去散步吧。

更不会有突然袭来的丧尸。

“看来这儿也不太安全。”

“调查一下吧。”

“我比较在意威斯克究竟怎么样了。”

“虽说他理应不会有什么问题。”

“上二楼看看。”

说着两人沿着大厅中央的楼梯走上二楼。

“这可真是一幢奇怪的建筑物。”

“是啊，位于这么偏僻的深山里，根本就不像是别墅。”

“怪异的凶杀案大多发生在这一带，一定有什么联系吧。”

“不可能没有关系。虽然不清楚这幢房子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建造的，但到处都是危险的气味。”

“和布拉沃小队联系上了吗？”

吉尔说。

“不行，完全没反应。”

将对讲机插进肩上的固定装置之后，克里斯有些泄气地回答。

“还是先搜寻幸存者吧。”

“可是，被关进这间满是怪物的房子自后，还有可能生还吗？”

“咱们不都还活得好好的么，所以就算有人和我们一样，也没什么奇怪的。”

是呀，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很正常。

如今朝着两人奔袭而至的，便是已经死去的猎犬。

侧腹部的肌肉开裂，肋骨清晰可见。

此刻它正拖着内脏以极快的速度逼近吉尔和克里斯。

不过，这两个人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在对视一眼之后，克里斯果断地用一颗子弹结束了敌人前进的脚步。

面对即使倒下也有可能再次起身的怪物，吉尔紧跟着对准它的脑袋开了一枪。

“还好你不是爱狗如命的人。”

“我喜欢的是猫，不过死猫什么的还是算了吧。”

在二楼巡视了一圈之后，两人转头朝另一个房间走去。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无数的活死人从各处现身，为了新鲜的血肉而发起攻击。

“比在大便周围嗡嗡叫的苍蝇难对付多了。”

克里斯说。

“别忘了还有女士在这儿，你是不是说了什么很失礼的词？”

“一不小心给忘了，实在抱歉，女士。”

克里斯在说话的过程中也不忘将子弹射入丧尸的脑袋里。

吉尔则比较喜欢先用防爆散弹枪将对方击倒，然后踩碎脑袋，或者用枪朝丧尸的额头射击。

要是有旁人在围观的话，说不定会对丧尸们产生一丝怜悯，因为两个人始终在毫无危险地排除着怪物的威胁。

“那里有扇门。”

吉尔一边说一边靠近。

“是被炸弹炸开的？”

大门早已碎裂，门框以内全都化作了木屑四处散落。

克里斯在跨过门的残骸时说道。

“看来不像，没有烧焦的痕迹，应该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撞碎的。”

里面便是图书馆。

“这儿的书比我高中图书馆里的还多。”

“你还进过图书馆？”

“那儿比较适合约会。放学以后，里面通常一个人也没有。”

“怎么进去的？”

“至少从没用过这么暴力的方法。”

周围的书架东倒西歪，书本散落一地。

“就像是哥斯拉肆虐过一样。”

“看来不是……”

克里斯死死盯着吉尔的身后。

吉尔忍不住回头一看。

“蛇？”

尽管难以置信，但眼前的景象由不得人不信。悬在两人前方不远处空中的那颗脑袋上足可以稳稳放下一张单人床。

咻咻的恐吓声响彻整个图书馆。

“我赌十美分，这家伙是毒蛇。”

吉尔把手枪收进枪套，拿起吊在背后的SMG冲锋枪。

“总得有人去弄清楚这件事。”

克里斯说着也把弹夹插进SMG冲锋枪的插槽内，发出一声悦耳的轻响。

“这可不是被轻轻咬一口就能弄明白的。”

吉尔此时用力扣下了扳机。

子弹随即以每分钟六百发的速度发射了出去。

“看样子它更有可能把我们一口吞下去。”

克里斯也把武器的档位调至“全自动”，猛烈地开火。

“还是在攻击时尽量保持距离比较好。”

吉尔的语气里包含着微妙的满不在乎，同时敏捷地朝侧面绕去。

“如果真是毒蛇的话，哪怕被它咬出极细的伤口也很有可能会致命。”

克里斯则跑到了和吉尔相对的位置。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子弹集中射向蛇的头部。

凶狠的弹头连续命中，将鳞片、血肉掀得四散纷飞。

巨蛇的右眼被轻易贯穿，大得出奇的眼球伴随一声湿滑的脆响就此破裂。

两人紧接着看准时机朝吃痛张开嘴的巨蛇喉头一阵猛射。

慢慢地，巨蛇摇晃着庞大的身体，宛如一棵被锯倒的大树一般轰然倒地。

克里斯走上前去，对准它的眼窝把最后十几颗子弹打光。

"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克里斯说。

"看来它之前跟谁战斗过，一开始就有些虚弱。"

"看来勇士们就在那里。"

可以远远看到瑞贝卡正环抱着理查德的上半身，无力地靠坐在房间的一角。

"有人来救我们了。"

瑞贝卡面露喜色。

"是阿尔法小队的克里斯，这位是……"

"同属阿尔法小队的吉尔·瓦伦蒂安，你好。"

她伸出手。

"布拉沃小队的瑞贝卡·查姆博丝。"

瑞贝卡有力地握住吉尔的手掌。

"新来的？我听过关于你的传闻，理查德被那东西咬了？"

娇小的警队新秀只能无力地点点头。

吉尔半跪在地上查看队友的伤势。

随后伸手摸了摸筋疲力尽的理查德，从额头到脸颊，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不断发出痛苦的喘息。她把嘴伸到对方耳边轻声说"再忍耐一会儿，我们一定能救你的"。

接着她重新站起身，面带微笑对瑞贝卡说。

"没事的。"

"太好了……"

这是她发自内心的感叹。

"看来你有了一次不错的体验。"

克里斯说。

"很快就会对这一切都变得无动于衷，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吉尔面对克里斯这样说道，接着再次把头转向瑞贝卡。

"我们必须继续搜索。"

"队长的行踪现在还不清楚，虽然他一时半会儿应该还死不了，但也不能对他不管不顾。"

克里斯看了看理查德那条肿胀的腿。

"看来是中了蛇毒，一旦活动蛇毒就会迅速扩散，所以没办法把你转移到别处，所以在我们最后来救你们之前，好好待在这里，明白了吗？"

此时克里斯正直愣愣地盯着瑞贝卡。

"明白。"

对方的回答十分有力。

而在他们对话的这段时间里，吉尔已经在瑞贝卡面前摆放了一些食品、药品和弹药。

"有了这些，多多少少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嗯，不剩感激。"

瑞贝卡回答道。

脸上带着充满信任的表情。

吉尔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说道。

"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士兵。"

"真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好是坏……"

克里斯加上一句之后，呵呵地笑了起来。



“必须得救救理查德。”

吉尔说。

“对付蛇毒必须要有血清，可那种怪物真的有血清吗？”

“那东西一定是在这里制造出来的，既然如此，那血清就一定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

“会有这么好的事么……”

“不管有没有，我们都得去找，至少我们得把他活着送到医院去，这是我们的使命。”

“只要还有成功的可能，就绝不放弃，对吗？”

“没错，像那位新人一样。”

“那孩子的确很不错，看来是经历了什么难忘的遭遇，不管是语气还是目光都很坚定，她绝不会放弃的。”

“她没有理会现实多么残酷，依旧竭尽全力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像你一样。”

“没错，像我一样，那孩子一定会活下去的。”

吉尔断言道。

“如果真是那样，幸运女神说不定会眷顾她的。”

“就像你一样吗？”

“没错。”

“了不起的自信，干脆用你的好运气和队长联系上怎么样？”

“不知道他是不是跑到什么无线电无法起作用的地方去了……”

“还是说无线电被毁，又或者是他已经丢了性命？”

“他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被干掉的人。”

尽管两人的对话听上去十分轻松，但实际上这段时间不停地有丧尸朝他们扑来。

这样的袭击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只是照顺序把它们送回本应该前往的死亡世界而已。

离开大厅时天色已经渐晚，而且天气再次变得糟糕起来，就像傍晚一过立刻就来到了深夜一般。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漆黑一片的幽暗空气郁郁地压在人心上。

“真是令人生厌的气氛。”

“从早上起床开始就一直让人不痛快。”

“来了！”

两人齐声喊道。

是猎犬。

长着凶恶黑脸的丧尸犬。最重要的是，它们全都已经死了。

他们一边精确地杀死猎犬一边前进。

宽敞的水泥游泳池堵塞了道路。

而不通过这里则不可能打开对面的门。

乍一看，满满一池水就如柴油一般漆黑。想到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游到对岸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里有开关。”

吉尔伸出手指。

“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个把水门打开放水。”

跑过去一看，旁边不远处正好有一根操作曲柄，克里斯立刻用力抓住它转动

起来。

水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满满打开，放掉了一部分的池水，水位也相应地下降了不少，露出一条石头垒成的道路，也露出了通往小路的铁梯。

“你先走。”

吉尔说。

“不是应该女士优先么？”

“都这时候了，说什么呢。”

突然，两人发现墨色的水面上有什么东西正呈S形游动。

显然是蛇。

狰狞的蛇群正在他们周围不停地绕来绕去。

不得以，吉尔和克里斯只得一边用子弹驱赶它们一边快步往前走。

水蛇从四面八方无止尽地往前涌，两人也就在射击和斩杀中前进。

从喷水池侧面绕过去之后，右手边便出现了一处人工瀑布，可以透过水帘隐隐约约看到瀑布另一边有一扇门。顶住水流钻过去之后，两人便小心翼翼地朝着那扇门前进，走近一看，是里面有一架通往地下的梯子。

没有丝毫的犹豫，吉尔和克里斯毅然沿着梯子往下爬去。

与之相连的是一条石质的地下通道。不知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

“这儿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看样子像是坑道……”

“也就是说，它们在这儿挖石灰？”

在道路的另一头，有什么东西正蹲伏在地上。

大胆一点说，有点儿像青蛙，可这头结合了青蛙与猿猴身体特征的怪物，却比吉尔的体型要大得多。

单凭一击就能切断人类脖子的利爪可不单单只是装饰品。

那东西忽然对着吉尔纵身一跃。

利爪直扑她的面门。

身体则重重往下落。

堪堪擦过鼻尖的爪子毫不费力地削断了吉尔的几根头发。

克里斯则沉着地对落地后的怪物开了火。

钢铁般的鳞片当即被击飞了不少。

可在对其造成足够的伤害之前，怪物再一次跳了起来。

对于活生生的动物来说，它实在是强韧过头了。

克里斯见状敏捷地从扑过来的怪物身下钻了过去。

在看到那毫无防备的白色腹部时，他当即制定了一个计划。

想到这儿他瞥了一眼吉尔，看来对方的想法和他一样。

两人同时对准俯卧着的怪物连开数枪。

击碎些许鳞片之后，它再度跳起。

目标是吉尔。

早已料到对方动作的吉尔附身蹲好。

等到怪物从头顶飞过的那一刻，举枪对准那泛白的腹部开了火。

满是粘液的内脏立刻倾覆在吉尔身上。

转瞬之后，怪物便发出咕啊一声怪叫摔倒在地板上。

滚出两三圈之后，克里斯冲上去用尽全力踢了它一脚。

裂开的腹部就此暴露出来，克里斯又往同样的位置开了好几枪。

伴随着四散的体液，那东西最终停止了挣扎。

“这是什么东西？”

克里斯那脚尖指了指尸体。

“不管出现什么我都不会惊讶了。”

说完，她便和搭档一起在石质的地下通道里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吉尔并没有说谎。

当不久后出现猎狗大小的蜘蛛时，她就像是在用卷起的报纸打蟑螂一样，心情异常平静地将其射杀。

“顶多也就是好莱坞那些鬼屋的程度。”

“说得没错，这的确很像一场刻意安排的表演。”

沿着地下通道尽头的箱子往上爬，很快便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又是新的建筑物。”

穿过房屋的走廊，上楼梯、下楼梯，他们一边和死者作战一边前进。

“说起来这幢房子还真是阴森啊，至少可以多弄点儿照明设备，把屋子点亮一点儿吧。”

“大得像个迷宫一样。”

“这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也有可能是故意建造成这样的。”

“因为全都是刻意安排的？”

“说得对。是专门为了让我们晕头转向而制造出来的气氛。”

“你想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我觉得有可能。”

“那威斯克又到哪儿去了呢？”

“接收不到电波的地方？”

“所以说……”

打开门之后，两人来到一处在正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水槽的房间。

黝黑的液体从水槽上缘漫了出来，连周围的通道也全都已经被浸湿。

“看来只能从这儿过去。”

而出口就在水槽的另一边。

吉尔和克里斯只得踏上水深过膝的通道。

“有东西。”

“看来没错。”

一个暗色的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在水槽中来来回回。

好大。

而且不只一条。

“真希望它们就只是像这样绕来绕去。”

“要是游到通道附近就麻烦了。”

鱼群仿佛听到了吉尔的担心一般，忽然加速朝他们靠了过来。

“来了！”

两人早已把手中的武器换成了SMG冲锋枪。

水面猛地向上拱起。

水沫四散，露出一张硕大的脸。

是鲨鱼。

巨大无比的鲨鱼张大嘴巴朝克里斯直冲过去。

他在朝鲨鱼身体开枪的同时猛地把身体往水中一沉。

从曾是克里斯头部的位置传来一声清脆的卡锵声。

而吉尔则看准时机集中火力对鳃和头部发动了攻击。

这只是转瞬之间的事。

鲨鱼把头一转，再次没入水中。

“趁现在快走。”

话音未落，克里斯便抢先向前冲去。

吉尔也快步跟上。

在水里和鲨鱼作战，取胜的几率实在太低了。更何况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鲨鱼。

可在过膝的水中，再怎么想加快速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鲨鱼们面对即将逃走的猎物可不会默不做声。

其中两头很快采取了行动。

一头对准克里斯用力跳起，但却与目标擦身而过。

吉尔则连续不断地对准另一条直冲向通道的鲨鱼开火，可对方的速度并没有丝毫的减弱。

在狭窄的通道上，两人避无可避。

鲨鱼毫不退缩地径直冲了过来。

嘴巴张得极大，就像要裂开似的。

鲨鱼的两颗眼球一片惨白。

吉尔十分冷静。

而对方明明挟着要将她的身子一分为二的骇人气势。

在攻击开始之前的一刹那，吉尔在扶手上借力向上一跃。

让鲨鱼只能从自己的胯下穿过。

不仅如此，她在落下时稳稳地跨在了敌人的后背上。

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只见她使尽浑身气力将其用力捅进鲨鱼的脑袋。

长长的刀身瞬间没入猎物体内。

鲨鱼猛地向上一挺。

将吉尔远远抛开，径直落入通道旁的水里。

在阴暗混浊的池水中，吉尔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下沉。

几个巨大的身影当即向她靠了过来。

锯齿状的牙齿扑面而来。

就连一向大胆的吉尔也不得以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不过，有人可不允许她就这样丢掉性命。

含混不清的枪声突然响起，她的身侧也立即出现了几根螺旋状的轨迹，那是子弹经过时留下的。

很快又有几根卷起了不少泡沫的曲线从水面斜插下来。

正中不远处的一条鲨鱼。

它当即像是挨了一闷棍的大型犬类一般，在袭击吉尔前的一瞬间改变了攻击方向，渐渐远离。

吉尔赶紧挥动四肢游出水面，紧紧抓着栏杆返回通道。

“喵得再准一点儿不行么。”

她一边迈步朝出口跑去一边说。

没有片刻的歇息。

“我差点儿就被你打死了。”

“难道你喜欢被鲨鱼吃掉？”

“你个杀人犯。”

“这不没杀死么。”

“要是真被干掉了还怎么发牢骚。”

在拌嘴的过程中，两人快步来到门前，打开之后来到户外。

“总而言之，暂时不用担心变成鲨鱼的晚餐了。”

“可只要我们还在这儿，就难免被当成食物啊……”

话音未落，吉尔便突然从克里斯面前消失了踪影。

一根长长的条状物牢牢地缠住了她的身体。

克里斯本以为又是蛇之类的东西。

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长条却呈暗绿色，此刻正一左一右地摇晃着。

捉住吉尔的正是这些绿色的触手。

其中心是像内脏一般的花卉，周围被厚厚的花瓣包裹。

看上去就像植物一样。

“吉尔！”

克里斯大吼着端起SMG冲锋枪对准植物的核心部位开了火。

顿时激起一片泛黄的粉末，那是花粉吗？

可涌入鼻腔的却是一股刺鼻的恶臭。

尽管飞散的花粉对视野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但克里斯仍在一刻不停地射击。

很快吉尔便落回了地上，发出啪嗒一声脆响。

该死的。

低声咒骂过后，吉尔也用SMG冲锋枪加入了进攻的行列。

“这到底是什么！”

克里斯开口大喊。

附着在天花板上的植物乍一看有些海葵的影子，几根触手正蠢蠢欲动地朝两人袭来。

上面全是锋利的倒刺，甩起来活像皮鞭一般。

不管怎么射击，子弹全都像是被吸入了怪物身体里一般。

根本无法判断攻击有没有效果。

“该死的，惊喜真是接连不断啊。”

克里斯随即取出在前往这里的路上找到的手榴弹。

拔出插销后开始倒数。

“三、二、一……尝尝这个！”

用力把它扔了出去。

小小的圆球直扑植物怪兽的核心部位。

然后在那里炸裂开来。

刺鼻的恶臭随即扑面而来，看来是怪物的体液散发出来的。

而且这些体液具有强烈的腐蚀性，皮肤一旦被沾上就会变得又红又肿，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烟雾和花粉四散纷飞。

“别大意，这家伙很厉害！”

克里斯喊道。

而此刻的吉尔连克里斯究竟身在何处都不知道。

粉尘中不时有带刺的触手一闪而过。

枪口喷出的火焰也不止一次地将烟雾染成一片赤红。

吉尔一边在地上匍匐前进，一边继续开火。

白色的烟尘终于散尽。

可植物的攻击欲望却丝毫没有减退。

“它怎么这么耐打？”

克里斯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事到如今居然还有力气发牢骚，吉尔一下子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可片刻之后，当她发现自己还有微笑的心情时，连自己都有些惊讶。

跟着便重新打起了精神。

在为了抢占更好的位置发起攻击，她环顾了四周一圈，既然发现一件事。

她似乎找到了这株植物怪的根。

几根足有大腿粗细的扭曲根茎死死压着几具尸体。

已经呈干尸状的尸体手里握着一把AKM——俄罗斯制造的突击步枪。而且还是附带榴弹发射器的。

这个能派上用场！

刚一想到这儿，吉尔便开始了行动。

她冲过去掰开一脸淡漠表情的干尸的手指，把突击步枪抽出来。

里面装填着一枚榴弹，而且尸体的腰带里还有三枚。尽管没有仔细检查，但看上去似乎还能用。

反正现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供她踌躇不前。

装填好榴弹之后，吉尔再次确认保险已经打开，然后单膝跪地。

将枪口对准依附在天花板上的怪物。

“死吧，你这该死的！”

然后扣动扳机。

或许自己刚好位于榴弹的有效伤害范围之外，但现如今管不了那么多了。

闪光和轰鸣同时发生。

含有强酸的汁液散落到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

即便是逃到屋角躲避冲击波的两个人手上，如今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烧伤痕迹。

吉尔拉动发射器的下部，将弹壳退出，随后又立刻装上新的榴弹。

她举枪瞄准视野并不清晰的天花板一角。

当释放着恶臭的黑烟消弭之时，攀附在天花板上的怪物早已不见了踪影。



地狱般的戏剧还在不停上演。

克里斯和吉尔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俩是S.T.A.R.S.部队中屈指可数的优秀成员。哪怕再厉害的怪物，只要遇到这两个人，最多也只是会动的活靶子罢了。

虽然在前进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受伤，但从房间到房间，从走廊到走廊，两人始终畅通无阻地在大屋里前进着。

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他们也得知了一件又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实，不仅发现了名为“约翰”的巨型毒蛇的血清，还确认了大屋里除瑞贝卡以外，再也没有了其他的生还者。

而最大的谜题——别墅与地下研究所的来历也越来越清晰。

这里是安布雷拉的研究设施，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

并非生化专家的两人自然不可能知道研究的确切内容，只知道那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病毒，安布雷拉在这里进行了无数次人体试验。被病毒感染之后有极高的几率当即死亡，而后又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复活，可活过来的那东西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吃人的怪物。而安布雷拉公司则正在利用这种病毒制造新的生物，并计划将这些有着恐怖生命力的怪物改造成生物兵器投入实战。

“你不觉得奇怪吗？”

克里斯说。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吉尔一边瞄准伸出双手朝自己扑来的腐烂尸体的头部开枪，一边回答道。的确，光是眼前的景象就够奇怪的了。

“我们为什么会被卷入这件事？”

“那是因为联系不上布拉沃小队吧。”

“没错，这的确是一切的起因……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像安排好的舞台剧一样么？”

“记得。”

他们走进一间机械控制室，操作面板上的开关打开电源。

“不管是怪物也好，武器也好，简直就像是为了特意招待我们而存在的一样，从一开始就是。”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伺机出现的怪物，还有隐藏在各处的武器、弹药，你不觉得奇怪吗？”

“的确有点儿……”

他们乘上电梯前往地下深处。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最开始我以为是为了训练我们，可这样的训练未免太危险了一些。而且我也不认为可以为了训练而杀人。”

走廊在两人面前中止。



正面是一道房门。

刺鼻的气味正从门的另一边不住地往外涌。

是某种不知名药品的味道。

还有金属味。

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

里面摆放着许多不知道用途的机械装置。

吉尔和克里斯打起十二分精神穿行其中。

很快便发现一根粗壮的玻璃圆柱。

一个被机械装置包裹的圆柱形水槽。

里面密封着什么东西。

而那简直就是只可能在噩梦中出现的生物。

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巨人。

他身体的左右两边并不对称，腐烂的皮肤和鼓起的血管在左侧，显得十分肥大，左腕的尖部长着长长的利爪，呈镰刀状，看上去十分锋利。

而他的右胸处则有一颗仿佛团起的小猫般大小的心脏突出皮肤，正咚咚地搏动着。

吉尔抬起手瞄准了它。

就在这时，一阵不紧不慢的鼓掌声忽然响起。

“了不起，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然后出现了一位拍着手的男子。

那是……

“威斯克！”

克里斯喊道。

“今晚真是大丰收啊。”

他一边说一边走近两人。

“安布雷拉制造的生物兵器和接受了严格训练的人类，让我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战斗数据。”

威斯克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手枪，就像变魔术一般，克里斯和吉尔都没有看清

他的动作。

“如果这真是陷阱，那么必然在市警局，或者是S.T.A.R.S.里有一个跟这件事有关的叛徒……”

克里斯狠狠瞪着威斯克。

“是你把部队骗到这儿来的。”

“没错，这一切都是安布雷拉公司的意思。不过……我根本就不需要组织的帮助。”

威斯克说着把嘴唇一挑，这大概就是他的微笑吧。

然后迈步走到圆形水槽前。

“只要我拥有这究极的生命体，暴君。”

说着他便在水槽前的控制面板上操作起来。

玻璃水槽里的水很快便被放光。

被称作暴君的怪物那颗骇人的心脏，也以更激烈的节拍搏动起来。

让吉尔的手臂上直起鸡皮疙瘩。

威克斯则一脸陶醉地看着这一切。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真是……太漂亮了吗？”

暴君动了动脖子。

转头盯着眼前的威斯克。

然后张大嘴巴。

猛地将右臂往前一伸。

强化玻璃就像瓷器一般被轻易贯穿、击碎。

威斯克就在暴君面前，胸口被长长的锐爪穿透。

接着暴君把手往上一提。

让戴墨镜的男子双脚离地。

真是惊人的膂力。

接着暴君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把手臂往旁边一挥。

壮硕的威斯克如同玩具娃娃一般远远地飞了出去，与墙壁发生猛烈的碰撞。

瘫倒在地板上之后，吉尔发现他的手脚全都朝不正常地反向弯曲着。

流出的血液渐渐积成一片。

刺耳的警报猛然在房间里炸响。

“发生异常状况，自爆装置启动，请所有工作人员迅速撤离。”

“什么！别开玩笑了！”

克里斯用难以置信的语气高喊着。

“那家伙可不像是在开玩笑。”

只见收拾了威斯克的暴君正慢慢朝两人走来。

吉尔和克里斯对视了一眼之后，一边后撤一边开枪射击。

“那个混蛋……”

克里斯不忘回头瞥了一眼倒地的威斯克。

“居然留下了这种怪物。”

“就算丢掉了性命，叛徒就是叛徒。”

暴君与之前那些怪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会思考。

不管是被食欲支配的丧尸，还是运动能力超群的野兽，和它相比都还差很大一截。

怪物们因为有着几乎可以称作不死之身的强悍生命力，所以几乎不怎么躲避克里斯等人的攻击，只知道往前猛冲。

可暴君不仅有着超乎寻常的体力，而且没有蠢到敢于正面承受敌人的攻击。

它会凭借强健的脚力让敌人保持在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而后发动猛烈的攻击。

比如面对克里斯和吉尔时，它会选择插入两人之间，趁对方因为害怕误伤同伴而不敢开枪的良机挥爪进攻。

更可怕的是，它原本就具备极强的防御力，哪怕面对SMG冲锋枪近距离的连续射击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面对这样的对手，连S.T.A.R.S.的两位精英也陷入了苦战。

可他们绝不会就此放弃，而是在战斗过程中不断思索如何才能打开局面，让战况对自己更有利。因为两人很清楚，只有在战术上取胜的人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从暴君的进攻中看出它不易察觉的动作习惯，从各种角度发起攻击，观察对方的反应……

“看样子它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

克里斯说。

吉尔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让我来吧。”

克里斯说。

“帮我引开它的注意力。”

吉尔用行动代替了回答，只见她敏捷地朝与克里斯相对的方向跑去，同时不忘朝暴君的脸部开枪射击。

高大的怪物发出一声怒吼，朝吉尔所在的位置奔去。

与此同时，克里斯冲了上去。

飞身扑向暴君的胸口。

在它的胸前有一块类似肿瘤的物质，形状和心脏很像。

只有当子弹打在这个部分时，暴君才会有反应，而且也只会做出保护这一部分的防御行动。

克里斯双手紧握早已拔出鞘的匕首狠狠刺下。

等到整片刀身全都没入胸口之后，他再用力向左右一扭。

暴君随即发出震天的怒吼。

吉尔瞄准它的嘴巴和眼睛接连开火。

很快，高壮的身体便瘫倒在了地板上。

“就趁现在。”

两人飞速向外跑去。

克里斯的无线电这时忽然发出一阵杂音。

“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他赶紧把它从肩头取下来。

“这里是阿尔法小队的克里斯。”

可对面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回应，这让他不禁有些纳闷。

“有人吗，该死的！燃料已经不多……这里是布拉德，听到请回答……我的燃料不……多了，现在让直升机紧急着陆……只能再待一会儿……这是最后一遍喊话……有人听到吗……”

通讯就此中断。

克里斯之后也尝试与其对话，但听到的只有噪音而已。

“是直升机。”

“啊，看来没错，是布拉德。”

布拉德是隶属阿尔法小队的运输直升机驾驶员。

“总之先往上走，我们去跟瑞贝卡他们汇合。”

说着克里斯拍了拍装有血清的腰包。

“注意安全。”

“啊，你也是。”

吉尔很快在不远处找到一部电梯，按下按钮走了进去。

“自爆装置启动，请所有工作人员迅速撤离。”

令人生厌的自动广播又响了起来，让人绝对不会把这错当成演习。

电梯很快便来到了屋顶上。

看来这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打扫了，显得十分杂乱。

水泥屋顶布满裂缝，杂草丛生。

不远处还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然而，吉尔却并没有在这里看到直升机的影子。

根本不用四下寻找，因为这里没有任

何一个地方可以藏下一架直升机。

然而吉尔如今能做的只有等待克里斯的到来。

回身一看，她忽然发现通往楼下的阶梯破了一个大洞。

而从那里忽然跳出了一个巨大东西。

是暴君。

它慢慢环视四周。

最后与吉尔的视线相交。

被发现了……

吉尔端着枪狂奔起来。

径直朝暴君冲去。

对方也毫不示弱。

挥动锋利的爪子朝女子的腹部砍来。

吉尔纵身一跃。

以暴君那挥空的手臂为平台再次跳起，而后紧紧抱住敌人的脑袋。

借着前冲的动力咕噜一下把身子转到暴君背后。

就被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孩子一般，吉尔死死占据着有力的位置。

她把枪口对准对方的太阳穴。

“再见。”

扣动扳机。

然后伴随着枪声被震开出去的，却是她手中的武器。

子弹深深埋入了太阳穴之中。

“你这怪物。”

这次她瞄准的是暴君的颈椎。

一声闷响过后，高大的生化怪物猛地向前一倾。

但不幸的是，对方的反应仅此而已。

暴君很快发出一声怒吼，抬起左手死死攥着吉尔的脚踝。

并且毫不费力地把她从自己肩膀上拖了下来。

被倒吊在半空中之后，吉尔拼尽全力挺起上身，想朝暴君的脑袋开枪。

可对方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在吉尔调整好姿态之前便已经开始抓着她的脚踝转起圈来。

就像把她当作了链球一般连转了好几圈。

全身的血液都往头顶集中，吉尔感到自己的脑袋就像快要爆炸了似的。

暴君终于放了手。

被远远扔出去的吉尔好不容易在装上墙壁之前恢复了清醒。

她先是将身体蜷成一团抵御冲击，而后又用两只脚猛蹬墙壁。

身体的重心立即降低，让她相对平稳地落在了地板上。

可暴君却没有给吉尔丝毫喘息的时间，快步朝她奔了过来。

“都已经逃到这儿来了，最后还是躲不过么……”

她一边咳嗽一边死死盯着朝自己冲来的暴君。

肾上腺素的大量增加强化了吉尔的感官，让她可以看清几乎每一个细节。

从张开的嘴巴里溢出的混杂着泡沫的唾液。

因为兴奋而圆睁的双眼。

粗大的手臂尖端是木桩般的尖爪，此刻正一左一右地摇摆着。

一切的一切都像是慢动作一般。

吉尔把身体微微一侧。

锋利的尖爪便紧贴着身体划了过去。

她抬手对准不远处的巨大手掌开了枪。

两次扣动扳机。

由于速度实在太快，听上去像只开了一枪。

第一颗子弹撕裂手掌，第二发打断了它的一根手指。

这家伙终究是生物。

吉尔忽然想到。

不是什么拥有不死之身的怪物。

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物。

胜负已定。

吉尔其实直到最后也没有冷静下来，是战斗让她变得斗志昂扬。

从向前伸出的手臂下面钻过之后，她稳稳地站在暴君面前。

几乎在将枪口抵住对方下腹部的同时扣动了扳机。

焰光朝四周喷射而出。

后坐力让枪口后退了一段距离。

然后她瞪大眼睛，发现一片焦黑的只有皮肤而已，子弹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伤口。

自己明显错了。

正当她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暴君那坚不可摧的巨拳对准吉尔的太阳穴用力挥了过来。

那种强烈冲击就像是大脑里有一颗炸弹爆开了似的。

摔倒之前，吉尔本打算用力抱紧暴君。

然后对方却毫不留情地抬脚对准她的侧腹部用力一踢。

像颗棒球一般划出一道抛物线之后，吉尔重重地撞在了墙壁和地板上。

但暴君却穷追不舍。

它再次高举起长长的利爪，为了了结吉尔的性命大踏步地冲过去。

十几颗五点四五毫米的弹头忽然撞上了暴君的后背，让它的身体止不住地颤动起来。

“久等了，伙计。”

是克里斯和瑞贝卡。

他们人手一把SMG冲锋枪。

暴君回头一看，似乎在思考哪一方更具威胁。

片刻之后它猛地转过身，朝克里斯等人冲去。

两人又是一阵齐射。

可这并没有对宛如雷电一般高速挺进的暴君造成丝毫的影响。

“最后一击就交给你了。”

克里斯用力把什么东西朝吉尔扔了过去。

她咬紧牙关忘掉伤痛，跑了几步将其捡起来。

是反坦克火箭炮。

火箭弹很快被送到。

拔出安全插销之后，她利索地将火箭弹装填好。

吉尔几乎毫不费力地将总重量接近十公斤的发射器以及弹药扛在肩上。

“快后退！”

她大喊一声。

暴君闻声转过了脑袋。

克里斯和瑞贝卡则一左一右地跑开了。

吉尔看准时机扣下了扳机。

三点五英寸长的火箭弹在一阵轰鸣之后直冲暴君而去。

它不可能躲得开。

可高壮的怪物却像是迎接久违的恋人一般高高举起双手。

火箭弹准确命中了暴君的胸口。

刺眼的闪光和肉块四散纷飞。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幢建筑物全都开始摇晃起来。

克里斯肩头的无线电再次传来一阵杂音。

“刚才遇到气流了，实在抱歉……我现在过去……”

直升机螺旋桨的啪嗒声很快便盖过了通讯噪音。

克里斯和瑞贝卡如释重负地来到了自己身边。

为什么没看到理查德？

吉尔并没有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螺旋桨那惊人的噪音此刻就像摇篮曲一般悦耳。

吉尔的身体已经疲敝至极。

整个人困倦得就像要融化了似的。

只要闭上眼睛，转瞬之间就会睡着吧。

不过，她还是想暂时为自己还活着庆幸一番。

时间是清晨。

阿克雷森林一片绿意。

对面的瑞贝卡早已把身体蜷成一团睡了过去，孩子般的脸上挂着清晰的泪痕。

等兴奋劲过去之后，那些失去的东西可能会折磨她好一阵子。

"可是……"吉尔想。

她一定能经受住那些考验。

希望你更坚强一些。

吉尔在心中祈祷。

她身旁是克里斯。

此刻他正一脸疲倦地凝视着还没放晴的灰色天空。

吉尔靠在他的肩膀上。

任由难以抵抗而又甜美至极的睡意将自己包围。

Wesker。7

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在别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有了结果，但浣熊市警察局S.T.A.R.S.部队只有几名队员生还，整支队伍几乎不复存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遗留的证据理应全都消失在了烈火之中……

在爆炸发生前不久的研究所。

地下深处。

粉尘在黑暗中舞动。

"请所有工作人员迅速撤离"的广播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

时间不多了。

他还在那里。

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此时此刻，他已经不再是人类。

他的确已经死过了一次，那刺骨的冰寒和阴暗让他终生难忘。

但他超越了死亡。

这是威斯克的首要目的。

首先，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他必须死。

属于安布雷拉的那个威斯克·阿尔伯特已经死了。

世上再也没有那个人。

也没有一个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人。

作为生物的威斯克，也在那一时刻从地球上消失。

他的肉体不再属于人类的范畴。

就算腹部被捅出一个大洞，他依然还活着。

就算头盖骨被掀开，脑髓掉落一地，他还是活着。

强烈的痛苦随着那具人类肉体的死亡而迎来终结。

由柏肯制造的病毒在重组他的肉体时，也为他带来了和剧痛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感觉。

喜悦。

他在那时感受到了生存的喜悦。

那感觉无比甜美，就像浑身都浸在金黄色的蜜糖中一般。

最终他以新人类的身分苏醒。

这一切都在威斯克的计划之中。

他从虚无的深渊中回来了，睁开眼之后，他忽然觉得之前的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一般，不，不仅仅是自己，全人类都和自己一样。

尽管人类有着万物灵长之类的骄傲称呼，但终归不过是没有毛发的猴子罢了。

他知道自己如今已超越了人类，成为万物新的支配者。

而在这之后，他必须为了成为新世纪的霸主而着手各种准备。

威斯克这样想到。

暴君好像已经被消灭了。

它的死亡化作一阵细微的震动传导至威斯克的身体。

另外，这幢房子很快就要被炸毁了，必须在那之前尽快离开。

他站起身，扫视了一圈身处的房间。

是研究室。

位于整个研究所地下第四层的房间。

他原本的计划是将所有资料全都带走，所以立刻走到显示器前操作起来。

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显示器上都只有“被删除”这几个字。

“是谢尔盖干的吧……”

威斯克沉声道。

电脑合成的语音正毫无抑扬地播放着强硬的指示。

“由于发生紧急情况，所有数据都已被转移至U.M.F.–013，威斯克·阿尔伯特，很遗憾，你的主机访问权限已经被我剥夺。”

“你说什么！”

“我是红色女皇，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安布雷拉公司的财产以及管理其相关设施，第二任务是保卫安布雷拉的干部及雇员，第三任务是……”

“给我闭嘴！”

威斯克高喊着握紧双拳砸在控制面板上。

机械声音没有继续。

而死死盯着屏幕的威斯克眼中简直就像燃烧着熊熊的火焰一般，放射出赤色的光芒。

“只有更改计划了……这笔债我一定会找你讨回来的。”

说完他便离开了研究室。

广播还在催促听到的人尽快离开。

连别墅中的活死人以及怪物也开始蠢蠢欲动。

逼近威斯克的丧尸被轻易折断了颈骨。

朝他冲过去的大蜘蛛被一脚踩碎。

在获得重生的威斯克面前，这些怪物根本不是对手。

但每杀死一只怪物，他都会不可思议地感到一股阵痛。

这就像梦中的痛楚那样模糊不清，但又不能说这仅仅是他的错觉。一开始他完全可以忍受，可恼人的是，这痛苦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威斯克终于发现了。

只要击打其他怪物的头，他的头就会痛，攻击腹部，疼痛的便是他的肚子。

威斯克情不自禁地大吼起来。

“不许过来！”

丧尸们立刻停止了移动。

它们张开嘴巴，两只手向前平伸，保持着朝威斯克冲去的姿势一动也不动。

照理说所有生者都应该是它们的食物才对。

可眼下……

遗留在大脑里的最后一丁点功能在命

令它们服从威斯克。

丧尸们听从了这个声音的指示。

发自心底的饥饿在这命令面前彻底折服。

一步，接着又是一步。

丧尸们拖着蹒跚的步伐，开始慢慢往后退。

威斯克的意识以波纹状慢慢朝四周散播。

而死者们就像在恭迎王者一般等他从自己面前通过。

威斯克就是死者们的王。

他的生命超越这些丧尸的饥饿和破坏欲，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被称为大蜘蛛、猎杀者、奇美拉的各种生物兵器也一样。

只要威斯克命令它们后退，便一步也没有再上前。

尽管怪物们看样子并不具备理解一些具体指示的能力，但要让它们别妨碍自己，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样就能顺利离开别墅了。

威斯克这样想着。

直到丽莎·特雷沃出现之前，这个想法始终没有改变过。

丽莎·特雷沃——她是设计建造这座别墅的工程师的独生女。为了保守秘密，她和她的双亲一起被囚禁在了别墅地下的研究所里。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父亲约翰曾尝试过逃离这里，但失败之后惨遭杀害，在那之后，她便和母亲被迫成为了病毒植入实验的实验体。

被注入t病毒之后，绝大多数病人都会当场死亡，然后以活死人的身分苏醒，但如果能掌握好微量的t病毒及其抗体在实验体内部的平衡，便有可能治愈末期癌症、先天性免疫功能障碍等不治之症。然而，这种治疗方法所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期注入病毒，实验体的身体很可能发生病变，脑部也有可能产生变化。

而在丽莎身上，这种控制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让她获得了超人般的生命力，但这也是病毒正面效应的极限。最终她的肌肉发生变异，骨骼为了承受肌肉的力量也逐渐变得粗壮起来，最终变得完全不成人形。在同样身为实验体的母亲死亡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将她从种种不幸中拯救出来。不仅如此，厄运接踵而至，利用她这具“不死之身”进行的实验，从那以后便一直没有停止过。

后来被称为G病毒的未知病毒之所以能诞生，也和她被植入突然变异物种——寄生生物NE-α之后发生的事有关。令人惊奇的是，她那因为t病毒而发生变异的肉体吸收了寄生生物，将它的力量据为己有，在那以后，她的外貌与普通人类之间的差距便越拉越大。

她曾经自杀过很多次，但不死的身体似乎并不接受死亡。

绝望将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怪物。

疯狂的丽莎开始袭击女性职员，将她们的脸皮剥下，当作面具贴在自己身上。

当这些事情被证实之后，研究所终于做出了“放弃”丽莎的决定。

在整整三天时间里，她一直在为了迎接真正的死亡而不断被杀死。

当最终确认所有生命体征都已消失之后，她便遭到了抛弃。

可本应被彻底焚毁的丽莎却好好地活在别墅附近的森林里。

S.T.A.R.S.到达之前，不死的丽莎一直在空无一人的别墅里徘徊。

此刻，拥有不死之身的她挡在了急于离开这里的威斯克面前。

“她应该已经被处理掉了。”

威斯克低声嘟囔着。

其实他也跟处理丽莎的活动有关。对他来说，这是他无比熟悉的实验体。

"好了，回去吧。"

威斯克对着她挥了挥手，就像是在驱赶野狗一样。

但她和其他丧尸明显不同，并没有理会威斯克的命令，而是径直朝他冲了过来。

"你这个废物！"

他大喊着将枪弹射入对方体内。

威斯克同样感受到了那种痛楚。

焦油般的粘液从丽莎身体表面的伤口涌出后，她无力地倒在了地板上。

但威斯克心里很清楚。

她不可能就这样死去。

正当他打算无视这怪物离开这里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震天的惨叫。

是丽莎。

她果然醒了。

这可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用尽一切办法都没能杀死的东西，当然不可能被几颗子弹消灭。

威斯克开始狂奔。

其他怪物没有一只拦住他的路，纷纷把过道让了出来。

所以他能够径直冲向别墅正门。

很快，他来到了大厅之中。

厚重的门扉就在眼前。

可拦在门口的确是……丽莎·特雷沃。

早已变成怪物的她将整扇门严严实实地堵了起来，看来并不想放威斯克离开。

"真不讨人喜欢。"

他再次咒骂道。

随后将枪口对准目标扣下扳机。

一股脑儿把子弹打光。

丽莎随即发出了高亢的嘶鸣。如果光从声音判断，这明显是一位年轻女子发出的惨叫。

疼痛再次袭击了威斯克。

这痛苦让他把精神高度集中。

丽莎的精神忽然在他脑海里奔流起来。

死，死吧，死吧，死吧，去死吧。妈妈，妈妈。死吧，死吧，死吧，世界死吧，和世界一起死吧，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

看来丽莎也知道威斯克能够理解她的想法。

而她所希望的，是真正的死亡。

原来是这样，威斯克会心地点点头。

"你的确是不死者，但并不完全是。"

丽莎快步朝他冲来。

如果能毁灭世界，那么自己是不是也会跟着毁灭呢？大脑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性这样告诉她。所以才要跟着自己感觉去破坏，去杀戮，去消灭。

她高高举起带着手铐的双臂，朝威斯克的脑袋狠狠砸去。

威斯克纵身一跃。

连他自己都为身体的惊人力量而感到惊奇。

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动作，但他还是成功越过丽莎的头顶，绕到了她的背后。

发现这一情况的丽莎猛地把身子向后一弯。

就像某种海葵一般。

几根触手当即从身体里钻出，想要将威斯克死死缠住。

间不容发地躲过这次突袭后，他再次将枪口对准丽莎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她就像在跳舞一般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

漆黑的液体和肉块四处飞散，再一次扑倒在地。

焦油状的体液在地板上不断扩大。

"看来需要超出你的细胞再生能力的

强大能量。”

面对趴在地上的丽莎，威斯克依然在继续射击。

“别再醒过来了，和这座别墅一起消失吧。”

威斯克的声音十分沉稳。

而枪口则慢慢指向丽莎正上方的位置。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枝形吊灯。

用粗壮的锁链牢牢固定在天花板上。

威克斯瞄准铁锁开了枪。

沉重的玻璃工艺品和铁块混在在一起，不偏不倚地落在丽莎身上。

只听一声惨叫。

尽管丽莎很想从吊灯下面逃脱出来，但不知是不是体力下降得太厉害，她始终没能挪动分毫。

威斯克留下她离开别墅。

没时间了。

只能拼命往前跑。

身后的别墅不一会儿便发生了惊天的大爆炸。

沐浴着恼人的热风，他反而放缓了脚步。

这样一来，威斯克终于完成了蜕变。

安布雷拉公司对他来说已经可有可无，眼前是一条崭新的地平线，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击败超越了人类，同时也击退了死亡宿命的威斯克。

未完待续





ICO 雾之城

原著/宫部みゆき　译/离恨　编/夜蓝

—这是一个发生在不知道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故事—

第一章　一切遵从神官大人的吩咐

1

织机的声音停了下来。

从刚才开始，老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等待着，等待着织机再次启动。但是，

等了很长时间，整个空间依然被一片沉寂所笼罩。

老者转身向一张泛着米黄色的桌子走去，桌上罗列着好多本古旧的文献。微风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房间，轻轻翻动着那些长有霉菌的文献书页，老者下巴上花白的长须也随风微微轻摆着。

老者稍微歪着头仔细倾听着周遭的动静，虽然还是没有听到织机的运作声，不过取而代之的，好像听到了什么人发出的哭声。

织机房在几天前就已经完工，清洁整备工作也早已做好，现在随时都可以使用。不，是必须马上投入使用，可是欧奈却哭喊着不愿意去，甚至不愿靠近织机房，而且还哭喊着"这太残忍了，请不要这样，快停下来"之类的话，并用力拉扯着老者的衣襟，不愿离开。看样子打算把身体里所有的水分都哭干才肯罢休，老者只能对其谆谆善诱地安慰。

"对于这件事，你应该也知道吧，从那个孩子出生开始，你就应该了解了……"

从昨天傍晚到深夜，老者一直在耐心地劝说着，终于在黎明时分将欧奈带进了织机房。沉重的织机好不容易开动了一会儿，可是现在却又停了下来。

老者将目光投向窗外，大树的枝叶在摇晃，栖息在树上的鸟儿们在歌唱，炫目的阳光洒落时间让人感觉暖洋洋的，可是此刻的村子里却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那些在辛勤耕耘着农田的人们好像也大气都不敢喘。时而响起的也不是锄头敲击泥土的声音，而是饱含着哀怨的叹息。就连外出打猎的猎人们在深山中追踪猎物的时候，偶尔也会停下脚步，长叹一声后默默地俯视这个村子。

祭品之刻。

这位老者——德库萨村的村长，今年已经七十岁高龄了。就在十三年前，他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村长这一职位。当时，就在这个还是壮年的村长雄心万丈地打算作为新一任村长去完成自己的父亲未竟的事业，并做到父亲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时，这个孩子突然降生了。那个不幸的孩子，很快就将会成为新的祭品。

那个时候，村长的父亲身患重病，身体非常地虚弱。即便如此，在那个晚上，穆勒吉和铃的孩子的头上却长出了双角。在听到"头上长有双角的孩子降生"这一消息时，村长的父亲的脸上表露出了悲哀的神情，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病榻，然后径直朝村中稳婆的家中走去。他亲手抱起了刚刚降生的孩子，然后轻轻地抚摸着孩子柔软的小脑袋，确认孩子的头上的确长有双角。

接着，这位父亲急忙赶回家中，将儿子叫到了自己身边。他将家中的门窗全都关好，还将油灯的灯芯剪短——把室内的光线调暗，然后用如夜风般低沉的声音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我之前无论如何都不想讲村长的职位让给你，虽然知道你在村民当中素有威望，可还是处处压制着你。你对我的这一做法一定是心存不满吧，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心知肚明。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怪你的，因为你有这种情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村长默不作声地低着脑袋，认真地听父亲说着。父亲此时的表情十分可怕，原本应该是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父亲，此时却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看

上去极为可怕。

“但是，我之所以不想从村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可绝不是出于某种私心在作祟。只是因为……因为，我不想让你背负起‘祭品’这个负担罢了。我是真的害怕，虽然这件事或早或晚都要交托给你，但还是想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可是，这么做是错误的。住在‘雾之城’里的那位大人，早就已经看穿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果不其然，就在我患上重病，打算将村长的位子让给你的时候，那个长角的孩子降生了！”

村长的父亲说到这里时，声音中仿佛带着哭腔，语调稍有些颤抖。

在这个名为德库萨的村子里，每个几十年就会诞生一个头上长角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刚刚出生时，他头上的角并不是十分明显，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隐藏在孩子稀疏头发下的、稍有些圆滑的小凸起。

头上长角的孩子比那些普通的孩子成长得更快，身体也更健康，几乎很少生病。他会像小鹿般在田野中奔跑，像小兔子一样四处活蹦乱跳，像松鼠似的在大树上攀爬，像鱼儿一样在水中畅游。

在这个孩子成长的时期，头上的双角依然在他的头发下面静静地沉睡着。所以乍看之下，这个孩子与普通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除了他出类拔萃的健康以及闪耀着智慧的双眸之外。

但是，头上的角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是这个孩子作为祭品的标志，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将被送往“雾之城”的标志，是这个村子所背负的老规矩的标志。

同时也是“雾之城”施与这个世间的诅咒的标志。

当这个孩子长到十三岁时，角就会体现出其本性——双角会在一夜之间迅速生长，像是一头小水牛那样从头部的两侧钻出头发展露出真正的样子。

那就是“献祭的时刻”。

“雾之城”发出了召唤，到时就要将那个孩子作为祭品献上。

村长的父亲是这样说的：“上一个祭品出生时，我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当一个祭品降生并迎来献祭时刻之后，下一个祭品有时可能要等上一百年左右才会出现。”

说到这，村长的父亲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

“虽然我一直都在祈盼着这样的幸运能够降临在我的头上，不希望祭品之子出现在你们这代人的身上，可惜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次的祭品出现得实在是太早了，我想大概是因为上一个祭品的力量太弱的缘故吧，所以‘雾之城’开始觉得饥饿了。”村长的父亲说道，“既便如此，我们还有时间，今晚降生的这个孩子长到十三岁时才会成为祭品，在这段时间里，我会将咱们村子贡献祭品的故居以及所有你必须知道的事情统统告诉你。此外，你还必须通读那些我带回来的古代文献。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难的，当那个孩子长到十三岁并迎来‘献祭时刻’时，神官会从帝都来这里打理一切事物，你只要服从神官大人的吩咐就行了。”

村长的父亲用力地抓住了村长的手。

“比起那个，更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个孩子跑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村子。还有，你必须仔细地、严肃地将他的命运告诉他，千万不要心软，因为那个孩子是‘雾之城’指定的祭品。”

村长有些胆怯，毕竟现在谈论的只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孩子。那个小家伙是那么惹人怜爱、那么脆弱，就算是头上长有祭品的标志，但“他是个孩子”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从刚出生开始，你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你注定要成为“雾之城”的祭品——这样的话真的能对一个孩子说出口吗？

但是，他根本拿不出勇气来反抗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声弱弱的提问。

“那个……即便我做好防止这个孩子逃走的措施，可万一他生病了怎么办？或者受伤了怎么办？总之，他也许会在十三岁之前死掉……”

村长的父亲斩钉截铁地打算了他：“我刚才说了，那孩子不会生病，也不会受伤，他会健康地长大！作为村长，你要做的就是如狼一般孤高、如鸽子一般温柔、让他无法违抗自己命运地将其抚养成人。”

“抚养……？”

“没错，降生的那个孩子必须要由村长负责将其养大。”

“但是，他的父母怎么办？”

“当母亲在产后能够起身自由行动之后，她将会随即被驱逐出村。”

“什么！？”

“这也是规矩！生下头长双角的祭祀之子的夫妇都必须离开村子。”

说到这里，村长父亲的表情第一次和缓了下来，眼角稍有些湿润了。

“这种做法听上去十分残忍吧，可这也是一种慈悲。虽然他们很快就要被迫离开村子，但如果是上天注定的离别，那么还是让这一刻早些到来比较好。穆勒吉和铃这对夫妇应该可以在帝都安稳地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继续生孩子。无论是三个还是五个，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生，因为即便是贪婪的‘雾之城’也绝对不会从同一对夫妇那里再次掠夺祭品。”

在父亲强硬语气的威逼下，村长什么都没有说，仅仅是用尽全身力气呼唤出自己妻子的名字。

“欧奈……”

对了，妻子会怎么想？

关于村中的这一规矩，村长妻子和他一样都只是在故事中听说过而已，如果现在得知自己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关联，她又会怎么想呢？

“我要怎么去和欧奈说呢？”

他和妻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由于种种天灾人祸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所以只养活了其中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所幸他们两个都非常健康，很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且儿子早已成家立业。

“我和欧奈……接下来，要抚养这个孩子吧？”

“即便是抚养，这孩子也只能算是你们的孙子。”

村长父亲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他的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了几颗不整齐的牙齿。

“试着想想看，正因为今晚降生的这个孩子，你们在不久之后即将出世的孙子才得以躲过成为祭品的命运，这样一想也就不会觉得辛苦了吧。”

村长感觉浑身一震。的确如此，多亏了今晚祭品之子的降生，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都可以安心地生活了，我的子孙免也能于这种灾祸。可是，沿着脊背直冲后脑的这股寒意是对这件事的担心，还是对能够淡然地说出这件事的父亲的恐惧呢，即便是村长自己也弄不清楚。

父亲仍然握着村长的手，他一边再次用力地紧握并不停地摇晃着，一边仿佛想要将这些话语深深地烙印在村长的脑海中似的用坚定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一定要用心铭记，村长不可以害怕，也不可以对此产生怀疑。这并不是咱们村子的罪孽，更不是村长的罪过，我们只不过是遵从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做事而已，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听从神官大人的吩咐。只要平安无事地完成这件事，就能够满足‘雾之城’。”

一切都要听从神官大人的吩咐，神官大人——不是村子的罪孽——这个村子——这个村子的村长——村长——

“村长……”

一个声音响起，对方喊的那个人正是自己。

老人从十三年前的回忆中醒来，回到了如今已经七十岁，下巴上长着花白长须以及有着枯瘦肩膀的那个自己。

“对不起，打扰您了吧？”

门口处站着几个庄稼汉打扮的男子，他们紧挨着站在那里。

“不，我只是在查看些资料而已。”

男人们互相对视了几眼，好像不知道应该由谁来说，最后终于有人开口说道：“欧奈大人正在织机房里哭泣。”

“她好像十分暴躁地弄坏了机器，虽然我们试着去安抚，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让她的情绪平复下来。”

原来如此，织机的声音直到此时仍然没有恢复。

“让我去看看吧。”

村长将双手拄在桌子上，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欧奈……欧奈啊，请停止哭泣吧。村长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

欧奈哦，她应该已经明白了吧，无论多少眼泪，无论多少愤怒都无济于事。就算再怎么向天空挥舞拳头，就算再怎么用力敲击大地，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

夕阳慢慢从西边的天际沉下，古老的“雾之城”就坐落在大地边缘的那座断崖上。我们的声音无法到达那里，惟一能够缓和城主吩咐，能够让我们暂时远离诅咒的，只有被选中的祭品。

2

有小小的石块从头顶上方滚落，一块，两块。

少年站起身来，抬头仰视石洞最高处的小窗。那个将岩石凿穿后弄出来的小窗边缘经过风雨长年累月的洗礼之后，早已就变得圆滑无比。

忽然，一张小脸出现在窗户中间。

“喂、喂！”那个人呼喊道，“喂！你在下面吧？”

少年闻言后，脸上露出了微笑，是托托。

“嗯，我在。”

也不知托托是怎样爬到这个地方来的，只见他用单手扒住小窗的边缘。

“什么嘛，一脸没睡醒的样子，你还在睡觉吗？”

刚才少年的确是在睡觉，因为在这个石洞中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托托，你偷偷跑来这里会被大人们训斥的。”

听了少年的话之后，托托突然提高声调说道：“我才不在乎呢，再说谁也不会发现的。”

“可是……”

“别啰嗦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给你带来这些东西的。”

说着，托托将一个白色的布口袋丢了下来。少年急忙从地上捡起，打开口袋朝里面看去，一个水果，还有一小块包好的点心。

“谢谢啦。”

托托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快点吃了吧，千万别让看守大叔发现。”托托用极为成熟的口吻忠告道，“万一被发现了，一定会被夺走吧。”

“才没有那回事呢。”

少年笑了笑。看守虽然很严厉，但绝对没有什么恶意。而且轮流来负责看守的全都是村子里的人，大家对自己都很亲切。只不过，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回避着少年的目光，无论是每天三次带来食物时，还是在寒夜为少年升起取暖的篝火时，他们的眼神宛如胆怯、宛如道歉，有时低着头，有时则望向旁边，做完该做的事情之后就会迅速离去。

“我说ICO啊。”托托小声呼唤着少年的名字，“你不想逃走吗？”

少年——被叫做ICO的长有双角的少年将目光从石洞的窗户上移开，目不斜视地盯着石洞灰色的墙壁。这个石洞位于村子的北侧，原本这里只是一座凹凸不平的岩石山，后来好像是在村民们的努力之下才凿出了一个石洞。当然，从最初开始这里就是为那些即将迎接“献祭之刻”的孩子所打造的，在神官大人到来之前他们都会被关在这里。

在之后的年月里，那些刀劈斧砍的痕迹都极为完美地从石洞的岩壁上消失了。即便用手掌仔细地摩挲，也只能体会到极为润滑的触感。

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是这个村子的规矩。

在ICO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话语，其中有很多话都可以说明自己此刻的心情，可是他却没有从中挑选几句话并诉诸于口的自信。毕竟，ICO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最后，他是这样回答的："我逃不掉哦。"

托托用两只手抓住小窗的边缘，然后用力将头探进石洞来。

"怎么会？肯定能逃掉，我会帮你！"

"那可不行！"

"怎么不行？绝对能逃出去的！只要趁着天黑逃出这个鬼地方，然后藏进森林里就行了。至于牢房的钥匙嘛……我会负责帮你偷来的！"

"可是……逃出去之后又该去什么地方？从今往后要在什么地方生活？我又不能去其他的村子，因为那样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然后把我带回这里！只要看到这对角，无论是谁都会马上知道我是祭品！"

"那你就躲进深山里生活呗！猎杀野兽、采集果实、开坑土地种庄稼之类的……你的身体很结实，而且力气也很大，肯定能做得来！"说到这，托托好像有些生气了似的提高了嗓门接着补充道，"而且，我会和你在一起的，咱们俩个一起在深山里生活！"

虽然托托的年龄比ICO要小，不过他还有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们，而且都十分可爱。让他舍弃自己的家人，离家去深山里生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如此，此刻的托托看上去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ICO能够感受到他是很认真的。

这种认真很残忍。托托是ICO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会像这样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着想。能让他这么做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托托，谢谢你！"

"客气什么！"

"但……还是不行！"

"我说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如果我逃走了，咱们的村子就要完蛋了！因为没有祭品的话，'雾之城'一定会发怒的！"

不仅仅是村子，就连帝都恐怕也要被毁灭吧。这些事恐怕只要一个晚上就会发生，不，"雾之城"里的那位大概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吧。

托托突然生气了。

"那又如何！？所谓完蛋，又能怎么样？'雾之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爸爸和妈妈平时都很讨厌这个话题，一听到有人在说雾之城的事情，妈妈甚至会捂住耳朵跑开！"

他们并不是讨厌，而是村中有着“村民不得讨论雾之城这件事”的规定。因为即便只是偷偷地在背地说坏话，“雾之城”也会知道的，而且“它”绝对不允许存在着胆敢反抗自己的人，绝对！

“等你十五岁时，就可以参加成人仪式了吧，到那时你就会明白，村长会把这些事情十分详细地解释给你听。”

“我，现在，就想知道！”托托一字一句地大声说道，“你们什么都不说，我又怎么会明白？如果你被送往‘雾之城’，就再也回不来了吧？我不想这样！在好朋友的身上发生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

“可是……我是祭品啊。”

“就因为你头上长了角吗？那就是祭品的证明吗，到底是谁决定的？”

都说了，那是规矩——虽然ICO想要这么说，却最终没能说出口。

正在气头上的托托勉强压抑心中的怒火，稍微降低音量说：“ICO，你……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吧？请你告诉我吧，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会崩溃的！”

ICO默默地垂下了头。村长曾经非常严厉地对他说：“你所了解的事情，你所亲眼目睹的事情，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

那是发生在几天之前的事情。ICO头上的双角在一夜之间变大了，村长随即将他带到了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很远很远，两人骑着马来回也花费了六天时间，那里人迹罕至，ICO只知道要翻过背面那座禁忌之山，而且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行人。那个地方的天空中没有一只飞鸟，草丛里也没有一只野兔，在雨后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只有几道狐狸之类的野兽留下的踪迹。

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被称为“禁忌之山”？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接近那里？为什么那里完全没有一丝生气？所有这些疑问，当ICO站立在山峦顶峰，俯视着自己脚下景象的一瞬间全都得到了回答。

村长郑重地对ICO说道：“我之所以要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你明白‘雾之城’的愤怒究竟有多么恐怖，以及祭品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只有祭品能够平息‘雾之城’的愤怒，如果祭品不能完成自身的这一任务，就会发生如此悲惨的事情。你一定要谨记在心，还有，你不能转身逃避这件事，必须要背负起自己的责任。”

即便是此时，村长的那些话依然回荡在ICO的耳边。

ICO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身为祭品这件事了，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他和村中其他孩子的待遇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搞恶作剧的话就会被大人们训斥，如果做好的事情就能得到褒奖。每天要帮助大人做农活，还要饲养家畜，还要读书习字，闲暇的时候可以下河游泳或者爬树，日子过得安稳且温暖。头上的角尚且隐藏在头发下面，就连ICO自己也经常忘记它的存在。

尽管如此，ICO还是知道自己是祭品，是与其他孩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村长都会用极有耐心地用平静的口吻提醒他，好像生怕他忘了这一点似的。

但是，无论村长此前说过什么，和自己站在禁忌之山的顶峰时所看到的景象相比，好像全都显得苍白无力且不值一提了。对于ICO而言，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已经充分理解了自己所背负的使命到底有多么沉重。ICO下意识地抬起手摸摸了自己头上的角，那是祭品的标志，是能够防止这类惨剧发生，被选中的人的证明。

究竟怎样才能反抗这一切，究竟怎样才能逃出去？

在回来的路上，ICO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之前一直模糊不清的作为祭品的职责，此时在心中逐渐变得清晰明确起来。幼小的少年骑在马上偷偷地滴了几滴眼泪，但是并没有让走在前面的村长发现。回到村子之后，在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少年主动提出要住进石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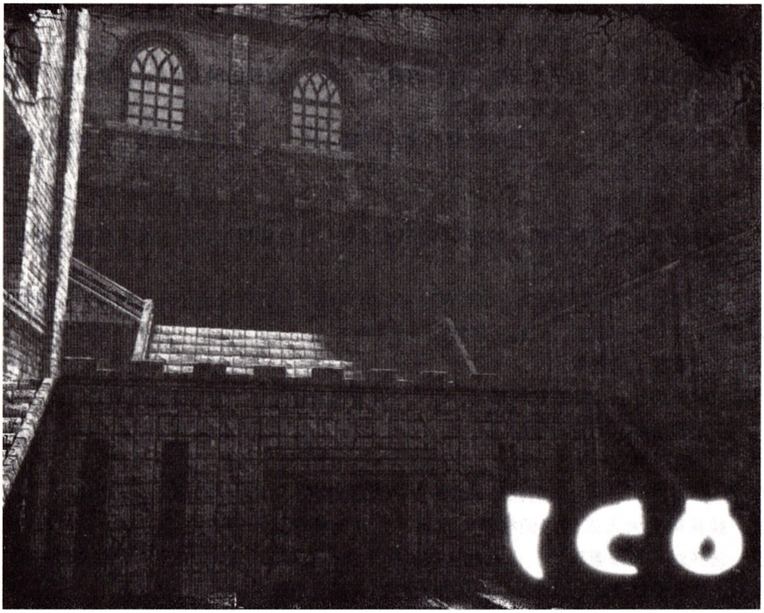
“好，我明白了！”

由于托托再次突然提高音量，ICO也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你说你明白什么了？”

“既然没人告诉我真相的话，那我就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好了。我会陪着你一起前往‘雾之城’！”

这简直是胡闹！ICO闻言猛地站起身来，将身体紧紧地贴在小窗下方的石壁上，焦急地大声喊道：“别说这种傻话！被神官大人知道的话就糟了！不仅仅是托托，叔叔婶婶和弟弟妹妹们也会被抓起来关进牢房的！难道你就忍心牵连大家吗？”



托托闻言有些害怕地眨了眨眼，可是语气依旧很强硬："他们凭什么抓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去'雾之城'？难道只有祭品能去吗？可是那些神官不是也能去吗！？"

"你这纯粹就是强词夺理！"

"我说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ICO仰视着托托由于愤怒而变得通红的脸，忽然觉得浑身的力气一下子都消失了，于是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对方很好笑，而且他也并不想笑。

只因为托托是自己的朋友，而且是个很不错的家伙。如果这辈子没有认识托托这个家伙的话，啊，仅仅是想像一下都觉得那将会无比寂寞。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去"雾之城"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确知道'雾之城'一旦发怒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也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规矩，是绝对不能破坏的！就像在刮着西风的日子里不能下河游泳，不事先消磨马蹄就不能走山路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还是耐心等待成人仪式的到来吧。"

ICO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说道。

"不过，只要献上祭品就能够防止这种可怕事情的发生，这是真的。而且啊，托托，即便是去'雾之城'也不代表祭品就一定会死。"

"可是，你恐怕再也会不来了吧。"

"就算是这样，也不意味着死啊。村长曾经说过，祭品去到'雾之城'之后就会成为那里的一部分，会被赋予永恒的生命。"

这并不是谎言，也不是安慰，村长的确这么说过。最开始时，ICO也非常惊讶，原本以为会被夺取生命，结果并非如此。

"永恒的生命……"托托有些疑惑地小声嘀咕道，"那么也就是说，你会在'雾之城'里一直生活下去？"

"嗯，差不多吧。"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连ICO也不太清楚，他也曾想过实际上是不是连村长也不了解。

这件事引起了ICO的好奇，如果自己去"雾之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所谓成为"雾之城"的一部分，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托托有些无法理解。

"村长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情？他又没有亲眼目睹过！"他不肯罢休地追问道。

"是神官大人们告诉他的。"

"那么，神官什么都知道？"

"那当然了，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帝都的大学者啊。"ICO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不过，就算神官大人来到咱们村子，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胡说八道哦。刚才我已经说了，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你真的会被抓起来的。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把你连累进来，如果你要是说了过分的话，没准全村的人都会遭殃的。"

ICO的语调由于焦急而变得尖利，托托终于服软地回答道：“我明白了。”

“太好了。”ICO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我还会来看你的。而且，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

说完，托托随即离开了那扇小窗户，ICO急忙大声喊道：“你说不会轻易放弃，你到底打算做什么？”

“我不告诉你！”

“这可绝对不是儿戏啊，这件事很重要的。你明白吗，托托？”

“明白，我走了，再见！”

回应了一句之后，托托好像就真的走了。

ICO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依然抬头仰望着头顶上方的那扇小窗。

3

看不清楚那些挂在织机上的丝线，之前以为是由于眼泪模糊了双眼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是太阳落山了。织机房早已沉寂在了黑暗之中，架在头顶上的房梁也已经看不清楚了。

欧奈从台子上滑下之后来到织机的旁边，接着仔细地查看织好的成品。花了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才织出中指那么长一块，就连个像样的花纹都没有浮现出来。

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织机房里是不允许点灯的，这是规矩。今日天色已晚，看样子已经不能再继续进行作业了。虽然并不怎么疲惫，不过大概是流了太多眼泪的缘故吧，太阳穴有些隐隐作痛，欧奈轻轻地用手指按了按，接着长叹了一口气。她很讨厌纺织这种东西。

为了纺织出这种东西，我不能照顾那孩子了……

那全都是你的误解，曾经被作为村长的丈夫这样责骂过。如果村长的妻子违反了村子的规矩，那又该如何处置？虽然你曾经说过ICO很可怜，可是那孩子已经有了觉悟。你的依恋、你的不舍和惆怅，无时无刻都在折磨着他，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ICO现在怎么样了。自从他进入石洞以来，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包括欧奈在内的所有女性都被严厉禁止靠近石洞。所以欧奈既看不到那孩子的模样，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能吃饱吗？在那个冰冷的石洞里，会不会被冻感冒了呢？

不，他一定不会有事的，一直以来，ICO都是村子里最健康的那个孩子。在此之前，欧奈曾经无数次亲眼确认这一点。那个孩子即便是从高高的大树顶端摔下来，也只是满不在乎地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一边大声喊着“妈妈，快看这个”，一边将放在手掌中的那只雏鸟展示给自己看。因为他小时候就极为擅长在大海中捕鱼，因此受

到了几个刚刚参加过成人仪式的年轻渔民的挑衅，虽然他单独面对五六个身高马大的家伙，最后却只是受了一点擦伤而已。那真是令人怀念，又令人骄傲的回忆啊。

村民们都认为欧奈对ICO表现出的这种宠爱是她对这孩子的深深同情以及内疚，甚至连村长也是这么认为的。欧奈则不这么认为。ICO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她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对于欧奈来说是一种乐趣。

对于这种事情，只有孩子们才能敏感地体会到。

欧奈的孙子们曾经提起过好多次："奶奶，比起我们这些亲孙子，你好像更喜欢那个祭品孩子哦。"

每当这时，欧奈总是会随口答道："嗯，是啊。"

ICO不会像你们一样出言不逊，既不会贪得无厌，也没有那么多的坏心眼——虽然她很想这么说，却一直都在克制着，反而用"因为那个孩子是可怜的祭品啊"为借口辩解着。于是，孙子们闻言后就满足地笑了，觉得自己不是祭品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而能够敏锐地听出欧奈真实心声的成年人，只有一人而已，那是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她的亲哥哥。

"你好像已经被ICO迷惑住了，可是千万不要忘了，祭品之子之所以如此纯真、如此可爱，因为他并不是人类，他的灵魂是虚无的。邪恶的东西无法寄宿在虚无之中，虚无可以吸收爱，可以与之同化，还会对爱的施与者产生回馈。所以，喜欢祭品之子对于将其抚养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件极为容易且愉快的事情。"

还有，祭品之子要前往"雾之城"，这对于其本人来说也绝对不是悲剧——他就是这样告诉欧奈的。

"因为祭品之子的灵魂自从那孩子出生时开始就一直存在于'雾之城'。祭品之子为了将自己的灵魂收回，也必须前往'雾之城'。"

欧奈的娘家是在帝都行商的家族，因为家庭殷实，所以他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进入了帝都的神官学校，并在二十二岁那年获得了神殿神官的资格，可是就在即将参加升殿参拜仪式之前，他主动提出要辞去这一职务。这件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老师以及父母的强烈反对，可是其本人却根本不以为意。他在位于帝都郊区的一个小镇上租了间房子，然后将附近的小孩子们都聚在一起，以教他们读书来换取一些生活费用。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整日都在潜心研究那些古代的文献，而且终身再也没有踏入父母家一步。父母在晚年时已经将此事看开，曾多次派人前去游说自己的儿子表示想要和解，而他每次都极为平静地回绝了对方的要求。

欧奈决定嫁到德库赛村，是哥哥离开家整整一年之后的事情了，她当时才十七岁。虽然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过欧奈就是和这个勤奋好学且性格温柔的哥哥最为亲近。所以当婚期日益临近时，欧奈背着父母不知道，偷偷地和一位女仆人一起来到了哥哥家。她只是想和自己的哥哥告别而已。

哥哥非常高兴地接待了自己的妹妹。而欧奈虽然对于哥哥竟然过着这种贫苦生活

感到极为吃惊，不过当看到哥哥那张朝气蓬勃的脸时，她反而倍感安慰。哥哥亲手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兄妹俩人高高兴兴地边吃边聊。

“德库赛村吗……”

听到欧奈将要嫁到的地方时，哥哥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继而陷入了沉思。

“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吧？我听说那里是非常落后的乡下，不过那里土肥水美，而且地势背山靠海，是一个非常富饶的村子。”

哥哥点了点头，用非常平静的目光看着欧奈问道：“这门亲事是谁提出来的？”

欧奈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她只不过是遵从父母的命令而已。

“我猜大概是父亲大人提出来的吧。”哥哥说道，“他肯定说过，即将成为你丈夫的人是村长的儿子。”

“是的，而且我很快就要成为村长的妻子了吧。”

“那么，你是否听说过在德库赛村里有一些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规矩，而且村长必须承担起守护这些规矩的责任呢？”

欧奈什么都不知道。

哥哥一声不响地眨了眨眼睛，继而将目光投向粗糙的土墙。

“哥哥？”

由于哥哥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感到不安的欧奈急忙呼唤道。

当好不容易再次开口时，虽然哥哥的语气依然如往常一般平稳，可是眼神中却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这一切并没有逃过欧奈的双眼。哥哥的喜怒哀乐，可以说全都反应在他的双眸中，在哥哥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于你出嫁的这件事，我不会表示反对。德库赛村的确是个宁静富饶的地方，你不要对此感到不安。”

“可是……”

“你是一个比父亲母亲印象中更为坚强的姑娘，而且非常聪明，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称职的妻子。”

虽然知道哥哥绝对不是在敷衍自己，可是这种夸赞却让欧奈的不安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刚才哥哥说的‘规矩’是怎么回事？”

“我的轻率让你感到困惑了吧。”哥哥微笑着说道，“我不应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来影响即将出嫁的妹妹。我说的那些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无论是什么地方都有那个地方独特的规矩，就是这么回事。”

哥哥的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可是眼神中的阴影却变得更加浓郁。他好像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某种顾虑而不能说出口。在这种时候，与其不停地追问，还不如保持沉默比较好，欧奈知道这一点，因为哥哥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德库赛村美丽而富饶。”哥哥慢慢地说道，“但是，据说那些……都是有一定代价的。”

欧奈了解得并不是很清楚。当她正准备继续追问下去时，哥哥却突然一笑，继而

对欧奈说道："今后记得书信来往吧。"

"哥哥和我吗？"

"是啊，你住在父母家时，周围的人总是要管着你，很不方便吧。既然现在要嫁人了，应该会方便许多。"

"是啊……"

"如果我的那位妹夫要是嫉妒的话，你就告诉他是一个住在帝都的哥哥寄来的就好。而且还是一个整日不修边幅，喜欢蓬头垢面地在书库中徘徊的书呆子哥哥。"

欧奈笑着说道："我哥哥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他的能力早已超出了神殿神官，即便是成为大神官都绰绰有余呢。"

"你啊，总是喜欢把我捧得得意忘形。"说着，哥哥也笑了，不过眼神中依旧有悲伤的神色。

就这样，兄妹两人真的开始了书信往来，虽然次数并不频繁，不过欧奈将哥哥所有的来信都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一个书箱里，渐渐地书箱也被装满了。哥哥在每封信中都要询问欧奈的生活状况，还非常担心当地的气候以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等等。当欧奈成为母亲之后，他便想要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欧奈极为详尽地在信中一一做了说明。另一方面，哥哥会将他最近读到的书中那些有趣的东西，学问的深奥之处，以及最近帝都流行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物用极为有趣的笔触娓娓道来，可是关于德库赛村子的规矩却只字不提。

十三年前，ICO降生，欧奈第一次从丈夫那里听说了有关村子中的所谓"规矩"的详情，当亲手碰触到那对隐藏在孩子稀疏的头发下面的双角，并将孩子抱在怀中时，欧奈再也无法隐瞒内心的震惊，她第一时间将这些事情写在寄给哥哥的信中。

"我直到今天才终于明白，在我当年即将出嫁时，哥哥所说的那些话的真正含义。"

对于这封信，哥哥花了很长时间才寄来回信。

"你应该知道吧，我们供奉在神殿中的伟大的神明拥有创造出一切，治愈一切的爱之力量。"

信中文字的风格甚至让人感受不到哥哥以往的风格。

"但即便是我们伟大的神，想要平息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也不得不走一条极为艰险的道路。这条路上存在着纷争，同时也有战乱。而德库赛村，则是其中战乱最为激烈的地方。"

我们伟大的神，曾经与强大的敌人在如今德库赛村所在的那片土地上作战。虽然最后打败了敌人，但同时神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德库赛村子的规矩，以及作为这个规矩最为关键因素的所谓祭品的存在……

"祭品在降生之后便成为敌人的俘虏，但同时他也是神的战士，是封印神之敌人的关键。祭品虽以人类的外形存在于世，其本性却并非人类，而是战神的指尖。守护并养育祭品的你，切不可忘记他的身体里寄宿着神的一部分这件事。"

欧奈很快又寄去了回信。

“哥哥提到的‘神之敌人’，难道就是德库赛村长年以来一直在恐惧的‘雾之城’的城主吗？祭品要怎样做才能平息‘神之敌人’的愤怒呢？”

——那种事情只有祭品才知道，也只有祭品能知道。以人类的身分是无法得知这种事情的。

哥哥的信中既有一些讲解得十分透彻的内容，也有一些不得要领的语句。通常这些信件会用众人经常称颂神明的语句作为开始，并以同样的句子作为结尾，可是就在兄妹俩不停地重复着这种问答形式的来信的过程中，欧奈渐渐地产生了疑问“哥哥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吗”。

因此，有的时候她会这样问：“哥哥你主动拒绝成为神官，这件事是不是和德库赛村的祭品规矩有着某种关系呢？”

虽然询问的方式有些拐弯抹角，不过对于年轻时立志成为神官的哥哥而言，这无异于是对他的信仰产生的疑问。虽然欧奈本身并不十分在意，可是这封信一旦让其他人看到的话，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伟大的神明，你的恩宠为世间带来的和平！对此抱有怀疑是极大的罪过。

哥哥并没有回应这封信，取而代之的是，欧奈收到了哥哥去世的讣告。

祭品在降生之后便成为敌人的俘虏，同时也是神的战士……

欧奈闭上了眼睛，对浮现在脑海中的哥哥的身影无声地问道。

哥哥，对于我而言，ICO只是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我怎能心安理得地让那些人将那个孩子流放至“雾之城”呢？

“欧奈大人？”

从窗外传来了小声的呼唤，欧奈闻言抬起了头。

“啊，托托么！”

是ICO最要好的朋友，那孩子翘着脚朝屋子里张望着。

“你是来接我的吗？辛苦了！”

太阳迅速落下，织机房中已经一片漆黑。欧奈用手摸索着，捡起掉落在织机旁边的那本古代文献的手抄本，然后动作麻利地将文献卷了起来。因为没有灯，在凌晨和傍晚时欧奈无法独自在这里自由走动，所以当她要进入或离开这里时必须要有人在一旁照顾着。

“不是的，我是偷偷跑来的。”

托托急忙说道，然后又有些不安地朝四周看了看。

“怎么了？”

“那个，欧奈大人一定知道吧。帝都的神官，现在已经走到什么地方了？”

帝都很遥远，快马将神官一行人从帝都出发的消息送到德库赛村之后已经过去十天的时间了。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来到距离德库赛村最近城市中的旅馆这条消息，也是于两天前送到的。

“那个，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种事情？”

即便在一片黑暗中，欧奈依然能看到托托双眸中的光芒。

“欧奈大人，帝都的神官一定很伟大吧？”

那是充满了期待的口吻。

“即便是会被村长大人斥责的事情，如果帝都的神官们说‘没关系’的话，那么即便我做了也不会收到惩罚吧？”

虽然托托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不过欧奈仍然能感受到对方是非常认真的，于是她靠近了窗外的托托。

这个孩子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托托啊，你是不是想要做一些会被村长斥责的事情啊？”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托托急忙摇了摇头。

虽然他总是粗心大意的，不过这孩子倒也的确很可爱。

“那个，请您告诉我，神官们此时已经到什么地方了？”

“我也不知道啊，托托。”欧奈撒了个谎，“还有，你不能只说‘神官’，要叫‘神官大人’。因为正如你说的，他们都是十分伟大的人。”

“可是，爸爸和妈妈也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呀！”

“因为那是在家里。”欧奈不由地一笑。

“嗯……这么说来，刚才ICO也是称他们为‘神官大人’呢。”

欧奈闻言急忙扒住窗户的边缘：“什么，托托，你刚刚见过ICO？”

“啊？那个……”托托急忙向后退去。

“你刚才去石洞了吗？你是怎样避开看守的？”

“我爬上了一棵大树，然后从这棵树的树枝跳到另一棵树，就这样一直来到石洞的上方，然后紧贴着岩壁爬到石洞的天窗旁边。”

欧奈虽然有些吃惊，不过她很快就确信，如果是托托的话一定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事情。这孩子和ICO两个人，总是会做出如此危险的“杂耍”，并屡屡让村子里的那些大人们大惊失色。

“ICO他还好吗？”

“嗯，还好，不过就是有些寂寞，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被关在那种鬼地方！”

“是啊……”

眼泪再次不争气地流出了眼眶，为了不让窗外的托托看到，欧奈急忙低了下头。

“欧奈大人，您不会生我的气吧？”托托悄悄抬起头观察着欧奈的动静。

“不会的，因为你是ICO最好的朋友啊。你是因为担心那个孩子才偷偷跑去看他的，谢谢你。”

托托闻言再次笑逐颜开，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还想帮ICO逃跑呢。”托托将之前对ICO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可是ICO说不能跑，还说如果做了那种事情，咱们村子就会倒大霉的，所以我决定和他一起去‘雾之城’。”

“你说什么？”欧奈被托托的话吓坏了，“你要去‘雾之城’？”

“是啊。”托托若无其事地说道，“但是，ICO说不可以，因为如果被神官……

哦，是神官大人知道了，还是会惹出麻烦来的。”

托托十分不满地撅起了嘴巴。

“欧奈大人，那家伙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没志气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对什么事都畏首畏尾的。可是，他又不肯告诉我一旦做了那些事情，究竟会有怎样的后果！只是让我耐心等待，说到了成人仪式时，村长会告诉我一切的。只有他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而我却被排除在外！”

对于托托的不满，欧奈十分理解，因为她也有这种感觉。村长和ICO两个人翻过那座禁忌之山，几天后又回到了村子，从那时起他们两个就怀揣着只有他们知道的秘密并将自己封闭了起来。虽然村长平时就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可是最近却变得更加沉默，而ICO更是毅然决然地住进了石洞。

“托托，关于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呢。”欧奈用仿佛道歉般的语气说道，“村长说我们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必要，只要知道如果不遵守规矩就会惹出大祸这件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能违背村长的指示。”

托托仍然撅着嘴巴，发出了不屑一顾的哼声。

“但是与村长相比，还是神官大人更厉害吧？神官大人所说的话要比村长还管用吧？所以，欧奈大人，如果我能恳求神官大人允许我和ICO一起去‘雾之城’的话，即便是村长也不能斥责我吧？”

欧奈一时有些哑口无言。

“于是你就想要直接向神官大人进言？所以你才会想要知道神官大人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方了吗？”

“是的。”托托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那种事……你……当你和ICO说想要一起去‘雾之城’时，他有没有告诉你如果被神官大人知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托托有些焦急地耸了耸肩膀：“所以啊，既然偷偷跟去是行不通的，我才想要得到神官大人的允许啊！”

这都是些什么想法，果然还是个孩子啊，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不认为神官大人会允许你去做那件事的。”

“为什么？不去试试怎么知道？”

这样是行不通的，即便是讲道理也不行，必须要尽快压抑住这个孩子焦躁的情绪。

欧奈说道：“是啊，那就试试看吧，但是托托，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做吧。”

“交给欧奈大人？”

“是啊，我和ICO一起去‘雾之城’，我会请求神官大人批准这件事。”

“但是，欧奈大人，‘雾之城’很远吧？您的身体最近很虚弱，不能经历如此长途的旅行，所以还是让我去比较好。”

“不，还是我去比较好，毕竟我是成年人啊，就算是神官大人也会这么认为的。”

“那，我悄悄跟在您的身后好了。”

“不行！”欧奈斩钉截铁地说道，“那种事情是不可以的！”

“可以的！”

“不行！因为我会向你的爸爸告状！”

“欧奈大人太狡猾了！”刚说到这里，托托急忙缩回了脑袋，“有人来了！”

欧奈伸长脖子向窗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一根火把从远处慢慢朝这边靠近。大概是村民来接自己回家了吧。

“托托，你快走。”

“没关系的，欧奈大人。”托托身手敏捷地爬上窗户，进而从窗台跳上了屋顶。

“只要藏在这里，他们就不会发现我的。”

托托的话音刚落，高举着火把走过来的那个人对欧奈说道。

“站在那边的可是欧奈大人？”

“是我。”欧奈回答说，伸手将窗子关好，然后转身来到大门前将门推开。

“真是对不起，我来晚了。”

对方是一名身穿猎人服装的男子。这人身材高大，腰间佩戴一柄短剑，背后还背着宛如明月的弯弓和箭筒。欧奈知道这人是村里猎人中最年长的人，同时也是猎人的头领。据说他射箭的技术极为高超，甚至能一箭将生长在河对岸的苹果树上的苹果射下来。

织机房就坐落村子边缘的森林的一角，由于刚刚建好，早晚时分也许还会有野兽在周围出没，所以村长总是会派遣猎人来这里接送欧奈。对于丈夫的这一举动，欧奈心里早已明白，之所以会派出全副武装的人，那是为了防止自己逃走。

当祭品即将起身前往“雾之城”时，一定要穿着名为“御印”服装，而织机房就是为了制作这一服饰才被建造出来的。虽然御印只是一块披在身上的极其简朴的布，但是上面必须要织有约定俗成的纹饰。在村长交给欧奈的那本古老文献上就描绘有那种纹饰，只要按照那个纺织，应该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而织造这件服饰就是养育了祭品长大的女人的职责，这也是规矩之一。所以这项任务必须要由欧奈来完成，因为她有义务来遵守规矩。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是的，可以了。”欧奈将古老的文献紧紧地抱在胸前，然后反手将房间的门关好。

猎人手中的火把噼啪噼啪地燃烧着，不时有迸溅的火星从欧奈眼前飘过。

猎人在前面一边慢慢地向前走，一边低声说道：“我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有人在山里受了伤，请您原谅。”

“啊！受了很严重的伤吗？”

“是同岩石上摔了下来，两条腿都摔折了。”猎人平淡地说道，“那样的伤势，即便治得好，以后也不能再狩猎了。就连能不能走路也不知道。”

欧奈随口问了下受伤的那个人的名字，得知是今年春天刚刚参加过成人仪式的一

名青年。

欧奈闻言摇了摇头："真可怜……"

"初出茅庐的小子。"猎人继续说道，"当攀爬岩石时，即便是看上去十分安全的地方，也绝对不要仰望北边的那座山，我明明事先就嘱咐过他的。"

欧奈吃惊地问道："你说北边的山，是禁忌之山吗？"

"正是如此。"

"能看到什么呢？我是说朝那个方向看的话……"

"平时应该什么也看不到，即便如此也不要去看，我对那些年轻人反复强调过。因为，没准哪一次就可能会看到某些东西。"

"这么说，今天那个年轻人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猎人闻言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简短地回答道："不知道。"

"可是……"

"受伤的人总是喜欢说胡话，没准是因为脑袋被撞坏了吧。"

欧奈闭上了眼睛。

"就算是能保住命，关于之前看过什么东西这件事，他大概也无法说出来吧。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被大人这样告诫着，对了，欧奈大人也应该知道吧，我父亲当年就是猎人的头领。有一天他在山里射鸟的时候，无意中望向北边的那座山，后来也因此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真可怕啊。"

"没什么。"猎人继续说道，"只不过，那件事好像也是发生在祭品之刻即将到来的时候。"

"欧奈大人。"猎人一边说着，一边停下了脚步并转过神来。火把的光亮照耀着欧奈的脸，她依稀能够看到火把下的猎人的那张脸上泛着铁青的颜色。

"'雾之城'知道祭品之刻要来了，对于应该被献上的祭品迟迟没有献身这件事，那人觉得非常恼火。而那人的愤怒就乘着风来到了咱们村子，那个毛头小子十分倒霉地看到了那个东西。"

欧奈紧盯着猎人的眼睛，而对方也直视着她。

"我们并不知道'雾之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是知道想要到达那里，必须要翻过北边的那座山。所以，北边的那座山才会被称为'禁忌之山'，而'雾之城'应该就在山的另一边吧。"

在禁止任何人踏足的山的另一面，是一座面朝着大海的悬崖。

"城主的而已如今已经逼近了北山的天空，而且变得越来越焦躁。"

"你到底想说什么？"欧奈小声问道。

"欧奈大人一定非常不情愿来做这件事吧。"猎人的口吻变得严肃起来，"我能够体会您的心情，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拉扯大的ICO成为祭品的心情。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真的能够理解您的想法。可是，ICO他并不是人类的孩子，他是祭品。即便您为了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拖延时间，可是最后并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猎人之所以会迟到，一定是因为村长和他讨论过这件事情吧——欧奈终于想明白了。

“我并没有拖延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猎人随即转过身，再次迈步向前走去。

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明天黎明前我还会来接您，如果不快点完成御印的话，恐怕到时还会耽误神官大人的时间。”

欧奈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跟在猎人身后。

托托趴在屋顶仔细地倾听着二人的对话。

有人受伤了，而且很严重。托托从他们的对话中得到了这一信息，但是真正让他感兴趣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原来如此！那个绝对不能踏足的禁地——“雾之城”，原来只要翻过北边的那座山就能到达！

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托托为此感到兴奋不已。

虽然欧奈大人会向神官大人请求，希望对方能够允许她与ICO仪器前往“雾之城”，但是自己却还是不能去。既然如此，那么自己就先行一步，在路上等他们如何？然后等神官大人一行人出现之后，自己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在他们身后。这样一来，肯定能顺利到达“雾之城”。

（反正神官最后会把ICO和欧奈大人留在那里，然后返回村子吧。）

到那时，托托再突然出现。

（我要和ICO一起展开冒险！）

欧奈大人只要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有事的，我们很强大！

托托越想越觉得兴奋，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可行，于是真的从房顶上跳了起来。

接着，我们就会和“雾之城”的城主战斗，也许最后还会将其打败呢！

“太棒了！”

一边小声叫着，托托一边从房顶跳了下来。

4

根据风向的变化，即便是待在石洞里，ICO有时也能清晰地听见织机开动的声音。在自己启程前往“雾之城”之前，村子里的其他人都不准使用织机房，所以那一定是继母在为自己织造“御印”的声音。

独自一人整天待在阴暗的石洞里，对于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十分清楚。ICO逐渐地

摸到了规律，只要一听到从织机房那边传来织机运作的声音就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当这声音消失时就意味着傍晚已经来临。就这样过了三天时间，当第四天早上来临时，ICO从那个负责给自己送饭的看守大叔那里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

"托托失踪了。"

托托的父亲是猎人，而现在正是狩猎的季节，所以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可是今天早上他却发现托托的床铺上空无一人，而托托的一个妹妹说哥哥好像在昨晚偷偷地溜了出去，就这样大家断定托托是离家出走了。

"那个捣蛋鬼好像和妹妹说过，不要把自己离家出走的事情告诉其他人。"

"他没说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吗？"

"什么都没说！而且当时妹妹好像也睡得迷迷糊糊的，既没有制止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

另外，原本村子里有两匹骏马，其中的一匹被人从马厩中带走了。这两匹马都是为了紧急传递消息时准备的，平时都被照料得很好。那匹白色的马名为银星，而棕色的则名为矢风。

ICO知道托托很喜欢马，平时也会很尽心地照顾它们，而那两匹马也非常亲近托托。

"是托托骑走了……"

"应该是这样吧。"看守的表情有些阴晴不定，"据说他还从家里带走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和干粮，那个捣蛋鬼到底打算去哪儿呢？ICO，你有什么线索吗？现在村里人虽然都在帮忙找他，可如果托托是在昨天晚上离开村子……而且又骑着那匹马……要是不知道他往哪边走的话，恐怕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吧。你知道他可能去的地方吗？"

几天前和托托的那次对话极为清晰地浮现在ICO的脑海中，这回忆让他觉得有些痛苦和不安。

（我要和你一起去"雾之城"。）

但是托托并不知道"雾之城"在什么地方，除了村长和自己以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应该是无法到达那个地方的。

但是……

虽然托托有时十分粗心大意，但是ICO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的脑瓜是很灵活的。虽然当时断然拒绝了他想要和自己一同前往"雾之城"的要求，不过气愤的托托当时也说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说不定，他是打算抢先一步出发，然后在前往"雾之城"的必经之路上耐心地等待众人的到来，毕竟自己很快就要启程前往那里。而托托也许是在无意中得知，前往"雾之城"的必经之路一定就在北边那座禁忌之山的某处，这是一条说得通的推论。

实际上，想要前往"雾之城"不仅仅要翻过北边的那座禁忌之山，接下来要穿过西边的一片森林，然后还要在一条极为危险的羊肠小路走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些都是村长告诉他的。而这条路只有帝都来的神官大人知道，所以无论这世上存在着什么样

的奇迹，托托都绝对无法独自找到“雾之城”。

可是，如果只是进入北边的禁忌之山的话，倒是很有可能，ICO知道托托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做到。

“托托骑走了哪匹马？”

“矢风。”

那就没错了，矢风很擅长在山路和岩石上行走，无论是多么狭窄的小路，也无论多么险峻的悬崖，它都会像一支离线的箭似的无所畏惧地向前疾驰，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被命名为“矢风”。

“我想托托应该前往北边的禁忌之山了。”

听了ICO的话，看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喂，你是怎么知道的？”

“村子里的人，没有人去北边寻找吧？”

“当然没有了！那可是禁忌之山啊，绝对不能靠近的地方！”

“但是，托托就是去那里了！如果他是在半夜离开了村子，现在应该已经进山了吧？”

去其他地方寻找都是徒劳，必须尽快到北边的禁忌之山里寻找，一定要在托托看到山那边的景象之前把他带回来。

“请你去拜托村长，求他把银星借给我，我去追托托，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

看守闻言急忙向后退了一步：“你说什么呀！你是绝对不能离开这里的！你应该明白吧？”

“我明白，但是能够进入禁忌之山的只有我和村长，而村长已经上了年纪，所以根本受不了长途颠簸之苦。”

一边仔细端详着ICO的表情，看守一边再次向后退去，一直退到了墙边。

“你曾经去过禁忌之山？”

“是的，因为献祭之刻很快就要来临，所以村长带我去了一趟。”

“为什么要带你去那里？”

“为了让我的心不会产生动摇。”ICO急切地回答道，“现在没时间多说了，我必须要尽快把托托带回来！”

看守像是被ICO的气势所驱使，他急忙转身跑出了石洞，ICO则急躁地在石洞里转来转去。今天没有听到织机的声音，看来村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那么继母大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过了不久，村长来到了石洞。看守在打开石洞的大门之后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只留下村长和ICO两个人。

“村长，我……”

还没等他说出后面的话，村长便不由分说地抽了ICO一个耳光，ICO张口结舌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村长？”

“你到底跟托托说了些什么？”

村长的表情极为严肃，而其嘴角看上去有些不正常地歪着，那是ICO从来未曾见过表情。就连二人翻过禁忌之山时，村长的表情也没有如此可怕过。

“我……对托托？”

“没错，我知道托托曾经来这里看望过你，你们俩的关系很要好。我觉得至少不要把这件事做得太绝，所以对于托托偷偷跑来看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这样！你跟他到底说了什么，你有什么企图？”

企图？我？我为什么要把托托卷进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像这种毫无理由的非难，为什么会从村长的口中说出来？由于过于吃惊，ICO甚至感受不到刚才那记耳光给自己带来的疼痛。

“虽然你是个孩子，可是考虑得真够周到的啊！”

村长说到这里，垂在身体两侧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看上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难以克制住自己再次殴打ICO的冲动。

“托托失踪了，你就可以用‘寻找托托’为借口离开村子。如果银星和矢风都被骑走了，那么即便是成年的猎人也追不上你们。你就打算这样逃走吧？告诉我，你最好老实地承认，你和托托约好在什么地方碰头？你们两个会合之后打算逃到什么地方去？我告诉你，你们根本无路可逃，也无处可去！”

这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啊？村长的这些话是在是太荒唐了！

“不对！无论是我还是托托，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打算说谎吗？”

“我没有说谎！村长，你就是不肯相信我吗？”

ICO下意识地上前抱住村长的腿，而村长却挡开他的手，然后转过身去不再理会。

“你之前曾经对我说过可以坦然接受祭品的命运，当时我真的很高兴。我甚至觉得有些对不起你，而且心里充满了感激。可是没想到，你最后还是要背叛我！”

看着村长消瘦的背影，ICO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背影看上去是如此的冷漠。无论自己如何辩解都不会有用吧，所有的话大概都会被对方反驳回来。

当ICO很小的时候，就无数次趴在村长的背上，而他也早就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在头上的双角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的御印，今天已经制作好了。”村长对着石洞的岩壁说道，“御印一旦完工，村子里的烽火台就会放出狼烟，这是在向寄宿在河对面的神官大人报告。神官大人收到信号后就会在一天之后到达咱们村子，然后很快就会带着你前往‘雾之城’。”

ICO鼓足所有的勇气说道：“在托托平安回到村子之前，我哪儿都不去！”

“是吗？”村长的声音里不仅仅带着冷漠，同时还混杂着轻蔑，“这就是你拖延时间的手段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无论如何，银星已经离开村子了，因为要向神官大人报告这件事。关于对托托的处理，我只是在等待神官大人的批示。而在神官大人下达批示之前，我们仍然愿意相信托托那孩子只是一时兴起独自去附近的某个狩猎场冒险了而已。没有人会被派往北边的禁忌之山，就算是你也不行，反正你的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由于脸颊上传来了冰冷的触感，ICO不明所以地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哭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自己作为祭品所应该负担起的责任。”

村长没有回应。

“而且，自从翻过禁忌之山并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景象之后，我真的从未有过疑惑，哪怕一瞬间都没有！无论在什么地方，德库赛村也好，其他什么地方也好，都不应该发生那种事情！为了防止这类惨剧的发生，如果我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那就是我的宿命，我会坦然接受！”

村长如同一棵枯树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而此时石洞中还在动的东西只有颤抖着说出以上这番话的ICO的嘴唇，以及从他双眼中涌出的泪水。

“我没有撒谎，也没有必要撒谎。我更不会为了逃避责任，而让最好的朋友托托身陷险境，我做不到也不会去做！”

村长慢慢地偏过头去，以极为低沉的声音说道：“绝不能对祭品心软，这一点在古代文献上就有所提及，而我却一直没能真正理解这一教诲！”

说完，村长步履蹒跚地离开了石洞，ICO并没有挽留他。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站在原地静静地落泪。

不一会儿，从织机房的方向传来了声音。

是继母大人。还想要再见一次继母大人。如果是继母大人的话，就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吧，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明白的，ICO，不要再哭了，好么？

继母大人一定会这样来安慰自己吧。

不，也许那也只是一场梦而已，也许并不存在那种事情。之所以会接纳身为祭品的自己，无论是村长还是继母大人，大家只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任务。

ICO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残酷。终于，他用双手捂着脸，放声大哭起来。

果然还是这个家伙比较厉害。

它的步伐是如此轻盈，仿佛不知疲倦似的一个劲儿地向前走着。光滑油亮的皮毛，精悍健壮的身体，还有在黑夜中闪着光亮的眼睛，栗色的鬃毛在夜风的吹拂下飘在空中……矢风就这样奔跑着。

托托此时的心情很好，甚至有些洋洋自得。曾经无数次想像过像这样骑着矢风，心中期盼着哪怕一次就好。而当这一奢望成为现实时所带来的那种爽快感让托托忘了

自己要往何处去，也忘了自己是为了什么才偷偷溜出村子的了。

因为是在半夜时分离开了村子，所以当启明星在天空中放出光芒时，托托已经到达了禁忌之山的山脚下。他和矢风刚刚穿过一片草原，他在那里休息了片刻，矢风也趁机饮饱了水。他轻轻地摩挲着矢风的身体，不由地在心里赞叹着。托托自己也吃了些干粮，他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然后就会开始攀爬禁忌之山。

他生平第一次到访禁忌之山，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好像让人感到有些失望，因为看上去是那么地安详平静，看不出任何危险的存在。虽然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不过山体的斜坡比较平坦，在垂着长长枝条的柳树林中生长着很矮的杂草，所以矢风应该能够轻易地走上去。托托不想让胯下的骏马过于急躁，所以不时地会轻轻拍打着它的头使其安稳一些。就这样，他一边倾听矢风的蹄子踩踏杂草的声音，一边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当清晨的阳光洒落时，托托已经来到接近半山腰的地方了，他骑在马上转身回望，之间自己刚刚穿过的那片草原仿佛一望无际地向天边延伸，真是美极了。

什么嘛，这地方一点都不可怕！这座山到底有什么好禁忌的？

想到这，托托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希望之光，而思绪也早就飞到“雾之城”去了。和ICO两个人闯进“雾之城”，然后打倒城主守护村子。原来所谓的“禁忌之山”不过如此而已，这样看来，“雾之城”也许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吧！



大家都只不过是被那些胡说八道的传闻吓破胆罢了，如果他们也能亲眼看看这座山，应该就不会再害怕了吧。

此时矢风的脚步好像也受到了托托内心情绪的影响，逐渐变得越来越轻盈。他们的目标就是那座悬崖，小小的战士和勇猛果敢的骏马毫不犹豫地朝目标前进着。

虽说如此，如果托托能够再成熟一点，如果他拥有猎人一般的敏锐目光的话，就一定会意识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这座山中，在这片树林中，除了他和他胯下的矢风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生物的迹象。这里没有鸟鸣，也看不到飞虫，在稍有些凛冽的空气中只有树木的枝叶在摆动。而这，正是猎人们将其视为“死亡之山”的主要原因。

但是托托什么都没有意识到，矢风也没有胆怯。一人一马就这样顺利地抵达了那座悬崖。在这个天空变得更辽阔，视野变得更开阔的高处，托托从矢风的身上跳了下来。

然后，他看到了出现在眼前的这副让他无法置信的景象。

那是城市。

那座城市被灰色的城墙围了起来，看上去应该是一座极为气派的大城市吧，有德库赛村的好几倍那么大。气势恢宏的石头建筑密集地聚在一起，无数条铺着青石板的道路纵横交错着。那应该是教会吧，一座显眼的尖塔朝天空耸立，在那座教堂一样的建筑物顶端挂着一面旗帜。

还有，人……没错，有人！站在街道上的那些……是人群。

托托见状瞪圆了双眼，嘴巴也下意识地张开。此时他的内心尚未感受到恐惧，但是眼前这一景象所释放出的不协调感还是让托托有所反应。

这座气派的城市——为什么到处都是一片无尽的灰色？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也是灰色的呢？

还有，为什么大家全都一动不动呢！？

托托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着，忽然发现那面旗帜也是一动不动的。

难道抚过自己脸颊的山风根本无法到达那座城市吗？

未完待续



序章

视频屏幕上的新闻报道闪过一大串图片，图片捕捉到尽是萨仁在进攻大本营时所留下死亡和毁灭的景象。盖斯人和大本营安全部官员的尸体遍布参议会的大厅，战场一片狼藉。整个主席团区已变成扭曲而灼热的钢铁架子。黑色的金属碎块熔在一起，这些碎块在不久之前还是大本营的战舰，现在却杂乱无章地飘荡在毒蛇星云的星尘中——这是充斥着杀戮和灭绝的行星带。

幻影人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像一名临场医生带着超然的心态查看病人。重建大空间站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战斗的影响远远超过广泛的物理损失层面。从盖斯开始毁灭性袭击的几周以来，银河中的各个主要媒体到处都是这种画面，若是放在过去，人们甚至都不敢想像。

这场袭击动摇了曾经是异星核心的银河强权，夺去了他们不可战胜的幼稚念头。大本营，参议会的席位以及他们不容置疑的实力和地位在敌人的舰队面前摇摇欲坠。死伤成千上万，所有的参议会空间一片悼念之声。

虽然他人看到的是悲剧，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机会，他也许比任何人都要了解银河系因意识到自己的薄弱之处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曾经，发现普罗西安人在火星上废墟的时候，他也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吃惊不已。当新闻报导人类第一次与一个异星智能种族激烈交火时，他也十分激愤。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常的生活。他有朋友，那时他甚至还有个名字。

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他的过往都被事业的需要而剥夺了——成为幻影人。为了追求远远超出原来生活的目标，他抛弃了原来普通的生存状态，当然，也超越了原来普通的生存状态。人类已经挣脱了地球的无理束缚，却没有发现上帝的面孔。相反，他们发现的是欣欣向荣的银河系共同体——由数十个种族组成，横跨数百个恒星系统，包括数千个星球。

新来者突入恒星际政治领域，人类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容纳、吸收和进化。

他们不能把信心都寄托在联盟之上。政府官员组成了臃肿的联盟，军事机构各自为战，联盟只是一台笨拙而迟缓的仪器，它在法律和条约的束缚下举步维艰，而所谓的民意更是压得联盟喘不过气来。

地球人需要有人支持他们的事业，需要爱国者和英雄为人类种族在星际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作出必要的牺牲。他们需要刻耳柏洛斯，也就是冥府地狱犬，而地狱犬离开幻影人就无法生存。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能够理解这一点。没有地狱犬，人类就注定要沦落成为匍匐在异星主子脚下驯顺的贱民。当然，有人说他所作所为都是犯罪，不道德，不合礼数。但历史会证明他是正确的，只是在那之前，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必须深藏不漏，秘密地向他们的目标奋斗。

屏幕上的画面变了，现在是舍帕德司令官的脸孔，他是第一名人类种族的幽灵特工，舍帕德在击退萨仁和其盖斯族进攻中功劳不小……最起码官方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幻影人不禁在想有多少这种官方报告流了出来。一个游荡的图里安幽灵特工带着一群盖斯军队要攻击的参议会空间地点不会只有这么一个。统治号就摆在那里，那是萨仁的巨型旗舰，新闻说这是盖斯人建造的战舰，但是只有瞎子和傻瓜才会接受这种解释。任何能够抵挡住联盟和参议会舰队联合攻击火力的战舰都太先进了，这远远超过银河系中任何其他战舰的能力，任何已知的种族都造不出来。

显然那些管事的人有些不希望让大众知道的事情，他们害怕产生恐慌，于是就编造事实，扭曲真相，然而他们也踏上了追杀盖斯的漫长旅途，要把散布在大本营参议会空间内的最后一点盖斯人反抗力量斩草除根。但是地狱犬在联盟里面有身居高位的人，只要给点时间，所有攻击的细节都会慢慢渗到幻影人这里来。这时间可能是几周，或者是几个月，但是他可以等，他并不缺乏耐心。

不能否认，这是个很有趣的时代。在过去的十年中，坐在参议会中的三个种族——萨拉里安、图里安和阿萨利族一直努力想把人类关在港湾里面，当着人类的面关上了一扇又一扇门，不过现在这些门的铰链都已崩坏。大本营的力量已被盖斯人消灭了十之八九，联盟舰队现在在银河系空间内一家独大，所向无敌，甚至导致一千年来从未改变过的参议会也开始彻底重组。

有些人相信这标志着异星三巨头暴政的结束，也是人类势不可挡崛起的开始。然而，幻影人知道，保持权力比夺取权力要困难得多，不管联盟在短期获取什么样的政治优势，舍帕德的行动和联盟舰队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所带来的冲击都会一点一点地在银河系集体意识的觉醒中消磨殆尽，异星政府的崇拜和感激会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和憎恨。随着时间的推移，异星政府会重建自己的舰队，其他种族会再一次觊觎强权，寻求以牺牲人类为代价提升自己的地位。

人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旅途还远未终结，为了争取银河系的统治地位，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在前方等待着，袭击大本营只是一盘更大的棋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且他会在合适的时候修理他们。

现在有些刻不容缓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另外的地方。他理解多做计划，留有后手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时候等待，什么时候向前冲。眼下便是让升华计划中的“资产”向前冲的时候了。

第一章

保罗·格瑞森过去从不做梦，年轻的他曾经每天晚上都睡的很香，但是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逝去多年。

已经飞了两个小时，距离目的地还有四个小时的路程。格瑞森看了看飞船发动机和主驱动引擎的状态，然后在导航显示屏上确认了路线，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已经检查了四次。巡航路线中飞行员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超光速飞行的时候飞船上的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

他隔一天做一次噩梦，大概是年纪增长的标志，或者是偶尔吸食“红砂”而产生的副作用，又或许是感到罪恶的良知作怪。萨拉里安人有句俗话：心里有太多秘密就睡不好觉。

检查再检查仪器和读数，保持紧急状态下的数字，他认识到自己的恐惧和勉强，但必须强迫自己沉着应对。他深吸了一口气，打起精神站起来，却发现心在胸腔里蹦蹦直跳。拖延再也没有什么意义，是时候了。

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梦，似乎所有的东西都蒙了一层薄雾，仿佛一场朦胧的电影，他能感觉到这离奇的现实，悄无声息地褪了色。然而穿过模糊的滤镜，他能以严苛的精度看到一些肯定元素，即使是微小的细节也刻蚀在他的潜意识里，这种平行的位置增强了梦境的超现实感，而且使梦境比他清醒时的世界更加生动，也更加紧张。

他的脚步轻轻落在地毯铺就的走道上，从飞行员驾驶舱走向船尾的乘员舱。那里，佩尔和凯奥坐在房间对角线的椅子上。佩尔是个大个子，有宽阔的肩膀和橄榄色的皮肤，他的头发推成紧缩的非洲圆蓬发式，下巴上有一圈细细的黑色胡须。格瑞森走进乘员舱的时候，他就坐在面对格瑞森的位置上。佩尔随着耳机中的歌曲轻轻前后摇晃身体，手轻拍着大腿，精心修剪的指甲在毛料西装上面小心地刮擦。佩尔的领带依然紧紧系在脖子上，但夹克却敞着，镜面式太阳镜夹在右上方口袋的边上。他的眼睛几乎闭上，似乎沉迷在音乐的节奏里，这一切都与他大陆党的顶级人身保护特工之一的名声不太协调。

凯奥和她的同伴穿着一样的衣服，只不过没有领带，但是她缺少典型保镖所特有的庞大身板。她比佩尔几乎矮了一英尺，可能只有他的一半重，虽然她紧绷而结实的肌肉暗示说她动起手来也很要命。

凯奥的年龄很难猜，虽然格瑞森知道她至少已经有四十岁了，但随着营养的改善和基因疗法的进步，年龄的影响可以被缩小，很多人在五十岁的时候还和三十岁的人看起来一样年轻，身体也一样健康，而且凯奥外表更不同一般，这样，猜测她有多年轻或者是多老更加困难。她白色的皮肤像是粉笔的颜色，这让她看起来像个鬼魂，而且银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可以隐约看见下面苍白的头皮。

过去两个世纪地球上各个种群之间的通婚让雪花石一样的皮肤成了珍罕品，格瑞森猜测凯奥的肤色是不太严重的生物色素缺陷导致的结果，而凯奥也从来无意掩饰……虽说她也完全有可能为了美容的目的进行了电子亮肤术。毕竟，看起来比较惹眼是她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让人知道你在执勤，而且他们会在做蠢事之前三思而行。凯奥的惹眼外形当然让她在人群中鹤立鸡群，就算她的身材很普通。

她转过脸，不再看着格瑞森，但是格瑞森进乘客舱的时候她仍然蜷曲在座位上看

着他。她看起来很紧张，弓着身子，准备好应付任何事情，同佩尔的冷静和怡然自得形成鲜明对比，她看起来似乎没法放松，就算在最平常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出啥问题了？”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飞行员。

格瑞森举起双手到空中与肩平齐：“只是来喝点东西。”他不想让她产生什么想法，不过身体却因为有些神经失常而略显不自然，他的指尖虽然有刺痛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掩饰着声调，不让自己的语气背叛内心的想法，露出痕迹。

这个特别的梦太熟悉了。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一直重复体验第一次杀人的感觉，就算没有上千次，也有上百次。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目标，他必须要很多很多人的命，如果人类想要胜利，赢得对其他种族的优势，就必须做出牺牲，这是他最期待完成的任务。

飞行员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凯奥很满意地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只要稍微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她就会马上跳起来。格瑞森朝她身后乘客舱角落里的电冰箱走过去，他的喉咙干得厉害，很疼，于是艰难地做了一个吞咽动作，但他仿佛看到凯奥的耳朵因为这个声音抽动了一下。

格瑞森眼角的余光看见佩尔取下了耳机，随意放到身边，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着陆？”他问道，声音被哈欠吞下了一半。

“四个小时，”格瑞森回答道，打开冰箱，弯下身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尽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而冷静。

“没有什么复杂的情况吧？”佩尔问道，而格瑞森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搜索着什么。

“一切正常，”格瑞森说。

他用左手拿起一罐饮料，右手抓住了细细的锯齿刀的刀柄，这把匕首早在这次旅途开始之前就藏到冰箱里面了。

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梦境，格瑞森还是无能为力，改变不了任何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幕将继续下去，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已经陷入被动观察者的角色：一个被迫用自己的眼光观看这按照原定线路发展的观测者，他的潜意识不让他改变自己的历史。

“也许我要去看看睡美人，”佩尔冷冷地说道，这是向格瑞森发出了动手的最后信号，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头。

船上现在还有另外一名乘客——克劳德·门内奥，人类大陆政党最高级的官员之一。他是个有钱有势，魅力无穷的公众人物，虽然很多人并不喜欢他。他乘着私人恒星际飞船，带着雇来的飞行员和两个全职保镖的，陪伴着他频繁往来于星际之间。

按照常规，起飞后门内奥把自己锁在船尾的VIP室里，在那儿，他要好好休整，为马上到来的公众亮相做准备。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停泊在陕西民用空间站，为大陆党的狂热支持者做一次演讲。

纳山星际动力公司回扣丑闻曝光以后，艾内兹·西蒙斯不得不下台，不再担任党首，取而代之的要么是门内奥，要么是一个叫做查尔斯·萨拉西诺的人，他们两个人都频繁地访问各个人类殖民地，鼓动人们支持自己。

门内奥现在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整整三个百分点，但是情况总是变化的，幻影人希望萨拉西诺取得胜利，并且幻影人总是能达到目标。

格瑞森从冰箱旁边站起身来，把匕首藏在水瓶后面，避免被凯奥看见，而凯奥此刻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佩尔的后背上，而佩尔正轻松地迈着大步向船尾的VIP室走过去。

水瓶底部传来阵阵寒意，他的左手掌被冻得冰凉，但右手却很潮湿——抓刀柄抓得太紧而冒汗。他没有发出声音，站在凯奥身后一英尺的位置，她的脖颈就暴露在自己面前，毫无防范。

佩尔以前从来没法离凯奥这么近，至少不能在不引起凯奥警觉的情况下到达这么近的位置，虽然佩尔已经和她一起给门内奥当了六个月的保镖，凯奥仍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这位搭档。佩尔以前是个雇佣兵，是个阴暗的职业杀手，凯奥一直留着半只眼睛盯着他，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格瑞森下手。凯奥也不相信格瑞森，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她不可能像关注佩尔一样留意格瑞森的每一个动作。

他举起刀，沉静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下手，然后把刀刃直冲她刺去，刀刃划出一道向弧线，直指凯奥脑后耳朵下面的最脆弱的一点。这本来应该是个干净利索的刺杀，但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凯奥在刀锋碰到她之前就有所察觉，无数任务中磨练出来的生存本能让她作出了反应，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打了一个转，而攻击自己的杀手，这个时候刀刃甚至还没完全刺过来。她不可思议的反应速度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刀只是刺进了脖子并没有插进脑袋。

格瑞森感觉刀刃从他湿滑的手掌中滑走，他蹒跚后退，想要避开本该是自己牺牲品的敌人，但后背却贴到电冰箱旁边的墙上，已经无处可躲。凯奥站稳，双眼直瞪着格瑞森，从她的眼中格瑞森看到了的死亡即将到来，毕竟自己已经丧失了先手的优势，这样的他根本不是有着多年格斗经验的凯奥的对手，他的武器尴尬地插在凯奥的脖子上，刀柄在微微地颤抖。

她没有手枪，也不准备冒在民用飞船中开枪的风险，而是从腰带中抽出一把很锋利的匕首。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格瑞森搞砸了一刀夺命的机会，显示自己经验不足，同时也让凯奥低估了自己：她出手太急躁，想要一下子解决战斗，没有稳扎稳打，小心地绕过座椅，她战术失误给了对手取得优势所需要的短短一个瞬间。

她冲过来的时候，格瑞森向前急突，凯奥飞行在空中，收不住势，也改变不了方向。他们两个人撞在一起，格瑞森能感觉到她的匕首划过自己的左二头肌，但是两个人离得太近，凯奥使不上力，只在格瑞森身上划出了很浅的一道伤口。

凯奥给了他一脚，想要侧身滚开，以利用自己的速度和敏捷性，格瑞森没有去拦她，而是伸出手，抓住了还插在她脖子上的刀柄。他用力狠拉，划出一道长长的刀口，凯奥蹒跚着倒了下去。

刀子拔出来的时候，一股红色喷泉从伤口处跃了出来，一股一股的跳动着。锯齿形的刀口撕开了她的颈动脉。凯奥倒下之前，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之后由于大脑血压急剧降低，眼前一黑，直接昏了过去，软绵绵地倒在格瑞森身边的地板上。

一大团温暖而凝滞的液体飞溅在他的脸上和手上，他感到一阵恶心，赶紧跳到一边，又向后急退两步，直到他又一次背靠在冰箱旁边的墙面上。血液依旧不断地从凯奥喉咙上的刀口中喷出来，血流随着心脏的跳动而变化。她的肌肉几秒钟后逐渐松弛下去，脉动的血缩成一股缓慢但稳定的细流。

佩尔一分钟之后就从后舱室中回来了。他抬起眼睛看满身血污的格瑞森，没有说话，冷静地走到地板上凯奥的尸体旁边，查看是否还有脉搏，小心翼翼地绕开血泊，不让血粘在自己的鞋子上，然后满意地站起身来，坐回到原先休息的椅子上。

“干得漂亮，杀手，”他轻笑着说道。

格瑞森依然靠在冰箱旁边的墙面上。他看见凯奥的生命随着血液一起迅速离开她的身体，一动不动，这一幕恐怖的场景把他吓呆了。

“门内奥死了？”他问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他第一次杀人产生的肾上腺素让他无法冷静地思考，现在他很迟钝。

佩尔点了点头。“不过不像这里这么乱糟糟的，我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干净一点。”他伸手去拿仍然在他座位旁边的耳机。

“我们是不是应该清理一下血迹？”

“这不用，”佩尔告诉他，把耳机卡到耳朵上，“我们一会就会和接应我们的人会合，他们会把这整个一艘飞船扔到最近的恒星上去。”

“别忘了去拿你的奖品，”这个大块头又说道，闭上了眼睛，身体又随着音乐的节奏一拍一拍地动着。

格瑞森艰难地咽下吐沫，然后强迫自己走动起来，离开墙面，朝凯奥的尸体走过去。她半身侧躺着，屁股上的手枪触手可及，他朝手枪伸出颤抖的手……

梦境总是准确地在同一个地方结束，每次梦境结束的时候，格瑞森都会醒来，心怦怦直跳，肌肉紧张僵硬，手掌流汗，仿佛身体刚在潜意识中又体验了一遍。

他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门内奥一定要死。他只知道这是为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大的目标。不过这就够了。他已经全身心的奉献给这个事业，完全忠于地狱犬及其领导人。幻影人给他下了一个命令，而他不带质疑地去执行命令。

除了一开始犯了个小错，让凯奥有机会短暂地在他第一次出手后又活了一会，格瑞森的第一次任务基本取得成功，接应小组在指定的汇合点和他们见了面，而飞船，连同门内奥和凯奥的尸体，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门内奥和他的船员们离奇的失踪激起了怀疑和各种猜测，但由于什么证据都没有，只能凭空乱想。另一方面，查尔斯·萨拉西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已经在竞赛中出局，他即刻宣布自己取得了大陆党的领导权。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猜测这一步在幻影人长期的棋局中是意味着什么。

格瑞森的表现给地狱犬组织内的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又接受了许多任务，但这一切都在吉莉安被“升华计划”吸纳进去之后结束了。



他不希望想到吉莉安，不希望以这种方式想到她，一个人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四周的黑暗压过来，他把她的面孔从脑海中赶出去，翻了个身，希望继续睡觉。突然，他听到卧室门后面传来声音，仔细倾听，可能是他爬上床的时候因为红砂吸得太多没有关电视。可能是，但不一定。

他悄声爬起离开床，被子堆成一团留在身后。他只穿了一条四角裤，瘦瘦的身体在房间清冷的空气里轻轻发抖，他小心地打开床头柜上的抽屉，抽出自己的手枪——这是凯奥的手枪，他的意识作出了修正，又唤起了对她的回忆。

赤脚爬过卧室，他穿过半开的门来到外面的大厅。公寓是黑的，不过他能看见起居室里的电视屏幕发出柔和的亮光。他低下身子缓缓前进，如果入侵者想要朝他开枪，目标就会比较小。

“放下手枪，杀手，是我。”他想过去的时候，听见佩尔的声音。

格瑞森心里暗自咒骂，站起身来朝起居室走去，会会这位不速之客。

佩尔懒洋洋地躺在电视机前阔大柔软的沙发上，在看一个新闻频道。他依旧是那个结实的大块头，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又胖了不少。他现在看上去柔软了一些，像是一个过着奢华生活，沉溺在享受中的人。

“天哪，你看起来真糟糕，别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吸食红砂，抽空自己下馆子吃点好吃的”佩尔看到格瑞森的时候说道，同时伸出脚踢了一下中间的小咖啡桌。格瑞森太投入了，以至于上床之前没有清理工具：一面镜子，一个刀片，一小袋红砂明目张胆地摆在桌子上。

“帮个忙，我要睡觉，”格瑞森睡眼惺忪地说道。

“还是做恶梦？”佩尔问道，他的语气里有一股讽刺的味道。

“只是梦，关于凯奥的。”格瑞森回答。

“我以前也梦见她，总是在想她被装在麻袋里是个什么样子。”佩尔歪了歪嘴角。

格瑞森把手枪扔到摆满吸毒用具的桌子上，没精打采地耷拉下来，坐上对着沙发的椅子。他不知道佩尔是不是和他开玩笑。他永远不知道佩尔怎么想。

他瞥了一眼电视机。现在播放的是正在重建中的大本营市。两个月前，袭击事件占领了所有的媒体，参议会空间内的人都觉醒了。现在，震惊和恐惧已经消散，生活又回到正轨，各个方面都缓缓但坚定的回归，外星人和人类都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学校、朋友、家人。

这个事情在媒体里依旧有生命力，只是已经交给了学者和政客分析、解剖——一名阿萨利大使，一名沃鲁斯外交官，一名退役的萨拉里安情报特工，他们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论辩人类对参议会的各个政治候选人所持的立场。

“你认为我们选的那个人会得到幻影人的支持么？”格瑞森问道，朝电视机屏幕点了点头。

“可能吧，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搅入政治了。”佩尔回答，没有明确态度。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门内奥死？”格瑞森不禁脱口而出。

佩尔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可能有上百种原因，我不问这样的问题，你也不应该问。”

“你觉得我们应该盲目地服从他？”

“我只是觉得这事已经办完了，你怎么也改变不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应该生活在过去。这让人多愁善感。”

“我会让一切尽在掌握的。”格瑞森安慰他道。

“显然如此。”佩尔轻蔑地哼了一声，朝桌子上的红砂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来这里？”格瑞森疲倦地问。

“幻影人想要让那个女孩接受另外一套治疗。”

“她有名字，她叫吉莉安！”格瑞森嘟囔道。

佩尔站了起来，身体前倾，他的手放在大腿上，恼火地摇了摇头。“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名字让事情变得私人化，倘若私人化，事情就糟了。她不是一个人，她是我们打入内部的资产。

这让幻影人决定牺牲她的时候变得更加轻松。

”他不希望这样，她太有价值了。”格瑞森反驳道。

“现在是，但是最后，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可以剖开她的头骨，看看里面的构造，然后就能了解得更多，事情总是这样，对吧杀手？”佩尔哼道。

格瑞森脑海中浮现了吉莉安的身体躺在手术台上，被大卸八块的影像，但此时的他不能咬佩尔的钩子。

而且，这一幕根本就不会发生，他们需要吉莉安。

“我对事业非常忠诚，我会做所有必要的事情。”他大声说道。不希望在这一点上和佩尔争辩。

“听到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不喜欢看到你立场软弱。”佩尔回答道。

“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这儿？”格瑞森想要知道。“他让你从终结点恒星系统千里迢迢地回来，就是让你看看我的立场如何？”

“你知道，杀手，我只是路过。料理一些在地球上面的事物。我自愿在回去之前在这儿停一下，放下一些东西。”佩尔一边说，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小瓶清亮的液体，扔给格瑞森，格瑞森一把抓住。这个小瓶子上没有任何标签，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有什么效用，也没有说明这瓶液体来自何方。

佩尔站起身来，转身走出去。

“你要汇报红砂的事情？”格瑞森在他身后喊道，佩尔伸手要开门。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每天晚上都可以烂成一团，我不在乎。我要马上离开，去欧米茄。明天这个时候我正在和外星人打交道。”他说道，头也不回。

“这是我的伪装方式之一，这才符合我的性格。”格瑞森为自己辩护。

佩尔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转动，打开门。

“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哥们。这是你的任务。”

他走到公寓的门廊中，然后转过身，发出了分手时的警告。

“别漫不经心，杀手。我不喜欢总是收拾别人的烂摊子。”

门被甩上，完美地将他的话传递进来，又不让格瑞森有机会回答。

“狗娘养的总是放马后炮。”他怨恨地从椅子中站起身来，把小瓶放到桌子上的红砂旁边，然后极不情愿地走回床上。上帝很仁慈，他今晚剩下的梦里只有他的女儿。

第二章

卡莉·桑德斯迈着自信而轻快地步伐走在乔恩·格里斯姆学院的大厅里。格里斯姆学院是个在人类殖民地伊莱修姆港椭圆轨道上的空间站，建于七年前。空间站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海军少将乔恩·格里斯姆，第一个穿越质量效应中转站的人，是人类最受景仰和敬畏的健在的英雄。

格里斯姆恰好还是卡莉的老爸。

她的鞋子有半寸高的楔形鞋跟，在路上发出软软的踢踏声。她走到宿舍门廊，实验室的制服大褂随着她的步伐摇摆。这已经差不多是晚饭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学生已经回了房间，准备预习明天的课程。绝大多数人关着房门，虽然也有几个人愿意开着房门，她经过的时候，学生从电脑或电视机屏幕前抬起头看着她，他们的注意力被她的脚步声所吸引。有的人朝她点点头，甚至能感到有的年轻的小伙子的热情。对每一种目光，她都一样礼貌地点头回应。

实际上只有一少部分人知道乔恩·格里斯姆是她的父亲，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之间还有关系的话，和她在学院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她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上次他和她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情了，每次谈话一样，总是以吵架结束，她的父亲是个很难让人喜爱的人。

格里斯姆已经快七十了，而且不像现在这个年代大多数使用现代医疗技术的人，他看上去和实际年龄差不多。而卡莉不过四十出头，但是她的外表至少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她的身高和体重都属中等，依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的皮肤依旧光洁，只是她大笑或者微笑的时候眼角边会泛起细细的鱼尾纹，她的齐肩长发依然是暗暗的沙黄色，至少三十年内不用担心白头发。

她的父亲看起来已经老了，和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脑筋和语速，依然像以前一样敏捷，但是他的身体似乎已经枯萎：皮肤像皮革一样干枯而缺少弹性，身体露出佝偻之态，他几十年以来一直以人类象征的身分活着，常年应付各种压力和紧张感已经使他脸上布满了皱纹。

在她的脑海里，很难想像媒体和历史书所塑造的伟大英雄就是这个样子。卡莉禁不住在想，这有多少是人为的，塑造出一个高大全的格里斯姆，让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她的父亲早就不在意这些荣誉了，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地球或者联盟的标识，他拒绝参加乔恩·格里斯姆的开学典礼，而且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数十次拒绝校董会让他参观学校的邀请，虽然他就居住在学校轨道所环绕的行星上。

可能这对所有人都最好，卡莉想到。让公众们保持对他的记忆吧；这样他仍然是更加高尚和勇敢的标识，而不是现在这样厌世的糟老头子。而且，她在学校这里忙得要命，没有太多功夫搭理自己的老爸。

她到了目的地，暂时把格里斯姆放在一边，敲了敲紧闭的门。

“进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勉强地说道，门马上打开了。

尼克仰卧在自己的床上，闷闷不乐地看着天花板。他只有十二岁，看上去个子比平常这个年龄的孩子小一些。尽管如此，他身上却有些特殊之处，几乎是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咄咄逼人和蛮不讲理的气场，总是让他像是一个校园恶霸，而不是受人欺负的小孩。

卡莉走进屋，关上身后的门。尼克强硬地拒绝看她，当她不存在。他的学校电脑放在房屋一角的小桌子上，没有开机，也没有使用的意思，显然他在赌气。

“怎么啦，尼克？”她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

“亨德尔关了我三个星期的禁闭！甚至不让我上网！”他大喊道，突然坐了起来，表情无比愤怒，又极度恼火。

在格里斯姆学院的所有学生都能得到精心照料，只有在谁行为不端的时候，在超网上玩游戏、在寝室里看自己喜欢的节目或者听流行乐的特权才会被取消。而尼克，对这种惩罚已经非常熟悉了。

“三个星期太长，这太不公平了！”他抗议道。

“三个星期是很长，那你为什么被处罚？”卡莉忧郁的点了点头，想要在嘴边挤出一丝微笑。

“什么没做，我只是推了一下塞肖恩。”他停了一下，又继续爆发出来。

卡莉摇了摇头，不太赞许他这种行为。她挤出来的微笑也消失了。“你知道这是被禁止的，尼克。”她强硬地说道。

所有格里斯姆学院的学生都在某方面出类拔萃：数学天才、技术专家、天才艺术家、世界级的音乐家或者作曲家。但是卡莉只和那些“升华计划”中的学生打交道，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帮助拥有生物异能的孩子最大化地发挥其潜力。一旦在遍及全身的神经系统中植入微型放大器，生物异能者就可以利用大脑中产生的电子脉冲制造出质量效应场。用精神注意力和生化回馈技术训练多年之后，这些制造出来的质量效应场就会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在身边产生物理性的改变。一个强力的生物异能者可以举起什么东西再扔出去，或者把东西在原地定住不动，甚至仅仅以精神力的作用把物体撕成几块。他们拥有如此危险的潜力，学校对在未被监视的情况下违规使用这些能力的学生采取严格的管控也不奇怪。

“你把他打伤了么？”

“他受了点伤，我把他推倒的时候他的膝盖摔伤了，但这不是什么大事。”尼克不情愿地承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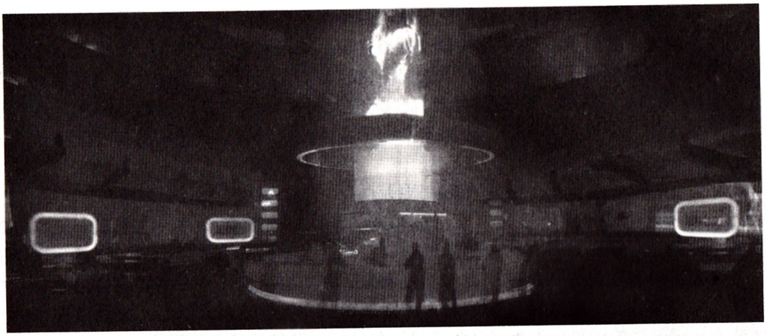
“这是大事，你不能用生物异能对付其他孩子，尼克，你明白的！”卡莉坚持道。

就像所有“升华计划”中他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一样，尼克也在一年前接受了外科植入手术。绝大多数孩子都挣扎着使用他们新发现的能力，做各种训练，学习各种课程，用自身的生物系统协调他们新的生物放大器。在最初的两年里，大多数人只能从桌面上把一支铅笔提升一两英尺。

然而尼克学得很快。在最初的测试中，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赶得上他，甚至有几个人比他还强，但是现在他远远甩开其他所有的同伴……强大到能够轻易打倒一个十二岁的同学。

“是他先动手的，他拿我的鞋子开玩笑，我就推了他一下。我是生物异能者，我不能不用！”尼克抗议道，为自己辩护。

卡莉叹了口气。尼克的态度如同往常一样不可接受。“升华计划”有两个主要目标：与生物异能者在这个领域合作，最大的发挥人类的潜能，还有，在她眼中更重要的是，帮助生物异能者融入他们所说的正常人的社会。这些学生不仅需要接受生物异



能技术的训练，还要学习所谓的哲学课程，接受道德指导，学校要帮助他们理解随着他们超能力而来的责任和义务。

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些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因为其能力而带有任何特权感，或者觉得自己超人一等。当然，通常这是最难教的课程。

"塞肖恩比你大，对吧？"卡莉想了一会之后说道。

"所有的男孩都比我大，"尼克嘟囔道，双腿交叉在一起，向前挪了挪，肘子支在床罩上，用手撑着下巴，所有的小孩子在这个年龄都有令人赞叹的柔韧性。

"在你移植手术之前，他有没有惹你？还是说他推你只是因为他比你大？"

"没有！这是不对的。"尼克说道，他感觉又要有一番说教，于是翻了翻眼睛，补充了后半句，知道她想听到这个。

"仅仅是因为你的生物异能更强大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有特别的天赋，但是这不是说你就可以伤害其他人。"卡莉告诉他，知道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不过她仍然希望足够的重复会让信息在有一天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

"我知道，但这只是意外。而且我说了对不起了。"小男孩承认。

"说对不起并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亨德尔关你的禁闭。"卡莉说。

"但是三个星期也太长了！"

卡莉耸了耸肩。"亨德尔曾经是一名士兵，他相信纪律，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读数。"

小男孩依旧用手支着下巴，脑袋更向前，脖子伸得更长。卡莉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领口上的脖颈，感觉她的指尖处跳出来的微小火花。生物异能者通常会进行微弱的放电，他们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产生静电，好像他们刚穿着毛袜在地毯上走路。

她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了捏他脖子上的皮肤，右手从实验室大褂中抽出一支细细的注射器。针头的最顶端有个微小的球形传感器。

"准备好了么？"她问道。

"准备好了。"尼克轻轻咬着牙说。卡莉轻轻用力，稳稳地把针头插进两节颈椎骨之间的缝隙中。

小男孩的身体一紧，针头插入的时候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放松了。卡莉从她的另外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支万用表，看了一眼读数，确保尼克的数据传输正常。

"你原来也当过兵么？"尼克问道，脑袋仍然向前伸着。

卡莉惊讶地眨了眨眼。格里斯姆学院是个军民联合机构，大部分资金来自联盟，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它按照寄宿学校的模式设置，而不是一个军校。家长可以在任何时候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且可以以任何理由让他们退出课程。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由全职军事人员提供，但是指导老师、研究人员和学者中绝大多数是平民。这对于“升华计划”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减少公众对联盟把孩子训练成超级生化战士的担心。

“我以前在联盟里，但是我现在退役了。”卡莉承认。

卡莉是个杰出的程序员，在合成和人工智能方面颇有建树。她在二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去世不久，就加入联盟。在她退役重归平民生活之前，已经为联盟的各个顶级机密项目效力长达十四年。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她一直作为自由职业者担任公司的咨询师，在她擅长的领域内建立起顶级专家的名声。然后，也就是五年前，格里斯姆学院的校董会因为“升华项目”向她提供了待遇颇丰的职位。

“我猜你就是个士兵，你看起来很强硬，就好像你在任何时候都准备战斗，就跟亨德尔一样。”尼克洋洋得意地说道。

卡莉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她接受过最基本的战斗训练，所有联盟人员都必须强制受训，但是她无法想像自己和战斗中打磨出来的亨德尔有任何相似之处。她服役的主要生涯都花在摆满电脑的实验室里，旁边是一大群科学家，而不是在战场上。

除了当时帮助安德森杀死一个克罗干战斗大师，她不想再考虑这件事情，她不愿意再回想西顿和之后的所有事：那一次她失去了很多朋友。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萨仁的脸孔总是出现在电视机上，赶走自己的记忆实在是太难了。每一次她看到统治号攻击大本营市，她总是忍不住想钱抒博士在西顿的非法研究和萨仁用来引领盖斯族攻击的巨型外星战舰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卡莉小姐？我好像完事了。”

尼克的声音把她的思绪拖回到现在。他脖颈上的传感器轻轻地鸣叫。

“对不起，尼克。”她说道，把针头抽了出来，然后查看万用表上的读数，确认得到了需要的数据。这是她在“升华计划”的核心工作。最新的生物植入放大器被大家称为L4结构，装备了新的虚拟智能芯片网络。虚拟智能芯片监测脑电波的生物活动，学习宿主的复杂思维模式，并根据其表现最大程度地放大其生物异能。

分析完芯片收集的数据之后，卡莉和她的团队就可以做出细微的特定化调整，对虚拟智能芯片进行编程，协调个人体内的放大器，取得更大的成果。目前的测试显示在90%的对象上生物异能有了10%到15%的提升，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但是就像生物异能领域绝大多数研究一样，他们只是刚开始接触皮毛而已。

尼克又躺在床上，因为颈椎上挨了一针而痛苦的喘气。“我现在更强了，对吧？”他轻声说道，甚至露出一点微笑。

“我没法只看看读数就告诉你结果，我需要回到实验室才能运行这些数据。”卡莉回应道，避开这个问题。

“我能感到自己更强了。”小男孩自信的说道，闭上了眼睛。

卡莉警告性地拍了拍孩子的腿，从床上站起身来。“休息一下，尼克，”她离开了他的房间。

第三章

卡莉关上尼克的门，注意到亨德尔从大厅中走过来。亨德尔穿着他日常的那一套衣服，黑色的裤子和黑色的保暖长袖衬衫。

亨德尔个子很高，一米八三还多一点。脖子、胸部和胳膊都很粗壮，嘴巴上面和下面的胡须都修剪地整整齐齐，盖住了下巴和上嘴唇，但脸颊上干干净净。他的头发带一点棕锈色，同他的名字一样说明他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然而，他暗色调的皮肤和家族姓氏米特拉又暗示他的混合血统，实际上他是在新加尔各答的郊区出生的，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卡莉觉得他的父母还住在那里，虽然他的父母已经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她和老爸格里斯姆的关系就不怎么样，和亨德尔根本就没法比。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和父母说话了，自从他们抛弃了他，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把他扔到生物适应和训练计划中以来就没有交谈过。生物适应、训练计划、“升华计划”的开放性截然相反。“升华计划”有格里斯姆学院的支持，而生物适应和训练计划在联盟最机密的军事研究所中进行，最后以惨败而告终。项目背后的主脑人希望生物适应和训练计划的执行者不受到其家庭的干涉，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让父母们相信生物异能者非常危险。他们让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感到羞耻，甚至是害怕自己的孩子，希望在学生和家庭之间掘出一条鸿沟。就亨德尔而言，他们做的相当成功。

亨德尔走得很快，明显有什么目的，迈着又大又快的步子。他不去理会经过的房间中孩子们投过来的好奇目光，只是紧紧皱着眉头，故意看着地板。

现在这儿有人像一名士兵一样走路了，她想到。

“嗨！”亨德尔迅疾如风地走过，似乎对她视而不见，卡莉吃惊的喊道。“看看你要去什么地方！”

“嗯？”他说道，突然停下脚步，从他的肩膀上回头看了看。这他才注意到她：“对不起，我太急了。”

“我和你一起走。”她提议道。

亨德尔又恢复了步速，卡莉又落后了他一大步的距离。每走几步卡莉就要小跑一下才能跟上。

“你刚才去找尼克了？”他问道。

“他在生气，觉得你对他很不公平。”卡莉回答道。

“他很幸运，换作我那个时候，他的脑袋会挨上一记重拳，打得他耳朵出血。现在我们拥有的手段只是禁闭和说教，所以这些半大小孩一个个乳臭未干。”亨德尔低声说道。

“我觉得他们还只是十来岁的孩子，而不是生物异能者。”卡莉浅浅地笑着提醒他。亨德尔的语气总是很强硬，但是她知道亨德尔绝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自己工作中的孩子们。

“需要有人让小孩们强硬起来，不然他就会成为那种跑到酒吧泡女人的家伙，要是动起手来就用生物异能把对方干倒。”亨德尔警告道。

“他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大玩笑，直到酒吧里面的其他人被惹毛了，在他没注意的时候用酒瓶在他脑袋上开瓢。”

卡莉喜欢亨德尔，这只是他悲观冷酷的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他的话当然有一部分是真的，确实有几个异能者的行事方式就好像他们自己受到禀异天赋的垂青，无坚不摧。但是他们的天赋是有限的，他们需要时间产生质量效应场，需要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疲劳很快就会袭来。一两次令人大开眼界的生物异能展示之后，他们就会虚弱不堪，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有几个文件箱的文件都是生物异能者炫耀超能力的案例：有的人在赌场的轮盘赌或者掷骰子的时候出千；有的人在篮球比赛的时候改变球在空中飞行的轨迹；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人开玩笑，抽走他们屁股下面的凳子。他们这些行为的后果通常很严重，根据已经查清的案例，愤怒的匪徒会为这些小小的冒犯袭击甚至杀害生物异能者。

“尼克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会得到教训，我们最终会让他明白的。”她向他保证。

“也许应该有个老师用震击器打他一下。”他面无表情地说。

“别看着我，我就从来不带震击器。”卡莉笑了笑，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又快走两步，免得被甩开。

震击器——小型电击武器，奥尔德林实验室生产，能把学生打得失去意识，是“升华计划”中所有人员的标准装备，以预防某个学生对计划成员或者同学进行严重的生物异能攻击。出于法律原因，所有的非生物异能成员都应该在工作时随身携带震击器，但是卡莉公开反对这条规则。她憎恨震击器，并认为这东西会把各方拉回到生物适应和训练计划中各方之间互不信任并的恐惧状态中。而且，在“升华计划”多年的执行中，从来没有职员需要使用震击器。

希望上帝保佑以后也没人使用震击器，她这样想着。她大声问道，“那我们这样着急地是去哪儿？”

“看看吉莉安。”

“能不能等一下？吉罗正在读取她的数据。”卡莉问道。

亨德尔抬起眼睛，充满疑惑：“你没有在一边监视么？”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亨德尔从来对吉罗不太热情，可能是年龄的差异，吉罗是职员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也可能是因为个性的冲突，吉罗是个乐天派，总是嘻嘻哈哈，性格外向，健谈，而亨德尔一言以蔽之，禁欲主义者。

“我对吉罗并没有成见，但是吉莉安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安慰她道，虽然她也知道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你太关心她了。”

“这很有趣，这句话竟然是你说的。”他回答道。

卡莉没有理会这句话。她和亨德尔在吉莉安身上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这对其他学生并不公平，但是吉莉安很特别，她比其他人更需要帮助。

“她很喜欢吉罗，他自己也能做的很好，你不用像一个保护过度的家长一样在他身边转悠。”卡莉解释道。

“这和他读取数据没有任何关系，格瑞森想要再来探望一下他的孩子。”亨德尔低声说道。

卡莉停了下来，紧紧抓着她的伙伴的手肘，这让大个子趔趄了一大步，转过身来

面对着她。

“不行。我不希望她从你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她坚定地说道。

“我负责这一块的安全工作，所有的探访要求都要经过我的许可。”亨德尔反击道。

“你是不是在认真考虑拒绝他的要求吧？他是她的老爸！他有这个权利！”卡莉问道。

“如果我认为探访会对孩子产生威胁的话，我可以拒绝父母的要求。”亨德尔冷酷地回答道。

“危险？什么样的危险？”

“他是个瘾君子，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没法证明，而且你不能因为猜测就拒绝他的要求！除非你想被炒鱿鱼。”卡莉反驳道。

“他想要后天就来！我要看看吉莉安是不是同意。如果他再等几个星期，让她心理上再适应一下，会更好。”亨德尔说。

“是啊，没错。这要看怎样才对她最好。你个人对格瑞森的感觉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卡莉挖苦道。

“吉莉安需要日常的生活，保持稳定，你也知道如果日程被打乱了，她会非常不安。如果他想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他可以像其他父母一样，一两个月就来看望一次，而不是在他方便又顺路的时候一年才来一次。这种不请自来的探访对她太难了。”亨德尔坚持道。

“她会处理好的，我会告诉吉莉安她的老爸来了。你回到办公室去，批准格瑞森的请求。”卡莉说道，眼睛眯着。

亨德尔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是终于识趣地闭上了。

“我会处理好的。”他低声说道，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头也不回的回到大厦的行政办公室一边。

卡莉看着他走开，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吉莉安心思极为缜密；她能读懂其他人的感觉，然后做出反应。而且这个小女孩很信赖亨德尔。如果他告诉吉莉安父亲要来，几乎可以肯定她会选择不同意探访的立场，采取被亨德尔感染的对立行动。这对格瑞森来说太不公平了，对他的女儿也不公平。

吉莉安的房间在寝室楼的另外一端，那里噪音和侵扰很少。卡莉走到门前，她似乎已在自己的脸上贴上了一层欢快的表情。她举起手轻轻敲了敲，但是答话的不是小女孩，而是吉罗。

“进来吧。”

门打开了，吉莉安坐在桌子旁边。她瘦瘦的，身形很突兀，是她年龄组中个子最高的孩子，比其他人都高好几英寸。她细细的黑发几乎垂到肩上，两只大大的眼睛在她的锥子脸上分得很开。卡莉猜测她和妈妈应该长得很像，因为除了细长的身条，她和格瑞森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相似之处。

吉莉安十二岁，和尼克一样大。事实上，“升华计划”中几乎一半的孩子来自差不多相同的年龄段。十三年前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工业事故，每个事故都发生在不同的人类殖民地上，前后一共相差四个月。发生的环境很可疑，但是调查显示这些事故之间并没有关联。当然，这并没有平息超网上阴谋论主义者的猜测，他们拒绝相信这只是一串疏忽和巧合形成的事故。

第三起事故最具毁灭性，最初的报导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有毒物质灾难。一艘满载的运输船从艾德菲尔出发，去艾什兰德的途中在大气层爆炸了，所有船员都死了，致命的零号元素泼洒在整个杨多阿殖民地上空形成阴云，数千名在子宫中的孩子受到影响。

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受到长期的有害影响，但是几百名未出生的孩子得了明显的综合症，从癌症到器官损害，出生缺陷，甚至是自然流产。然而，确实有一些孩子在悲剧性的统计数据中完好无损，经过诊断，三十七名孩子不仅完全健康，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明显的生物异能潜质，他们现在都在格里斯姆学院。

吉莉安带着被打扰的紧张感看着屏幕上的作业，有时候她会像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然后，如果她的脑海里有什么不可探知到的开关拨动了一下，她就会爆发，一阵激动，在电脑上打出答案，由于速度太快，有时候她的手指看上去一片模糊。她的答案从无例外，总是百分之百正确。

“这儿都搞定了？”卡莉问道，问坐在房屋角落里带着装备忙乎的助手。

“刚忙完。”吉罗微笑着回答道。

吉罗只有二十五岁，是个帅哥，而且身材匀称。他的体型是美洲祖先和亚洲祖先的良好合体，头发染成了暗红色，做成长而尖又一团糟的发型，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吉罗总是带着轻松自信的魅力，顽皮的笑容让他在比他小的孩子当中也更受欢迎。

我年龄太大了，她意识中的一个角落这样责骂自己，她尖锐地想要忘记这一点。

“吉莉安今天干得很棒，对吧，吉莉安？”吉罗又说道，转过头向小女孩微笑。

“我想是的。”小女孩嘟囔道，虽然她没有把眼睛离开电视机。

吉莉安有开心的日子和不开心的日子，不过她和卡莉说话，这就暗示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有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她说道，走过去站在吉罗身边。

和其他任何小孩在一起，卡莉都会坐在桌子边上，或者把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安抚他们。但是对吉莉安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最轻微的指尖对皮肤的接触也会让她产生过激的反应，好像在用火钳烫她。而另外的时候，她的所有感觉又好像都湮灭了，好像神经末梢完全坏死。这让卡莉进行研究时每天都需要的读数工作非常困难。幸运的是，吉莉安似乎对吉罗反应不错，他似乎总能得到数据，而不让吉莉安感到不适。

“你爸爸要来看你。他过两天就来。”

她等着吉莉安的回应，看到小女孩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她松了一口气。吉罗也注意到了吉莉安情绪的微小变化，迅速做出了反应。

“我敢打赌他等不及想要再见到你了。”他说道，语调中洋溢着生气。

小女孩向他们转过头，现在她却一脸阴沉。“我可以穿他给我的衣服。”她说道，声音遥远而空幻。

格瑞森上次来探望女儿的时候给了她一件衣服，那差不多已经是九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卡莉怀疑这件衣服是否还合身，但是她不会问这个问题，这样非把气氛破坏了不可。

“我打赌他宁愿看到你穿着学校制服，”吉罗不失时机地敲边鼓。

“让他看看你学习课程有多么努力。”

吉莉安皱了皱眉头，愁眉不展地穿上了学校的制服，眉头展开，笑容又回来了："他喜欢谈些学校的事情。"

"那是因为他为你的聪慧而感到自豪。"吉罗又说。

"我需要把作业做完。"吉莉安突然说道，现在她突然想起来学业的事情，把功课摆到第一位。她的思绪一下子锁在学习的念头上，其他一切都不管不顾。她转回到电脑屏幕前，定定地看着屏幕不动。

卡莉和吉罗对她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已经很熟悉了，没有再打扰她，离开的时候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

"我们单独相处一会，怎么样？"他们一起走到大厅里的时候，吉罗悄声说道，把手扣在卡莉的腰上。

"别在孩子们能看见的地方这个样子，"她斥责道，开玩笑似的推开他，他往后退了一点，但是没有放手。

"我们可以回到吉莉安的房间里面去，她甚至不会知道我们在那儿。"他建议道，把卡莉拉得更近。

"这一点也不好玩！"卡莉喘着气，又用力用肘子推了他一下。

吉罗的手放了下来，故意夸张地大叫了一声，弯下身子，假装喘气。卡莉翻了他一眼，继续向前走。

"小心，士兵，你不能这样殴打无辜的平民。"他说道，站直了，小跑着跟上她。

"你这样哪是无辜平民，而且，现在我也是平民了。"她说道。

"你可以让一个女孩不再是士兵，但你不能让自己军人的气质消失不见，"他笑着回答道。

这是个没有恶意的玩笑，吉罗总是拿她的军事背景打趣，但是这让她想起了尼克拿她跟亨德尔相提并论。

"吉莉安似乎今天表现不错。"她说道，急切地想要转换话题。

吉罗耸了耸肩，他的表情显示他很认真。

"她仍然不和其他孩子一起交往。而且她落后于班上其他人很多。"

卡莉知道他指的是生物异能，而不是学业。甚至就是在"升华计划"里这么多天才少男少女中间，吉莉安也非同寻常。在三岁的时候，她就被诊断为轻度的高级功能孤独症，这几乎让校董会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最终他们还是仁慈地同意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格瑞森慷慨地捐了一大笔钱，另一部分原因是吉莉安展示了她比其他孩子，或者说在短短的有记录的人类生物异能史上，比其他所有人更大的生物异能潜力。

被广泛认可的科学认为，生物异能潜力是在幼年早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力固定，稳定在一个不变的级别上。"升华计划"之类的项目目的就是教生物异能者如何完全利用其天赋，把他们的内在能力全部开发出来。就吉莉安而言，在学校进行的常规测试表明她的生物异能一直以一个不太规则却无可否认的曲线上行，这在以前闻所未闻。

吉莉安的生物异能和班上其他同学之间的差别一开始比较大，现在更大了，吉莉安在将生物异能转换成可以见效果时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她独特的认知过程，她一直挣扎着领会集中注意力的技术，这样才能让身上的放大器与大脑的电子脉冲协调起来。简而言之，她还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而且似乎没有一个老师知道怎么去

教她。

“也许校董会在一开始是对的，这对她来说太难了。”卡莉叹了一口气。

“和她的父亲见面也许会有所帮助，亨德尔知道格瑞森要来，是什么反应？”吉罗说。

“跟你想的一样，他在想办法拒绝格瑞森的要求。”她回答。

“让我猜一下，你官大一级，压着他同意了。”吉罗又微笑道。

“少扯军队里这一套。”她不耐烦地说。

“对不起。”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不过仅仅过了一秒钟，他又笑容满面。

“嗨，为什么你今天晚上不早点下班呢？我可以帮你打卡，你到我的房间来，你可以舒舒服服在那儿呆着，放松一下，然后我忙完了就可以去找你。”他提议道。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的主意。”她也充满意味地笑道，手里拿出万用表。

她瞄了周围一眼，确保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走廊里，然后迅速地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别让我等一晚上。”

第四章

“看看你要去哪儿，人类。”

佩尔几乎撞上了突然冒出来的克罗干人，克罗干人瞪着他，显然在找茬准备动手打架。一般来说佩尔谁也不会怕，尤其是外星人就更不在话下，不过他还是很明智地为一座怒气冲冲的八尺高的肌肉疙瘩山破了例。

“对不起。”他低声说道，一直避免眼接触，直到这尊尺寸庞大的爬虫重重走开，另找其他地方满足杀戮的欲望。

一般来说，佩尔不会这么不小心，差一点撞上小坦克大的会说话的蜥蜴，就算在欧米茄拥挤的街道上也不会，都是因为脑子里其他的事情分了神。地狱犬送他来与一个新的终结点恒星系统的联系人碰面，但是这名联系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光是这一点就够佩尔紧张了。随后，他走向隔壁街区自己租的公寓，却觉得自己好像被监视了。

他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跟着他，但是地狱犬训练特工的时候曾叮嘱，无视自己的直觉是会招来杀身之祸。不幸的是，欧米茄不是那种你可以一边闲逛一边从肩膀上能往回看的地方，你必须时刻注意在往哪走，如果你不想最后因为肚子上莫名其妙地插了一把刀而完蛋的话。

欧米茄是一座坐落在终结点恒星系统的巨型空间站，和已知的银河系中的任何设施都不一样。这颗小行星体型巨大而外观极不规则，它的核心富含重金属，矿藏几乎被挖空，这些矿藏用来建设覆盖星球每一寸表面的各个建筑。其真实的年龄已经不可考，虽然每个人都认为它在普罗西安人消失之前就已经被建好了。不过，普罗西安人神秘的消失以后谁是第一个在这里定居下来的种族，大家的看法却不一样。

空间站漫长的历史上，曾有几个族群主张将这里占为己有，不过没有谁在这里实际控制时间能超过几年。现在这里是大本营空间中不受欢迎之人的会议中心，也是这些人恒星际商务的中继站。这些不受欢迎的人主要是巴塔里安和萨拉里安人的里瑟尼支系，还有雇佣兵、奴隶主、刺客和各个种族的逃犯。

虽然这里占据地盘的种族之间偶尔也会爆发战争，不过欧米茄现在却是终结点恒星系统事实上的首府。有的派系在空间站上已经驻扎了几百年，每个新来的种族都在空间站的外面建立自己的建筑，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他们的努力将欧米茄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漂浮城市，而这座城市分割成若干独立的街区，每个街区都有自己极不协调的建筑和随心所欲的设计。从远处看，空间站的外延极不协调，甚至一点也不平衡。小行星上的主接点中心向各个方向伸出长长的胳膊，而胳膊上又延展出奇形怪状的枝节。各个街区中，建筑看起来随意搭建，没有任何目的和规划，街道七扭八拐，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转个弯，有时候转着转着就回去了，形成一个让人恼火的死巷子。甚至空间站的居民也会很快迷路，或者晕头转向，对新来的人来说，这里完全摸不着头脑。

佩尔来过欧米茄多次，这些恼人的事情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他仍然痛恨这个地方。空间站充斥着各种种族，甚至人类在这儿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与大本营空间有秩序、和谐、甚至是乏味的共处相比，欧米茄的大街熙熙攘攘、肮脏，而且危险。这里没有执法者，存在的少数规则就是由各个地盘的实际控制人雇佣暴徒结成帮派执行的，犯罪肆虐，谋杀成风。

不过这并没有对佩尔造成什么困扰，他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他在欧米茄有自己的事情。空间站的每个角落都散发出十几个种族混合起来的臭味，各种奇怪的香水怎么也掩盖不住汗水和尿素的味道，各种无法辨别的食物气味从开着的窗户和门里飘散出来，垃圾在背街小巷随意散落。

味道已经很糟糕了，但是这里的声音更让人难受，和参议会空间不一样，这里的绝大多数种族拒绝使用通用贸易语言。他一路向前走的时候，耳朵里充斥着无休止的杂音、哼哼声、咆哮和刺耳的尖叫。他的自动翻译机在这里毫无用处，因为没有针对各个星球的方言进行编程解码。

各个种族甚至连空间站的名字也没法达成一致。每个种族的人对它都有不同的称呼。无法发音的阿萨利族语言可以粗略地翻译成“邪恶之心”，图里安语言中这里的意思是“无法无天的地方”，而萨拉里安语称之为“秘密之地”，克罗干人则管它叫“机遇之地”，为了方便起见，佩尔腰带上的自动翻译机把这些所有的词语翻译成人类的“欧米茄”，也就是一切的终结。

虽然他也不想来这儿，但是他还有事情要做。地狱犬送他来和联系人做一个中介，佩尔知道最好不要惹毛幻影人，当然，这并不影响佩尔和他的团队接一些上面可能不同意的能捞到外快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做对，按照指令完成任务，保持低调，不要犯错误，不为自己未经授权的行为招来不必要的注意。

佩尔琢磨，除非他们已经知道了，怀疑自己是否被一名地狱犬特工盯上，也许整个工作就是把他扔到欧米茄的街头，在这儿死个人类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只有一个办法来发现是不是这样。”他低声说道，开始快跑，幸运的是他没有穿任何可能带来行动不便的护甲。

他飞快的奔跑，躲避着拥挤的人群，转弯、旋转，在外星人的惊呼中走开，无视他们发出的难以理解的威胁和咒骂。他急速变向，拐到一个没有人的背街小巷，里面到处是垃圾罐子、废品箱和成堆的垃圾。

他闪过几个关得紧紧的门廊，在一个大垃圾箱后面蹲下，身子压得低低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调整角度，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巷子里从头到尾是什么样子，而且不用探出头，让自己暴露在外。

一会儿他的跟踪者就出现在视野当中，从大街上猛跑进这条荒凉的小巷，出现在拐角的地方。这个人体形不大，至少比佩尔矮三十公分，从头到脚都罩着黑衣服，头巾紧紧罩着追踪者的脸部。

那个人停了下来，脑袋摆来摆去，看佩尔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他掏出一支手枪，不断调整方向，小心地向前走，随时准备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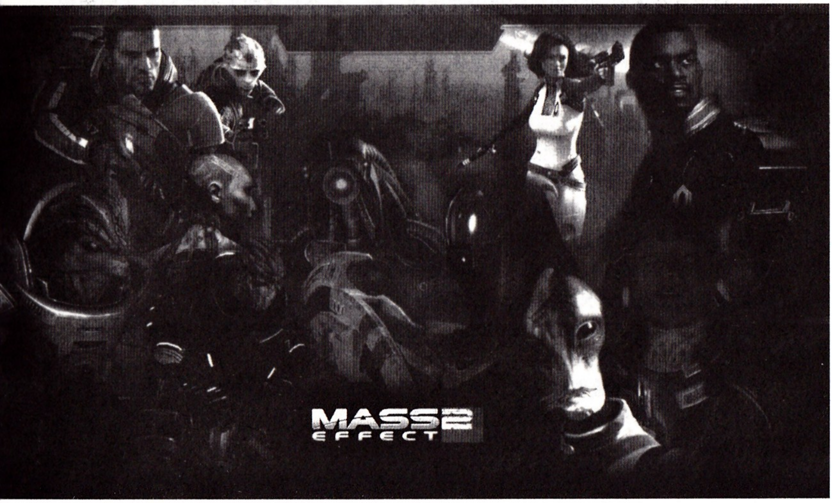
佩尔可以掏出自己的武器；他有好几支武器可以选，可信赖的哈涅·凯德尔手枪就在身上挂着，匕首插在腰带里，还有靴子里的小型紧急自制手枪。那个家伙好像没有穿什么可以装备动力护盾的战斗服，所以只要打准一枪就可以要他的命，但是把追踪者干掉没法让他说出追踪自己的原因。于是，他只能静静地等待对手过来。

这个人继续前进，走在小巷中央，显然不想让自己离门太近，也不想让自己走在敌人可能藏身的箱子旁边，以防敌人突然跳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的脑袋还在不停地晃，犹犹豫豫地看着每个可能藏身的地方，一看就是好一会。

目标越来越近，也许只有三米远了。佩尔在镜子里盯着他，直等到那个家伙脑袋从他这个方向转开，然后冲出去，朝他猛扑，攻击力全在敌人握武器的那只手上，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

佩尔用左手抓住敌人前臂，然后用右手掰手腕，让手枪朝向敌人自己，脚用力一蹬，用动能和自己的块头把对手扑倒，使其失去平衡。

他们滚到街上，手枪震了下来，佩尔听见对手发出了一声男人的尖叫。他们很快扭作一团，但是佩尔更强壮，而且他们一起倒在地上的时候，佩尔占据了上面的优势位置。佩尔把对方拧过来面朝下，然后把前臂勾在他的下巴上，用力扼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还扭着敌人的手腕，把敌人的胳膊扭到背后。



他身下的这个家伙一直在挣扎蠕动，但佩尔的胳膊就像铁棍一样有力，敌人完全无法取得优势。

“你是谁？谁叫你来的？”佩尔在他的耳边用通用星际贸易语言低声说道。

“格洛。”回答很紧张。

佩尔稍微松了松他的胳膊：“格洛派你来的？”

“我就是格洛。”佩尔的自动翻译机将他的话变成英语，但是他依然认出了说话人的母语，紧闭的环境面罩后面传出来的声音决不会有错。

佩尔厌恶的哼了一声，放开夸里安人，站了起来。

“你应该在酒吧和我见面的，”他说道，并没有把他的联系人从地上拉起来。

格洛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破了。他和佩尔见过的每个其他夸里安人一样，比一般的人类稍微矮小一点，穿着好几层不合身的衣服。黑色的面罩盖住了他的脸，不过在扭打中已经被撕开，露出了光滑反光的面具，他的特征也就消失不见。

“对不起，我安排了会面，这样我可以从一个安全的距离上观察你，确保你是一个人。过去我有太多的会面，本来只应该和一个人见面，但是只不过是诱惑我进入他们的伏击圈。”夸里安人回答道，说的是英语。

“为什么这样，你常耍滑头吗？”格洛漂亮的人类口音把佩尔镇住了。

“我说话算数，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夸里安人，他们认为我们只是食尸鬼和盗贼。”格洛向他保证。

那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如此，佩尔心中想。

“我本来准备跟你回到公寓的，然后和你在那儿面对面的谈话。”夸里安人继续说道。

“但是你抽出一支手枪对着我。”

“只是为了自卫，你跑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我害怕你会杀了我。”格洛抗议道。

“我现在说不定也想杀了你。”佩尔回答道，不过这只是个空泛的威胁，地狱犬需要这个夸里安人好好活着。

格洛一定已经感觉到自己脱离了危险，因为他背朝着佩尔，并且从地上捡起了手枪。

“我们可以现在去你家，然后继续秘密商谈我们的生意，”夸里安人提议道，把手枪挂在衣服里的什么地方收好。

“不，就在公开的地方。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住在哪儿。你可能会杀个回马枪，偷袭我。”佩尔说道。

格洛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我知道一个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格洛带他来到本地区一个赌场里。他们进去的时候，一个全副武装的克罗干人朝他们稍微点了点头。他们头上的标牌是多种语言书写的“财富巢穴”，不过佩尔怀疑是否有人在这里发过财。

“你经常来么？”格洛领他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时佩尔问格洛。

“我和老板有个约定，这儿没人能打扰我们。”

“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就在这儿见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必须要确信你是一个人。如果我领着一大堆人类雇佣兵到这个赌场来，奥尔萨一定很不开心。”

佩尔觉得他发奥尔萨这个音时的声调变化让奥尔萨这个音听起来像个沃鲁斯人，但是他也不能确定，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佩尔坐在格洛对面的位子上，吃惊的发现这个地方几乎是空的。两名四只眼睛的巴塔里安人正在掷骰子，几个圆墩墩的沃鲁斯人在玩一个像是西洋双陆棋一样的游戏，还有几名人类聚在屋子中间打扑克，一个萨拉里安商人眼神游移不定，警觉地看着他们。他宁可去脱衣舞夜总会，每个人都有一个阿萨利族舞娘搂着，但是他并没有抱怨。

“没有类星体赌博机，”他注意到。

“太容易被攻破了，维修起来也太贵了。”夸里安人解释道。

一名人类女侍者走了过来，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大杯子，然后迅速离开，没有任何眼神接触。可能她以前是个有魅力的美人儿，很久以前是。她转身离开的时候，佩尔注意到她的脚踝上有个电子定位器，这一般是奴隶主们用来追踪定位自己财产的玩意儿。

他恶狠狠地咬牙切齿，一个人类被异族主人当做奴隶这个念头让他感到恶心，但是他也帮不了这个女人什么忙，至少现在不可以。最后审判日会很快到来的，他向自己保证，而且正义会像暴雨一样洒落到这些恶心的异星奴隶主脑袋上。

“我请客。”格洛说道，朝桌子前面的佩尔点了点头。

这看起来像是一杯异星的啤酒变种，不过他以前有过惨痛的教训，不要吃那些非人类场所提供的人类饮食。如果他幸运的话，食物只是索然无味或者有些发苦，如果他运气不好，他就要花上半个晚上呕吐。

“我不喝酒，你为什么啥也不喝？”他推开了杯子，满腹狐疑地问道。

“病菌。”格洛解释道，敲了敲头盔上的脸部护板。

佩尔点了点头，自从夸里安人被自己养育的盖斯族赶出家园之后，几乎所有的夸里安人都住在移民舰队上，这支流浪舰队有几千艘战舰，在大本营空间内漫无目的的游荡。几十代人都这样孤零零地活着，精心控制的环境已经让夸里安人的免疫系统对银河系中每个星球上都肆虐的病菌和病毒都失去了作用。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在褴褛的衣衫下穿上了针对体型特制的隔离环境装，并且在公众面前从不摘下自己的气密面甲。

这也引起了夸里安人实际上是神经机械者的流言，他们的衣服和传感器之下实际上是有机物和机械的混合体，佩尔知道真相并不如此阴险，一名夸里安人只是不能在舰队之外不穿着气密套装和面具活下去而已。

“让我们谈正事吧，你说你可以向我们提供移民舰队的传送频率和通讯密码。”佩尔说道，话题转向当前的任务。

幻影人和地狱犬对移民舰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盖斯族攻击大本营之后，这给了幻影人很大的启示。绝大多数人认为夸里安人只是麻烦，一千七百万难民在老式又年久失修的战舰上挣扎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从一个恒星系统游荡到另外一个恒星系统，徒劳地寻找一个适合居住又没有人的行星，这样他们就可以建立自己新的家园。

夸里安人对任何已建立的殖民地的最大威胁是他们会耗尽当地资源，比方说会

把一个恒星系统内小行星带上的贵金属和零号资源储量一扫而光，而且几千艘不期而至、型号各异的战舰不可避免地会对通讯和正常的星际旅行造成干扰。这些恼人之处让夸里安人在任何空间的文明地区都不受欢迎，但是说实话没有任何人害怕他们。

然而，幻影人能够看出比破旧的衣装和残次的战舰更多的东西。从技术上讲，他们和其他任何种族都是等同的。夸里安人创造了盖斯族，而盖斯族成为银河系的瘟疫。而且他们依靠一千七百万个体在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着文明，而没有借助什么行星资源。谁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造化呢？

移民舰队也是已知的银河系中最大的单体舰队：数千艘战舰，从微型的穿梭机到巡洋舰到三艘巨型生活飞船，这是宇宙空间和农业工程的奇迹，他们靠这个提供了整个舰队所需要的初级农产品资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是，舰队中的大部分飞船都是有武装的，虽然具体多少，武装到了什么程度并不为人所知，大家对夸里安人的舰队所知不多，因为这是个完全隔绝的社会，自从三个世纪之前他们被流放之后，没有外部人士可以登上他们的飞船。

幻影人并不信任拥有如此多飞船和秘密的外星人。如果能拿到夸里安人的密码和通讯频率，地狱犬就能监视移民舰队的战舰通讯，这需要幻影人自己的飞船可以靠得足够近，能截获信号而且不让移民舰队发现。佩尔不知道幻影人准备怎么成功执行计划的这一部分，不过他不需要关心这个，他来这儿只是来拿到密码和频率。

“实际上我没法给你通讯密码，我离开舰队之后，他们就更换了密码。”格洛说道。

佩尔咬着嘴唇，不让自己骂出声来，他早就应该知道不要相信格洛，他是移民舰队的被放逐者。夸里安人在飞船上没有那么多空间和资源安排一座监狱，所以他们处理罪犯的方式就是把他们赶出夸里安人的社会，扔到最近的无人居住行星或者空间站上。所以格洛被扔到欧米茄上。

“你究竟要犯下多么恶心而扭曲、变态的罪行才会被一个乞丐和盗贼组成的种族赶出去？”佩尔不禁在心中向自己发问，他怀疑格洛是个杀人犯，强奸犯，或者是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东西，我可以向你引荐一个人，他可以提供你想要的信息，不过要付钱。”格洛继续说，根本无视佩尔已经气得要爆炸。

肮脏的一手托两家的王八蛋。

“我们的生意不是这样的。”

“你需要学的灵活一些，即兴发挥，适应环境。我们这种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一开始发现自己在这座空间站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他耸了耸肩。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你扔到这儿，而这儿只是另外一群需要清理的人渣。

虽然心存蔑视，佩尔还是勉强表示出了对格洛的尊重。甚至在欧米茄上，夸里安人也不受欢迎，和银河系其他地方一样。他能活到现在就是其狡诈和智谋的最好证明。不过这也发出了警告：不能相信他。佩尔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向幻影人报告，但是他也不准备相信这个夸里安人。至少在不了解他的时候，不行。

“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被赶出去了。”

格洛犹豫了一下，他的面具之后传来一声也许是叹息的声音：“大概十年之前，我想要和收集者们做生意。”

佩尔听说过收集者的名头，虽然他一个都没见过，实际上很多人，包括佩尔在

内，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传说中，他们更像是恒星间的都市传说，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种族。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第一次出现在银河系中大概是五百年前，据说是在一片星图上没有标记出来的空间，那儿要不是欧米茄四号质量效应中继站，谁都去不了。如果传说没错的话，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五百年左右，人们对这个高深莫测的种族和神秘的家园一无所知。他们孤立到了极点，收集者只是在欧米茄上和附近的几个有人居住的星球上偶尔现身。即便如此，空间站也经常几十年没有报告发现收集者，只是偶尔有几年会有零星的全权公使进行访问，和其他种族做一些贸易或者以物易物。

收集者们来到终结点恒星系统的机会就更稀少了，据报告，他们说其他种族拜访他们的领地将是不可容忍的。尽管如此，过去几个世纪还是有无数飞船胆敢尝试通过欧米茄四号中继站去搜寻他们的母星。当然，没有一艘回来过。战舰、远征队和探险舰队的数量多得让人吃惊，不过都在欧米茄四号中继站的那一边消失了，这也引发了对中继站那边的端口究竟有些什么东西的无数猜测。有些人相信对面是个黑洞，或者是恒星的中心，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收集者自己可以利用这些中继站。

其他人说那里是未来主义者理想中的天堂，穿越过去的人在田园牧歌般的星球上过着奢侈的生活，根本没人想回到现在充满暴力无法无天的终结点恒星系统。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收集者们拥有某种强悍的防御技术，独此一家，极度先进，任何穿过质量效应中继站造访的异星飞船都被打爆。

但是佩尔不知道他该相信哪种理论。

“我觉得收集者一直都只是神话传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尤其在大本营空间之内。不过，我可以以个人经验向你保证他们是绝对真实的。”

“你帮他们做了什么交易？”佩尔的好奇心被勾起来，问道。

“他们想要两个纯净的夸里安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全部生命都在舰队上度过，没有被其他世界去过，也就是没有被污染。”

“我以为所有的夸里安人都离开过舰队进行朝拜。”佩尔说道，指的是夸里安人的成人权利仪式。

“那些病得太厉害的人，或者身体太虚弱而不适合去殖民地生活的人，可以是例外。更少见的情况是，一个具备有价值技能的人，或者天才，可以从海军上将那里得到豁免书。”格洛接着说。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可能被抓住，但是他们开出的条件太好了，无法拒绝。”他又说道，几乎带着遗憾的语气。

佩尔点了点头，这才符合他听说到的情况。收集者们要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寻求用机械或者技术与其他生物进行交换。不过传说中他们远远超过简单的奴隶主。他们的要求一般来说总是非同寻常，甚至是匪夷所思：二十四个萨拉里安左撇子，十六对巴塔里安双胞胎，来自封地的父母所生的克罗干婴儿。收集者们提供的回报是强悍的技术和知识，比方说拥有新型质量驱动设备，大幅提高发动机效率的飞船，或者是先进瞄准四号模组缓存，它可以大幅提高武器射击的精度。最终，这些技术都会被银河系社会整体接收吸纳，但是几年之内这些技术会让做交易的人取得大幅度的领先，至少传说是这样的。

这个种族中任何人的姓名都不为人所知，他们愿意支付奢侈的代价拥有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只要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所以大家管他们叫收集者。就像神话所覆盖的欧米茄4号中继站那一边的领域一样，也有很多理论试图猜测并解释他们这些没有逻辑的要求背后的动机。有些人相信这种需求有很重要的宗教意义，其他人则将之视为变态性嗜好或者可怕的烹调口味的证据。

如果收集者们像格洛说的那样真实存在的话，佩尔倒想支持一下接受度最广的理论，也就是他们对其他种族进行基因实验，虽然他们甚至都没法猜测这些人准确的本质或者目的，不过还是可以足够让任何存有理智的人起疑。

“如果收集者是真的，为什么不去做些什么事情阻止他们的行为呢？”他问道。

“只要你能从交易中获利，有谁在乎呢？他们出价是价值好几百万信用点的东西，而你所需要付出的所有代价不过是拿几个囚犯去做交换。他们也不过是天杀的奴隶主而已，他们开价更高。”格洛回答道。他夸张的质疑只用了一句话就代表了终结点恒星系统广泛的存在的态度。

大本营空间内是不允许奴隶制的，但是在终结点恒星系统这是可以被接受，甚至是普遍存在的行为。不过收集者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道德不是佩尔要关心的事情。

“就没有人为他们躲在中继站之后的事情担心么？他们可能在研发新的基因武器。如果他们研究我们的种族，找出可以攻击的弱点和缺点呢？”

格洛哈哈大笑，他的面具甚至发出了遥远和空洞的共鸣声。

“我毫不怀疑他们在研究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么做已经有五百年的时间了。如果他们准备入侵，那早就动手了。”他承认道。

“难道你就不好奇么？”

“好奇的人都已经穿过了欧米茄四号中继站，而且他们没有回来。我们这些留在欧米茄上的人都更担心会不会被邻居干掉，而不是担心银河那一边发生了什么。你想要在这儿活命，就得处处留心。”他提醒这位人类同伴。

好建议，佩尔想到。收集者们当然很有意思，而且如果他知道幻影人已经派特工去寻找收集者，他也绝对不会吃惊。

“你说过你可以带我去见能提供通讯密码的人。”

格洛点了点头，话题已经转回到他们现在的生意上，他非常高兴。

“我可以安排一次会面，对方是移民舰队中的护航飞船的船员，只是你要确保自己可以抓到一个活的。”他承诺道。



第五章

空中小姐微笑着欢迎他，声音温暖而诱人。

“欢迎登机，格瑞森先生。我叫伊琳。”

他不认识伊琳，可能她是新被雇佣的，他并不经常使用公司的穿梭机。伊琳有一双惊人的绿色眼睛，还有金色光泽的长发，不过好像都是染的。她看起来二十出头，不过她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年轻。

“见到你很高兴，伊琳。”他点头回道，发现自己朝她咧着嘴傻笑，自己对金发女郎总是没有抵抗力。

“我们几分钟之内还不会出发，但是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请跟我来，飞行员做最后起飞前准备的时候您先休息一下。”她提醒道，伸出手帮他拿公文包。

她在前面走的时候，格瑞森带着赞赏的心情研究了一下她的身材。她领他走过长长的门廊，来到船尾的私人VIP舱室。

“我希望您喜欢这里的一切。”到了的时候她说道，向前一步，为他打开舱门。格瑞森走了进去。

这间舱室同普通长途大型运输穿梭机上挤满人的简陋睡眠舱室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张豪华的大床，最先进的电视机，个人淋浴间和热水浴缸，全长的小酒吧，还有每个可以想像到的舒适性设备，这儿可以和行星上除了最昂贵的套间之外的任何宾馆房间相比。

“我们在八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达格里斯姆学院，格瑞森先生，起飞之前您还需要点什么吗？”伊琳继续道，把他的手提箱放到房间的角落里。

“我只想休息一下，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一个小时把我叫醒。”他身体内的每个关节都疼，而且他的脑袋在嗡嗡作响——红砂消退时的经典反应。

“当然，格瑞森先生。”她回答道，然后转身离开，关上了她身后的门。

他脱下衣服，突然意识到他流了不少汗。他去解衬衫上的纽扣的时候，左手还有一丝残留的颤抖，但是他会调整的，他不会让吉莉安看到他呆若木鸡的样子。他一丝不挂地倒在床上，床很暖和，他在柔软的丝被之下动都懒得动。

他听见飞行员启动发动机传来的震动声。当然，格瑞森自己也能飞，他依然记得如何操控这样的飞船。但是地狱犬现在需要他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他的身分掩护是考德·西斯罗普宇航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个中等规模的宇宙飞船制造商的总部位于伊莱修姆港。这个身分可以让他在银河系空间内使用私人飞船飞来飞去而不至于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主意，并且能为他向格里斯姆学院的校董会捐赠一大笔钱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这才让吉莉安得到“升华计划”的接纳许可。

以前假装当一个私家飞船的飞行员，为来来往往的政客们提供驾驶服务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他是享受豪华套间，并接受私人飞行员服务的人了。幻影人对那些他喜欢的人总是特别关照。

我打赌门内奥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在佩尔干掉他之前。

格瑞森坐在床上，思绪回到了佩尔最近的造访上，也许他的老朋友告诉了幻影人关于他吸食红砂的事情，如果组织感觉到他的瘾症对任务造成了威胁，地狱犬绝不会坐视不管。

伊琳是不仅仅是个空中服务员？为考德·西斯罗普公司服务的普通职位员工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怀疑其实西斯罗普是个被影子准军事组织控制的公司。公司几乎没有人，其他地方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地狱犬这样的组织存在。但是在各级职位和雇员文件中，公司梯级的各个位置，都散落着幻影人的特工。也许伊琳就是其中之一，也许她就等在外面，准备把冰锥刺进他的脖子，就像他对凯奥做的事情一样。

他在床上打了个滚，穿上墙上挂着的绒布睡袍，然后按下呼叫按钮，几秒钟之后就响起了敲门声，格瑞森犹豫了一下，然后在控制面板前面挥了挥手。门滑开了，他抗拒了跑回床上的念头。

伊琳就站在门口，全部的武装只是永不停止的甜美微笑和自信的态度。

“您有什么需要，格瑞森先生？”

“我的衣服，你能不能洗一下，然后熨好？”

“当然可以，先生。”

她走进房间，收起他乱扔的衣服，以冷静而熟练地动作都收好。她身上有一种自信，一种经过特别军事训练的标志性的专业感，或者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他想要看着她而不被她发觉，希望能捕捉到她不经意地偷瞄他一下。如果她为地狱犬效力，她一定受过指示，要密切注意乘客。

伊琳站起身来，转过身面朝他，胳膊下面夹着一大堆衣服。经过良好训练的笑容从脸上消失了，格瑞森意识到自己还在直愣愣地看着她。

他摇了摇头，把这些阴暗的思想从脑海中赶走：“对不起，我在想些别的事情。”

她的笑容又出现了，虽然她的眼睛看起来很紧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么，格瑞森先生？”

他发现了隐藏在她的声音中最轻微的颤抖，或者她只是个被吓坏的小小乘务员，或者她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乘务员的人。这个念头被另外一个想法迅速取代了：红砂让你成为妄想狂。

“多谢，伊琳，这就行了。”

他走到一边，让她过去，她显然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她在门外安全的地方站好，又犹豫了一下，转了回来。

“您……您是不是还要我在着陆之前一个小时把你叫醒？”

“就这样！”他粗鲁地吼道，猛得关上门，这样她就看不见尴尬的红晕从他的脖子爬到脸上。

冷静点吧，他暗骂自己，脱下睡袍，躺到床上。别胡思乱想了。这项任务太重大了，决不能搞砸。

发动机的声音变了。仿佛天花板上有什么压力，他感觉有些胸闷，把他压倒软软的床垫上。飞船正在向天空直冲，克服引力和大气，直冲星际。刚才房间还感觉很热，但是现在突然冷了下来。他有些发抖，钻到被子下面。

飞船壳体内产生的人工质量效应场抑制了爬升时产生的动荡感和加速度，但是他作为飞行员的直觉还是能感觉到运动，这种感觉又熟悉又安心。几分钟之后他就进入了梦乡。

“我们有个新任务给你。”幻影人说道，格瑞森意识到自己又在做梦了。

格瑞森和幻影人在自己的公寓里，婴儿就静静地躺在幻影人的胳膊里睡觉。

“你上次在艾德菲尔·艾什兰德任务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这是个困难的任务。”

“这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

就算他想说些其他的，也找不到话题，以前他曾经全身心地相信这句话，现在也一样，虽然明白做梦时的意识反应并不准确。

“我对你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她是个生物异能者。”幻影人把小孩交给格瑞森。

格瑞森接过小女孩，这个动作将她惊醒，她睁开眼睛，开始哭闹。她比他想像中要轻上一点，格瑞森轻轻嘘嘘，在怀里晃着她。她的眼帘又闭上了，吹了个小泡泡，又睡着了。

从她的年龄看，格瑞森十分肯定她曾经暴露在零号元素的辐射下。

“从今以后你要为考德·西斯罗普公司工作，作为掩护。现在是销售，但是会在以后的几年中爬到更高的位置上。我们要你独力抚养这个小女孩。”幻影人告诉他。

“我的搭档是谁？”

“没有搭档。你的妻子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然后你也没有再婚。”

格瑞森在想这个小女孩的生父和生母到底怎样了，但是他还不至于蠢到开口去问。

“你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重要么？你能看出来生物异能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吗？”幻影人问道。

格瑞森点了点头，他相信幻影人做的事情，他相信地狱犬。

“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才找到这个小女孩，她很特别，我们把她托付给你是对你的信任。你对她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

“我会的。”他承诺道。

他发下誓言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结果对他意味着什么。

如果他知道最后的代价，他也许不会这么快就答应，虽然最后的结果貌似只有一种。

婴儿柔弱地呼吸这，格瑞森看着她的小脸，入迷了。

“这个任务中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在这方面有顶尖的专家。他们会保证她得到良好的训练。”幻影人安慰他道。

格瑞森看着小女孩呆住了，而小女孩已经从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进入梦乡，她的手攥成拳头，不停地画着圈儿。

幻影人转身离开了。

“她有名字么？”格瑞森问道，没有抬头。

“一个父亲有权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幻影人说道，在身后关上门。

格瑞森醒了，就像往常一样，梦中的关门声还回响在他耳边。

“开灯！”他喊道，床头灯发出暗弱的光亮，阴影洒向房间。只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到学院还有七个小时的路程。

他爬下床，套上睡袍，拎起公文箱，把它放在屋子角落的小桌子上，然后坐在安乐椅上按下开锁密码，一秒钟之后箱子软软地弹开了，发出液压柱泄压时特有的嘶嘶声。

箱子里面是几份假文件，主要是合同和销售报告，帮助他进行考德·西斯罗普高级执行官的身分掩护。他把这些文件拿出来，扔到地上，然后举起箱子的夹层拿下面的东西，并且无视了佩尔给他的小瓶子，伸手去够用玻璃纸装的一小袋红砂。

格瑞森一直怀疑幻影人对那天晚上交给他的小女孩了解多少。他知道她的精神状况么？他知道联盟有一天会启动一个类似于“升华计划”的项目么？他将小女孩交给格瑞森，知不知道有一天会下命令让他完全放弃这个小女孩？

他打开小袋子，将细细的粉末倒出来，堆成一小堆。足够他爽一次了，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到达格里斯姆学院之前平静下来。

一开始很容易的。吉莉安看上去和其他正常的小女孩没有两样。每隔几个月就会有地狱犬派来的专家看看她：采集血样，做阿尔法波读数，做健康体检，测试条件反射和反应力。在所有的医生看来，吉莉安都是个开心而健康的孩子。

她身上的综合症在三四岁的时候显露出来，专家告诉他，她有原因不明的解离症障碍，这种病容易诊断，但不易医治。他们不是没有努力，不过无论是用大剂量的药物阻断还是行为疗法，都在她身上没有作用。每过一年，她就越加孤僻，更加自闭。她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格瑞森与小女孩之间的情感鸿沟越来越大，地狱犬决定把小女孩送到“升华计划”中的时候，这本来应该让格瑞森好受一些，可惜事实却刚好相反。

格瑞森除了对地狱犬的忠诚和对女儿的关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情感依托。这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吉莉安交到他手里以后，他再也没有接受过其他主动执行的任务，这样他就可以集中于照料女儿。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女孩填补了他空虚的生活。她长大了，他把她从一个婴儿培养成为一个聪明漂亮却麻烦不断的小女孩，她成了他世界的中心，就像幻影人希望的那样。

然而，就在两年前，他们命令他把小女孩送走。

他封上塑料袋，把红砂藏在公文箱底的安全夹层里，站起身走到浴室里，从剃须刀上取下锋利的刀片，用刀锋把这一小堆红砂分成两道长长的细线。

幻影人曾希望吉莉安加入“升华计划”，这样地狱犬就可以让自己的研究借助联盟最顶级的力量。而不管幻影人想要什么，他都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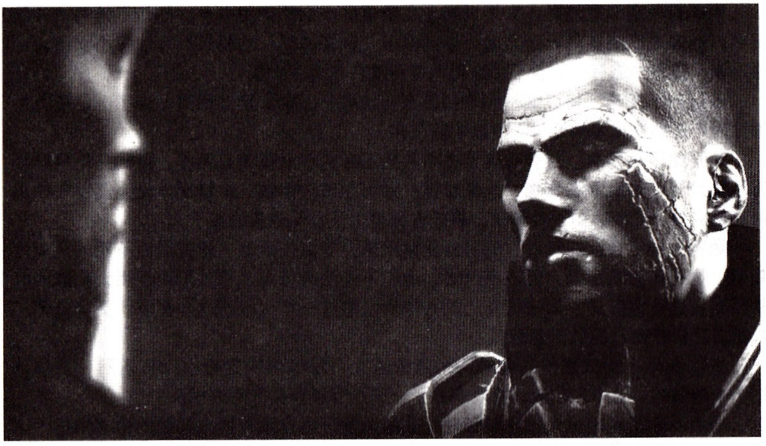
格瑞森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但是让小女孩离开仍然是个艰难的决定。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她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想念早上看到她，晚上喂她吃饭的生活。他怀念她打破自己与外界世界之间那面看不见的墙的时刻，虽然这样的时刻很少出现，他怀念她展示出的纯真的爱和感动。但是，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必须做对孩子自身的发展有利的事情。

这个项目对吉莉安是个好事。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不断突破生物异能研究的边界。他们取得的进步是地狱犬凭借自己的力量远远无法达到的，而且这也是吉莉安惟一能够成功进行植入革命性的L4放大器的地方。

把他的女儿送走也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所必需。这是地狱犬研究人类生物异能绝对极限的最好方法，这是他们有一天进行最后的斗争所需要的大杀器，而这场斗争将会把地球和人类提升到比其他外星人更高的位置上。吉莉安在幻影人的计划中有她自己的位置，就像格瑞森一样。他希望，有一天，人们会将他的女儿视为人类的英雄。

格瑞森理解这一切。他接受了他只是一个中间人的事实，他是地狱犬的研究人员在需要的时候接触吉莉安的代理人。不幸的是，接受并不会让他更加好受。

如果可能的话，他本可以每周都去学院探访吉莉安。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经常去，吉莉安也很难受，她需要在生活中有稳定性，她不善于对付干扰和不期而至的惊吓。



所以他躲得远远的，尽力不去想她。这孤独忍受成为持续的疼痛转化成钝痛，在他思绪的背景中盘桓不去。

有时候，他禁不住像现在一样想念她。他知道自己去看望她只会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让疼痛更加尖锐。这样的时候，他也无力舒缓。至少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他就不能缓解疼痛。

他身子前倾，按住自己的左鼻孔，吸入第一列红砂。然后他按住右鼻孔，吸入第二列红砂。红砂在他的鼻腔里燃烧，刺激得眼泪直流。他坐直身体，眨掉眼泪，抓住椅子扶手，牙关紧闭，用力抓牢椅子，指节都变白了。他感觉自己的心跳缓慢而沉重：嗵……嗵……嗵。欢快感淹没他之前，他只需要等三下心跳。

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乘风破浪，眼睛紧闭，摇头摆尾。偶尔，他的喉咙后部会发出软软的哼叫，口齿不清地享受纯粹快乐的呻吟。

初始的冲击开始消退，但是他努力挣扎着克制想要再来一次的冲动。他现在感觉到不快乐的感觉：恐惧、妄想、孤独——在他意识的阴暗角落里潜伏着，依旧在那里，但是被麻醉药带来的暖流临时按压住了。他睁开眼，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带着一股玫瑰色调。这是红砂的副作用之一，但不是最厉害的副作用。

他嘴巴里痴痴地说着些什么没有意义的音节，靠在椅子上，椅子靠两条后腿支着。他眼看房间，寻找合适的目标，最终注意到了他洒落在地板上的文件。

他小心地不要弄翻椅子，伸出左手捻动手指。纸沙沙作响，好像在风中颤抖。他挣扎着集中注意力，在一片红云之中，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秒钟之后他用手猛击空气，纸从地板旋转飞起，在房间中飘动。

他一直挥动手臂，不让纸片落下。他被毒品短暂激发的生物能力让纸片像暴风雨中的叶子一样飞舞。

七个小时之后伊琳开门的时候，他又会以冷静的形象示人。他还需要睡几个小时，洗个澡，刮胡子，把房间收拾干净，仔细地不要留下任何红砂的证据。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降落，格瑞森先生。”她提醒道，把洗干净又熨好的衣服交

给他。

他拿衣服的时候朝她点头微笑，然后关上门。他在自己私密的房间里最后检查了一次，保证没有留下任何可能判他有罪的东西。

这就是瘾君子和吸毒者之间的区别，他这样提醒自己，接着穿上衣服，手已经不再发抖。瘾君子和吸毒者都需要好好调整，但是瘾君子还努力隐藏自己做过的事情。

第六章

卡莉睡不着。她告诉自己，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更喜欢自己的床，另一部分原因是吉罗在她耳边打呼噜打得太响。不过，她没有把吉罗叫醒，她已经习惯了。他们做爱总是这样结束的，虽然他比她小二十岁。他一开始的时候很强悍，充满热火般的激情，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节奏。

"你总有一天会学会的，你未来的所有女朋友都会感谢我。"她低声说道，轻轻拍着他赤裸的大腿。

她迅速离开，不想惊醒他，从被子下面滚了出来，在床边一丝不挂地站着。现在他们不再散发剧烈运动所带来的体温，房间中的空气有些冷，她稍微有些抖。

她开始找自己的衣服，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吉罗兴奋地脱她的衣服的时候，就一把扯下来，扔的满房间都是。她找到衬衫，从头上穿上，然后听到吉罗嘴里念叨着什么。她瞄了一眼，意识到他还在睡觉，他嘴里只是毫无意义的梦话。卡莉看着他看了好久，他看起来很年轻，蜷缩在自己的床上，她突然感到刺痛，那是罪恶感和尴尬。

他们做的事情并不违法，他们都过了年龄，虽然从理论上讲她是他的老板，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合同中间都没有特别禁止这种关系。按照吉罗喜欢的说法，这是道德的灰色地带。

卡莉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吉罗只是利用她谋取工作中的好处，虽然她有时候很内疚，因为她从这种关系中也享受到了许多快乐。如果他真的相信陪老板睡觉对他的工作有好处，他就犯下了可悲的错误。就算有何不同，她也只是对吉罗比对别的研究人员更加严厉。但是他工作完成得很好，同事们都很尊重他，而且学生们也都很喜欢他，这也是当初他吸引她的原因之一。

而且这让她做爱的时候感觉更棒，她带着顽皮的微笑想起这一点。

过去的几年中，她也有其他的性伴侣，可能比正常需要的数量多一些，但是就像吉罗一样，对他们只是一时放纵。她不是没有去寻找严肃认真的关系，她在军队服役的时候，联盟的需要总是排在第一位，而一旦她成为一个平民，她就主要把精力放在职业发展而不是长期关系上。

幸运的是，她还有很多时间。感谢上个世纪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女人再也没有必要在四十岁之前就开始家庭生活，如果她真的想要的话，她可以再等二十年，然后生下一个完全健康的宝宝。

不过卡莉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不是说她不喜欢孩子，她接受"升华计划"提供的职位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和生物异能儿童打交道。她只是不能看见自己沉溺于天伦之乐。

别自以为是了，她想到，找找自己的衣服吧。

她不再去想这件事情。她看见自己的裤子挂在椅子背上，就拿过来穿上。吉罗醒来打哈欠的时候，她还在找袜子。

“你要走了么？”他问道，仍然睡眼惺忪。

“就是回到自己房间。我没法在这儿睡觉，你打鼾打得就像一只生了病的河马。”

他笑着坐起来，身体靠在下面的枕头上，背靠着床头板。

“你敢肯定这事和格瑞森来探访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没有急着否认，而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继续找那只找不到的袜子。她终于发现了奖品，坐在床边穿上。吉罗静静地看着她，耐心地等待她说话。

“我更担心吉莉安，似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帮不了她。也许这个项目根本不适合她。”她终于承认道。

“等一下，吉莉安的生物异能潜质比所有人都要强！“升华计划”就是为她这种人准备的。”吉罗突然精神振奋，他迅速爬过床垫，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但她不仅仅是个生物异能者，她是个有严重精神问题的小女孩。”卡莉说出了她的想法。

“你没有想过让校董会赶她走，是吧？”他感到一阵恐惧。

她转过身来，冲他皱着眉头：“这是需要他老爸做出的决定。”

“那你打算怎么和格瑞森说这事？”他语气里焦虑的成分少了很多。

“我会让他知道他有哪些选择，如果吉莉安不准备在学校发展她的生物异能，也许会好很多。他可以为她聘请私人教师，找一个对她的情况进行过特别训练的人，上帝知道他付得起这笔钱。”

“如果他不准备让她摆脱这个项目呢？”

“那我就要怀疑他是否真的把自己女儿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她一张嘴就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

“现在你连说话都跟亨德尔一样了，”他质问她。

这句话刺得她生疼，比预想的还要疼，尼克昨天还拿她和安全主管相比较，她记忆犹新。

“对不起，我只是累了。我不能每天晚上都在你这儿睡觉。等你到我这个年龄，你就需要自己的睡眠时间了。”她持有歉意地说。“你在开玩笑，对吧？我几乎见不到你。你总是在工作……或者是和亨德尔在一起。”他满腹狐疑。

“他喜欢密切注意学生们。”她解释道，尤其是吉莉安。

“现在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不仅仅是朋友关系。”吉罗阴沉地说道。

卡莉真的放声大笑起来，她看到吉罗表情僵硬，把脸转开。

“对不起，我不想笑的，但是相信我，我不是亨德尔需要的类型。不过我觉得你可能是我的类型。”她说道，安慰性地把胳膊环绕到他的肩膀上。

他看起来很迷惑，脸上泛起疑惑之色。“哦。”他过了一会说道，理解她是什么意思。

他们俩什么也没说，这时卧室里的电话响了。吉罗看了看来电显示，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是亨德尔！”

“那又怎样？接电话啊。”卡莉耸了耸肩。

他伸出手按下接听键。

“亨德尔？”

“格瑞森的穿梭机呼叫我们，他一个小时之后就到。这个狗娘养的混蛋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时间来的。”亨德尔声音阴沉说道。

卡莉转了转眼睛，一般人要来访问空间站或者行星都会安排好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当地方便的时间来。但是格瑞森经常出差，而且总是对不同的时区做出调整会对人产生伤害。吉莉安的父亲不是惟一在半夜造访的家长，但亨德尔却只抱怨他。

“嗯，好啊，没问题，我会准备好的。”吉罗回答道。

“我给卡莉的房间打过电话，但是她不在那儿，我想她是不是和你在一起。”亨德尔又说。

吉罗朝卡莉转过身，耸了耸肩，表情仿佛在说，我该跟他说什么好呢？

“我在这儿，我和吉罗一起去着陆港见见他。”一阵漫长的尴尬过后，她回答。

“四十五分钟之后在那儿和你们两个见面。”电话咔的一声挂掉了。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两个的？”卡莉疑惑地说。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和吉罗一直都很小心。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别当安全主管了。”吉罗笑道，爬出床，到套间的小浴室里面去洗个澡。

亨德尔总是粗暴乖戾，而且他总是对他该管的事情保护过度，但是没人能因为他不尽职责而指控他。不过，卡莉还是很不满意。

“你觉得是谁向他透漏的？”卡莉问道，脱下衬衫。

吉罗从浴室里探出头。“可能是你，我敢打赌他读你就像读一本打开的书，你对保守秘密很不在行。”

“可能是你。你也不是保守秘密的人。”她一边松开裤子上的扣子一边反击道。

“我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强一些，”他神秘地说，然后一阵大笑，回到浴室中，卡莉听见水龙头打开。

现在卡莉全身赤裸，穿过房间来到浴室。她打开淋浴室的门，挤到吉罗身边的时候，吉罗充满意味地朝她眨了眨眼，

“少来了，我们要在格瑞森的穿梭机降落之前赶到。如果我们让他和亨德尔在一起，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卡莉说。

“他为什么那么痛恨格瑞森？”吉罗问道，从后面为她的头发打上香波。

因为他认为格瑞森对生物异能者抱有成见，所以一年才探望自己的女儿两次。因为亨德尔小时候自己的父母在生物适应和训练计划中对他不理不睬，差不多脱离了关系。因为他的一部分意识认为帮助吉莉安对付自己的生物异能可以帮助自己逃离自己童年时被人抛弃被人孤立的记忆。

“这很复杂。”她只是这样说道。

“也许亨德尔很迷恋格瑞森。”吉罗打趣道。

卡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向上帝祈祷你没有蠢到当着他的面开玩笑的地步。”

第七章

格里斯姆学院是个中等规模的空间站，外部建有六个小型泊位，每个泊位都可以容纳小型或者中型飞船停泊。大部分停靠的飞船都是供给飞船，从伊莱修姆港带来学院运行所必需的资源，此外每天还有两班运载乘客的公共运输飞船，把乘客送到下面的行星表面。

卡莉和吉罗赶到的时候，亨德尔正在等他们，从观察窗向外面的停泊港口张望。现在空间站对着的是宇宙空间而不是他们所环绕的星球，卡莉有些失望，她曾经觉得在下面盘旋的伊莱修姆港景象壮观，永远都看不厌。

绝大多数来访的人，都是父母和朋友之类，都会经过伊莱修姆港，定一个到行星的座位，然后转乘运输乘客的穿梭机。只有那些重要人物钱人才会乘坐私人穿梭机，自己开着飞船过来停在空间站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免去经过公共宇宙港时必不可少的那一套的麻烦。

直接访问也可以让他们绕过行星一侧的海关和安检，所以法律要求必须有安全官员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在场清关。

这只是走个形式，亨德尔一般把这个任务指定给一个手下，比如格瑞森到达的时候少数情况下，安全负责人总是亲自在那里迎接他。卡莉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姿态，让格瑞森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

幸运的是，格瑞森的飞船还没有到。他们过来的时候，亨德尔转过身看着他们，他的守夜也停下来了。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们没法按时赶到。”

他的这句话是对着卡莉来的，几乎就是故意无视吉罗的存在，她决定假装不知道。

“他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过来？”

“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我会让格瑞森签到，然后他就交给你了。让他在咖啡厅或者其他地方呆几个小时。”

“他想马上见到自己的女儿。”吉罗抗议道。

亨德尔瞪着吉罗，好像他刚搅合了一个私人会面，然后摇了摇头：“突如其来的探访对吉莉安不好。我不能只是因为她的父亲太自私，不愿意等她早上起来再探望她，就在半夜把她叫醒。”

“过去几个月她总是很早就起床，她每天晚上只睡好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她只是坐在床上看着墙。我觉得这和她的精神状态有些关系。”吉罗又说道。

亨德尔的脸上闪过酸酸的表情：“没人跟我说这个。”他一直认真对待工作，而且他不喜欢别人对学生的习惯和行为的了解比他还多。

卡莉觉得他只是在找茬，她必须紧紧关注他，她不能让他毁了这次探访，不管是为了格瑞森还是为了吉莉安。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而且，桑切斯博士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卡莉冷冷地说道。

亨德尔察觉到了她语气中的警告意味，让他不要再理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几分钟他们只是站着，没有说话，朝窗外望着。亨德尔说了看上去很安全的话打破了沉默。

“看，好像你的老朋友正在争取参议会的席位。”亨德尔说道。

“老朋友？”吉罗疑惑地问道。

“大卫安德森上尉，他们原来一起在联盟效力。”安全主管解释道，似乎对卡莉在窗户上朝他咬牙切齿的影子漠不关心。

“你以前怎么没有说过这事？”吉罗向卡莉转过身。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她回答道。卡莉只能想像吉罗脑子里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是个自信的年轻人，但是仍然肯定会为女朋友以前与某个人类最知名的战争英雄的关系耿耿于怀。他终于开口的时候，卡莉却大吃一惊。

“我更希望乌迪纳大使当选参议员。”

“看看他们怎么玩的，真是有意思。”亨德尔回答道，虽然他也是疑惑地抬起眼睛。

他们的谈话被脑袋上面对讲机发出的尖厉提示音打断了，这个提示音是说有飞船靠泊。他们可以从观测窗看到外面，泊位外边缘的红灯一闪一闪。几秒钟之后，格瑞森的飞船——小型高端的公司行政飞船，飞进了视野。

飞船停在宇宙空间的真空中静静漂移，停在空间站的机库上，卡莉感到脚下传来一阵轻轻的震动。一对自动大型停泊卡钳将飞船锁定在机库里，空间站伸出全封闭平台，与穿梭机的门对接，完成全程锁闭。加压充氧的通道可以让乘客从停在外部泊位的飞船直接进入空间站内部，而不用穿上宇航服再脱下。

“好了，让我们下去迎接客人。”亨德尔说道，一点也不隐藏自己的不愉快。

乘客下了飞船之后会经过一条通道进入等候室。这是个大型接待室，外层是全透明的防弹玻璃。几个齐腰高的柱子摆在房间中间，粗粗的红绳蛇形穿过柱子，如果有很多来客一起到的话，这里可以让他们排队。等待区的边上是两个联盟警卫，都携带武器，提醒每个进入格里斯姆学院的来客这是个军民两用机构。

警卫的身后是一扇门，从等待室穿过这扇门就是接待区，另外一名联盟士兵坐在计算机后面登记所有的来客和离开的情况。这扇门是一直紧闭着的，除非坐在接待桌后面负责登记的士兵认为情况满意，在等待室里面的来客有权进入空间站，他才会开门。

他们到达接待室的时候，格瑞森已经到了等待室，不耐烦地在黄线后面来回走。房间内的警卫只是立正站好，似乎无视他有多着急。

接待桌后面的年轻女人瞄了一眼走过来的亨德尔，她看到”升华计划“的安全主管过来的时候，脸上挂满了笑容。

你在浪费时间，妹妹，卡莉想到。

“一个来客，已经安排好的，在外面等我们许可他进来。”她的声音有些轻飘飘的，太过活泼，这让人觉得不是特别专业。

“让他过来，”亨德尔叹道。

她笑了笑，按下键盘上的按钮。玻璃门上一个小灯亮了起来，门锁咔的一声打开了，过了一会，门无声地滑开。

“请进，格瑞森先生。”卡莉听到等待室的一个警卫说道。但是实际上格瑞森没等他说完就已经进了门。

格瑞森穿着简单的商务套装，拿着一个看起来非常昂贵的公文包，他的衣服干净而笔挺，而且显然刚剃过胡子。尽管他做了这些努力，却依然流露出不健康甚至是

绝望的面色。他一直都很瘦，现在看起来更加瘦骨嶙峋，挂在身上的衣服似乎要掉下来。他的脸耷拉着，充满憔悴之色，眼睛凹陷下去，布满血丝，嘴唇干枯皲裂。卡莉仍然不愿意完全同意亨德尔关于格瑞森是个瘾君子的看法，但是格瑞森看上去的确像个吸粉的家伙。

"非常高兴再见到你，格瑞森先生。"卡莉说道，向前一步伸出手，免得亨德尔说出什么不和谐的话。

"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忘了我们在哪儿呢。"安全主管说道，不理会卡莉的态度。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经常来的。"格瑞森回答道，握着卡莉的手，但是看着亨德尔说话。看起来他并不生气。如果他的语气中有什么的话，那也是歉意，或者是内疚感。

"事情，现在……很复杂……最近。"

"我们告诉吉莉安你要来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先生。"吉罗在卡莉的肩膀后面说道。

"我一直都很想见到她，托西瓦博士。"他微笑着回答道。卡莉注意到他的牙齿做过脱色处理，好像覆盖过一层暗色的光洁材料，这是泄露他是瘾君子的又一证据。

"你需要我帮你拿包么？"亨德尔不情愿地问道。

"我还是自己拿吧，我们去看看你的女儿。"格瑞森回答道，卡莉注意到亨德尔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神色。

"走吧！"她说道，搀着格瑞森的胳膊，把他从亨德尔那边向自己这里稍微拉过来一点。

"这个时候来真是不巧，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总是要不停地根据当地时间调整我的日程。"格瑞森朝卡莉说道，他们一起穿过学院向"升华计划"的寝室走过去。

"没关系，格瑞森先生，我们欢迎你在任何时候探访吉莉安，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她安慰道。

"要把她叫醒，我感觉不好，但是我过几个小时就要走了。"他继续说。

"我们会让她在明天上课时间留在寝室睡觉。"亨德尔说道，走在他们身后几步。

格瑞森没有理他，卡莉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亨德尔的话，之后他们没有再说话，直到他们到达吉莉安的房间。

卡莉在门禁控制面板上挥了挥手，门滑开了。

"灯，打开。"卡莉说道，柔软的光线洒满了房间。

吉莉安没有睡觉，就像吉罗说的那样，她坐在床上，腿交叉在一起，放在被子上。她穿一件淡粉色的睡衣，看上去有些小了，卡莉记得这是几个月之前格瑞森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嗨，琪琪，"格瑞森走进房间，叫吉莉安的小名。

吉莉安的眼睛闪闪发亮，朝他伸出胳膊，但是没有移动位置。"爸爸！"

格瑞森走到床边，身体朝吉莉安倾倒，但只是短短的抱了她一下。

不过，他把女儿的小手轻轻握在掌心，吉莉安就喜欢这样。

"你长得这么大了！"格瑞森欣喜地说道，放开她的手，退后半步，好好看着

她。他看了好一会儿，轻声说道："你真是像极了你的母亲。"

卡莉轻轻拍了拍吉罗和亨德尔的手肘，朝门那边点了点头，暗示他们应该离开了。他们三个人悄悄走出房间，门在他们身后合上。

"来吧，让他们单独相处一会。"他们走到大厅，卡莉说道。

"在学院，所有的来访人员都必须有人陪同。"亨德尔反对道。

"我呆在这儿。他说他只呆几个小时，所以我不介意在这转悠一会。而且我了解吉莉安的文件，如果他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吉罗提议。

"就这样了。"卡莉回答道。

亨德尔好像要争辩什么，不过只是说："他离开的时候你一定要登记一下，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得了吧。我们去咖啡厅，我请你喝咖啡。"卡莉对亨德尔说道。

咖啡厅空空如也——教职员工和学生还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过来吃早餐。亨德尔坐在门旁边的一张桌子旁边，卡莉走到自动饮料售货机旁边，她在卡槽上划了一下教工卡，要了两杯咖啡，都不加糖，然后把咖啡端到桌子上，给亨德尔一杯。

"这个王八蛋看起来比上次更糟糕，现在也许正在吸毒的高潮点呢。"安全主管说道。从她手中接过咖啡。

"你对他太严苛了。"卡莉叹了一口气，坐在亨德尔对面的桌子上。

"他不是实验室的生物异能儿童的父母里面第一个吸红砂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要理解生物异能是怎么回事。"

"不，到达高潮，满脑子净是纸别针，这样弄几个小时，这可不是什么生物异能者。"他急切说。

"但这是格瑞森最亲近的人。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他只是想和自己的女儿联络一下感情。"

"那他可以多来看看她，不要一年只来两次。"

"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的老婆难产死了。他的女儿精神有些问题，感情很疏远。然后他发现了女儿超能力，他不得不把她送到一个私人学校。"她提醒亨德尔。

"每次他来看她，都好像在坐情感过山车：爱、愧疚、孤独。他知道自己在做最符合她利益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对他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只是对他感觉很差。而且我学会了相信自己的感觉。"

卡莉没有回答，只是喝了一大口咖啡。热咖啡味道不错，只是有点淡苦的后劲。

"我们需要向校董会请愿提供更好的咖啡。"她说道。希望转换一下话题。

"你和吉罗一起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亨德尔问她。

"你知道多长时间了？"

"几个月。"

"那你花了大概两个月才发现我们的关系。"

"你要小心点，卡莉。"

她笑了起来："我会小心的，不去伤害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些不太相信他。他太老练，太油滑了。"他说道，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又是你的感觉？"她问道，把杯子举到面前，想要藏住嘴角的笑意，显然亨德

尔想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学生。

“你知道我提起你和安德森往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

“不过还是多谢你提醒。”她说道，眉毛笑弯了。

“他什么也没说，好像他早就知道。”亨德尔继续说道，无视她的话。

“他知道了，那又怎样？”

“很好，显然你没有告诉过他。那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次任务的记录都已经封存起来了。见鬼，我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你自己告诉我的。”

“大家都会说的。也许我对员工中的什么人提起过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人又告诉了他，你多虑了。”

“也许吧。只是要小心。我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让步道。

格瑞森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都和吉莉安在一起。他让她一直说下去，一开始非常急切，几乎是狂乱的谈话，后来是静静细流，甚至是漫长的沉寂，好像她忘了格瑞森就在这里。他喜欢听到她的声音，不过也不介意她的沉默。只要看见她就好。

她说的事情主要是学校和学习：她喜欢哪个老师，不喜欢哪个老师；她最喜欢的课程；她在课程中又学了些什么新东西。格瑞森注意到她从来没有提起其他的学生，也没有提起生物异能训练。他决定不去逼她说这些问题。他很快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全部信息。

快要到他走的时候了。他知道，自己在这儿呆的时间越长，离开就越艰难。他总是为自己的探访设定一个时限，他设定了一个任务参数，这样他做出离开的决定的时候就会容易一些。

“琪琪？”他柔声说道。

吉莉安看着墙，又迷失在自己的意识中。

“琪琪？爸爸要走了，好么？”他声音大了些。

上次他离开说再见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点头致意。不过，这次她轻轻转过头来点了一下，他不知道哪一次更糟糕。

他从床边站起来，在她的前额上轻轻吻了吻。

“睡觉吧，宝贝儿。盖好被子，要睡觉。”

吉莉安就像他声控的机器人一样听话，缓缓躺下。她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格瑞森穿过房间打开门。

“灯，关上！”他轻声说道，他关上门的时候，身后的房间暗了下来。

吉罗就在外面的大厅等着他。

“这儿安全吧？”格瑞森问道，他的声音比自己想要说的还要粗鲁。

“应该是安全的。”年轻人回答道，静静说道。“每个人都在床上。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间去，如果你还要等一会的话。”

“这就不用了，我他妈要离开空间站。”格瑞森说道，单膝跪下，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

他打开锁，打开底下的夹层，拿出佩尔给他的小瓶子。然后他直起身将小瓶子递给吉罗。科学家接过小瓶子，对着走廊顶上的灯光看了看。

“好像他们现在又更换配方了。幻影人一定是想试试什么不同的玩意儿。”他把小瓶塞到口袋里。“这在她的体检里显示不出来，是吧？我的意思是，这种药没法跟

踪，对不对？”

“你觉得呢？”格瑞森冷冷反问。

“是啊，好吧，就像以前一样？”

“他们没有给我新的指示。”格瑞森回答道。

“你知道这个新鲜玩意对她会有什么效果么？”

“我不会去问这种问题，如果你识趣的话，你也不要问。”格瑞森尖锐地回答道。

天啊，他一张嘴心里就这样想。现在我和佩尔一个德行。老实说他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虽然他觉得自己的老搭档一定会认为这很搞笑。

“他们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她太重要了。”格瑞森又说道，虽然他也不能确信这能不能说服吉罗或者他自己。

吉罗点了点头。“这是‘升华计划’中所有学生的最新结果，还有我对咱们明星学生的私人研究。”他说道，从实验室大褂的口袋中抽出一张光盘，交给格瑞森，朝吉莉安的房门点了点头。

格瑞森没有说话，接过光盘，放到公文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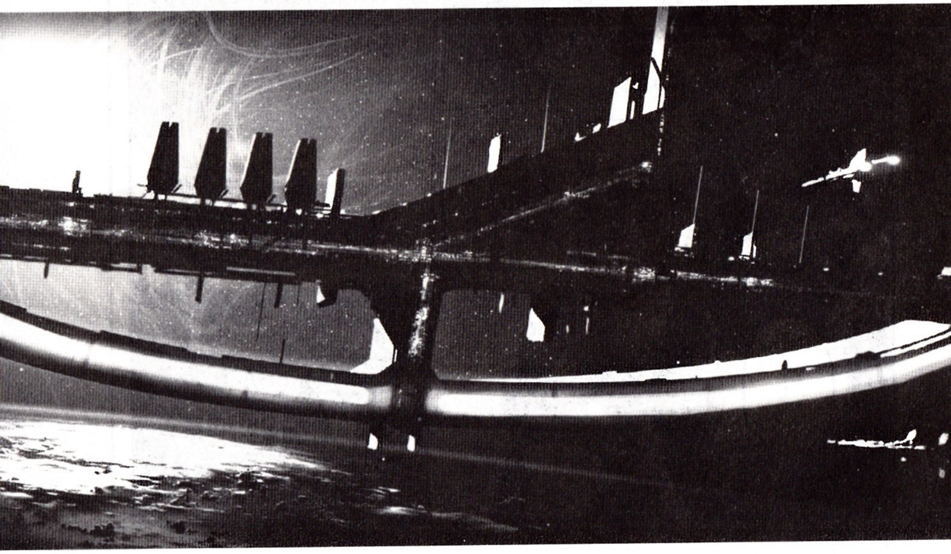
“你和桑德斯睡觉了？”放好光盘后，他问道。

“早就在我的任务中把这事考虑进来了。我要搞定她，得到需要的信息。所以现在我一有机会就和她睡觉。”吉罗微笑道。

“请注意不要让你个人的感情也掺和进来，这会把事情搅黄。”格瑞森警告他说。

“一切尽在掌握，”吉罗保证道。

未完待续




虽说现在神之眼已经被封印
剩下的就是回塞伊咯鲁特……
不过里昂那家伙却呆在客室里半步也不出来……
会不会是应为长期的旅程而感到劳累?
也是啊，毕竟他经常要鼓足干劲指挥我们
多得各国的学者以及奥伯隆公司的协助，这场动乱正逐渐结束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休息了
……
转瞬即逝
第二十四回
春日部晶
译：Solid


还是很介意吗？
克雷巴姆最后的遗言
嗯……
“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假设那并非不服输才留下的遗言
真是让人浑身不舒服
难道说还有我不知道的阴谋在背后蠢蠢欲动……？
身体不太舒服，你们谁也不要进来


可惜，我还是要进来
ガチャ
露蒂……
如果是关于报酬的事等到了塞伊咯鲁特再说
你的手
说什么自己会用晶术治疗，结果还是用绷带处理一下就完了
……这是对自己疏忽大意受伤而作的一个警告
别在那种无聊的地方较劲了！
好了，赶快让我看下伤势。这次我破例帮你免费治疗
免费？你？
……你那是什么眼神


想不到你会这么老实接受治疗
我也想不到你会免费帮我治疗
现在塞伊咯鲁特该不会下大雪吧?
ふ
好了好了，反正我给你的印象就是这样
……不过呢，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感到意外
……露蒂?
对了，通过这次旅行你感到自己哪个地方变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胸变宽阔了，比如试着去相信爱财如命的女人
不要在人家认真的时候开这种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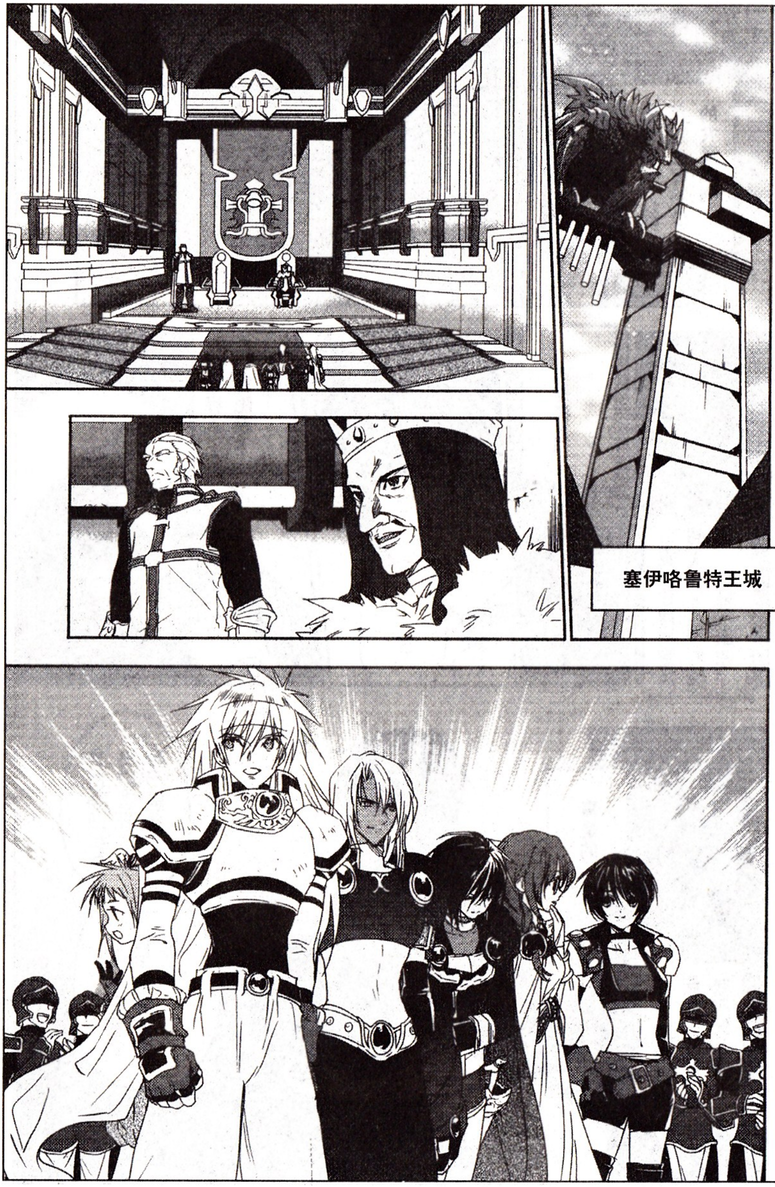

我呢，在这次旅行中
学会了即便不计较得失一样能跟同伴们相处得很开心
要知道我以前可是被人叫做“贪婪的魔女”哦，
想不到一个完全不懂得思考的笨蛋用自己努力的背影影响了我
原来如此，你也开始变得有点像正常人了
口无遮拦的家伙！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吗？
我想说的是你也被那个笨蛋影响了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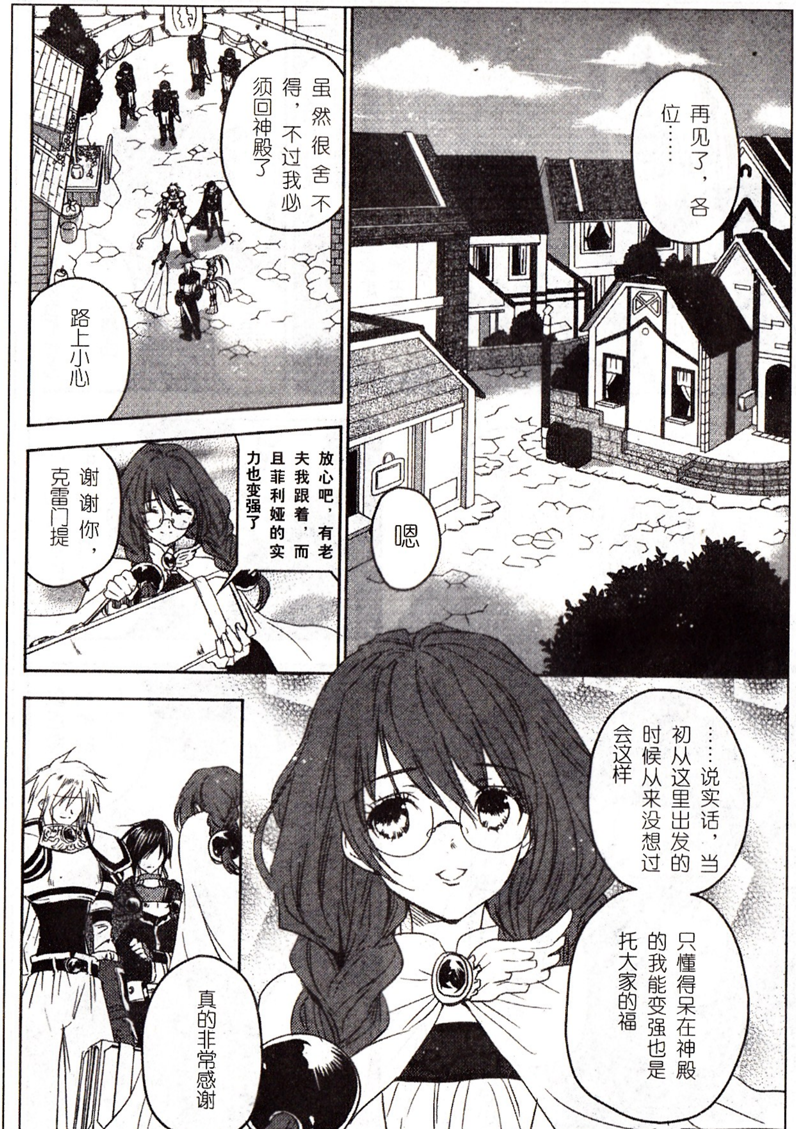

我很清楚，你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喜欢钻牛角尖，不擅长跟别人交往等
……！
所以你跟现在的我一样
是不是都很怀念与同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觉得很荒唐吧，明明我们不是同一类的人
哈哈
治疗结束！
露蒂……
伤应该没大碍了


什么?
……那个
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担心这个而来的吧?
嘿嘿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你这么好哦
……我想跟你说的是
拿到报酬后我会瞒着大家一个人回去
刚才推心置腹的对话就当是没发生过,
再见了!


看来两个人的直觉也有不少的共通点啊
就这样……一直隐瞒下去吗？
……嗯
“她是孤儿”
“竟然让同一家族的人打个你死我活，我绝不原谅”
是否有血缘关系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她已经拥有了最重要的家人
真是的
那位姐姐到最后还是要弄得我不知所措


塞伊咯鲁特王城

游漫堂


再见了，各位……
嗯
虽然很舍不得，不过我必须回神殿了
路上小心
放心吧，有老夫我跟着，而且菲利娅的实力也变强了
谢谢你，克雷门提
……说实话，当初从这里出发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这样
只懂得呆在神殿的我能变强也是托大家的福
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也差不多要出发了，杰露西
是！
要你们陪我们到这里真是抱歉了，
之后肯定要忙于继承王位什么的吧？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作为拥有守护者的一国之君，这是应尽的责任
以后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
当你们到凡达利亚的时候我会好好招呼你们的！
谢谢了，杰露西
那么各位
——有机会再见了！


……
斯坦先生，抱歉，请把守护者……
嗯？啊，是啊
我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一个没用的主人，
下次我们见面前你要多多锻炼自己
好像这把守护者本来是给奥伯隆公司研究用的吧？
之后却跟我一起去旅行……真是辛苦了
这什么话嘛，真是的……
……再见了！
嗯


其实你成为士兵的话就不用归还守护者了
而且你原来的愿望不也是想当官吗？
嗯……自己老是改变要求也觉得不好意思
真是的，你要感谢陛下的宽容啊
为了增长自己的见识……才放弃做官吗？
还真像你的作风啊
话虽这么说，不过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故乡
回到老家后，
对这次旅行学到的东西再重新整理一遍
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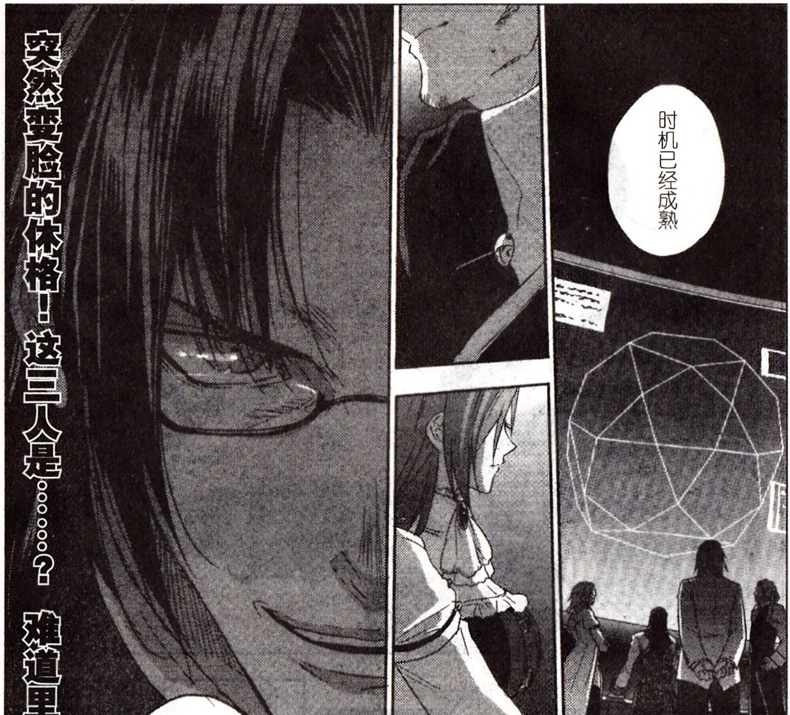


然后下次将正式成为士兵回到这里
到那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执行任务吧？
别得意忘形
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爬得比你更高
下次可没这么简单让你称呼我做同伴了
哈哈，里昂的话应该能很快升迁吧
……果然我们还不是站在平等的位置呀……


算了，无所谓
只要能跟狄穆罗斯或者你一起战斗就满足了
——你真的是
厚脸皮、乐天派、喜欢跟人套近乎的家伙

游漫堂




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的计划也终于进入最终阶段
接下来好好卖命干吧
我手里无知的棋子——！
突然变脸的体格！这三人是……？
难道里昂的新危机即将来临？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无双学院异闻录

文/源氏の小手 编/YULA

0

真田幸村总是梦见一个场景。

万人阵前，自己倒提长枪。不顾背后挽留的声音，一心去履行武士道的坚持与爱憎。

然而多半时候是被班主任北条氏康的粉笔敲醒的，抹着嘴角口水的真田幸村茫然四顾，窗外的风景一如既往的平和，绚烂的樱花雨提醒着自己现在正值春季。面对抱着双手站在讲台上，似乎准备随时对自己进行下一轮粉笔攻击的北条大叔，幸村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笑了笑，“抱歉……一个不小心就……”

“接着刚才三成那小子的课文读下去吧，真田同学。”北条氏康好整以暇地说道。

明明自己是个会携带烟斗出入教室的不良大叔，却总是喜欢处处为难幸村，这一点除了幸村本人其他人都知道——北条氏康与真田幸村的监护人、武田信玄是好朋友，真田幸村对于他来讲，是朋友家的臭小鬼，所以自然而然就多了一点无恶意的坏心眼刁难。

于是匆匆忙忙开始翻自己的英文课本，绑着一个歪辫的女忍见状不忍心地悄悄把手侧过嘴角告诉她暗恋的男生：“第51页啦，第51页。”

“那边的小鬼给我安静一点，你的声音我这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了！”北条氏康不顾正在上课，把自己的烟斗对着讲台磕了磕，懒洋洋地再次提醒道。

可爱的女孩子吐了吐舌头，默默腹诽：“还不是因为你有地狱耳呀……”

“报告老师！”这时候与女忍还有幸村的位置形成等边三角形的甲斐姬高高地举起了手，“那个丫头正在心里继续说您的坏话喔！！”

“混蛋你有读心术吗！！！”女忍拍桌而起。

“怎么！被人拆穿就不敢承认了吗？臭丫头！！”无论被风纪委员批评多少次，依旧会一如既往穿着抹胸来上课的甲斐姬同样拍案而起。

北条氏康有点头疼地叹了口气，懒得管，干脆继续衔起自己的烟斗在黑板上描他从第一天上课就在写的汉字“狮”。一年组的其他学生也个个都摆出了“啊，又来了”的嫌弃表情，只有那个因为185CM的巨型身高只好坐在最后一排、仍旧端着自己还残留着口水痕迹的英文课本站在座位上的真田幸村，像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傻兮兮地看看这里，再看看那里。

“……我说，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幸村，中午你还要吃炒面面包吗？我跟孙市打算一会去天台比赛打靶，谁输了就请对方吃拉面喔！”坐在幸村对面的独眼同学伊达政宗这时候像闲话家常一般对幸村高声说（女忍与甲斐姬这时候已经上升到了武力冲突，群众纷纷表示不想插手只想围观妹子的肉搏战）。

“啊啊……政宗殿真是谢谢你了”一直对伊达采取敬称的幸村挠挠头，“不过早上的时候我已经答应女忍了，中午让她继续帮我买炒面面包呢！”

“啊是么，那随便你了。”伊达把双手交叉在脑后，向后仰起自己的椅子直至靠在教室的储物柜上，“虽然我觉得看现在的情形，你今天中午又要像以往那样挨饿了……”

1

无双学园是座落在暗荣城中最大的一座高等学校，以强大的师资力量与自由的学风著称于世。但是因为自由过度与异想天开也经常会遭来社会保守派的一些诟病，但是这点相比邻市卡普空的公立学校BASARA学园，无双学园还是可以担得起“严肃，认真，踏实与朴



素”的校训的，要不怎么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呢？

无双学园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战国时代，但是根据邻校大蛇学园中三年组学生源义经的说法，“无双学园的源头应该在平安时代，藉由镰仓时代进入辉煌时期。”但是与他同班的太公望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就是“无双学园是从中国上古时代发展而来，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远赴东瀛落地生根”，当然了，对于这些少数派的声音，无双学园的学生会主席石田三成表示不屑一顾：“哼，穿越过来念书的人闭嘴！”

无双学园的名誉校长武田信玄与理事会理事长上杉谦信是两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相传早些年这两人曾经是见面就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天敌，经常打得难分难舍，后来出于“想要一起做点什么事业”的梦想，最后合开了这座无双学园，但是这些传闻都不可考证。甚至还有人说，无论是武田信玄还是上杉谦信，都不是无双学园幕后的真正BOSS，真正BOSS其实是“暗之内阁”的创办人凌御前小姐。

“凌御前啊……那可是个不输给我老婆的大美人呢……”无双学园创办组的第三人北条氏康一提到凌御前就会若有所思，“有个那样的姐姐，难怪谦信那小子终身不娶啊，毕竟起点太高了。”

不想担当领导职务的北条氏康是个如风一般潇洒自如的大叔，对着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的一再挽留依旧选择拒绝的他，最后还是勉强做了一年组的班主任。每天跟靓丽的高中女生与烦死人的小鬼们打成一片。虽然他经常对女生们说的那句“太小了啊……”时不时会

遭到性骚扰的投诉。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一年组的学生吧，上面提到的真田幸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看起来很好摸”之类诡异的理由，在女生中有着不错的人气（虽然只是把他当做宠物一般喜欢），“天才总是在某方面有着缺憾的”，如果把这句话作用到真田幸村身上，那么就是他勇猛，他果敢，他坚韧，他……笨蛋。比如说上课前20分钟他会坚持着“我是一个武士，武士是不会被学业打败的！”强迫自己认真听课，但是后20分钟他则一定会在睡梦中吃到北条氏康弹下来的烟灰或者扔过来的粉笔头。

历来一年组的新生都会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般难以治理，今年的一年级生自然也不例外。加藤清正与福岛正则都是出了名的问题儿，后者每天会像个木匠一般与木头形影不离，比如被桌脚绊倒，被门槛绊倒，被从天而降的木块（？）砸到等等等等，前者则会每天放学第一个收拾好书包等着老师宣布放学，之后第一个冲出教室，嘴里还要大声喊着“闪开闪开，加藤清正要回到有秀吉大人的家里去了！！”不过两个人倒是在“最讨厌石田三成”这件事上能够达成共识，作为一年组中头脑最好，也有可能是全校有史以来头脑最好的优等生，石田三成却有着与他的成绩完全相反的差劲性格，再加上为人冷傲，自然树敌不少。传说他倒是跟三年组的某位留级生交情甚好，对方似乎姓岛。不过在1年组中除了石田三成，还有另外一名自称天才的学生竹中半兵卫，接连跳级进入无双学园高等部就读的这名天才儿童，同样是个会走动的臭屁，自诩料事如神，哪怕是考试题也能猜中。但是本着姜还是老的辣原则，无双学园的老师用冥思苦想彻月终于没能让竹中半兵卫获得满分从而挫了他的锐气（无双组的老师还真是无聊啊……）；至于刚刚才跟幸村搭过话的伊达政宗，更是个让人忍不住想在他的操行鉴定上写下“不良少年预备役”“残疾人准役”“大滑头，小狐狸”之类的评语。所以说，相比之下，还是温柔可爱天真活泼的女孩子最好了吧！平心而论，无双学园的女生水准相当之高，不像隔壁BASARA学园那样，女生寥寥又名花各主。但是……

“作为一名花季少女，恋爱自然是我的人生梦想！但是我对弱到不能行的男人没有兴趣，对没有脸的男人没有兴趣，对没有脸又弱到不能行的男人更是没有兴趣！我的目标是三年组篮球部部长立花宗茂（如果他身边没有某只母老虎跟着就更好了），还有本班的真田幸村同学（如果某只跟屁虫快点消失就完美了），以上！”这是甲斐姬入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虽然下一秒就引起了跟屁虫……哦不，当事人女忍同学一边嚷着“你说谁是跟屁虫啊！你这只会雄叫的母夜叉！幸村大人刚才的话都是催眠请您不要听！您什么也没有听见！”（幸村：@_@？？？）一边跟自己大打出手。

当初面对鸡飞狗跳的新生介绍，北条氏康有点后悔自己创校之初选择了基层建设，之后他突然发现了两个一直在角落处安静坐着的学生，森兰丸与加拉夏。

“你们看起来倒是很乖嘛，很好，很好。”狮子大叔叼着烟斗微微颔首，心想一年生也不是都那么不可救药。

“嗯，因为信长大人说，喜欢不聒噪的随从。”

“我对除了我爸爸以外的男人都没有兴趣！”

那一刻北条氏康突然觉得，这将是一场比川中岛合战更为严酷的战役。

2

如果要问高中女生之间最喜欢谈什么话题嘛……这个自然是恋爱啦。恋爱这个话题本身既可以让几个原本关系很好的女生在一夜之间成为死敌，也可以让原本宿敌的女生瞬间同仇敌忾。

但是真田幸村觉得自己是永远都不会弄明白女忍与甲斐姬到底为了什么才会每天打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呢？"总是这样摆着一张人畜无害脸试图劝架的幸村，每次都会遭到两个女生异口同声的"闭嘴！"待遇。对于这点小小的苦恼，他经常去咨询同班好友兼班长，直江兼续。直江兼续是名门出身，据说他就寄住在上杉谦信理事长的家族里，为人严格，一丝不苟，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嗓门太大了，总是喜欢高呼"爱能解决一切问题"，很吵。但是幸村却一直跟他的关系很好，如果幸村遇到麻烦，他首先想到的两个人之一就是直江兼续，另外一个则是三年级的前田庆次，而唯独不能告诉的就是石田三成。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与石田三成关系不好，而是他觉得，虽然跟三成讲什么苦恼最后都会被他以各种各样的聪明方式解决掉，不过他深知自己绝对会在得到解决办法之前受尽对方的毒舌挖苦。从幸村能看透这一点来看，他的脑子或许也没有笨到如此无可救药。



"诶诶，你听说了么，今天二年组会有一名转校生过来呢！"课间的八卦是属于女生们的幸福时光，一大清早甲斐姬就坐在课桌上说。

"哇，真不愧是一年组最八卦的女人，没有之一，哦不，不应该是一年组，应该是全校，整个无

双学园就属你这张嘴最大啦。”明明也很想知道八卦内容的女忍，出于“犬猿之仲”的身分，忍不住每次都要拆甲斐姬的台，甲斐姬虽然也是一点就着的性格，但是今天出奇地没有回敬，而是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哼哼，人家放学之后可是会去篮球部帮忙诶，顺便还可以探听一下转校生的事情，不像某个笨女人，永远都被排挤在第一信报线之外！”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有转校生前来就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问题在于无双学园的生源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多，究其原因，大家更愿意把责任归咎于矗立在校门口的那尊德川家康石像上，因为长年累月地经历风吹日晒石像的破损程度已经惨不忍睹，对于这位以一人之力亲手结束了乱世战国。开辟和平时代的大将军如今落得个如此田地，作为面子工程实在太掉价，所以这些年来无双学院都没有过什么转校生了。

“就算是转校生又如何呢？”加拉夏双手托腮，“也许是个超无趣，而且不能融入大家的人呢。”

“但是据我听说，对方跟织田家很有渊源。”森兰丸接话道。

“信长老师吗？”幸村若有所思，虽然他跟教导处主任兼二年组老师织田信长并不熟悉，但是却多少听过御馆大人讲过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如果恰逢乱世，真想与他一决高下。”能够获得御馆大人如此评价的人并不多，织田信长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幸村对于这件事一直有点在意，“说来我记得信长老师好像只有一个妹妹……”

3

织田市打了一个喷嚏。

装有“阿市探测雷达”的丰臣秀吉立刻殷勤地从第一排蹬蹬蹬跑到教室中间阿市的座位边上，“阿市同学感冒了吗？我这里可是有着许多特效药喔。”

阿市自然知道秀吉对自己一向照顾有加，但是她并不打算接受他的心意，于是用温柔的笑容将对方送出千里之外：“没关系的，谢谢。可能是在被什么人想念了吧。”

后悔没能马上接出“想念阿市同学的人，就是我”句子的秀吉很是懊恼，而让他没机会继续搭话的是他发现他的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居高临下用冷冷目光看着他的织田信长，一个则是自己的契约未婚妻，宁宁。

“市，你的蝴蝶结呢？”要离开的时候，信长假装漫不经心地问自己的妹妹。

“星座占卜上说，只要市今天放弃自己的蝴蝶结，就会邂逅自己的白马王子喔！”说到底，高中生不过是高中生，阿市的笑容就如同窗外绚烂的樱花雨。

“……难道我今天就要准备红豆饭了吗？呜呜呜。”信长看着外面的风和日丽，如是想。

这里趁着迷之转校生还没到来，我们抓紧时间介绍一下二年组的组成结构。与刀子嘴

豆腐心的北条氏康不同，二年组的班主任兼教务处主任的织田信长，是在无双学园出了名的坏心眼。出题向来以刁钻刻薄闻名于世，比如这个人经常会出一些诸如“你认为织田信长没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A 没早点掐死明智光秀 B 没早点掐死明智光秀 C没早点掐死明智光秀 D 以上全是”之类的题目。这个人担任的学科是古文，虽然每次的绯句教学他只会教“人生五十年，如梦又似幻”……

信长老师因为早年丧父，所以早早就成立了家室，无双学院中美艳的保健医生斋藤归蝶就是他的爱妻，另外信长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名为阿市，是无双学园当之无愧的校花，深受众位没能及时脱团的高年级男生倾慕。就比如说二年组的班长丰臣秀吉。但有句话说得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纵然秀吉问寒问暖跑腿买面包修电脑，阿市都会笑着将一句句“秀吉殿真是一个好人呐！”化作一把把尖刀刺进对方的胸口……好吧也许她是无意的。

与秀吉这始终如一（？）的坚韧性格完全相反的是他的好朋友杂贺孙市，这个人简直就是无双学园版的波布兰，有着帅气的外表与耍酷的个性，以及喜欢沾花惹草的习惯，愿意成为全无双学园（所有女生）的好朋友，目前正在努力跟学姐、已经毕业并且进军演艺界的出云阿国搭讪中，另外对一年级的加拉夏等人也普遍撒网中。最恨的男人是三年组的立花宗茂，相传他曾经率领杂贺众把立花宗茂堵在放学回（誾千代）家的小胡同里痛殴，煽动标语是“对方是个美男子，不用给我面子，狠狠地打！”，但是两个当事人都表示没有这么一回事，再追究的话，立花宗茂就会露出典型的招牌笑容：“这个嘛……被打的人到底是谁呢？”



而一直被加拉夏苦缠的明智光秀，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典美男子，身为剑道部部长的他在女生中有着不亚于立花宗茂的人气，再加上一直没有绯闻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比立花宗茂还要加分（“胡说！现在已经不流行像流川枫一样的冰雪帅哥了！”“就是就是！还是像HOST一样亲切的男生才比较可爱！……啊糟糕说出来了，幸村大人您什么也没

有听见！”），不过这个人惟一的毛病在于，他一直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总是沉浸在“如果换在乱世战国，我一定可以成就一番卓越事业，之后以反骨英雄的身分如樱花一般壮烈死去……”，明智光秀的交友不定，一年级的时候他跟信长关系相当不错（“那是因为他想当班长！”秀吉愤愤表示），到了二年级突然跟长曾我部元亲好得就差没同穿一条裤子。

说到这个长曾我部元亲，一看就是一个沉迷于艺术事业不可自拔的小青年，致力于用三味线在不久的未来赶超上妻宏光直追吉田兄弟的他，与那把连上厕所都不离手的三味线一起的，则是那句一直被他挂在嘴边的“凄绝！上等！”的口头禅。使用率高到让人疑心他除了这两句还会不会别的日语。因为自感音乐无人欣赏，所以经常翻墙去隔壁大蛇学园找三年组中那位会吹笛子的源义经组Band（顺带一说两个人的目标是超越姬神，“如果再有个女声就更好了……比如甄宓什么的，她的音律虽然不如我凄绝，但是圆润得也足够上等！”“哼，源氏的武士是不会被任何女人迷惑的！即使是太子妃也不行！”），彼此很是惺惺相惜。

除此之外，在二年组中还有一对幽灵情侣，女方叫稻姬，父亲是无双学园警卫处的科长本多忠胜，大名鼎鼎并且威风凛凛。稻姬本人则是弓箭部的部长，有着日本传统女孩的娴熟与内敛，问题出就出在她的男朋友，也就是真田幸村的哥哥——真田信之身上。

这个人啊，虽然屡次出现在无双学园学生的花名册上，却从来没有除了稻姬以外的人见过他。包括幸村与本多忠胜。这一点堪称无双学园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对于信之哥哥的“隐身”属性，众人想出过许多办法，比如把真田幸村吊在旗杆上（好孩子不要学），把他打哭逼他哥哥出面解决之类的。为什么会想出这么死蠢的主意而不从稻姬身上下手呢？一方面是无双学园中的学生都自感自己是纯爷们，跟女孩子比比划划总显得不那么地道，二是必须要不甘心地承认，他们都打不过稻姬与站在稻姬身后的她爹地。相反，幸村就好对付多了——“给你面包，哭一个。”“为什么？”“剧情需要，哭！快点！”但是即使是这样，真田信之也没有出现过，幸村则每次都平平安安地被人从旗杆上放下来。

二年组的最后一人名为前田利家，是个朴实健康的好少年，惟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喜欢打Galgame与吃汉堡的男孩子，有着让人不知道怎么评价才好的KY属性，他的另外两位亲人也在无双学园就读……等等，不要一听到Galgame与亲人就马上对前田利家摆出“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的鄙夷脸，非常沉痛（？）地告诉你，前田利家的两位远房亲戚都就读于三年组，一个是无双学园打架第一人，曾经在长篠的修学旅行中，像夹小鸡一般抓着幸村的裤腰带逃离出信长老师的作业追捕中（从此跟幸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的前田庆次，五大三粗，虎腰熊背，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另外一位也有着如此这般的体型，与间或领导眼影时尚的庆次不同，柴田胜家则更像在时刻COS《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但所幸的是为人并不粗鲁（或者说，前田的亲戚都是一些有着纤细少女心的男人？），跟女孩子说话经常脸红，声音会越说越小，越说越小，直至消失在世界的尽头。但这也是他的不幸——他就像马丁·路德·金，一直有一个梦，梦中有织田市同学那宛如春阳的笑容。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4

此时此刻三年组的教室就像一潭死水。

升学与毕业的双重压力让大家都有点不堪负荷。不过好在第一节是历史课，老师毛利元就端着一杯红茶坐在讲桌上像闲话家常一般讲述着自己那个嘟囔了三年的梦想"其实我是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啊……"

"我觉得老师就像现在这样也很好。"坐在第一排的立花宗茂笑眯眯地说。

"即使拍老师马屁他也不会透露给你考试题的。"坐在立花宗茂旁边的立花誾千代冷冷地回敬道，"虽然他每次的考试题都是在论述一根箭与三根箭的问题……"

宗茂与誾千代是从小就被父母定下娃娃亲的未婚夫妇，立花宗茂是个举止颇为优雅的帅哥，知道自己在女生中很有人气，也非常会利用这种人气，尤其喜欢耍一年组的加藤清正玩，却惟独会在历史老师面前摆出一副乖宝宝的模样，担当篮球部的主将，有着以甲斐姬为代表的应援团。誾千代则是一个一个不择不扣的男人婆，一点都不像女孩子的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跟门卫大爷岛津义弘单挑，惟一一次被立花宗茂发现她有少女心的是，在池袋的乙女之路看到她红着脸在买石田彰的DRAMA（誾千代是高达SEED饭，尤其喜欢阿斯兰）。两个人表面看起来感情并不是很好，不过原因并不出在立花宗茂。三年级的班长叫毛利辉元，跟毛利元就是亲戚，不要以为这个只会说"原来如此"的男人是靠亲戚关系才担当的班长，其实无论是学习还是组织能力，毛利辉元都非常出类拔萃，要说缺点吗，可能就是有点缺乏主见吧。兼任"舍监忍者三人组"的服部半藏、风魔小次郎与宁宁堪称学生会惟一（三？）良心，除此之外三年组就没什么热闹了，包括三年组的班主任黑田官兵卫都是一个无趣到死的男人，每天都会带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来给大家上政治课。但是学生们自然都不爱听，只要看到他的阴阳脸就想睡觉。所以黑田很苦恼，发泄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去唱KTV，专门挑两人合唱的歌，之后一人分饰二角。跟毛利元就保持着微妙的惺惺相惜，因为立场又无法苟同对方观点的思想。

被誾千代又一次打断话的立花宗茂认输地笑了笑，百无聊赖地把视线投向别处，心想马上就要中午了，一会要不要带着便当去楼顶吹吹风，哪怕这里的风没有九州飒爽。这时他发现柴田胜家的表情有点紧张，一直盯着窗外看。

"柴田君有什么烦恼吗？"标准微笑模式开启了。

"啊……没什么。"柴田连看都不看他，依旧把头对着窗外，过了片刻，"立花，你信星座吗？"

"……嗯？"

"星座解析说啊，我一生的情敌今天会在我的身边出现……"说到这里柴田的脸因为背光显得有些狰狞，"我在想要不要把他立刻扼杀在柴田的军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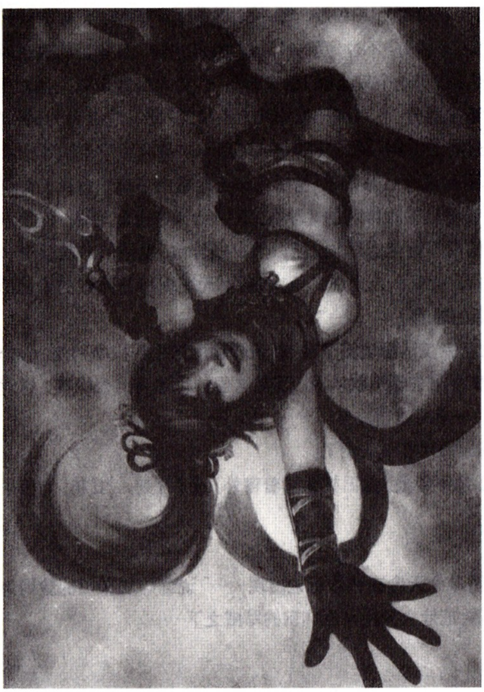
5

浅井长政踏入无双学园的时候午休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呀，谁让之前自己的青梅竹马兼好朋友朝仓义景一直打手机哭着说在池袋的街头被小混混围住，非让长政去救他，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呢。

算了，算了，赶快去班级吧。他如是想。

满园的樱花开得如火如荼，浅井长政从未见过如此繁茂的樱花（虽然他本人比起樱花更喜欢藤花一些），在如梦如幻的校园中慢慢走着。他穿着一双随处可见的白色运动鞋（牌子不可考），身上的无双学园制服明显是新的，但是与一般同学不同的是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宝蓝色的围巾。金发少年东看看西看看，之后目光在教学楼前的家康公石像上定住了。

……该怎么说呢，这是一尊连电波如浅井长政，都无法能顺利感慨“啊，日本，还真是个令人高兴的武士之国呢！”的塑像。上面涂满了诸如“福岛……则到此一游！”“在你的额头画一个王字你就跟我同类了”的涂鸦，塑像下还有“真田幸村，女忍”的爱情伞，旁边甚至刻有“女忍去死！甲斐姬跟……才是一对！”“喜欢立花宗茂呀！男人婆西奈”“我的征程是星辰大海……不，我还是想当个历史学家”“我的一天是从一杯红茶开始”“家康从三百年前就是个秃子！胖狸！”“赔我团子”之类的字迹……



“……人啊，何止生前一路如负重远行……”浅井长政喃喃道，向德川家康像投去深深的同情目光，“嗯，我的古文水平果然还不错，有点高兴呐！”

不管感慨的重点是不是有微妙的偏移，金发留学生同学蹦蹦跳跳地向位于二楼的二年组移动。浅井长政，今年16岁，祖籍北近江，归国留学生，祖上由于种种原

因与织田信长家有过一二三四的盟约，在长政即将年满16岁的时候，他父亲把小浅井叫到了跟前，说儿子呀，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你讲，你的命运早早就被你的爷爷决定好了，你要到无双学园去迎接你的未来，当然还有我的。

小浅井是个孝子，毫不犹豫地立刻点头表示答应："但是父亲大人，我是个日语不怎么灵光的人，沟通方面要是存在许多问题怎么办呢？"

"没关系，如果遇到这种时候，你就上我即将交给你的万能句式吧。'嗯，有点高兴呢！'儿子来跟我重复一遍……"

结束了回忆的浅井长政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推开了二年组教室的门："对不起，路上有点事我来晚了……"

……………………………

接下来的发展据班长丰臣秀吉回忆说有点展开得不可思议，五分钟之后站在讲台上做自我介绍的浅井长政，与突然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的阿市默默对望，宛如少女漫画一般的剧情——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没有系粉红色蝴蝶结的少女说，"梦中的你，在我的面前，从楼梯……哦不，是山坡上滚了下去……"

尚且不知对方姓名的金发少年破颜一笑："阿市没有事，真是太好了。"

"等等等等，这种微妙的讨厌气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先恭喜丰臣秀吉突破了盲点！但是为时已晚，浅井与阿市两个人仍旧像对暗号一样在讲台上说着谁也不太能听明白的话，织田信长则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的妹妹与未来的妹夫，想了想，之后半情不愿地象征性地拍了拍巴掌："好了好了，长政你就快点找个位置坐下吧，接下来的课程我们要唱《人生五十年》了。"

"哥哥……哦不，信长老师，阿市的旁边位置是空的喔。"信长话音未落，阿市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

"命运之轮，不可违背呦！行将前进，即将碾碎，不信去听听海、凄绝！"抱着三味线路过的元亲，即兴做了一首歌。

"你相信轮回吗？"事后丰臣秀吉无比郁闷地问自己的好朋友。

"命运女神可是向来喜欢偷懒的呦。"杂贺孙市笑道，"不过依旧是个好女人呐……"

6

放学之后无双学园的社团活动可谓是多彩多样。足球部特地聘请了国家一流的运动员今川义元担当教练；音乐部则有元亲的严格要求，并且这个人充分发扬了Feat精神，经常把源义经请来指导社员的吹奏；演艺部有着优良的传统与文化，一直是无双

学园的骄傲，虽然日前庆次主动要求出演戏剧主角让大家稍微有点头疼以外倒也没有大事；篮球部的立花宗茂每天都会在训练前动员大家说今年的目标依旧是称霸全国，哪怕他平时连隔壁学校的友谊赛都没有打赢过。不过并不妨碍他用那张脸继续将女生们迷得神魂颠倒。即使是甲斐姬，今天也穿着紧身裤宽T恤活动在柚木地板上，手持纸扇子盯着新生的基础训练并不时对着宗茂高声叫道："学长这里就交给我吧！"……真是甲斐姬之心，不是路人也知道；弓箭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茶道花道部一般风雅，然而以静心为目的的这个社团却经常有讨厌的男生前来围观稻姬的和服……当然下一秒就是被她的箭射成豪猪。

不过在无双学园里惟独有两个社团是大家都不太想进去的，一个是由本多忠胜担当老师的园艺部，顾名思义，园艺部的社团活动自然是养养花，种种草之类的，悠然自得又颇有成就。很适合温柔的男生或者女生前来参加，但是本多先生是个不懂变故的死脑筋，对于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一旦发现谁损坏了花朵，一定会罚对方背手蹲操场学青蛙跳，所以园艺部的真田幸村没少遭到这种惩罚（后来因为想要采些藤花好与阿市触发恋爱事件的浅井长政也没能幸免于难），所以学生们都忍受不了这种斯巴达教育纷纷退部，只有真田幸村与岛左近还在坚持着，前者是因为笨蛋，后者则是因为"反正我都留级这么多年了，总要给自己找点乐子，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

另外一个大家都不想进去的社团则是明智光秀的剑道部，目前除了光秀以外，就只有森兰丸一名社员。这点光秀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过浅井长政的入学无疑为他打了一针强劲的鸡血，不过这与对方本身资质之类的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本着"死马当活马医""不要拿豆包不当干粮"的理念，明智光秀还没等下课就直奔主题邀请浅井长政入部，天真烂漫的归国子女并不知道隐藏在剑道部中的森森鬼气，笑容没有一点阴霾地立刻答应，由于他出场就拐走了校花以至于变成无双学园所有男人的公敌，所以没有人想要帮他，被带去剑道部的时候众人的脸上都是一副露骨"你们全家都完了"的表情，要知道明智光秀的剑道部训练可是以修罗级别而著称于世，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如同苦行僧般的训练，而且每次一对一的时候还会被明智光秀揍得很惨，再加上没有温柔漂亮的女生围观，群众纷纷表示"真他X是英雄流血又流泪。"

剑道部与园艺部的位置离得不是很远，幸村听到隔壁有动静，下意识地站起身想去凑凑热闹看个究竟，今天的午餐果然被伊达政宗说中了，女忍与甲斐姬在炒面面包摊前为"这是我帮幸村大人买的！""幸村大人才不会吃你这种臭丫头的东西！我要亲自把面包送到他的口中！""你做梦！面包在人在！面包不在人也在！"打得难舍难分，自己则饿着肚子趴在课桌上泪流满面，呆了一会小恶魔伊达政宗跳过来蹲在幸村的课桌上，像逗狗一般用两只手指捏起一袋炒面面包："要吃吗？汪一个……哎呦！谁在用扇子丢我！！"

这边厢，长政正在由前辈森兰丸指导姿势："学长请您不要用握西洋枪的姿势拿木刀好吗……"

完全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的长政立刻忙不迭地回答："嗯，有点高兴呢！"

"咳咳，居合斩的要领是快准狠，杀机一瞬的快意需要你用心来体会。"明智光秀严肃地作出了拔刀的姿势，"出剑让我看看吧浅井君！剑道部的兴衰成败就在你的身上了。"

这么说着的明智光秀有属于他自己的打算，他一直怀着"战翻织田信长"的梦想潜伏在无双学园中，他的剑道部也是以此目的而建成的。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忍受得了他的地狱式训练而纷纷退出，不过明智光秀并没有放弃，"敌在本能寺"的台词即使在太平盛世他也想要认真说一次。他深知兰丸是信长的耳目，为了探听自己的虚实才加入剑道部，而浅井长政这名看似与织田信长有着很深渊源的少年，也许身上流淌着的是跟自己一样反骨的血。想到这里明智光秀就不禁热血沸腾，现在是尽量争取同伴的时候，所以多一个人总还是好的，浅井长政，就让我把你的潜力全部激发出来吧！

"出剑吧，打倒我！Ready？Go！"

惟独听得懂最后两个单词的浅井长政郑重地点点头，两个人如同高手过招一般屏息凝神数秒，下一秒电火石光之间，浅井长政的木刀笔直地刺向了对面的明智光秀，不是居合"斩"，不是传统剑道中的下劈与横切，而是明智光秀只在电视中见过的，属于西洋风的"我戳！我戳！我戳戳戳！哥哥大人的敌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

"真是好厉害的剑法呢，从来没见过呢！"这时只有扒着窗户偷窥的真田幸村无比感动地感慨着，不料因为太投入，左脚似乎踩到了什么……

花盆发出碎裂的声音，一株抚子花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躺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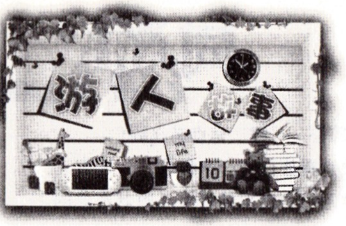
"……啊……"这时幸村也发觉背后浮现了一个魁梧的人影——

"本多老师，我，我……不是故意的……"

7

结束了一天的社团活动，刚刚做完绕操场两圈青蛙跳的真田幸村走出无双学园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承载了一天阳光的夕阳给万物都染上了自己安静的色彩。幸村单手把书包倒背在肩膀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恍然发现有一片碎樱落在了自己的鼻尖。

【Fin】



寻找恋爱

1

2010年2月14日，玫瑰花与巧克力在红灯笼和二踢脚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前一败涂地，十三亿中国人在除夕的钟声里迎接虎年的到来，欢庆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这片再过两年就要毁灭的大地上与世界人民一起苟延残喘了下去。1路公交车急速驶过大桥，正月初一的清晨氤氲着连烟火都炸不开的湿气，公交司机似乎将大过年值班的怨气都发泄在了速度上，伊格略有些紧张地站在下车口，手心传来栏杆表面干燥的寒意。

移动电视频道正重播一夜之间就被骂的体无完肤的央视春晚，伊格看似发呆地盯着屏幕中的戴志诚和姜昆耍宝，正好听到那句昨晚被他写在QQ签名里的台词："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人类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

下车，向前步行一站地，伊格来到了五一路。在这两年中，他每个礼拜都会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一次，除了被缓缓驶过的轿车碾过一次脚以外，这条繁华的街道没能带给他更多回忆。这里有广场，电影院，肯德基，还有美特斯邦威和节假日十八元一小时的KTV，但这些地方伊格一次也没去过，他的高中生活已经在这离家很远的地方过去了一半，然而除了宿舍以外，他最常去的地方是潜伏于学校附近大街小巷的网吧。他曾幻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来这片众



文/花轮　编/夜蓝

人玩乐的地方好好奢侈一回，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即使是在高二的寒假，大年初一，他来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也照样不是自由之身，区别只在于平时来是为了上课，现在来则是为了上班。

当然，上班地点是在游戏店始终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

舅舅早就在店里等着，望着伊格到来，先是关切地问声吃过早饭没有，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将昨夜整理了一晚上的账目交给伊格，又交代好主机和碟片的数量，留下钥匙，然后就急匆匆地出门了。伊格昨天已经花一下午弄清楚了业务流程，剩下来的东西对于常常泡在家用机论坛的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障碍了。伊格微笑着送舅舅出门，蓝色普锐斯经过店门的时候还发出略带忧郁的引擎声，车内车外的人互相挥手致意，他在心里默默祝愿舅舅在给工商局领导拜年的路上一路顺风，然后转过身，发现“温馨情人节”的LOGO上有一丁点污渍，他伸出拇指，毫不在意地抹掉了。

店内店外都被粉红色包围着，这是他跟舅舅一同想出来的点子：情人节与春节撞在一起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这一天未成年情侣的钱包都比平时鼓一点。他们进了二十台粉色PSP，并手工贴上了印有Hello Kitty的贴膜，每个购买PSP的人都能得到免费赠送的红玫瑰五朵——开花店的舅妈在这一点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另外，每个在店内消费的客人都将得到不同价值的赠品，赠品是明信片还是巧克力取决于你要刷PSP还是买PS3。这间游戏店虽然不大，但地址选的非常好，大部分在柳巷逛完街然后决定去旁边的食品街用午餐的人都会经过这里。无论如何，这间既不喧闹也不冷清的小店的布置品味还是挺赏心悦目的。门口广告牌中的初音似乎有些瑟瑟发抖，伊格想了想，从店里拿出买了装饰用的白色绒条，仔细地贴在葱娘颈间，效果顿时好了许多。

第一个顾客是在新年初雪下了大概一小时的时候进来的，大清早就在游戏店邂逅长得不错的女孩绝对是一件惬意的事：虽然这年头留着BOBO头的圆脸女孩已经烂了大街，但长的像凉宫春日而不是郭德纲的毕竟还是少数。伊格略微打量了一下女孩的穿着：缀着绒球的白色针织帽轻巧地套在头顶，深紫色的围巾反围在颈间，灰色风衣下包裹着穿着黑色连裤袜的双腿，一双白色的朋克靴被新雪洗得纯净无暇。女孩挎着的包包是什么牌子伊格压根不在乎，此刻他惟一关心的是下一秒女孩会不会从里面拿出一台PSP对他说“老板，贴张膜”。

“您好，请问你需要点什么？”标准的大尾巴狼腔调。

女孩打量了伊格一眼，虽然目光停留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但还不到让人遐思的地步：“《猎天使魔女》有吗？”

伊格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女孩也开始控御姐了？

“有的，请问您要日版还是美版？”

女孩撇撇嘴：“必然日版。”

“稍等一下。”注意到女孩的语气略有些微妙，伊格微笑着点点头，回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XBOX360的盗版，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在心里感叹一张盗版碟的微薄利润，女孩的眉毛已然高高地挑了起来：“我说的是神机版，谢谢。”

正版用户？伊格尴尬地笑笑：“这个……PS3版的现在没货了。虽然年前订了几张，但是因为快递要过几天才工作，所以现在还送不来……不然我帮您预订一张？”

“算了，在天朝就是这样，我去别家逛逛吧。”

这一次伊格彻底读懂了女孩的表

情——这女孩是个不折不扣的神机饭，鄙视索尼之外的一切主机，属于在网上让伊格最看不惯的人种之一，但处在奸商的立场上，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此类顾客的钱最好赚的业内共识，忙不迭留客：“大年初一除了小店之外应该没有别的店还在营业了。如果您急用的话，我可以联络发货方改用不休年假的快递，只是这样的价格或许会稍高些……但本店今天有情人节大优惠，绝对物超所值。另外如果不嫌弃的话，小店也可以提供360版的免费试玩，您看……”

大尾巴狼真诚地望着女孩，努力不让对方意识到跟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起打游戏这件事对他而言也是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然而对方的眉毛依然高高扬起，脸上仿佛清清楚楚地写着“挑衅”二字：“算了吧，我才不会用那种专为FPS设计的手柄，那是五元饭的专利。”

“五元饭？”伊格一时没反应过来。

“当然啦！我最烦那些所谓的软饭了，PS2破解了支持索尼，三红破解了支持萎软，啤酒盖子一下令BAN机，所谓的软饭立马就变成了软黑，说到底根本就是五元饭，别把本小姐跟你们当成同一种人！”

“这是跟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应有的态度吗？”这句话在伊格心里转了无数遍，脸上却笑意不减：“您太抬举我了，所谓的五元饭是有家用机玩才能当的，我暂时还没那个资格。”

想来是没见过如此犀利的吐槽，女孩愣了一下，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伊格见好就收地耸耸肩：“话说回来，在入手正版以前先用盗版试玩一下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毕竟也没听说哪个游戏的试玩版是需要花钱的嘛。”

女孩收起了笑声，望着伊格的眼睛比刚才亮了一些：“你挺会做生意的嘛，少年，这样惹都不生气？”

“故意想激怒我的人很少有成功的，尤其是美女。更何况……”伊格微笑着又把碟片放回抽屉，“你挑衅的时候总是一付想笑的样子，这种表情可是很微妙的。”

女孩饶有兴致地望着伊格，笑意和期待一同涌现在眼中：“你是什么意思？”

“旬找爱，这个名字你听过么？”

女孩怔了一下：“你认出来了？”

“除了您之外谁还敢管我这大叔脸叫少年啊……另外我长这么大就认识您一个索饭，您都不顾形象地暗示成这样了，我再认不出来以后还不被你笑死？”伊格直起腰来的时候，手中已经多了一朵放在桌底的玫瑰，“倒是你很胆大嘛，你怎么确定这个伪软饭店员一定是我？”

女孩望了一眼花瓣上残留着的淡淡的水汽：“其实我也不是很有把握，不过如果本小姐真的因为信了你的谎话而形象遭到破坏的话，以后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诚实是人类最宝贵的美德啊……”伊格将花朵送到女孩身前，“本店的情人节赠品，赏脸收下吧客人？”

“我还没准备买什么哦，你在占老板的便宜。”

“这倒是个问题……不如你随便买点什么好了？”

女孩“扑哧”一声笑了：“你做起生意来也太六亲不认了吧，兔子不吃窝边草没听说过么？”

“世道艰难，午饭时间要到了，我得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之前开个张才行……”

女孩意味深长地望着伊格，心照不宣的笑意在微露的齿间飘荡：“我怎么记得一个礼拜以前就告诉过你家人都去国外过年了？”

“我竟然忘了……”伊格煞有介事地



做恍然大悟状，"那不然，委屈委屈你，一起吃顿午饭？碰巧今天卖盒饭的也没出来，我就出点血，带你去旁边的饺子馆吃一顿好了。"

"吃顿饺子都要出血？真是败给你了。"

"话说回来，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什么？"

"你说，我们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一起出去吃饭的地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悲剧了点？"

"鬼才跟你关系进展……"女孩的表情并不像语气那么羞涩，毕竟这二人在网上什么话都敢说，"我的名字叫俞晓旬，怎么样，很好听吧？"

"如果我说好听的话，一会儿你会帮我结账么？"

"……"

2

离小店不远的一间清真馆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其饭菜之香和服务之差在龙城算是有口皆碑，在来这里之前，伊格和俞晓旬都不知道世上还有比学校食堂打饭师傅态度更恶劣的服务员，所以俞晓旬说什么也不相信伊格两年前就把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着的经理调戏过一次。

"你真的跟那个人要猪肉饺子？"俞晓旬偷瞄了一眼对方的体格，后者正躬身与至少有一米八的老板耳语着什么。

"是啊，不过那时候他没这么高……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那天是同学带我来这儿，说是这儿的饺子特别好吃，我迷迷糊糊地什么也没注意就进来了，压根不知道这儿是清真馆。然后那个人过来点菜，我说有水饺么，人说没有，我说有猪肉饺子么，人咬着牙继续说没有，我往后一躺说'我最不爱吃的东西，一种是蒸饺，一种是

羊肉，你什么意思？’”

“哟，看不出来很有气场呢少年。后来呢？”

“我估计那时候这哥们刚上班没多久，也没多说什么，后来还是我妥协了，吃了两笼羊肉蒸饺。等出门了，同学一脸崇拜的眼神望着我，我才知道自己刚才伤害了回族人民的感情……”

“哈哈哈，你真那么犀利哦？看不出来啊，为了一个丫头纠结成那样的人……”俞晓旬的目光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

“终于开口了……就知道你忍不住。”伊格无奈地耸耸肩，消灭了盘子里的最后一个饺子和眼睛里的最后一抹犹疑，“走吧，慢慢说给你听。”

对于伊格来说，《鬼泣3》是一款影响了人生的游戏，当然，这并不是指但丁和维吉尔之间复杂的感情让这个直男从此变腐，而是因为这个原本只会玩魔兽和上QQ的学生网吧族在邂逅了这款经典动作游戏的同时，还邂逅了一帮比身边勾心斗角的同学更令人觉得真实的朋友。得益于这游戏博大精深的动作系统及让无数同人女为之疯狂的感情主线，你永远都能在各大论坛遇到喜欢DMC的人，比如伊格，比如俞晓旬，比如一个叫宝儿的女孩。

事情的起源是一次让伊格蛋疼的经历：一天晚上，他打开了一个很久没看过的DMC新手QQ群，偶然见到一帮新人在



喷一个更新的新人，发言内容主要是鄙视该新人玩《QQ炫舞》。看透了其山寨《劲舞团》本质的伊格，对这游戏同样没有好感，本来也乐得看戏。谁知过了没几分钟就看到他们从《QQ炫舞》喷到了别的游戏，所有网游玩家都成了脑残的代表。其实伊格一直认为这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在国内的玩家群中一直普遍存在着病态的鄙视现象，玩神机的鄙视玩三红的，玩家用机的鄙视玩电脑的，玩单机的鄙视玩网游的，玩WOW的鄙视玩剑网的，作为抄王之王，腾讯的游戏则受到了全机种全业界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一致鄙视。望着这帮人极度嚣张地喊着"玩掉线城的人都是傻X"的时候，身为狂战士的伊格感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于是他站了出来，将这帮虚荣心过度膨胀的小崽子喷了个体无完肤：你们懂什么叫游戏吗？游戏是拿来玩的拿来享受的拿来钻研的不是让你玩完以后拿来得瑟的，那种扭曲的心态是一个真正的玩家应该有的吗？到底是你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你？由于在论坛里呆久了小有名气，那些人倒是都认得伊格。管理员也很给面子，二话不说把那一两个不认识他并勇于反驳的人给踢了出去。喷完以后伊格也为自己的无耻感到一丝内疚，因为就在前一天他还肆无忌惮地嘲笑《鬼泣4》新玩家不懂动作游戏的真谛。就在他汗颜的同时，QQ上跳出了两个窗口，其中一个写着"很有胆嘛少年"，署名"旬找爱"；另一个写着"谢谢你"，看名字正是那个刚才被众人群嘲的新人，她的名字叫宝儿。

"原来就是那个人啊，我也想起来了。"回到店里，俞晓旬一边挑游戏，一边回应着伊格的讲述，"说起来你那天还真是神勇，不然本大小姐也不会注意到你了。"

"幸好那天没喷神机党，不然你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少来，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喷神机党的帖子，什么有钱人都去死啊，什么买台游戏机尾巴就翘到天上了啊……"

"咳咳，你也不完全是我喷的那种人，不然以后咱们是怎么在带着火药味儿的和谐气氛中进行友好交流的？"

"少扯了，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还不就是那些事了。"

"细节啦，细节。"

"你忘了么，那个时候我曾经问过你怎么安慰失恋的女孩，你给我出了一大堆馊主意？"

"喔……所以你是说，那时候她失恋了？"

"差不多吧，那是她告诉我的情况中极其稀少的事实之一。"

不得不承认，当一个女孩子失恋时忽然出现一个男生把一堆欺负她的人挨个儿欺负了一遍的确是一个挺令人感动的事实，尽管打抱不平和泡妞都不是我的初衷，尽管这所谓的事实正是标准的宅男幻想曲的烂俗开端。

伊格是个见不得女孩子哭的人，所以虽然在宝儿处于低潮期之时他对她极其温柔贴心，但那并不表示他喜欢上了她，尽管不可否认某天她心情好的时候发给伊格看的照片的确能轻易勾起他的原始冲动。其时的伊格正在对班花同桌心猿意马，宝儿于他只不过是一个需要多关心的朋友，事实上，跟真正喜欢《鬼泣》又喜欢吐槽的俞晓旬相处也比跟宝儿有趣的多。然而，或许真的是十几年的单身生涯所致，当宝儿羞答答地跟伊格说"哥哥，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怎么办"时，伊格没过几天就答应了。

"你看看你看看，那时候我就劝你不要网恋你不听，悲剧了吧？"俞晓旬毫不客

气地数落着伊格。

“现实已经给了我这么残酷的惩罚了，你还忍心继续指责我么……”伊格可怜巴巴地望着俞晓旬，“大过年的还来上班已经够凄惨了吧姐姐。”

“有本小姐陪着你还觉得凄惨？那我走人好了。”

“别啊美女，今天的生意太凄惨了，你没事儿就陪我坐会儿吧。话说回来，这帮有钱人都不知道情人节买个PSP送女朋友玩，附近的大学生都死光了吗？”

“附近的大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少年……”

3

“话说回来，你在这里打一天工有多少钱拿？我觉得多跑几家亲戚赚点压岁钱比这个容易多了吧？”俞晓旬放下了手中的《FAMI通》问道。

“你太低估我们家亲戚的自觉性了……他们从去年开始就以‘伊格是大男孩了’为由发钱时自动无视我的存在。我舅舅比较够意思，年初一在这里打工我至少可以拿一百元——连薪水带压岁钱，每卖出去一台PSP还有提成。不过现在看来……估计明天就不用开店了。”

“笨驴，谁让你当初那么蠢的，人家才刚跟你表白了几天就借钱，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如果我说因为我不是傻子，所以我不知道的话，你会不会发飙？”

“会。”

“……”

其实宝儿找的理由并不离奇：身为班干部的她一不小心把收同学买资料的钱两千多元弄丢了确实是个还算可信的原因。悲剧的是后来，当伊格问起宝儿她怎么不向那对有钱的父母请求帮助时，对方的理由真的挺蠢：“我妈不让我当班干部，被她知道的话我会很惨。”

更悲剧的是，这么蠢的理由伊格竟然信了。

伊格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给他每个礼拜的生活费从没超过五十，而这种事就算用膝盖想也知道是不能告诉父母的。他在班上并不是很活泼的人，也没有交到可以不问理由就借给他两千元的朋友，业余时间在网吧的花费让他一直没能省下什么积蓄，因此筹集这笔钱的过程对他而言实在无比艰难。俞晓旬是离他最近也最有可能帮到他的人，然而想起她一点也不相信宝儿，伊格自动将她的名字放进了“省省吧”的名单里。

宿舍的哥们比同班同学仗义得多，然而这帮与伊格家境相差无几的穷兄弟能做的也十分有限，过了一个星期，伊格终于拿着东拼西凑的四百元不由分说地先给宝儿寄了去。

伊格身心俱疲地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宝儿，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也明白身为男人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才是王道，有什么苦不应该跟女人说，他这么说其实只是希望宝儿明白他真的在尽力。当然，如果她此时能够柔声细语地安慰安慰，鼓励鼓励，他借钱的动力会更大一点。但他又错了，宝儿有更高明的办法让这匹笨驴跑的更欢。她并没有对伊格的努力和失败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幽幽地说了一句：“算了，你别再勉强自己了，明天不是你的末日。”

当心痛的感觉再次泛起的时候，伊格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个女孩吃定了，他终于下定决心，跟俞晓旬开了口。

“说起来，那天我的感觉真是悲喜交

加外加尴尬，跟你借钱的时候正好碰上你忧郁，搞的我半天都没好意思开口。”

“要你管！人失个恋不行啊？”

“咳咳，其实严格说来，你那不算失恋……”伊格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语气。

“少扯了……要不是碰上我脑袋不清楚的时候，我才不会帮着你脑残。”

“‘耀，就算我活的一生都是虚假的，我对你的爱也是真实的’，听起来不像是脑残写的出来的句子哦？”

“要死啊你！”俞晓旬忽然羞红了脸，差点就要把手中的《忍龙2》盘扔过来削他脑袋了。

“咳咳，话说回来，其实我是认真的：我认为你没有失恋，就像我一样。”

俞晓旬怔住了：“为什么？”

“只是我的想法吧，我认为……我们都还没有真正恋爱过。”

4

那句话是写在俞晓旬的博客中的，虽然轰轰烈烈的情话不一定意味着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相对地，平平淡淡的恋爱也不意味着感情同样平平淡淡。伊格和俞晓旬都认为这世上最愚蠢的人就是不能容忍早恋的老师和家长——这些同样是从青春期过来的人，为什么永远都不相信他们的孩子与自己当初一样爱的撕心裂肺？

俞晓旬的爱情在很多人眼里其实算不上是爱情，它简单到用两个句号就可以概括——在初中即将结束之年认识了一个同级的男孩，情窦初开却从未表白，带着对男孩的眷恋与他分道扬镳，升上了不同的高中。一年过去了，周遭的人变了，心却一直不变。

但这样的爱情在郭敬明的笔下可以感动无数人，这样的爱情足以让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抑郁。





伊格挑了这样的时机来借钱，就结果而言，实在让人不知悲喜。

“你看，趁虚而入就是这种下场。我本来不忍心当你的债主，你还非那么坚持不懈……”俞晓旬望着伊格的目光里充满了赤果果的幸灾乐祸。

“本来我看你那天那么伤感，都不想说这件事了……那不还是你问起的。”

“哈哈，本小姐心情好和心情差的时候就爱做善事，后悔了吗少年？”

“有那么点儿吧。你也知道，我生平第一次手捧十张钞票，还都是一百的，捧在手里感觉倍儿踏实，扔进银行窗口感觉倍儿失落，要不是借了那么些钱，后来我赚到的就都是纯利不用还了……”

“死财迷，我真不懂你怎么就那么放过她了，好歹也让她还你钱啊。”

“如果你见到了那个男人的嘴脸，我相信你也不会再有心情计较这个了。”

“话说回来，你是怎么发现那个人的？”

“我脑残，为了哄她开心也跑去玩《炫舞》。你还别说，真是什么人玩什么游戏，我算明白为什么都说这种游戏脑残了——你知道么，那孙子跟她也是玩这个游戏认识的，他网名起的那个特别，想不发现也难啊……”

虽然用火星文写就的“三级片男演员”（③級鮪偶繽員）在视觉上的确很突出，但伊格本身是绝不会对连“男优”这个词都不知道的文化程度的人感兴趣的，事实上，是那个人自己来找伊格的。

那个人只用了一句话就吸引了伊格的注意：伱ぬ，請問伱媞咿格庅？ルの偶倗叐。

伊格花了一分钟才意识到自己看的不是日文，于是他回答：“你好，请问你可以说中文么？”

对方花了很久才将那句不属于人类的语言翻译了过来，伊格猜想打正常的字对这个人而言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然而一秒钟之后，他就不再为对方感到悲哀了：“请问你是伊格么？我是宝儿的男朋友。”

伊格又用了一分钟思考自己是什么，然后说：“以前的？”

“真的很对不起。我知道宝儿给你带

来了不小的困扰，我想请你听我解释，宝儿真的是我的女朋友。”

不知道是本着不想伤这个已经被伤的差不多的傻子自尊的心理还是纯粹出于羞愧，男优用了很多曲折繁琐的语言来讲述发生的一切，不过事情总结起来非常简单：宝儿很久之前跟男优偷食了禁果，然后她怀孕了，身为一个比伊格还大三岁的男人，男优不想负这责任，宝儿一气之下就跟他分手。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宝儿在网上四处寻找冤大头，然后碰到了伊格。等问题解决了，一件极具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男优回来找到她，哭着说自己不是人，希望宝儿回到他身边，宝儿毫不犹豫地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你又是怎么找到我的？”伊格问。

“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后悔，所以我申请了个小号偷偷跟着她，然后就发现了你的存在……”

伊格仔细回忆，依稀想起每次他陪宝儿玩游戏的时候的确总能看到一个叫“;'+藤鹰§☆”的人，他还曾琢磨过这是不是“加藤鹰”的另一种写法，现在看来，似乎此人对日本文化还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的。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一阵，伊格终于做了最后也是最二的一件事，他满怀期待而又不抱希望地叫来了宝儿，说：“他是骗我的，对不对？”

宝儿沉默了一阵，说：“对不起，哥哥，钱我会还给你的。”

伊格没有多说，动了动鼠标，把这两个人全部拉到黑名单，然后下线。

不是初恋的第一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这情节真他喵的比某某的言情小说还烂俗。

“你看，从头到尾就是骗局的东西，你能称之为恋爱么？”

“强词夺理，你明明就是被人甩了。”

“也不能那么说吧……客观来说，自从我答应她以后，安生日子只过了两三天，那两天里我得到的也不过是屏幕上的两句‘晚安’和‘爱你’，而且现在这两句话对我而言再也不像几天前那么珍贵了。这样的一段日子，真的算不上是谈恋爱。”

“可——不对哦，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想起能够证明这是恋爱的证据。”

“那你说说看。”

“你没有跟她要债！”

伊格怔住了，俞晓旬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一直不愿抓住的本质。

“你看，如果你不将这段感情当做恋爱，那么她就是个欠你钱的骗子——就算说的好听点，朋友跟你借钱也应该还吧？你没有跟她要债，而是转身离开再也不见，这样子的情况，似乎只有在情侣分手时才会发生哦。”

“这……”

“这还没完，这件事结束了以后，你自己四处抽时间打工赚钱还债，却半句也没跟那个丫头提过，除了你不忍心把压力给她之外，我可找不到别的原因了哦。”

“没办法，人太善良……”

“哼哼，怎么样，还是本小姐聪明吧？”

“被你打败了……好吧，就算我是失恋好了，可你那真的不算。”

俞晓旬表情复杂地望着伊格：“为什么？”

“我想想……这么说吧，你现在跟那个耀，除了不在同一个学校不能时常见到以外，跟你们以前有区别么？你看，他依然不知道你喜欢他，而且貌似人家还没有女朋友的样子，这怎么就算失恋了呢？再说，说到底，你能管连表白都没有的感情叫作

恋爱么？如果暗恋也算恋爱的话，那全世界的人的初恋就没有美好可言了。”

俞晓旬低着头，目光忽然投向门外，店里一时变得异常安静，两个人几乎都能听到外边“扑簌扑簌”落下的雪花。

“真的不算？”

“真的不算。”

5

“不如你教教我吧。”

“教你什么？”

“教我怎么去忘记一个人。”

“不是吧姐姐，用得着这么酸么？”

俞晓旬轻轻一拳捶在伊格背上，就力道看来，她仍处于魂不守舍的阶段。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纠结的那几天写的日志有一次把我都感动湿了，结果事情一发生，你这么快就从那种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要不是跟你太熟了，我真怀疑你是虚情假意。”

“虚情假意么……或许真的是吧。”

“什么？”

“其实我能看开，也是因为一个契机，但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会鄙视我。”

“说吧少年，我不会的。”

“不，你必然会。”

“说不说，不说我催债了啊？”

“说。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她的照片。”

“你不是早看过么？”

“不，我说的是真正的照片，最开始她给我看的根本就不是她。”

“那……难道说……靠，我鄙视你！”

“你看吧。”

“你们男人的脑子都长在眼球里吗，一看对方不是美女就什么感觉都没了？”

“也不能那么说，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契机，它让我想到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继续啊，还用我催你说？”

“其实那时候也是我蛋疼，闲着没事逛她的空间相册，偶然看到疑似自拍的相册时一时手贱就点了进去。对，那相册是加密的，不过密码就是她生日，很好猜——能不能先别用那种眼神望着我——后来，惨剧发生了，其实这姑娘长的比那些非主流的照片PS之前强不了多少，说句难听的，当时我一阵反胃。反胃之后我猛然发现，将我印象中的宝儿的形象换成现在见到的样子，我对这个人的感觉就完全变了。过去的种种都像是个虚无缥缈的梦，我几乎再也抓不住一丝一毫的痕迹，所有的感觉……就那么消逝了。”

“切~说到底还不是以貌取人！”

“不一样的。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发现我根本不知道我深爱的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每天一句的晚安？她究竟跟我说过多少话？而我的感情，除了那种莫名其妙的爱慕之外，还有什么？”

“这个……”

“你也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你和耀，或许你比我好一些，曾经每天都能看到他的一眸一笑，或者甚至每天都跟他聊的很开心。但说起那种纠结，你跟我没有两样——你与他的相处真的那么多么？你们曾经手牵手，仔细倾听对方对生活对生命对这世界所有的事物的感悟？你真的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说只是你自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你觉得他并不喜欢你这点，究竟是他真的如此，抑或只是你单方面认为？仔细想想，他对你而言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么？”

“我……”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我知道我

的——她只是给我编织了一场梦，而那场梦的女主角甚至都不是她本人。"

俞晓旬忽然沉默了，伊格知趣地不再追问，他开始收拾店里。一天过去了，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来，他几乎能看到舅舅回来时失望的表情。想起两个人曾经为了这一天而精心策划了很久，伊格无奈地笑笑，或许有心栽培的花，真的永远都不会开吧？

"他不是梦。"

俞晓旬忽然说，伊格仿佛见到她的鼻子有点红红的。

"我知道你说对了很多，但他真的不是梦。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可是……"

"可是那种纠结却实实在在存在，而且不由你控制，对吧？"

俞晓旬点点头，眼眶里氤氲着化不开的水汽。

"所以我说，你的恋爱还没开始呢，去寻找吧。"

泪珠缓缓滑过微微上扬的嘴角，俞晓旬的脸上露出了很多年以来都未曾见过的笑容。

那笑容挂着泪，但很美。

"咳咳，不对啊，你怎么忽然变成大人了？"

"我都已经在赚钱了哦小妹妹~"

"哼，又赚不到几毛……话说，我推荐你个工作吧？"

"什么？"

"这本叫《游小说》的杂志不错，我看到你以前写的游戏同人蛮适合的，不如去投稿看看？写得好的话，两三篇同人就够你还债了。"

"那个杂志我也很喜欢看，不过投稿嘛……我试试吧，不知道夜蓝好不好说话呢……"





战神3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10年3月16日
制作公司：SCE	类型：ACT

不管在什么时候，“《战神》系列”的制作和诞生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热议与讨论，能够推出这样具有话题性的游戏对于SCE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个曾经在第一代作品的宣传中被人无数次选择性无视的系列，在发售后迅速以自身品质和超越了同类游戏的震撼场面征服了大多数玩家，从而跻身最著名的动作游戏之列。在展示了斯巴达人的复仇之旅之后，它被无可厚非地系列化了，期待与等待，惊喜与失望，这些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情绪纷至沓来，这就是《战神》，这就是一个关于拯救和复仇的故事。

太多人对《战神3》抱有太多的期望，乃至于PS之父久多良木健曾经说过这样的狂言——“看到《战神3》的演示画面，我想关于主机的争论可以停止了”。对于当时已经失去掌门人地位的久多良木健来说，这样的言辞并不能代表什么，倒是徒增了很多话题和笑料。对于当时境地尴尬的PS3来说，《战胜3》究竟能代表什么，解决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质疑与期待从未如此对立而又统一地存在过，仅仅是为了一个游戏。

3月4日左右欧版《战神3》偷跑，剧情视频被无情流出的同时也让更多玩家异常兴奋，之后每个人都不免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在战斗上几乎已经穷尽心思的游戏，它的剧情和对白是否能够继续精炼，它的内容能否比想像中丰富，它能否为PS3带来更多活力与关注……伴随着所有的疑问，中国大陆地区在一个月之间销售掉了近万张《战神3》，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PS3目前在大陆地区的装机量。

在经历了《战神》和《战神2》的各种震撼之后，这个游戏到底能带给玩家什么样的惊喜？《战神3》用简单干脆的方式回答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它撕裂了一切，毁灭了一切，平息了一切，然后让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在一瞬间再度绽放重生。

纵观“《战神》系列”的剧情，奎托斯这个至情至性的男人在经历了挫败、绝望、失落、狂暴、悲伤和愤怒之后，选择了一条义无

反顾的复仇之路。一开始在战场上被战神阿瑞斯以力量引诱着成为其仆人，不久后失手杀死自己的妻女，噩梦一直如影随形。即使成为奥林匹斯众神的仆从，反过来杀死阿瑞斯成为新的战神之后也依旧如此。以战神身分命令斯巴达人四处征战的奎托斯受到奥林匹斯众神的排挤，在攻打罗德岛的途中被宙斯设计杀死，此时奎托斯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宙斯与凡间女子所生的儿子，而宙斯一族一直有着子弑父的传统……如果说从独立成章的《战神》到敬请期待续集的《战神2》，暗线的利用和故事的转折让人对欧美游戏界的编剧们心生佩服的话，那么《战神3》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则把整个系列最初的那种粗糙和不完美做了一次精心的修补和填充。

在《战神2》中从冥府里爬出来的奎托斯杀死了命运三女神，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力量。虽然因为雅典娜的保护没有杀死宙斯，奎托斯却利用穿越时空的能力，将当年与宙斯一战的泰坦一族们带到了自己所在的时空，带领泰坦巨人们开始攻打奥林匹斯山。从这段剧情开始序幕的《战神3》没有意外地出了些麻烦，进攻受阻之后奎托斯被泰坦一族的大姐头盖亚抛弃，于是这个男人再次认识到了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因为渴望力量而被阿瑞斯利用，因为渴望救赎而被众神利用，因为渴望胜利而被宙斯利用，现在因为渴望复仇又被泰坦一族利用……当一切都这样刺痛心扉地摆在眼前时，绝望的奎托斯再度堕入地狱，这一次他居然又遇见了雅典娜的灵魂。

因为曾经失手用奥林匹斯之剑杀死了雅典娜，奎托斯一直处于愧疚之中，在冥河之地他接受了雅典娜的嘱托，雅典娜让奎托斯在奥林匹斯众神的威压之下解救人类。面对曾经最关心保护自己的女神，奎托斯选择了信任。

这是奎托斯最后一次被利用，当最终他得知真相时，已经成为奥林匹斯惟一神的雅典娜出现在奎托斯面前，揭开了一切答案，她利用奎托斯清理奥林匹斯众神，最终她将成为整个神山乃至世界的统治者。

奎托斯这个角色正是在这里升华，当雅典娜最后问他："斯巴达人，你想再杀死我一次吗？"的时候，奎托斯没有像所有认识他的人那样挥剑冲上去，而是选择了将奥林匹斯之剑刺入自己胸口。只是这一个选择，一个动作，奎托斯这个角色在瞬间被《战神3》丰满地完成了！拥有复仇之魂的斯巴达人在过去曾经借助过奥林匹斯众神的力量，也借助过泰坦巨人们的力量，最终当他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希望之力一直在自己身上后，他对复仇的理解终于改变了——仇恨之所以能够消失，并非是因为你的敌人都已经被你所杀，而是你真正能够放下这段仇恨，想要让仇恨消失的惟一方法就是忘记仇恨。最终奎托斯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坚信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希望，奥林匹斯之剑刺入他的胸膛，希望之力洒遍人间，神的时代结束了。

能够以这样异常丰满又坚决的方式做为《战神》三部曲的完结，"《战神》系列"所努力营造的悲剧氛围终于得以圆满，而奎托斯的复仇之旅也终于划上了完整的句号。虽然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一个悲剧式的结尾，却不能不正视《战神》三部曲本身就是从悲剧中汲取营养的事实。以这样绝望之姿阐述希望，正是所有看似暴力凶残的游戏作品里都在努力表达的核心诉求。毕竟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在这样那样的说教里体会人生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而一部精彩的商业作品也能带来这样的思考，从这一点上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战神3》暴力血腥的画面上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看到，奎托斯那张永远涂满骨灰的脸上，也有无穷的疲惫和落寞。毕竟这才是游戏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与它的形式方法无关。从这一点上来说，《战神3》不仅从视觉效果上打动了很多人，在剧情和叙事上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完整。在快餐又浮躁的今天，看到如此着力刻画角色的作品，不免让人心中略感安慰。



天地创造

机种：SFC	发售时间：1995年10月20日
制作公司：ENIX	类型：RPG

在并不算漫长的电视游戏历史上，总有一些游戏能够给人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它们有的在技术还相当匮乏的年代用创意和热情支撑起了一个个经典，让人永生难忘，有的则以突出的画面表现给同时代的同行们上了一课。前者的代表有当时角色走路甚至还不会转身的《勇者斗恶龙》，后者则有《最终幻想Ⅶ》这样十年后还被公司挖出来榨取剩余价值的经典。对于大多数熟悉ENIX的玩家来说，《勇者斗恶龙》永远是它们的主流标签，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能够记得当时那款风靡一时游戏的人恐怕并不多见。

做为SFC时代动作RPG巅峰的《天地创造》，在开头部分讲述了一个异常平凡的故事：居住在一个静谧村庄里的活泼少年阿克某天因为受不了同村伙伴的鼓动，打破了村长家一直封印着的大门。恰恰此时灾难降临到村庄，村中几乎所有人都被石化成了冰冷的石像。在被封印精灵的帮助下，阿克知道了自己所在的世界有几座封印之塔，这些塔内的封印关系到石化，也关系到另外一个世界。

对于所有第一次体验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说，当他千辛万苦在火与黑暗的异次元罅隙空间里漫步，走入封印之塔，最终解除封印之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复活足以带来让人无比激动的震撼——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澳大利亚等等熟悉的地图在一张空白纸卷上慢慢舒展开，玩家才意识到那将是他们冒险的舞台。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解放世界，解放走兽，解放群鸟，解放花草和河流……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在游戏的前半部分慢慢展开，亚马逊流域的上空云朵飘飘，离开故乡被女孩牵挂着的少年孤独地站在大地上，茫然不知这个世界究竟是他的目标，还只是偶然路过。被音乐渲染得空旷乃至于空灵的气氛中，玩家孤独地行走在各色迷宫和慢慢呈现出各种姿态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了人的足迹，他们带着信仰和科技改变一切，最终让这个世界变得陌生起来。爱迪生，莱特兄弟，哥伦布，南极北极，穿梭在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地点之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被模糊了。当世界迎来繁荣

的时候，英雄则走向孤独，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悲剧故事里都能看见的场面，让人心酸。

阿克这个角色本身的设定来自于故事中巨大反派黑暗盖亚力量衍生出的蓝水晶，这个孤独的角色远离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艾露到地表世界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要加速毁灭黑暗盖亚。当最终黑暗盖亚被摧毁后，阿克和罅隙世界里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死亡。这样的情节是不是很眼熟？《最终幻想X》和许多RPG都曾经使用过。而最初村庄里的慈祥老者实际上就是最终BOSS的设定在那个年代也凤毛麟角。做为一向喜欢大团圆结局的ENIX居然能够创作出这样孤独悲伤的勇者形象，让人不禁对这家连程序员都没有的游戏公司刮目相看。在最终战之后，阿克还有最后一夜可以度过，他一个人站在已经空无一人的艾露小屋里，等待着永恒的安眠。许多年后在电影《人工智能》里我们也会看到相似的情节，真正让人感动的故事不分国界，只有情怀。

和许多ENIX出品的游戏一样，《天地创造》的解谜部分充满乐趣，但解谜的提示引导部分有些过于明显，有些又过于隐晦，游戏进程可能会因此而搁浅，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未能通关。游戏的流程并不算长，难度适中，战斗部分操作感流畅舒服，画面上也有许多精致的突破，鸟儿破壳的画面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精美无比。

从主题创意上来说，《天地创造》与曾经名噪一时的动作游戏《46亿年物语》有些相近之处，同样也是ENIX出品，同样是讲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如何变迁，《46亿年物语》依托于生物进化论，而《天地创造》则从许多角度描绘了时代更迭的方方面面。虽然最终主题还是摆脱不了日式游戏的宿命论和爱情桥段，其本身大气磅礴的构想已足以让它在同时代乃至于之后的很多年里成为一块熠熠生辉的晶石，闪耀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沧桑和冷漠在SFC时代是很多游戏共通的特点，对于情节的随心所欲反倒造就出不少经典。回看今日，一些游戏的情节为了讨好玩家而刻意卖萌，甚至疯狂让角色大吐便当，死了又活，故作奇情，反倒没有当时那种感动。最终阿克挽救了世界，解放了天空和海洋，解放了所有动物，让这个世界焕然一新，然后他孤独地走向死亡，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任何内心独白，所有的遐想都在玩家心中。这一刻完美的游戏诞于一千个人心中不同的阿克，因此它成为经典。

《天地创造》中有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当阿克解放了走兽和飞鸟之后，鸟儿们曾赠予他一枚能够与群鸟对话的风笛，靠着这件宝物他能与鸟儿们沟通，让大鸟驮着他飞往许多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当这个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回到鸟儿乐园的阿克再与群鸟对话，却已经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了。只是寥寥几个简单的省略号就把沧海桑田的变迁表现得异常震撼，这也是只有在那个游戏制作人为容量表现手法绞尽脑汁的年代才会有的灵光一闪。游戏中到处充满着这种闪烁的感动，这也是很多人对它难忘的原因吧？

套用一句烂俗的话，很能表达《天地创造》的意境——世界那么大，我们只是渺小的沙砾。



四格漫赏

问题“哪个才是真正的卢克？”



另一个序章



未来卢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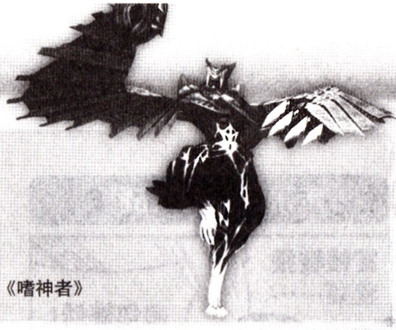


即便在未来也没有改变？



chī yóu

蚩尤



属性：神

出自：中国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嗜神者》

游戏剧情描述

这是一匹拥有人类的外形、长有巨大钢化羽翅的荒神，每一次煽动翅膀所卷起的狂风都可以将战士们吹飞数米之远。它的攻击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仿佛是真的拥有人类的智商一般，甚至会做出挑衅、释放冲击波等动作，覆盖全身的坚硬盔甲能够抵御绝大多数攻击，普通武器根本奈何不了它数分。毫无疑问，蚩尤对于所有“嗜神者”而言，都是最不想遇到却又不得不去面对的敌人。

解说

蚩尤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与炎帝和黄帝同处同一时期的传奇角色。根据春秋时期古籍中的记载，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拥有八十一支部落，且这些部落全都骁勇善战、长年驰骋沙场未曾品过败绩，蚩尤更是在战场上首当其冲，手刃无数武将，显示出常人难以匹敌的战斗力，因此人民对他也是又怕又敬，敬其者称蚩尤为战神，而畏其者则蔑称其为祸首。

史书中关于蚩尤最为详尽的描写，当属他与华夏族首领黄帝之间展开的涿鹿之战，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种说法：一是黄帝在阪泉之战中战胜炎帝后，又在涿鹿之战中击败蚩尤，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二是蚩尤攻打炎帝，炎帝向黄帝求助，二人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是蚩尤因挑衅黄帝，而被黄帝的部下应龙杀死。尽管交战过程不尽相同，但蚩尤与黄帝交战并最终败于其手下却是如出一辙。作战过程更是惊险曲折，且极具神话色彩。蚩尤不但善战，而且还会打造精良兵器，甚至能让自己幻化作云雾，令黄帝“九战九不胜”。黄帝最终能取胜还是靠了天神的相助。蚩尤的结局大多是兵败被杀，但也有少数古籍记载他臣服于黄帝，并主管军事。。

由于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才统一了中原，成为华夏正统，因此在汉文史学书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中对蚩尤的描述都颇为负面，但在非儒家的文献例如《逸周书》、《山海经》中，对蚩尤和黄帝的作战描述则比较客观。还有一些史学者经过考察后认为，蚩尤即炎帝，因为二者都以牛为图腾，且蚩尤、黄帝对战的“涿鹿”和炎黄对战的“阪泉”实为一地。另外根据一些苗族史诗、歌谣、传说，蚩尤是苗族的大祖神，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一些学者特别是苗族学者提出，苗族先民在上古时代本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由于被华夏族所败，被迫迁徙至今天的贵州和湘西、鄂西南等地区。

lì lì sī

莉莉丝



属性：魔

出自：苏美尔神话、犹太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恶魔城》系列、《恶魔战士》系列

登场动漫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暗与帽子与书之旅人》

游戏剧情描述

美丽的魔女莉莉丝妩媚地笑着，一头血红色的长发包裹住赤裸的身体，发丝间隐约可见凝脂般的雪白肌肤，甜美娇柔的声音也仿佛是一尊蜜酒，引诱着意志力脆弱的人投入自己的怀抱中。对于男人而言，莉莉丝恐怕是比妖魔鬼怪还要可怕的敌人……

解说

莉莉丝最早登场于苏美尔神话，后又出现在犹太人的宗教传说当中，她最著名的身份莫过于亚当的第一任妻子，尽管莉莉丝的存在不被正统基督教士所承认，但在后世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都可见她那妖娆妩媚的身影，同时也总会与离经叛道、禁忌引诱等邪恶一面相提并论。

十世纪成书的佚名文献《本司拉的知识》中记载，莉莉丝是上帝为了给亚当一位妻子，而用泥土制造出来的第一个女人。上帝要求莉莉丝必须臣服于自己的丈夫，但莉莉丝不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亚当同样都是由泥土所诞生，地位应是平等的。面对目中无人、狂妄无礼的亚当，莉莉丝毫不留情地耻笑讥讽他，甚至还直呼上帝的真名，最终逃离了伊甸园，躲藏到了红海。上帝见状，只得派天使去把莉莉丝接回来，并恐吓她说如果不愿意回来，那么每天都会杀死一百个她的子孙。但莉莉丝不受胁迫，仍以每日一百个的速度产下恶魔之子。无奈之下，上帝只好放弃莉莉丝，改从亚当的身体内取出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并派遣3位天使对莉莉丝的子孙们展开屠戮。最终莉莉丝因不堪忍受天使的折磨而跳红海自杀，但因她本是神所创造，并不那么容易死去。她的灵魂一直飘浮于红海之中，直到天使长路西法起兵反叛上帝后，才与堕天使们一起前往了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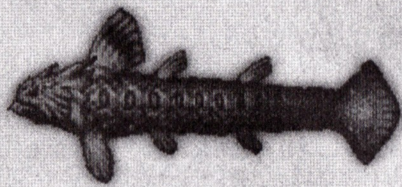
莉莉丝居住的红海意味着所有生命孕育自女性的经血，而作为从血海中诞生万物的代价，也要向血海补充鲜血（例如人祭）。莉莉丝也被古代希伯来人视为大地和农耕部族的太母，当该隐杀死弟弟亚伯时，莉莉丝作为大地太母接受了该隐的祭品——亚伯流入田野的鲜血，并赐给前者永生不死的躯体和灵魂，开创了吸血鬼家族显赫一时的历史。因此很多小说作家把她写成吸血鬼女王。

而在后世的种种文学中，莉莉丝也常以诱惑者的身分出现。在欧美文学中，莉莉丝是典型的美丽妖女。例如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中，她是金发美丽的诱惑者，而在乔治·麦当劳的小说《莉莉丝》中则是地狱的女王。

拉哈伯

lā hā bó

英文：Rahab
属性：兽
出自：犹太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恶魔城》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整个洞穴都已被从地下涌出的水所淹没，而占领着这一领地的魔物正是鼎鼎大名的海洋统治者——拉哈伯。它似乎未曾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仍然缓慢摆动着尾巴，悠闲自得地游来游去，享受着宁静的时光。如果可能的话，苍真也不想跟它过不去，但不幸的是，在这场和宿命对决的战斗中，总要有一方作出牺牲。

解说

拉哈伯是圣经记载的一种海洋怪兽，为原始混沌之海的支配者，"Rahab"一词有广大、骄傲的意思。犹太民间认为神创造天地时，命拉哈伯将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但拉哈伯拒不从命，于是神便用知识将其斩为两截，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因此被强行分开，拉哈伯自然因抗拒神被打入地狱成为死亡天使。

当记录着天上地下一千五百项神奥知识的"天使拉结尔之书"被妒忌亚当的天使们丢进海里时，为免人与恶魔为争夺此书陷入大战，神命拉哈伯找回此书，拉哈伯为了将功补过，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天使拉结尔之书"从红海海底找回呈献给神，因此功得以复权。但好景不长，拉哈伯支持的埃及法老兴兵追赶逃走的以色列人摩西，神命拉哈伯将红海分开，给以色列人开辟出一条得以顺利通过的道路，但拉哈伯再度拒不从命，于是又被神给打回了地狱。

后世还有一说法，当撒旦和他的随从们被上帝驱逐的时候，就将撒旦的住所"行星－拉哈伯，一个介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一个行星"毁灭，部份堕天使散落至火星上而定居。这可能是由于在古代曾发生过小陨石撞击火星表面，地球人观察到便将这次天文奇观说成是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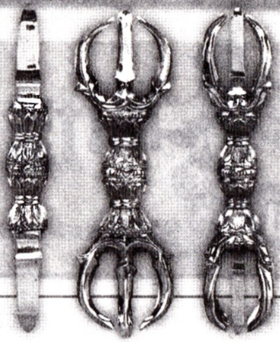
在鼎鼎大名的"地狱七君"中，拉哈伯位列第7位，司长"骄傲"，也被称为"猛狞的勇士"。它大多是以蛇、大鱼或是龙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由于神话当中蛇的阴性代表了文明的潜伏和未开，而斩大蛇则是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因此有人认为圣经中所记载的神为创造天地而将拉哈伯斩为两段的情节是先知以赛亚为了重整犹太人民对上帝的向心力、彰显耶和华的万能而杜撰出来的奇迹。

既然拉哈伯身为混沌之海的支配者，那么在《苍月的十字架》中它以巨大鱼型登场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了。这个敌人本身的攻击力并不算高，只要掌握了攻击规律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制服。

jīngāng

金刚

梵语：vajra
属性：武器
出自：印度教
登场游戏作品：《嗜神者》
登场动漫作品：《超时空要塞 边境》



游戏剧情描述

“疾风的雷神”——他们如此称呼这匹荒神。外形酷似老虎的它在颈部有一圈如同披风般发光的器官，可以释放出强力的雷击。虽然身形粗壮，却凭借着脚部发达的肌肉爆发出敏捷的移动力，将“嗜神者”轻易玩弄于手掌之中。在这片荒瘠的南东大陆上，金刚vajra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解说

提到vajra一词，喜欢看动画、特别是机器人动画的读者朋友恐怕会首先联想到前年的那部热门TV动画《超时空要塞 边境》。在这部作品中，vajra是一种特殊的宇宙生物，靠肠内的共生V菌思考，并靠体内的Fold水晶做种族间群体思考，曾一度与人类交战，后在兰花与雪露的歌声中接纳了人类，开始和平共处的生活。

vajra是梵语，译成汉文即“金刚”也有称“金刚杵”、“宝杵”、“降魔杵”等，是古代印度的一种常见兵器。其材质使用的是一种质地异常坚硬的石料，能轻易击破各种物质，因此被冠以“金刚”之名。在印度密教中，金刚象徵摧灭烦恼之菩提心，是众多高僧所持之物或修法的必备道具。佛教运用金刚来形容教法的坚固和能够破斥天魔与外道，而不被其所破坏。

也有一种说法称，金刚一词原本是对印度神帝释天的一种电光的称呼。不过，平常都用于称谓他所用的武器。同时对于诸神力士所持用的一种器仗，也称作金刚。在后来的密教中，采取它寓有“摧毁敌者”的意义，遂把诸尊圣神所执持的某些器仗，都称呼为金刚了。

金刚在动漫作品中的登场次数也不少，但凡是有涉及到日本密宗的内容，几乎都无一例外有出现金刚的身影，它那哑铃一般的独特造型也是相当深入人心，哪怕大家并不知道它本来叫什么……现实生活中的金刚也不再局限于单一质地，金、银、铜、铁、石、水晶、檀木、乃至人骨都可用作金刚的原材料。

《嗜神者》中的金刚并不是一件兵器，而是一种荒神的名字。它拥有坚不可摧的铠甲和能释放出强力雷击的器官，这几点设计与金刚原本的属性倒也算是吻合。在游戏初期，金刚算得上是比较难缠的敌人，每一次有效攻击都可打掉玩家近一半的HP值，想要战胜它不但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斗志，更要有合理有效的战略布局才可。



机场的死亡派对

地点 莫斯科机场大厅 **出处**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文／玛娜

升降梯里一片寂静，约瑟夫·艾伦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纹身，背后的枪械生平首次硌得他后背微微刺痛。那是自从脱离新兵训练之后许久没有过的感觉。

几个男人一脸严肃地站在电梯里，加上他们的装备，能够勉强容纳十人的电梯刚好在超载边缘。约瑟夫知道就算真的超重，他们也会想办法让这架电梯爬上去，毕竟这是正面进入机场候机大厅的惟一通道。

约瑟夫·艾伦觉得自己呼吸有些沉重，他知道自己掩饰得并不高明。但做为一名卧底，他知道自己必须时不时表现出少许新人姿态，毕竟只有这样才能让站在自己面前那个削瘦的男人相信，自己不过是个刚刚进入公司核心的年轻人而已。

电梯缓缓上升，又很快停下。削瘦的男人没有立即打开电梯，而是扫视了一眼这几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他的目光冰冷中带着无形压力。

“记住，不要说俄语。”

约瑟夫·艾伦盯着男人的表情，脑海中浮现出当初施奈德将军亲自接见自己时所说的话。中情局不惜代价让自己进入这家以恐怖活动为主要项目的公司，就是希望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取对国民安全有利的情报。自己却从未想到，竟然有一天自己也要亲自参与这种灭绝人性的杀戮。

电梯门在数秒后被打开，布满了旅客的莫斯科机场，手持警棍的保安们正在闲聊，安检人员看着一名名旅客走过金属检测门，他们的动作简单从容，犹如这个世界一直以来的秩序。

很快，有人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他们看到了冷酷的目光，沉重的步伐，也看到了对着人群的乌黑枪口。

马克洛夫第一个扣动扳机，对于这个虚无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任何人的死去都只能带来更辉煌的荣耀，他手中的突击步



枪喷出点点火舌，第一时间扫射向手无寸铁的人群。



就像水闸被人用力打开，死亡的风暴迅速席卷至整个机场，激烈的枪声如潮水般涌来，尖叫和横飞的鲜血被重重的火药味遮住，每一声枪响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逝去。面无表情的男人平端武器，步履坚定，他的跟随者们也如冬日寒冰，这样的场面对约瑟夫·艾伦来说无异于地狱，然而此时他还必须保持魔鬼的姿态。

几乎是在枪响的同时，约瑟夫·艾伦也端起了自己手中的机枪，准星掠过一张张绝望的面孔，内心焦灼的中情局卧底特工扣动扳机……他必须完成任务，在这种时候他已无法分辨对与错，善与恶，他只知道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还未终焉，他必须陪着这些疯子继续表演下去。

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的杀戮持续了十几分钟，强大的火力让机场保安方面完全无力抵抗，纵然有几个保安开枪还击，对于身穿防弹服的恐怖分子们也显得软弱无力。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机场全部航班的时刻表依次被修改成了"取消"状态。目睹了这场杀戮的航站楼工作人员已经通知了警方，然而按照警方赶至机场的速度来看，这场死亡派还要持续下去……

约瑟夫·艾伦死死攥着手里的武器，他的脑海中早就一片空白，只是凭着长期战斗培养出的本能继续奔跑着。走在队伍最前端的马克洛夫时不时回望这个新队员，对他的举动似乎颇为满意。

终于到了走廊尽头，约瑟夫·艾伦回头扫视自己走来的一路，死者已不计其数，那些散落的行李，肤色样貌各不相同的尸体，似乎都在告诉他即使真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一切是否值得也需商榷。

闻讯赶到的莫斯科特警未给约瑟夫·艾伦更多的思考时间，他们开始全面铺开火力压制特警。马克洛夫镇定地指挥着战斗，且占且退的众人从跑道一侧的走廊撤离，约瑟夫·艾伦似乎终于觉得自己可以解脱了，他把手递给已经上了接应车的马克洛夫。

"屠杀不是留给俄国人的口信，你才是。"

这是约瑟夫·艾伦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洛夫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对准毫无防备的约瑟夫·艾伦胸口就是一枪。应声倒地的中情局特工终于知道自己的身分早已败露，他的身体无法动弹，他的思维也在这一刻停滞。望着扬长而去的伪装救护车，约瑟夫·艾伦已经无力想像俄罗斯人发现参与机场屠杀的自己是中情局特工时会有什么反应了。

他的视野慢慢变白，他的呼吸慢慢停止，他的心跳也慢慢衰弱……而这一切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才只是刚刚开始。

从未有过的心灵冲击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在电影化叙事上更进一步，给全世界玩家带来更深入更彻底的冲击体验。机场屠杀关卡做为一幕可以提示跳过的非强制关卡，如同前作《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中亲眼见到核爆一样，带给全世界玩家更多的震撼，更彻底的心灵风暴。约瑟夫·艾伦本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被施奈德将军看上执行一项卧底任务，前往恐怖分子的核心地带参与他们的行动。约瑟夫·艾伦并不知道自己的身分一开始就已暴露，恐怖分子马克洛夫带着他进行几场屠杀，最终成功杀害他，将全部罪责嫁祸到中情局头上。这其中有将军施奈德的暗中操控，也有马克洛夫对美国军方卧底行动的报复。在虚构的游戏中两个大国因此而交战，施奈德将军的主战派地位因此提高。约瑟夫·艾伦不过是一名棋子，亲自目睹和经历了一场人间地狱。

对于恐怖袭击，大多数人恐怕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并不知其残酷。游戏中的机场屠杀关卡给了所有人一个震撼无比的体验，每个握着手柄的人都将体验到虚拟世界里道德与使命、矛盾和无奈，也将体验恐怖活动对和平世界的侵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和平如此惬意，世界如此美好。这个残酷到了极致的体验反倒能让更多人懂得珍惜，懂得保护，懂得心平气和面对生活。因为生活从来都是残酷的，而最美好的事就是残酷还未在你面前发生。所有描绘暴力的游戏都在竭力宣扬这一点，游戏之外的我们在震撼之余应该心领神会。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西南大旱、王家岭矿难、玉树地震……一系列天灾人祸在2010年年初接踵而至，而在波兰总统的专机坠毁之后，人们更加怀疑2012是不是真的会是一个终结。咳，有点儿扯远了……游小说编辑部最近一个月以来也一直沉寂在压抑的气氛当中，众人当然不是在忧国忧民，只是在讨论着有关《游小说》的事宜。

YULA：夜蓝，我们派你打入《游小说》读者群内部进行读者调查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你到底有没有弄清“上帝们”的真实意愿啊？

夜蓝：嗨，别提了，要说咱们《游小说》读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那可真是相当强了。

雪风：怎么了？

夜蓝：我首先联系群主，自报家门之后，群主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能证明自己是夜蓝？”，我……

玛娜：【笑得前仰后合】那你是怎么说的？

夜蓝：我还能说啥？只能老实回答“我证明不了”。

雪风：然后呢？

夜蓝：群主就是群主，跟群众就是不一样，他给我想了个办法，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家住在什么地方”。

YULA：这倒是好办了，他给咱们寄来的读者调查表上写得清清楚楚。

夜蓝：是啊，于是我才得以顺利通过验证，并成功潜入读者群。咱们的读者真是太热情了，大家拉着我问长问短，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你们三个是否也能入群的话题上……

YULA：说正事！！

夜蓝：放心吧，耽误不了正事，各位“上帝”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就差和你们讨论了。

YULA•玛娜•雪风：我们要看！

夜蓝：又来了！好吧，这次不用抢，我已经事先打印好了三份，慢慢看吧。话说你们三个真的不打算入群和大家交流吗……

YULA•玛娜•雪风：……

三位女编已经沉浸在读者提出的改版意见当中，对于夜蓝的问题，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视……

以前一直能最快公布各类游戏动漫书刊上市预告和内容介绍的levelup网站停掉了。想查看下一辑《游小说》或其他游戏书刊的上市时间和内容预告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可以去动漫游书店淘宝店，它的首页新增加了一个各类动漫游戏书刊的上市预告和内容介绍的版块，《游小说》的上市消息和内容介绍那里也有。而且还可以当即预订书刊，相当方便！有兴趣朋友可以常去逛逛。

网址是：http://acgbook.com

互动空间

(广州 李兴海)虽然买了很多辑《游小说》，但这是我第二次寄读者调查表，主要是想说一件事，36辑上的《寂静岭 破碎的记忆》中有一段的内容重复了！

各位读者，实在抱歉，这是我的疏忽！

实际上还有很多读者来信提到了这件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引以为戒的，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游小说》的支持。

(ndsl0827 <ndsl0827@163.com>)邮购的35辑到了，翻到读编往来，大惊！！没想到只剩下两名小编，不由得有点担心，那么大的文字量只有两名小编能保证质量吗？没时间烫头的同学辛苦了！！实在不行就剪短发吧，不过某男貌似很幸福，有众多美女陪伴……

貌似我们两个被这位同学给无视了诶，我们明明也负责了很多内容呢！

短发……当然不行！另，在上次截稿之后，我已经找时间烫过头发了！

……鉴于在上一辑读编中的惨痛经历，我决定一旦涉及"幸福"的话题就尽量少说话。

(李亚坤<564615469@qq.com>)感觉小说最近的出版速度是不是快了，以前都要月底才能拿到本月的小说，但35辑开始明显不一样了，害得我漏了一辑，还得满处找，实在不行只能网上订了！上一辑的调查表也没填要不奖品一定是我得了，小编要赔我！！

加速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加入呀！

我们两个被人无视了！

咳咳……换个话题吧，网上订购《游小说》请参考上一页的友情提示。另外，有关奖品赔偿问题，等你真的中奖再说吧。

(李鹏<fffds963@163.com>)《游小说》终于又刊登《光环猎头者》了，太好了，不过有点少，在这里我代表《光环》粉丝们谢谢小编。

(王磊plmok6363@126.com)编辑给读者了一个惊喜—— 《光环 猎头者》，但为什么内容就这么一小点儿呢，总感觉看得不过瘾啊。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游小说》刊登《光环》相关的内容，当月的邮箱里肯定就会收到N封（大于等于5）光环粉的Email！

看来《光环》的粉丝数量的确不少呀！

好吧，小乖的小布头，你赢了！

(徐国威)UCG的小编已有大半开通微博了，敢问一句《游小说》的各位有无？

微博是什么，能吃吗？

（一起指着夜蓝）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个人！

你们不要这么无情嘛，话说清雨大师前些日子倒是跟我提过微博，而且这家伙貌似已经开通了，在下是IT数码小白，所以……

(杨沛龙)很久以前就说过想看看足球怎么写小说，现在终于看到了。其实那些动作细节不是玩足球或者自己踢球的，几乎很难让人看得明白，还是证明这种类型的小说不好

互动空间

写啊！个人纯支持一下足球方面的东西！

我不是球迷，也看不懂文中的动作细节，不过情节还是挺吸引人的。

决定采用这篇同人之后，随即就传来了中国男足3：0战胜韩国男足的消息……我和作者王子同学都很欣慰。

FANS自留地

提到游戏作品中的垄断企业，你第一印象会想到哪家公司，是神罗，还是安布雷拉？为什么？欢迎各位提供不同的答案！

●东城会

（这位同学是桐生一马大哥的fan吗？不过东城会还没达到垄断的局面……这不是重点，问题是这算什么企业嘛！再说，你有没有把近江连合放在眼里！？）

●EVA里的NERV，只是喜欢EVA，一下子就想到这个了。

（人互进化研究所么……这个真的算垄断吗？与之相比，SEELE应该更符合条件吧？）

●Tricell，安布雷拉已经成为历史了。

（Tricell貌似也要成为历史了吧？）

●奥利匹斯山

（这个“家族企业”还真是够垄断的，不过好消息是最近这家公司的垄断局面也被打破了，原因是包括CEO在内的诸多领导层被某人给“团灭”了！）

●游小说编辑部

（误会，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我们真的没有搞垄断，真的！）

●亚纳海姆

（总算是有个正经一点的答案了。高达，男人的浪漫！）

●篠原重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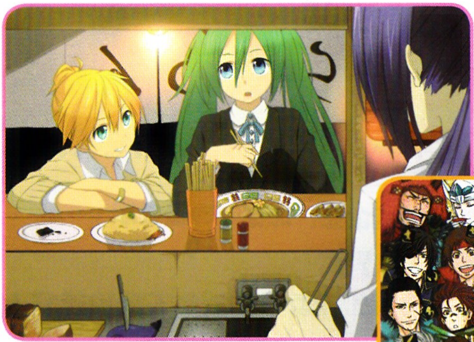
（嗯，这个答案也非常不错！机动警察，男人的浪……这话好像刚刚说过。）

《游小说》第35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54%	第一名：但丁神曲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满　意：32%	第二名：最终幻想XIII（上）	第二名：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一　般：14%	第三名：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第三名：十胜石——《魔兽世界》同人
不满意：0%		

读图人生

▼（提交人：玛娜）有战国Barasa角色登场的场面总是热血或喜庆的，比如这幅《战国Basara2 英雄外传》的人物图，角色们抛开了剧情中的爱恨情仇，在一起嬉戏打闹，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团结友爱的景象。





▲（提交人：YULA）对于喜欢《初音》的读者来说，图中的人物就不用我作详细的介绍了吧，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吗？



▲（提交人：夜蓝）最近流行"混搭风"，还别说，米奇和星战的搭配还真挺"潮"的！



▲（提交人：雪风）游戏角色乱入世界名画，奎爷威武！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7辑、总第29辑、总第30辑、总第33辑、总第35辑、总第36辑、总第37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35大奖

一等奖 大连 张韵



伊达政宗
白色装束限定版

★ACG精美周边

上海 永 玖
西安 李文怡

（请以下中奖者提供详细的地址，以便邮寄奖品）

E-mail 董志远
E-mail 刘 羽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37 CD-ROM介绍

梦 剧 场： 《仙乐传说》动画版

PV 地 带： 滨崎步《Microphone》
中川翔子《RAY OF LIGHT》

幻彩花园： 《北斗神拳》及多款游戏精美CG壁纸
《潜龙谍影 和平行者》设定欣赏

游 音 盒： 《钢之炼金术师》OST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 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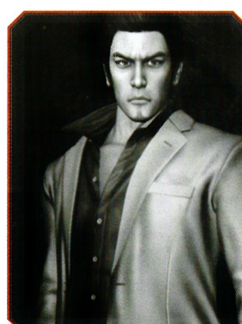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小编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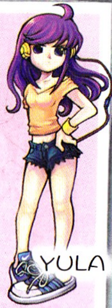
·首先要为玉树地震中的受灾者们默哀!

·人生中的第一个白金奖杯——《战神3》入手!

·手上惟一的一张PS3游戏白金了，那么接下来该玩啥呢？正版好贵！我恨正版！

·《Ip Man 2》和《Iron Man 2》同时抢占五一市场，该去看哪个好呢？

·某日在公交车站等车，旁边一个貌似小学生的男孩子独自坐在那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才发现原来他在哼《啪嗒砰》的音效，从最简单的“啪嗒、啪嗒、啪嗒、砰”到带有各种音乐风格的诡异节奏，这孩子模仿得简直就跟复读机似的，当我正准备用手机录下他的这场个人live时，他等的公交车进站了……



※旧的手机袋寿终正寝，于是上淘宝搜有没有什么不错的，连带着发现了不少可爱有趣的手工布艺制品，就在我暗自感叹会抵制不住这些小东西的诱惑自己果然是女人啊并兴冲冲地准备去找店主咨询的当头，却在不经意间瞄到三个字“材料包”，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不甘心地点进去一看，晕哦，还真的只是原材料，想得到那些令人赞叹的成品，需要自己动手一针一线地自己做！于是只好推翻之前的结论：其实我还不够女人……OTZ

※憋了几个月后终于还是买了移动硬盘，然后该转移的转移，该删的删，看着电脑里骤然多出来的空间，心情那叫个舒坦哪！><

※今年有好些新旧电影都想看，上帝请保佑我能腾出足够的金钱和时间。



◆玉树地震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天灾，这里也不再说什么沉重的哀悼词了，仅此献上默默的哀悼。

◆经过再三的考虑后，最后还是放弃五一编辑部的集体活动，直奔老家，在假日还是要多跟家人聚一聚，嗯。

◆《潜龙谍影 和平和者》如期推出，在网上订购了游戏后第二天随即传出了游戏已遭破解的消息，或许这就是命啊ORZ。另外听说相关的主题衣服已经在国内全面铺货，看什么时候也买件当个伪FANS ＝＝



1.因为本人的粗心大意，导致《战神III》的结局被悲惨剧透，接下来的几天都在后悔与伤心中度过，面对这无法挽回的局面，我毅然决定化绝望为力量，既然最核心的结局都知道了，干脆就把有关《战神III》剧情与影像的东西拿来大看特看一番好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被剧透有感：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危机与邪恶，明明就是一个与游戏剧情毫不相关的标题，点进去竟是露骨的结局画面；看似知书达礼的好青年原来是个剧透狂，就算你拼命求饶他也丝毫没有停口的意思；为了避免被剧透直接跳过成篇的关键文章，却终究逃不过万恶的迷你小栏目。真是处处暗藏杀机啊！





责任编辑：高培林
封面设计：翟中阳

ISBN 7-89476-398-3
9 787894 763983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398-3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